

喪屍格鬥樂園 (後傳22 完)

作者: Nel

Powered by [紙言](#)

01 地下實驗室

地下實驗室

轉過一個又一個暗角，唯怕被那班守衛找到，我把她從那間有高端保安系統的密室救出來，若非我是這個樂園的太子爺，根本不可能通過這樣程度的保安系統。

可是在此之前，連我也不知道樂園地底下有著這樣一個秘密實驗室，更不用說當中的密室。直至月前我爸爸失蹤了，我懷疑爸爸被舅父關在這裡，才用上我爸爸那條萬能匙卡來到這裡。

我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調查才確認這個密室的位置。調查過程我不惜威迫利誘我爸爸一名元老級樂園經理，他戰戰兢兢地暗示我知，實驗室的入口竟然藏在樂園那座古羅馬式過山車的宮殿底下！

這個地下實驗室比我想像中大得多，走廊兩旁的金屬牆壁散發寒意，昏暗且陰森，內裡通道錯綜複雜，有數十個房間，有些房間能通往別處，甚至有通往上下層的縲旋樓梯。這裡彷彿是個地下迷宮，若開放予遊客，門票收入必定可觀。

然而現實是我爸爸應該是被人關在這裡，可是我在密室裡找不到爸爸，卻救出我身後這個少女，我問她叫甚麼名？因何被人關在密室內？她竟然回答我忘記了：「我也不記得因何被人關在密室裡.....當我醒來時，已經在裡面，對於之前的事.....我沒有印象.....」

不要緊，我也忘記了我因何甩掉我第一任女友，現在有那些女友我也忘記了。無論如此，姑且稱呼她做唐寧吧：「唐寧妹妹，這裡大概是地下實驗室的用餐室，我們暫且安全。」

我知道那些拚命追趕我們的守衛不會就此罷休，正確來說，他們並非要追趕我們，除非我爸爸沒有出糧給那班守衛，不然就只追趕我身後這個少女。我看不出她有甚麼異樣，至少我肯定她不是喪屍，因為她面上和手臂沒有屍斑，不過失憶了。

我把她從密室裡救出，這純屬偶然，因為我本來找爸爸，找不著又看見有人被關在密室裡，出於「敵人的敵人是盟友」理論，救出同被我舅父禁錮的人，可能有助我找到爸爸。事前我不知道唐寧是誰，甚至不能確認她會否出現突變。

奇怪的是，我作為樂園指定繼承人，怎麼那些守衛完全不將我放在眼內，他們一度向我開槍，雖然我知道他們是想向唐寧開槍。

問題是那班守衛因何要殺唐寧？在禁錮期間不殺她，走掉了才殺她？這是否說明了唐寧具有甚麼隱藏殺傷力？就像動物園裡的獅子，一步出鐵籠便是死期。

我對唐寧的身世有種不祥預感，也許我應該先回到地面，回到樂園我家族的大宅，我要找爸爸的管家問清楚，樂園底下的實驗室究竟是用來研究甚麼的！我安慰唐寧：「不用擔心，我先帶你離開這裡，然後想辦法幫你恢復記憶。」

見唐寧微微點頭，我起來帶她找路回地面，可是當我們才踏出用餐室的第一步，便聽到有守衛在昏暗環境裡奔跑，我立時蹲下，側手按低唐寧，直至那些守衛遠去為止。幸好沒有被他們發現。

怎麼那班守衛窮追不捨？我和唐寧在暗角裡起來，又穿過一條走廊，來到這裡.....這裡是甚麼地方？

怎麼不是我先前行過的路呢？難道我迷路了？

事到如今，儘管找路往上走吧！要找到地下實驗室的出口確實棘手，穿過走廊，來到盡頭，回頭轉了彎，又在我面前擺上一幅大玻璃。這幅落地玻璃後面是一個小型實驗室，內有一張手術床，床上和地上滿佈血跡。單憑血跡已經猜到，若這張手術床是用來救人，恐怕被救的人已爆肚身亡，不然何來這麼多血跡？

大玻璃旁有一扇玻璃門，我可以用爸爸的萬能匙卡進入小型實驗室，但.....不必了，至少現在我首要選項是逃回地面，只要回到大宅，我家中的保鏢便能幫助我幹掉這些守衛。是的，我有3名御用保鏢，因為我是富家子弟嘛！其中一名保鏢是前日本黑幫職業殺手，名叫秋川貞夫，此人除了槍法和刀法一絕之外，對我爸爸更是忠肝義膽。

在末世爆發前，我的家族已組掌舵7個大型主題樂園，其中一個是我爸爸送給我作生日禮物的。至末世爆發時，第八個樂園正式開幕，就是這個喪屍樂園，內有很多設施，包括喪屍館，你能在館內目睹喪屍捕食水牛和野馬；另有喪屍過山車，保證比一般過山車刺激十倍，因為當你坐上過山車，會發現鄰座上綁有一頭喪屍，你的手不要伸手出車外，更不伸手向鄰座，否則無人確保你能留住手臂下車。

還有一個館，叫喪屍格鬥場，內有喪獸格鬥比賽，那些喪獸有些是從獅子和黑熊等猛獸變種而來，也有些是將都市罪犯變種成喪獸，牠們的攻擊力足以輕鬆將犀牛和大象碎屍萬段，這個館是我的最愛。

談到變種喪獸，難道唐寧也是其中一個實驗品？她為人蠻善良嘛？怎樣看也不似是罪犯！我爸爸向來反對用活人變種，極其量將喪屍種變成喪獸。可是舅父為了吸引更多遊客，瞞著我爸爸在街上擄來活人變種成喪獸。現在是末世爆發的日子，街上沒有警察，我的家族在帝國之下，萬民之上，財雄勢大，一時無兩。

但自爸爸失蹤，我的地位開始動搖，一眾表哥表弟紛紛瞄著我的法定繼承權來向我挑釁，包括我舅父的長子蘇東權表哥。我家族的財產是不容落在別人手裡，無論如何，我要先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我要找回爸爸，要先回地面，找管家問清楚，他追隨我爸爸30餘年，他必定知道內情。

忽然，唐寧張開嘴巴，告訴我記起一些事：「我媽媽在市內一間教會當牧師，然後有人來教會要人，說願意支付一筆巨款，好讓他們將那些來聚會的人通通擄走.....我媽媽斷言拒絕.....說現在是末世，人們須要信仰.....然後.....」

我問唐寧：「然後怎樣？怎麼說到最緊張的時候就說『然後』？」

唐寧抱頭搖動：「我.....沒有印象。」

我安慰唐寧：「哎，好的，不要緊的，我們回地面再說吧！我是樂園太子爺，我會安排人進入實驗室，取走任何與你有關的檔案，我會幫你確認身份，幫你回你媽媽身邊。」

足足花了45分鐘時間，終於找到地下實驗室的出口。步出羅馬宮殿後，我看見那座15米高、由金色玻璃管組成的燈塔，我心裡感恩：「終於重見星空！」回到樂園便是我的天下，縱然我仍擔心那些守衛會否殺上地面來，所以我得盡快打道回府，跟管家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家族的大宅就在樂園那座人工瀑布上面，比爾蓋茲的孫女也曾經借用我家大宅的宴會廳來辦婚禮，可見我的家族名望甚高。我沿燈塔旁走到掛屍摩天輪，穿過廣場，最後來到人工瀑布，大宅就在眼前。

現在已經是夜深時份，是的，我選擇子夜時段到地底探歷，原以為下面的人已經睡覺了，不料保安依然嚴密。我帶唐寧來到我家大宅，為免擾人清夢，我以輕飄飄的腳步走向我的睡房。唐寧妹妹你看！我的睡房在三樓，能飽覽整個樂園，房內有一個遙控，能控制摩天輪上燈飾的顏色。有時晚上無聊，我會幫摩天輪轉換顏色，是否很帥？

唐寧在旁聽我說得著迷，但她顯然想我早點找管家問過究竟，但這刻管家應該入睡了，所以我請唐寧到我家浴室先洗過澡，那個浴池是純金製的，唐寧妹妹你喜歡蘿莉塔女僕裝嗎？我家大宅正招募清潔女工，說笑的。

趁唐寧妹妹稍作休息時，我嘗試去找管家，看他是否正在休息。來到管家的房間時，見他的燈未熄，我輕輕叩門三下。咯，咯，咯！管家請開門，少爺來問安。管家見我夜訪，難免有幾分詫異，問我：「少爺，這麼晚來找我，有甚麼事嗎？」

我已說了，我是來問安的，順道想了解一下有關在古羅馬過山車底下，因何有一個地下堡壘？管家一聽見我說地下有堡壘，臉色驟變：「少爺，你進去了嗎？」

不出所料，管家確實知情：「我當然進去了！而且被那些不知所謂的守衛襲擊，不管他們是誰，明天都給我全部炒掉(解僱)，我不要那些龜蛋當我家族的員工！」

管家聽連忙點頭：「好的，一切照少爺的意思去辦，我現在先去打個電話。」

見管家闊步走出房間，我心裡沾沾自喜，但很快，我又心血來潮想，何必夜深時份致電他人？明天去辦也可以嘛。不一會，管家回到房間來，他問我：「少爺，你是否曾經帶走過一位少女離開密室？」

我不禁起疑：「怎麼他知道我帶走了唐寧？而且一開口便問唐寧，難道那些守衛與管家有關係？若是這樣，我便觸礁了！」

02 幕後勢力

02 幕後勢力

沒有一件事能比「被身邊最信任的人出賣」更讓人心酸。他是從小看著我長大的好管家，是我爸爸眼中最忠心的僕人。

我不知道管家因何要出賣我，當我向他說出有關地下實驗室的事時，他先說出去打個電話，回來後又問我有關唐寧的事，現在有人要殺唐寧，假若我如實答覆是我將唐寧帶走，同時管家又與殺她的人有關連的話，恐怕我也會有生命危險。我嘗試撒出一個謊來：「甚麼少女？我沒有帶走過少女，若是帶走了，怎麼會告訴你？我下去只想找爸爸。」

管家擺出一副法官般的架子來：「你的爸爸不在地下實驗室，實驗室只有一些生化技術人員和實驗品。我再問你一次，你是否帶走了一名少女？」

糟糕！管家現在開始盤(問)我了！我的態度也強硬起來：「我再答你一次，我沒有帶走過少女。」

管家是看著我長大的，我口裡沒有一句話能瞞過他：「你把那個少女藏在哪裡？」

唐寧就在三樓，但我不會告訴管家，問題是，如果我再跟管家糾纏下去，恐怕他會找上三樓來。於是我辯稱：「太累了，我要休息。」

當我想轉身離開時，麥柏蘭出現了。麥柏蘭是我一名御用保鏢，我還以他要來救我：「來得正好，護送我回睡房。」誰知麥柏蘭將手伸進大掛，拖出那把沙漠之鷹手槍，平放在胸前展示給我看：「少爺，請帶我去找那少女。」

怎麼？麥柏蘭！難道你忘記是誰發薪水給你嗎？我這句話顯然只能留在心裡，我一看見槍，便意識到造反的人不止管家一個。我隨即戴上悲情面具：「麥柏蘭，我沒有帶走任何人，怎麼連你也不信我？」其實是不信他。

我在管家和麥柏蘭之間動彈不得，我假裝生氣，想藉此發難離開，然而沙漠之鷹確實有點霸氣，稍微一動便打擊了我發難的信心，我只好避重就輕沿牆邊溜向走廊。

當我尚未搞清楚沙漠上因何會有鷹時，麥柏蘭的另一隻手已猶如鷹爪般抓住我手臂：「少爺，請留步……」

「What the 弗！我已經很累了，有甚麼待明天再說吧，同時請收到你的鷹爪，你抓得我很痛。」

麥柏蘭：「少爺，你現在就帶我去見那個少女！」

麥柏蘭這次是來真的，他那把沙漠之鷹手槍的槍口已點到我下巴上來。我實在萬料不到，我的保鏢竟然會用槍指向我，是誰會有這樣大的力量操縱他們？儘管舅父的勢力會因我爸爸的失蹤而壯大，也不足以讓我的家族變天！背後一定還有別的一股更強大力量在操縱，問題是這股力量為何要找唐寧？她極其量只是一件實驗品嘛？

面對管家和麥柏蘭接二連三的質詢，現在我的形勢變得不利，我嘗試改變策略：「為甚麼你們要找那

個少女？」

站在我前面的麥柏蘭沒有回應，反之站在我後面的管家回應了：「那個少女會傷害少爺你。」

現在傷害我的人顯然是你：「怎麼？她會傷人的？糟了，我將她留在掛屍摩天輪下的機房裡，但忘記鎖門，你們快點去找她！」

管家聽後吩咐麥柏蘭帶我去掛屍摩天輪：「帶少爺去找那少女。」管家你不是剛說她會傷害我嗎？怎麼要帶我去找她？還想將我當作囚犯般押去掛屍摩天輪？

當然，唐寧就在大宅三樓，且她應該未知管家正在找她，我應該怎麼辦？麥柏蘭拉著我的手臂要我行，我發力抽回手臂：「我懂得摩天輪怎麼去，不要拉著我！」

離開管家的房間，朝摩天輪方向走，我走在麥柏蘭前面，不住想辦法脫身，恐怕去到摩天輪交不出人，還是被麥柏蘭押回大宅。麥柏蘭身材高大，足足有6尺4吋高，但我若不甩掉他，便無法回大宅帶走唐寧，問題是我能將她帶到那裡去？樂園以外沒有一處地方是安全的。街上已經沒有警察，社區上最有權勢的人都在樂園裡。

一直走到大宅門前，我已無計可施，不得已放手一搏。我心想，只要我一踏出大門，就拔足奔向摩天輪，看你這個龜蛋麥柏蘭敢不敢開槍？若這樣逃不掉，我大可以辯稱：我不過想早點到達摩天輪所以用跑的方式。

一切依計行事，當我左腳踏出大門，就深深吸了一口氣，繼而發力拔腿就跑！不料麥柏蘭這個龜蛋真的向我開槍，連警告也沒有！「砰」、「砰」、「砰」！他連開三槍。我被他的槍聲嚇得向前猛撲，整個人一飛冲天，飛插向大宅下那條小瀑布。這個動作是我自小夢想去試，只是管家一直禁止我這樣做，如今為了避難，逼不得已完成這一跳。

我「撲」的一聲，成功跳向瀑布下面的人工湖。跳進人工湖後，我閉氣沉在湖底，不敢將頭伸出水面窺探，擔心麥柏蘭再向我開槍。我沿湖底潛游往湖邊，一面游一面在心裡罵：「你這個龜蛋麥柏蘭，我早晚會收拾你！」

來到湖邊，在月色淒美而昏暗的深宵裡，我緩緩將身體鑽進湖邊那堆蘆葦草叢，心想沿草叢往外爬，必定能逃出生天。

不料，有一把武士刀架在我脖子上來，來者正是我最愛的保鏢秋川貞夫。怎麼是你？難道連你也背叛我嗎？雖然死在劍俠手裡我比較甘心，但我若這樣死掉，就再沒有人保護唐寧！

「秋川，你想怎樣？」雖然刀已架到頸上來，秋川想怎樣已相當明顯，但在沒有更好的對白下，還是這樣問他一問。

「少爺，你要往哪裡去？」秋川同樣問得妙，我現時正在走難，可以往哪裡去？真實的我當然不會這樣說，而是：「秋川，可否救救我，麥柏蘭想殺我。」

秋川收回武士刀：「暫時伏在草叢裡。」是晚我一時被人用槍指下巴，一時被人用刀架頸項，現在秋川對我有甚麼指令，我都照單全收。

直至瀑布上的麥柏蘭大喊：「秋川貞夫，可有找到少爺？」

我不敢直視秋川雙目，因為我不想親耳聽到我最愛的保鏢也要出賣我，誰知他回答麥柏蘭：「找不到！」甚麼？秋川沒有出賣我！且在我最危難關頭保住我。但既然麥柏蘭這樣問秋川，就意味秋川也成了他們的人，極其量秋川對我仍有一點忠心而已。

瀑布頂端與草叢之間約有30米距離，所以那個龜蛋麥柏蘭在黑夜裡看不到我也很正常，加上他那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對我來說反而是一種保護色。現在麥柏蘭教懂我一件事：世上沒有太複雜的事，只有太複雜的人。

麥柏蘭在瀑布上不停用電筒照向湖面，秋川向我打手勢，示意我跟他離開。這一刻我沒有甚麼值得信任的人，姑且跟他走一趟，因為我想從他口中得知，為甚麼這麼多人一夜間背叛我，抑或背叛了我的家族？至此，我仍不敢透露任何有關唐寧的事予秋川。

至於秋川，他是個寡言的武士，心裡卻暖得足以溶掉冰川。我問他：「為甚麼你剛才要救我？」

當麥柏蘭離開後，我從草叢裡出來，一直跟在秋川的後面，我不厭其煩地再問他：「之前你用武士刀架在我頸上，之後又救我，這是出於甚麼原因？若是錢的問題，我可以……」

秋川打斷我的話：「我們先到安全的地方去。」

安全的地方？「還有安全的地方嗎？在我家大宅，連那個服侍我爸30多年的管家也叛變了！難道你也要出賣我？」

秋川停下腳步：「有人將老爺的資產全部買掉，包括這個樂園和全部員工。」

甚麼？我爸爸不可能願意賣掉這個樂園？我問秋川：「我爸爸在哪裡？」

秋川：「我不知道。」

「那麼我們現在往哪裡去？」我問秋川。

「離開樂園」秋川再度起步。

只要不是去掛屍摩天輪，便證明秋川不是為了找唐寧而來的，不枉我多年重用他，但我不願離開樂園，因為離開樂園我便救不到唐寧。

忽然，秋川耳上的免提通訊器來了訊號，他用指紋輕掃通訊器上的感應器，接通了話：「是，我仍在找他。」

由於這個晚上沒有蟋蟀和其他昆蟲的叫聲，秋川也沒有刻意迴避我，我隱約聽到通訊器內的人，正是我第三名御用保鏢格拉咸：「那個小笨蛋走不出樂園，我們已將整個樂園的圍欄提昇電壓至20000V。你得盡快回到地下實驗室，1小時後，我們會將樂園內全部喪屍放出來。」

格拉咸你這個龜蛋，竟然說我是小笨蛋！還要放出樂園全部喪屍？那我怎麼辦？

秋川簡單回答格拉咸後中斷通話，然後面向我：「少爺，現在只有大宅是安全的，因為大宅具有基本防衛系統。格拉咸和管家會在短時間內前往地下實驗室，這時你便能回大宅暫避。」

秋川微微低下頭：「少爺，如果管家切斷大宅的電源，防衛系統的儲備電力就只能運作48小時，48小時後，大宅失去電力，系統停止運作，最後，強化窗戶和大門雖然可以勉強擋住喪屍群，但如果出現喪獸，你就必須逃跑，因為喪獸連混凝土牆壁也能衝破……」

對於喪獸的爆破力我很清楚，過去我經常到喪屍格鬥場看喪獸格鬥。現在我必須盡快回大宅找唐寧，不然被其他人或喪屍先找到她，她便有生命危險。

秋川，如果我能避過這一劫，將來又能重掌家族大權的話，我必定給你加薪，現在暫時跟你分道揚鑣。

03 連串怪事

03 連串怪事

從未想過，我會被自己兩個保鏢追殺，若非秋川幫我脫險，恐怕我已一命嗚呼。如今得知害我的人要在一小時後釋放樂園內全部喪屍，樂園的圍欄又被他們啟動了電擊功能，這樣我便無法攀越圍欄逃出樂園。

我不得不盡快返回大宅，大宅的防衛系統可以幫我擋住喪屍群，但想離開樂園，還得再想辦法。現在我必須先回大宅找唐寧，她仍未知道管家要害她。

當我來到大宅正門時，見正門被管家上鎖，這反映了他是一名有頭有尾的好管家，所以說，管家雖然背叛了他的僱主，卻沒有背叛他的專業。但我早已習慣晚上溜出溜入家門。過去我總喜歡在深宵偷出家門到樂園踱步，坐在過山車路軌上細味樂園夜色，現在區區一扇大門豈能阻我出入？

我心想，大宅花園草地上正好有一扇平躺的暗門，我也有這暗門的鎖匙，進入暗門能抵達大宅地牢，再從地牢返回我的睡房。

想好路線後，我離開正門，沿草地走向那扇暗門，再繞過石春魚池和木棚架庭院。雖說月夜霧氣輕薄，且在淒美月光映照下，池水顯得份外平靜，我的情緒仍有點波動，畢竟被管家和保鏢出賣的感覺並不好。

終於來到後花園那扇平躺在草地上的暗門前，我取出暗門鎖匙，「咔」的一聲將門鎖開啟，再拉開暗門。

穿過暗門後面那條長約20米的漆黑走廊便能抵達地牢，雖然暗門下面有燈制，但一按下燈制，整條走廊以致地牢，都會即時燈火通明，為免敗露行蹤，我寧願摸黑進入走廊。

下了幾級樓梯，來到走廊，我蹲下身將額頭前的暗門鎖上，因為喪屍群即將暴走樂園，若不鎖好暗門，喪屍群可以從地牢走上大宅。

當暗門關上後，連僅有的月光也消失了。我沿走廊前行，腳底感到有積水，也許與前幾天的暴雨有關，連牆壁也是濕淋淋的，我的手被牆上的濕淋淋沾濕了，於是我將手抹在衣衫上，邊弄乾手邊前行。

穿過走廊來到地牢，這裡擺放了好些雜物，偶爾在這裡找到爸爸一些二級古董和畫像收藏。我曾經在這裡發現過一枚由亞美尼亞王國於13世紀鑄造的銀幣。

摸黑走了一段路，上了樓梯，推開地牢出口的小木門，來到大宅廚房，月光即從窗外射到我身上來，我低頭一看，赫然發現身上有血跡？我身上既沒有傷口，穿過暗門前也不見得衣衫有血跡，那麼這些血跡從何而來？

難道剛才在走廊上那些濕淋淋的東西是血？因何牆上沾滿血？難道在我回來前已有喪屍進入大宅？要是這樣，唐寧便有危險，我必須盡快回睡房找她。

我放輕腳步走出廚房，既擔心管家仍未離開，更害怕那些不知從何進入大宅的喪屍會突然撲出。幸好我家大宅向來在晚上有安全燈照明，讓我不致於繼續摸黑走路。

除了我的心跳聲，就只有我腳底下磨擦地毯的聲音，偏爾有些風聲。在瀑布上一向很大風，吹起的窗簾也沒有給我一種優雅大方的感覺，反而讓大宅充斥著一種驚疑的壓迫感。

放輕腳步來到8米挑高的會客廳，爸爸經常在這裡招待客人和親友，現在人去樓空，再挑高的空間也失去作用。

沿會客廳後面的樓梯上到三樓，忽然有聲音從走廊轉角處傳來，是有重物掉在地毯上時發出的聲音。我稍微停住腳步，心想撞跌重物的可能是唐寧，又或者不是，若不是，就有可能是喪屍，因為管家不是那種笨得在大宅內撞跌東西而又被人察覺到的人。

我鼓起勇氣向聲源處走過去，期間我隨手拾起一支哥爾夫球球桿，這支球桿是我前晚在大宅內玩哥爾夫球時留下的。是的，我喜歡在大宅內玩哥爾夫球。將母球從三樓推桿推到一樓，途經電影室、穿過飯廳和宴會廳，再推出花園某處入洞，來回數次，有時足夠我玩半天。這都是一般富家子弟的小玩意，沒有甚麼值得炫耀……

話說回來，這支球桿售價12萬美元，是由日本Honma製造的五星級鈦金屬球桿，現在用來打喪屍。喪屍呀！讓你被這支市值12萬的球桿爆頭，將是你的榮幸。

來到轉角，我猶如擊球手般舉起球桿。來！來！來！出來吧！怎麼還沒有出來？等！等！等！為何仍沒有動靜？我待得有點累，笨了一會兒，還是直接走過去吧！

當我轉過牆角時，發現有一人背向我坐在窗前地毯上。這人被吹起的窗簾遮掩大半身，加上月色昏暗，使我看不清楚這人是誰。

我嘗試走近這個人，想一睹其尊容，請讓我看清楚你的臉，但不要180度回頭望我，否則我會一桿打爆你！

一步一步靠近，直至我們之間只有一步之隔，這個人仍然毫無反應，若是正常人，大概會察覺到我的腳步聲，無論如何，我的球桿是不會放下的。我決定踏出一個大步，要一步站到這人面前，若他的頭不太似人，我就將他的頭一桿打出窗外去！

我踏出我一生最勇敢的一步，踏到他面前，乍看之下，認出這個人原來是唐寧！我一見是唐寧，心裡反而不安，怎麼她是坐在地上不省人事？正常人都是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嘛？

不管如何，我先將她抬回睡房裡去，希望她不是正在屍變。當我的手碰到她手臂時，她突然抬頭望我。我被她這個遲來的反應嚇一跳，即時回彈往後退了兩步。

她以錯愕的語氣問我：「尼爾遜，這裡是甚麼地方？」是的，我的名字叫尼爾遜，抱歉一直忘記自我介紹。

「這裡是我家大宅……但你有印象下過地牢嗎？」

唐寧四肢乏力，面色不好，緩緩站起來：「你是指那個地下實驗室嗎？」

「哎，算了吧！」反正她不知道大宅下有個地牢，便意味牆上的血跡大概與她無關。

我扶她回睡房，讓她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覺，但我始終擔心她正在突變。雖說「死屍突變館」曾是我家樂園的熱點，但讓唐寧在我家大宅中突變成喪獸就不是好玩意。現在要證明唐寧有沒有被基因改造，就只有去地下實驗室找出有關她的檔案來查閱，否則從外觀上是難作定論。

唐寧很快睡著了，趁她睡了，我要到爸爸書房裡取一把弓箭，因為喪屍群快將暴走樂園，另外我需要檢查大宅每一角落，究竟是否有喪屍進入了大宅，為此，我離開前鎖好睡房的門，免得管家或其他人找到唐寧。

鎖好睡房門後，我步向爸爸的書房，要取出一把名叫「攔截弩」的弓箭，此現代弓箭威力驚人，箭速每秒110米，且毋須射中頭，單是射中喪屍的上半身，都能做到「一箭一喪屍」。

除了去取攔截弩，在爸爸書房裡還有一條車匙，可以用來啟動雙層露營巴士，這輛巴士就停泊在樂園停車場，一旦成功啟動巴士，我便能駕駛巴士撞破大閘，繼而離開樂園。

來到爸爸書房門前，讓我詫異的是房門大開！過去爸爸一直叮囑管家必須每晚檢查書房門。既然管家懂得鎖好大宅正門，怎麼忘記關上書房門？問題是，爸爸已經失蹤超過一個月，在過去一個月，我未見書房門沒有關上，那麼，是誰開啟了書房門？是誰進入了爸爸的書房？動機是甚麼？

我不敢觸碰房門，免得門鉸發出不必要聲音，喪屍的視力不及聽力，因為屍體眼睛因失去水份而損壞的情況比耳膜嚴重。

步進書房後我沒有點燈，隱約看見兩座6米高的巨人骸骨，都是爸爸八年前從瑞士以破紀錄高價買回來的。在這兩座巨人骸骨中間有一3米高書櫃，攔截弩就放在書櫃頂端，為此，我找來一架梯子，用來攀上去取攔截弩。

我小心翼翼地將這架約1米高的梯子搬到書櫃前，然後踏上梯子。我抬頭仰望書櫃頂端那把攔截弩，回想爸爸過去每晚睡覺前都會親自清潔這把攔截弩，如今攔截弩上應該沾滿灰塵，因為已整整一個月沒有人給它清潔。

但當我拿起攔截弩時，發現攔截弩上一塵不染，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管家多手清潔過攔截弩？思前想後，忽然感到在我背後有一龐然巨物正在移近，這巨物散發著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且儘管我站在1米高梯子上，仍感到不及巨物高。

在我背後的巨物不論是喪屍抑或喪獸，我都必須保持鎮靜。我緩緩伸出左手向書櫃上的箭筒摸出一支銀箭，然後放在弩上。

當我安裝好銀箭後，我深深吸一口氣，繼而突然轉身，「嗖」的一聲，射出一箭，箭頭直插巨物胸口，使它發出咆哮如雷的叫聲，不料，被它孔武有力的臂膀一掌擊暈。

如果我這回死了，便沒有下一集可寫，敬請期待。

04 斷電

04 斷電

當我醒來時，頭痛得很，歸根究底我沒有死去，但奇怪的是，我在爸爸的書房中暈倒，怎麼現在躺在自己睡房的床上？難道是唐寧將我扶回來的？沒想到唐寧有這麼大的力氣。

回想之前在爸爸的書房被一隻不知名的喪獸襲擊，還以為那回死定了。我從床上緩緩起來，想找唐寧弄清楚，但她似乎不在睡房，忽然聽到窗外傳來人群喧嘩聲，我走近窗前想探個究竟。不料在大宅外、瀑布下，整個樂園已滿佈喪屍，看來我暈了不止一小時。

我拿出手機來確認時間，原來我已昏迷了一天。

過了這麼長的時間，唐寧現在身在何處？另外我必須確認大宅的供電為何，若開始使用儲備電力，大宅的保安系統說不定會在48小時內失靈，因為大宅儲備電大約只夠用48小時，那時候，大宅正門活動鋼閘和外牆上的自動追蹤機關槍，都會隨保安系統斷電失去運作。

樂園裡的喪屍仍處於半休眠狀態，都是一般的行來行去，但我還是及早關掉大宅全部燈光，免得刺激喪屍。我將床邊那把攔截弩圈在背上，然後大家以為我會到大宅各處關掉燈火？抱歉，像我這些富家子弟，怎麼需要到大宅各處找燈制？我拍手三下，然後大喊一聲：「大宅！關燈！」然後全屋燈光一併關掉，是的，我家大宅的燈制是聲控的，請不要妒嫉我，現在大宅已恢復黑暗，只剩下安全燈。

但我仍需走到大宅正門前，原因為何？因為當我來到正門前找上這個小小的顯示器，我使得知大宅的儲備電力尚餘65%，換言之，大宅的電源被管家切斷了。

無論如何，我趁大宅尚有電力，首先將大宅正門鋼閘和防彈窗戶通通落下，這樣大宅的防衛能力得以提昇，但不保證能擋住所有喪屍，若他們發狂一湧衝向大宅來，防彈玻璃窗仍有可能被衝破，加上喪獸的攻擊力足以撞破混凝土牆。

忽然，大宅內傳來奔跑聲，我被嚇出冷汗，希望不是那頭曾在爸爸書房內襲擊我的喪獸，無論如何，我要抽空去確認書房裡的喪獸死了沒有。現在我先在顯示器上輸入密碼，以專貴管理員身份登入保安系統，以啟動小型閉路電視，在大宅內各處進行搜索，究竟奔跑聲來自何方神聖？

我花了數分鐘搜索，終於在私人電影院內找到一個人影，人影從銀幕走到觀眾席椅子下面。

從影子的輪廓看，有可能是唐寧，但她為何要躲進電影院裡去？我將閉路電視鏡頭調向各個方位，也未見院內有甚麼異樣，既沒有喪屍，也沒有電鋸大王，但怎麼她要匿藏？既然不知道，我便直接走去電影院問她究竟！

唐寧的行為太古怪，彷彿她在隱瞞甚麼似的。當我來到私人電影院，我輕輕推開那扇厚厚的隔音門，將目光投向觀眾席上那3排張椅子上。順帶一問，因何電影院的椅子都是紅色的？原因是紅色在黑暗中讓觀眾失去辨色能力，讓椅子隱形在黑暗裡，讓觀眾更好專注銀幕。

說完這番話，唐寧仍沒有在椅子下出來，我也不敢走近椅子，免得椅子下的其實不是唐寧，想到這點，我還是抬高我手上的攔截弩，繼而輕呼：「唐寧，是你嗎？」

我很少用這麼溫柔的聲音呼喚人，可惜唐寧沒有回應我，反而傳來近十下喘氣聲。喘氣的人是唐寧嗎？抑或是喪屍？縱然亮燈會刺激喪屍，我仍要查明真相！

我大喝一聲：「影院！亮燈！」繼而影院內全部燈光即時亮起，同樣是聲控的，是否很帥？不料喘氣聲被我喝停了，影院內忽然歸於平靜，毫無動靜。我略為抬高頭，窺探椅下可有甚麼東西。最後看見坐在椅子下的真是唐寧。

唐寧妹妹，你總令哥子我心驚膽怕，我嘗試走近一點：「唐寧，你怎麼了？為何坐在這裡？」

同樣地，是次她也沒有即時回應我，又經歷過上一次的教訓，這回我不直接扶起她，而是先用攔截弩碰碰她的肩頭，探她虛實。

不料，我的弩尚未碰到她，她已哭起來。唐寧的反應比末世前的股市還波動，這是怎麼一回事？

但見她哭得像個正常人，我反而不太害怕，就安撫她：「唐寧？你怎麼了？你為何在這裡？」

她聽到我的聲音，漸漸安靜下來：「我.....我想起一些事來。」

「且慢，任何會刺激到你的事，先不要說出來.....哎，我們不如先去吃點東西？」

見唐寧微微點頭，我便走到廚房裡，取些果汁和三文治來影院。當我回到影院時，見她坐在椅子上，這倒是個正常人當做的事，我放心將果汁和三文治遞給她。

唐寧接過果汁和三文治：「我是在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的研究生，研究生物化學.....我認識你爸爸.....楊一帆伯爵.....」

我心想，我爸爸是伯爵又因何害你哭一場？希望你不要告訴我，你是我當年失散的親妹妹之類：「真的嗎？太好了！你是我爸爸的朋友嗎？」

唐寧：「不，你爸爸僱用我去參加一場實驗，是一場十分可怕和可恥的實驗.....」

好吧！既然是可怕的，就暫時不要說，我們現在的處境已十分可怕：「不要緊的，我們會好過來，來，先吃東西吧！」為了鼓勵唐寧吃三文治，我也咬一口手上的漢堡包：「謝謝你將我從書房扶到睡房裡去，沒想到你的力氣這麼好！」

「書房？在哪兒？我沒有印象將你扶到睡房去.....」唐寧皺起眉頭，否認此事。實在奇怪！若不是唐寧把我帶返睡房，我怎麼會睡在床上？

怒憤時不要做決定，心煩時不要去思考，也許我應該先告訴唐寧：「我有一個好消息，我想到辦法離開樂園了！」

唐寧皺眉沒有停止，邊咀嚼邊問：「是怎樣的方法？」

「在樂園停車場內有一輛雙層露營巴士，車身具備防禦喪屍攻擊的能力，內設小型廚房、浴室、睡房和小型會議室。巴士上層頂部有一扇小門，能通向巴士三樓，三樓沒有頂，只有欄杆，可用作露天觀星台，價值500萬美元。」我極力向唐寧推薦。

唐寧點點頭：「但現在樂園上佈滿喪屍，我們怎樣前往停車場？」

聽她這麼一問，看來她也不是一直待在影院裡，她知道樂園現時的情況，至於如何前往停車場：「我們可以計劃一下，樂園經理曾經告訴我，一旦受到群屍圍剿，可以用強光、高頻聲和濃烈味道引開喪屍。從大宅步行至停車場，只須15分鐘。」

唐寧略有顧慮：「我們如何製造強光、高頻聲和濃烈味道？」

是的，清醒了的唐寧比我預期更清醒，我的手提電筒在室內和近距離尚且可以起作用，在室外恐怕對比度不足以引開喪屍，高頻聲和濃烈味道也是如此，幸好唐寧提醒我，否則我冒然硬闖，恐怕性命難保。

當我沉思片刻時，唐寧拿出她的保暖瓶，這個保暖瓶只有掌心般大小，上面寫著：「永遠愛你的媽媽，天天愛你的耶穌。」唐寧將飲不完的果汁倒進去，我好奇問道：「『永遠愛你』跟『天天愛你』有何分別？」

唐寧想了想：「永遠的愛是不變的，天天的愛是關顧到我每天的生活。」

好的，見這些字是自家製上去的，我也不再挑剔，反而談起我唸小學時也寫過一首詩送給爸爸，詩是這樣的：「噢！爸爸我愛你，因為你，我才衣食無憂，你的臉美如酒，不論如何氣候，我的錢也很足夠。」校內的老師聽見是校董楊一帆伯爵兒子的作品，無不讚賞。事實上，這首詩是我那些年嘔心瀝血之作。

唐寧聽到我所唸的詩後有點觸動，她微笑道：「的確只有像你這些富家子弟，才能寫得出如此嘔心和瀝血之作。」

唐寧可能被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才華所感動，她反覆唸著：「噢！爸爸我愛你.....噢！爸爸我愛你.....」

是的，噢！爸爸我愛你！但你不必對我的詩詞如痴如醉。

「不，我總得在哪裡看過這樣的字句.....」難道唐寧是我的粉絲？怎麼連我小學時的作品也看過？

最後唐寧說了一句讓我毛骨悚然的話來：「我在實驗室裡一隻喪獸身上，看過這首詩。」

05 我被喪屍群圍剿

05 我被喪屍群圍剿

沒想到唐寧在地下實驗室看過我的詩詞----「噢！爸爸我愛你.....」她告訴我這首詩曾出現在一頭喪獸身上，我不曉得因何在喪獸身上會有我的詩詞，當中究竟有何含意？我實在想不通。

在私人影院跟唐寧吃完東西後，我帶唐寧回三樓睡房，三樓視野良好，能觀察瀑布下喪屍群的情況，加上房內有電腦可登入大宅保安系統，所以返回睡房是上策。

我本想問唐寧很多事，問她如何認識我爸爸？但，先讓她恢復全部記憶後再問吧！

回到睡房，我帶唐寧坐在那部51寸電視機前，讓她看看DVD，放鬆一下。安頓好她後，我坐在書桌前啟動電腦，登入大宅的保安系統。忽然，我隱約聽見有機關槍聲從大宅外傳來！我下意識將影像連接至大宅圍牆上的閉路電視。

槍聲來自保安系統的自動追蹤機關槍，這些機關槍是半滅聲的。影像中我看到圍牆外多了不少喪屍的屍體.....是的，喪屍本來就是屍體，我應該怎樣分辨它們？官方語言是終止狀態喪屍，但我喜歡叫它們做「又死了的喪屍」！

這些「又死了的喪屍」分佈在大宅圍牆外各處，大抵有數十具，是在我昏迷期間被追蹤機關槍幹掉的嗎？

當我觀察這些「又死了的喪屍」時，閉路電視影像中出現了一枚照明彈。照明彈是從過山車那邊射過來的，而過山車底下就是地下實驗室，難道管家知道我藏身在大宅？豈有此理！竟敢對本少爺無禮！勿讓我有空間反擊，不然我必定將你碎屍萬段！比喪屍更碎！

說是這麼說，但當前又有一批喪屍從瀑布下緩緩朝大宅這邊來！圍牆上的機關槍雖然有4支，但每支機關槍各只有300發子彈，終有一刻射完。看來，我必須盡快找方法抵達停車場，然後駕駛雙層露營巴士帶唐寧一起遠走高飛。

對了！我想起地牢內有一包仙女棒

(手持式烟花)，怎麼之前我沒想起？好的，現在我想好了周詳的計劃，計劃是這樣的：首先我在前往停車場的路上不斷拋出燃起的仙女棒來引開喪屍，然後到達停車場，計劃就是這樣！

我向唐寧發表了我的計劃，但唐寧須先留在大宅：「當我取得雙層露營巴士後，我會駕車回來接載你，然後一起離開樂園。」

唐寧一臉不情願，也許她不情願跟我這位才子有短暫分別，她續說：「那麼我到廚房取食物和水，在巴士上我們可以食用。」

唐寧妹妹真細心，又聰明、又能幹，好吧，我們一起私奔吧，說笑的，我還想找回爸爸。現在我和唐寧分頭行事，我從書櫃上取來兩個免提對講機，將其中一個掛在唐寧耳上，然後背起攔截弩和背包往地牢去找仙女棒。

來到地牢，用小電筒來尋找那包仙女棒，期間，有一陣寒風吹到我頭上，似乎是從後花園那扇平躺的

門吹來。

難道那扇門被人開啟了？我必須去求證，一旦被開啟，我要馬上關回它，免得有喪屍闖進大宅來。

於是我沿走廊走到那扇平躺的門前，發現門竟然破碎了！難道有喪屍從這裡進入大宅？當我仔細觀察門的碎片時，發現碎片大都向外散出去的，最大的碎片更被拋到大宅外十多米的草地上去，顯然是被強大衝擊力撞出去的。

回想走廊上那些血跡.....難道是那頭在書房襲擊我的喪獸，它從這裡破門逃出大宅？奇怪的事，從書房逃出大宅，最便捷的路線不是從書房的窗戶出去嗎？怎麼要千里迢迢，下地牢從這裡離開大宅？

「尼爾遜叫唐寧！」我用免提對講機呼叫唐寧。

唐寧：「怎麼了？」

我：「你不要靠近地牢這邊來，這裡的門損壞了，喪屍有可能從地牢進入大宅，不過大宅上的自動追縱機關槍暫時足夠應付，所以又不必太擔心，我會盡快駕駛巴士來接載你。」

唐寧：「好的，萬事小心。」

對話完畢後，我回到地牢找仙女棒，不久，我找到那包共50支的仙女棒，將它放進背包後，我從那扇破門離開大宅。

來到後花園，我啟動自動追縱機關槍的「排除裝置」，啟動後，在裝置硬體2米範圍內的人，都會被排除在機關槍攻擊目標外，簡言之，機關槍不會向我開火。這些排除裝置有很多，我相信管家也拿了不少。

就在我講解「排除裝置」時，有槍聲響在我背後。我回頭一看，原來有一頭笨喪屍意圖從後偷襲我，幸好自動追縱機關槍運作正常，免我死一次，但當我離開大宅的保安範圍後，我便要以燃起的仙女棒來探路，仙女棒的花火足以引開喪屍，免我再次被喪屍偷襲。

來到人工瀑布，是次我決定沿樓梯走到瀑布底下去，不再跳瀑布了，因為我擔心瀑布下的人工湖有喪屍，我更不想弄濕仙女棒。沿樓梯走，我每走10級樓梯就拋出一支仙女棒來探路，尤其拋在樓梯轉角位前。這樣，恐怕仙女棒不夠用，我又想拿出攔截弩，不過我手上已經有一包仙女棒，怎麼辦？

早知叫唐寧一起來，說是這麼說，還是當獨行俠有點氣氛。

沿樓梯走到瀑布，來到樂園範圍，這裡已有近百隻靜態喪屍，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慢慢地走著。雖然我是喪屍樂園的太子爺，可是若我重奪樂園管理權的話，我必定會永久關閉所有喪屍樂園。

來吧，來試試水溫吧！我向首批喪屍拋出一支燃起的仙女棒：「喪屍們！有仙女下凡啊！」出乎意料，這些喪屍對仙女的反應一般，除了仙女棒花火只能引起幾米範圍內的喪屍，喪屍對仙女棒的反應更是遲鈍。

說不定下次買男神棒好了，說笑的，鞭炮恐怕會引起喪屍群騷動，儘管遲鈍吧！

雖說是遲鈍，個別喪屍反而對我的大動作有反應，不得已，我每走5步便投出一支燃點的仙女棒好了

，問題是50支仙女棒夠用嗎？顯然不太夠，唯有寄望後段路程少點喪屍，不然當我燒盡所有仙女棒後，要我一個人類站在喪屍群中央，多少有點尷尬。

喪屍群動態不一，但都是搖搖欲墜的，它們分散在樂園各處，每每有些喪屍對我有反應，我都額外多投一支仙女棒到地上，當成功轉移它們的視線後，我才繼續前行。

忽然，前面來了12隻喪屍阻我去路，這條小路很窄，且路邊兩旁都是樹林，在樹林內恐怕更危險。我又不想繞別的路，別的路須要繞過幾個機動遊戲設施，路程太長，這會消耗我更多仙女棒。

問題是，當前我如何引開這12隻喪屍？我嘗試將一支仙女棒拋進樹林，一如所料，只有3隻喪屍緩緩走向樹林，後面其他喪屍好像被遮擋視線那樣，維持呆若木雞。這樣，我要花上很長時間才能穿越這段路。

於是，我豁出去，燃起手上數支仙女棒，一併拋到樹林裡去。沒想到集合起來的花火效果極佳，除了前面12隻喪屍有反應，樹林內有近50隻喪屍都出乎意料的有反應.....哎，大家冷靜點，現場近62隻喪屍，它們的反應漸趨抓狂，我還是得盡快離開，抱歉給大家帶來不便。

總算安然穿過這段窄路，離停車場尚有200米距離。

突然，夜空上有照明彈從過山車那邊射向大宅上空，包括剛才那62隻喪屍在內，樂園上所有喪屍的焦點全都投放在照明彈的光輝上去，它猶如重新注入能量那樣，開始手舞足蹈，場面確實讓人感動，可是感動過後，出現了一個小問題，就是當照明彈熄滅一刻，眼前約200隻喪屍的目光，通通投放在我身上，是的，我知道我此刻變成了小鮮肉.....

糟！它們開始發狂，當第一隻喪屍跑向我時，其他喪屍陸續衝向我！現在屍群要來圍剿我！救命！現時處境變得非常緊急，我不得不燃起整包仙女棒，希望用最強大的花火來截住這群屍群：「仙女們，出動！」

仙女們壯烈犧牲了，我會燒回50根男神棒給你們作保償，同時我得先趁機離開現場。誰知當我跑了不到20米，我的跑姿又惹來新一批喪屍，它們見我跑得太英，就集體跟上我來。

糟上加糟，我緊急轉彎，來到熱狗店前，以為可以避開尾隨的喪屍。沒料到，又一批喪屍看上我，我的大動作刺激到熱狗店前約30隻喪屍，它們開始緩緩走行我。

尾隨那群喪屍又差不多來到，現在我四方八面都有喪屍，怎麼辦？我已被重重包圍！情緊下我放下才子的尊嚴，用對講機向唐寧求救：「唐寧！我正被喪屍群圍剿！救命！」

唐寧：「你先盡力跑！」

我：「我知，我已跑盡了，但這裡有太多喪屍，我想在此告訴你，真正的唐寧曾拍攝電視劇烈火雄心II，我死後你可以到私人影院找來看看！我買了珍藏版！」

唐寧：「.....」

唐寧沒有回應我，看來我也難逃一死。忽然，遠處有強光亮起，原來是掛屍摩天輪的燈飾在閃爍！為何摩天輪的燈飾會忽然亮起？無論如何，我眼前的喪屍群全部停下來，繼而集體步向掛屍摩天輪。見喪屍群和平散去，這回我也得救了。

這時候，唐寧用對講機問我：「你沒事嗎？」

我：「是你用遙控器啟動掛屍摩天輪嗎？」

唐寧：「是，你沒有受傷嗎？」

沒有，唐寧妹妹，多謝你救回我一命。

06 別讓喪獸發狂

06 別讓喪獸發狂

我在樂園裡受到喪屍群圍剿，幸得唐寧啟動掛屍摩天輪的燈飾幫我解圍，使我撿回一命。

現在我來到樂園停車場，為要尋找那輛雙層露營巴士，只要成功發動巴士，駛回大宅接載唐寧，我和唐寧便能一起逃離樂園。

這裡是一個三層高的停車場，要找到那輛雙層露營巴士，原本可以按一下車匙上的按鈕，讓巴士自行發響，但響聲極有可能會招惹喪屍，為安全計，我還是逐個車位去確認巴士好了。

晚上的停車場內明顯缺乏光線，但停泊在此的雙層巴士至少30輛，單是雙層露營巴士也有近10輛，其他是無頂觀光雙層巴士，因此我若不走近巴士看車牌，很難確認哪輛是我要找的巴士。

昏暗裡，每輛雙層巴士幾乎都一樣，所以我擔心我看漏眼，一旦看漏眼，便要重頭找起，來回停車場幾次，這樣不單增加我遇到喪屍的機率，也會耽誤我返回大宅的時間，待在這裡愈久，留在大宅的唐寧就愈危險，不要忘記大宅地牢的出口被喪獸撞穿了，其他喪屍有機會從地牢進入大宅。

花了近10分鐘，我仍未能在底層找到要找的雙層露營巴士，早知在爸爸書房多取幾條巴士車匙，以提高我找中巴士的機率。

當我來到停車場二樓時，發現遠處掛屍摩天輪的燈飾突被人關掉了。

這樣，一旦管家再向大宅上空投射照明彈，樂園內全體喪屍都會再度步向大宅，甚至包圍大宅，巴士駛近大宅的難度便會提高。

有見及此，我馬上用對講機通知唐寧：「唐寧，是你關掉摩天輪的燈飾嗎？」

唐寧回應我：「不是，摩天輪的燈飾不是我關掉的。」

難道是管家在地下實驗室幹的好事？說時遲那時快，再一枚照明彈從過山車那邊射向大宅上空，現在失去掛屍摩天輪的燈飾引開喪屍，喪屍群開始朝大宅方向群走過去。

樂園變得群情洶湧，我已無法再慢慢尋找那輛雙層露營巴士，反正樂園上的嘈雜聲早已蓋天，我乾脆按下車匙按鈕，目標巴士即時發出兩下高頻聲響。原來巴士就在樓上三樓A區。

正當我趕去三樓之際，忽然聽到停車場底層有強大腳步聲，「呷！」「呷！」「呷！」「呷！」繼而有多輛轎車被推翻撞擊和玻璃粉碎的聲音。

根據我多年欣賞喪獸格鬥的經驗，我肯定現時正有一頭體重約500公斤，身高約3米的喪獸，從停車場層底朝我這方向衝來。這頭喪獸正處於癡狂狀態，所以我得盡快逃走，這點毋須經驗。

我邊跑邊想，難道是那頭在爸爸書房襲擊我的喪獸嗎？牠怎麼知道我在停車場？雖然藉基因改造，技術人員能培植出聽力比人類靈敏2倍的喪獸，但這喪獸顯然不是靠聽覺來追蹤我，而是一開始就在附近，不然怎麼巴士一響聲，喪獸不到5秒就出現？

在我尚未弄清楚喪獸如何找到我之際，我腳底的混凝土地板就傳來一下極大的巨響，地板從下傳來了一下極大的衝擊力，使我摔倒地上。

摔倒地上的我被衝擊力嚇呆了兩秒，繼而再感受到第二下衝擊力和巨響，巨響中更夾雜著混凝土裂開的聲音。一聽到混凝土裂開的聲音，我便意識到大事不妙，我得馬上向前爬，爬了不到幾步，我眼前的混凝土地板隨即往上爆開，頓時灰塵四起。

灰塵使我掩鼻咳嗽，地板中有一隻長有鋒利巨爪的巨臂從破口中伸上來，正是一頭喪獸。牠用左臂抓住地面，發力將其龐大而佈滿腫瘤的身軀帶上二樓來。

牠站起來，就在我面前不到5米距離，右臂巨爪上插有一輛摩托車，摩托車在牠巨臂上顯得輕如鴻毛，直至喪獸揮動牠的巨臂，我才意識到摩托車並非輕如鴻毛。

「�！」摩托車瞬間飛到我面前，我閃避不及，只用雙手護頭，全身縮成一團。偏偏摩托車恰好撞到一塊半米高的石壘，摩托車立時彈起，擦過我的身軀，若非有這塊石壘存在，恐怕我必被擊至重傷。因為被摩托車撞出來的石壘碎片，最大一塊比我拳頭還大。

喪獸見自己成功將摩托車擲向我，就沾沾自喜，發出勝利的咆哮聲，這咆哮聲跟我在書房聽到的咆哮聲不太相似。但此情此境我還是趁喪獸咆哮分心時，悄悄爬起，跋足跑向樓梯。

當我一轉入樓梯，我身後馬上飛來一輛轎車，轎車猛烈地撞向我身後的牆壁，轎車擋風玻璃碎片飛進牆後樓梯來。我扭過臉避開玻璃碎，但情急下我滑倒梯級間，感到腳踝輕微扭傷。萬幸的是，飛來的轎車正好塞住樓梯入口，給我逃跑的限時加秒。

我邊拐邊跑，沿樓梯來到三樓A區，隨即按下車匙按鈕，雙層露營巴士就在眼前！

我用車匙開啟巴士落客門，快！快！快！迅速登上巴士後又馬上關車門，之後就保持安靜，放輕腳步走上巴士上層。

我沒有立刻發動巴士，因為喪獸有能力推翻雙層巴士，且在彎位甚多的停車場內難以靠速度逃出喪獸的追捕。

我沿巴士上層走廊走到車尾雙人客房，坐在密封防彈玻璃窗下地毯上，身體倚在雙人床床尾，不住聆聽車外喪獸的巨大腳步聲。雖然防彈玻璃窗具有隔音作用，但喪獸的腳步聲大得隔不了音。

問題是這頭喪獸的咆哮聲我從未聽過，說不定是地下實驗室最新培植的品種，牠的攻擊力不下我樂園內任何一頭我認識的喪獸，戰鬥力必定是A+級別，牠連轎車也能當武器，實驗室怎麼能培植出如此強大的喪獸？是誰給資本予相關研究團隊？

喪獸沒有因找不到我而停下來，反而在停車場三樓不停繞圈，不時撞擊前面的雙層巴士，又發出嚇人的咆哮聲，這咆哮聲過去是我睡前必聽的安眠曲，因為我喜歡聽到喪獸互相廝殺的格鬥聲，如今成了我的惡夢首部曲。

喪獸持續繞圈不肯離開，這樣我無法發動巴士，大宅內唐寧有機會被喪屍群圍困，於是我用對講機聯絡唐寧：「唐寧，我見大宅上有照明彈，樂園上的喪屍群正朝向大宅，留在三樓睡房內，我會盡快來救你！」

唐寧：「我也留意到喪屍群的反應.....好的，我已在睡房。」

通話期間，我聽到從對講機傳來多次機關槍槍聲，顯然，首批喪屍已經抵達大宅圍牆外，包圍大宅只是時間問題。

我：「唐寧，你有試過再次用遙控器啟動摩天輪的燈飾嗎？」

唐寧：「有，但每次都只維持一秒，然後便熄燈了。」

我有點無計可施：「可能是實驗室裡的人關掉燈飾.....」

唐寧：「嘈！現在有很多喪屍爬上圍牆來，機關槍的子彈是否耗盡了？我已聽不到槍聲！如何關掉大宅的燈？它們看到大宅的光後變得更狂！」

是的，也許熄掉大宅的燈火可以舒緩喪屍群的走勢：「之前我告訴過你，你忘記了暗號？」

唐寧再試一次：「大宅！關燈！」

我：「不！要配合三下拍手！」

唐寧又試一次：「大宅！關燈！」然後拍手三下！

我：「不是這樣，是先拍手三下，再大喊『大宅！關燈！』」

唐寧即時拍手三下，然後大喊一聲：「大宅！關燈！」

我：「大宅的燈是否熄了？」

唐寧：「沒有，系統是否要核實人聲？」

對！我這個才子忘了此事：「唐寧！你開啟免提對講機的揚聲器，你拍手、我喊口號！」

唐寧還想步出睡房到各樓層找燈制，此時她聽到我的指示，向走廊上的聲控收音器拍手三下，繼而我對著對講機大喊一聲：「大宅！關燈！」

大宅內所有燈火隨即熄滅，大宅恢復昏暗，宅外的喪屍群也安靜下來，在原地上走來走去，我用對講機向唐寧了解宅內情況：「現在大宅的燈全部關了？」

唐寧剛才被嚇得手腳發軟：「是的，現在都熄滅了。」

我洋洋得意：「怎麼了？大宅的高科技是否很帥？」

唐寧無奈地笑了一聲：「很笨才對.....」

唐寧可能一時之間難以接受高科技，但我想到一個讓自己逃離停車場的主意，這回我得找唐寧幫手：「唐寧，在停車場內有一頭喪獸，使我無法開動雙層露營巴士，你幫我啟動摩天輪的燈飾。」

唐寧：「好的，但燈飾只維持一秒……」

我：「所以當你聽到我叫『亮燈』時才啟動燈飾，當燈飾被人關掉後，你要即時啟動燈飾，過程中你可能要不斷啟動燈飾，我要用這種『開開關關』閃爍的燈飾引開停車場內那頭喪獸，只要成功引開喪獸，我便能趁機駛雙層巴士來接你！」

唐寧：「好的，我聽你指示。」

唐寧明白我的計劃後，我爬到床上，抬頭從防彈玻璃窗窺探車外情況。巴士內外環境同樣昏暗。等了好一會，終於發現那頭喪獸的蹤影，牠停止了咆哮，不過仍在停車場三樓徘徊，不肯離開。

現在我知道喪獸的位置，但須待牠走到一個能遠眺掛屍摩天輪燈飾的位置，才能指示唐寧啟動燈飾。

一直等呀等，終於等到牠走到合適位置，我即時向唐寧下指示：「唐寧，是時候了，亮燈！」

唐寧收到指示後，馬上開啟燈飾，一如所料，燈飾亮了不到一秒就被人關掉。唐寧再度開啟燈飾，又被關上，又開啟，如是這反而造成燈飾閃爍效果。閃爍比長亮效果更顯著。

閃爍燈飾除惹怒了那頭喪獸，使牠發狂爬出停車場，樂園上的喪屍群也開始轉移往摩天輪方向去。

見計劃如此順利，我馬上走到駕駛座，發動雙層露營巴士，將巴士駛往大宅去接載唐寧。

07 勇救唐寧

07 勇救唐寧

成功取得雙層露營巴士後，我將巴士駛出停車場。

來到樂園範圍，見街上沒有太多喪屍聚集。它們是否已經散去了？或許不應該開心得太早，當我舉頭望向掛屍摩天輪時，發現其上的燈飾已經熄滅。

我用免提對講機呼召唐寧：「唐寧，你是否手軟了？摩天輪的燈飾熄滅了！」

唐寧：「不，不知為何，我再啟動不了摩天輪上的燈飾。」

甚麼？難道管家切斷了摩天輪的電源？果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將視線投向瀑布上的大宅.....糟了，原來街上散去的喪屍，現在全部湧向大宅，一定是管家切斷摩天輪的電源後，再發射照明彈到大宅上空：「唐寧，你聽好，現在大宅外有千多隻喪屍，我正駕駛巴士在回程的路上，你準備好行裝！」

唐寧：「好的，我已準備好行裝，隨時可以起程，但我應該在哪裡等你？」

我：「這個.....先等我回到大宅，看過環境，再通知你。」

唐寧：「好的，我等你指示。」

以女孩子來說，唐寧算鎮定，她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應該如何將雙層露營巴士駛近大宅，同時讓唐寧安然上車？

沿瀑布後面的小路來到大宅外圍，我關上巴士車頭燈和引擎，安靜地觀察喪屍群走勢：「唐寧，我來到大宅附近，但大宅圍牆內外佈滿喪屍。」

唐寧：「是，我應該怎樣做？」

我：「我想到一個辦法，你用我桌上電腦登入保安系統，幫我開啟花園大閘，我要用巴士車頭燈引開一些喪屍！」

唐寧：「好的！」

當唐寧開啟大閘後，我發動巴士，啟動車頭燈，準備殺入喪屍重圍。我踏下油門，用低波將巴士駛進大閘，推開車前喪屍群！誰知喪屍群見巴士迫近即空群撲向巴士，將巴士重重包圍。

不好意思，這輛是針對喪屍群設計的高級巴士，馬力驚人！如此我加大油門，狠狠地推倒四周的喪屍，被巴士輾過的喪屍斷了半身仍想抓住強化輪胎，可惜強化輪胎連斧頭也能抵禦，區區屍爪豈能起作用？

這樣，雙層露營巴士大搖大擺闖進喪屍群，我悠然自在地聽著林夕的《最痛無聲》：「誰難過看著喪

家犬受驚.....當你在赤地痛哭，無人反應，可知悲泣最痛無聲」。

此時，有喪屍開始吶喊，呼籲園內全體同類齊心向我喊殺助威，無奈「蟻多攆死象」只供弱者遐想，我這頭高科技大象決不讓你們得逞？我按下巴士上的按鈕，立時有七彩激光從車頂射出，當然不是科幻小說的死光槍，它只能引開喪屍注意力。

我將七彩激光射到大宅外，同時計劃將巴士駛離大宅，從而將喪屍引到大宅外面去。

我用倒車檔將巴士溜後，誰知有物件擋我退路，這是怎麼回事？我開啟車尾上的鏡頭，從駕駛座上的顯示器發現有一頭小型喪獸攔住巴士退路。

這頭喪獸的攻擊力大概只屬C級，但仍有能力擋住巴士，原來吶喊聲正是由這頭小型喪獸發出。

不得已我駛前巴士，想甩掉尾後的小型喪獸。不料，小型喪獸雙腳即時離地，並抓住巴士尾部的防撞條，黏著巴士不放。

見牠雙腳離地，我趁機改用倒車檔，想一口氣倒車衝出圍牆，不料牠又將雙腳踏回地面，阻我溜後。如是者我一時將巴士駛前，一時駛後，小型喪獸又一時雙腳離地，一時踏地攔我退路。

一連幾次，巴士已向前駛到大宅石梯級，無法再駛前。現在巴士夾在石梯級和小型喪獸中間，前無去路，後有小型喪獸攔路，亦無法轉彎。

不幸地，七彩激光又被大宅前的大樹遮了光線，喪屍群看不見七彩激光，很快又將巴士重重包圍，現在我怎麼辦？

我用對講機呼叫唐寧：「唐寧！巴士正被一頭小型喪獸攔住，動彈不得！」

唐寧驚慌無措：「喪屍已經進入大宅！它們來到三樓了！」

我從對講聲中聽到喪屍撞門聲：「保持鎮定！睡房採用強化門，它們是無法撞破房門的，你耐心等待我，我很快來救你！」

唐寧：「我找到繩索，現在將它從三樓拋出窗外，你可以到巴士頂部的觀星台上接住繩索麼？」

我：「睡房在大宅左翼，巴士在正門，兩者相距甚遠，且有轉角位，繩索根本拋到不到巴士上來！」

唐寧：「是這樣的，我沒有遵照你的指示留在睡房，現在我來到三樓一間套房，位置正在巴士上方，但你必須登上巴士觀星台，幫我接住繩索的一端。」

我呆了一下：「好的！」繼而登上觀星台，但巴士車頭塞進兩棵大樹之間，當我站上觀星台後，視線被樹葉遮擋，無法看見樹頂上三樓的唐寧。

加上巴士與大宅之間有石梯級，石梯級上堆滿喪屍，使巴士無法完全靠近大宅，兩者間存在距離，唐寧無法直接跳到觀星台上來。我無計可施，只好指示唐寧：「現在拋下繩頭來！」

唐寧見我在兩樹中間，擔心繩頭會掉在樹頂上，無法穿過樹頂，於是她將繩頭綁上重物，竟然是一張摺椅！

「擘！」沒料到唐寧會擲我一張摺椅，繩頭猶如炮彈般穿過樹頂，打到觀星台上來，女人發狂起來有時比喪屍更可怕。

我解開綁在摺椅上的繩頭，想將繩頭綁到欄杆上去，但感到繩子中間某段被樹枝卡住，使繩子無法拉直。攀爬非垂直的繩子難度甚高，有機會讓唐寧在卡住的位置上失手，掉進石梯級上的喪屍群裡去。

於是我通知唐寧：「唐寧，繩子某段被樹枝卡住，你等等我，我處理好繩子後，你便游繩下來！」

我從巴士觀星台攀上大樹，將腳踏在樹枝上，想找出卡住繩子的樹枝，並將它甩掉。

我兩腳一前一後呈一直線走在較粗的樹枝上，不時俯望腳底下瘋狂的喪屍群，彷彿自己在走貓步 (Catwalk)。可以的話，觀眾請不要太熱情，以免影響我走台步的心情。

它們舉手揮動雙臂不是為了敬拜，而是想爬上巴士，想抓我，但巴士觀星台離地超過4米，一般喪屍是無法爬上觀星台的。

用力拗開眼前的樹枝，撥開一大堆樹葉，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卡住繩子的樹枝。我嘗試發力左右搖擺繩子，希望將繩子甩出樹枝。無奈繩子像蛇行般繞過多條樹枝，見問題如此複雜，我還是放棄好了，畢竟時間無多，於是我回到觀星台上，將繩頭綁紮好在欄杆上。

鞏回好繩索後，我用對講機通知唐寧：「唐寧，繩索已成功綁在巴士上，你可以游繩下來！」但等了好一會，唐寧仍沒有應機。忽然，大宅三樓內傳來唐寧的尖叫聲。

「怎麼了？唐寧！」唐寧的叫聲從三樓走廊上發出，難道她被喪屍抓去了？「唐寧！你怎樣了？快回應我！繩子已綁好，你怎麼了？」

也許我應該反過來攀上繩索，攀上三樓去救唐寧。

我伸手抓住繩子一下一下往上攀，但這條非垂直的繩子使我攀爬時感到極其吃力，幸好繩子旁邊有樹枝給我借力。

在樹葉中攀爬，不時看見卡住繩子的樹枝，但我沒有踏腳，無法發力扭開樹枝甩出繩子，所以我只好連樹枝一併攀過它好了。

穿過樹頂後，視野良好，跟三樓近在咫尺。我用力攀爬最後一下，終於摸到窗框，但我仍得小心，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掉進下面喪屍群我便九死不生。

來到窗口，我用雙手抓穩窗台，兩腳仍夾著繩子不放，直至我將身體完全滾進窗內。這樣攀繩的動作顯然非正統，不過我成功爬進套房。幸好我有多年離家出走後悄悄潛回大宅的經驗，不然我未必能順利登上三樓。現在我得盡快找回唐寧。

我見套房的門被破壞了，地上留有我給唐寧的免提對講機，看來她曾被喪屍圍攻過。現在我應該怎樣找到唐寧？她掉下對講機，我無法聯絡她，也不敢大聲呼叫她的名字，免得招惹喪屍。

我拿出背上的攔截弩，放上一支箭作為防衛。我想了一會，決定將免提對講機放在窗台上，開啟套房燈火，然後取出一支油性大頭筆 (Marker)

在窗台上寫上：「我正在大宅內找你，你若看見我的留言，請用對講機聯絡我。」

寫好留言後，我大步走出套房，來到走廊，又快步繞了三樓一圈，見毫無動靜，便來到二樓，終於在昏暗走廊上看到五個背影。

好了，大家久候了，我舉起攔截弩，準備玩「一箭一喪屍」。當我瞄準排在中間一個人影時，這個人影緩慢轉過身來，且人影在發抖，這是怎麼一會事？喪屍看見攔截弩會發抖麼？

我細頭一看，原來發抖的是唐寧，怎麼她站在喪屍的一方？不，她在模仿喪屍，因為喪屍會將行動緩慢的人視為同類而不作出攻擊。

唐寧看見我後，一步一步走向我，我的攔截一直為她護航，直至她回到我身邊：「唐寧妹妹，歡迎回巢。」

08 寵物小喪獸

08 寵物小喪獸

我駕駛雙層露營巴士回大宅救出唐寧後，帶她從三樓套房游繩下到雙層露營巴士觀星台，巴士旁邊塞滿張牙舞爪的喪屍，然而巴士使用一級方程式賽車的碳素車殼，加上密封防彈玻璃窗，如此組合可謂堅固無比，無懼喪屍任何攻擊。

踏上巴士頂層觀星台，我望向下面的喪屍群，對唐寧說：「它們攀不上來，不用擔心。」

說出的放心其實與現實不乎。忽然有一頭喪屍從三樓套房跳到觀星台來，把我壓在地板上。這頭喪屍生前相信有300磅重，是一頭胖喪屍，縱然現在枯了半截，仍把我壓得無法動彈。

它張開大口想咬向我，我不得已用手肘推開它，頂住它的喉嚨，想讓雙方盡量保持距離，只見它牙縫間夾滿發臭的碎肉絲，未知是否人肉，口中又噴出令人髮指的臭口水：「救命！唐寧快來救救我！」

唐寧拾起她先前掉下來的摺椅，發力打向喪屍，卻無阻喪屍發狂的攻勢，喪屍大口始終在我面前瘋狂擺動，噴得我滿面口水。

我的手開始發軟，它的牙齒卻逐漸迫近，多次碰到我的額頭，我盡力縮下頭，生怕被它咬掉鼻子。

此時，再有幾頭喪屍從三樓跳下來，幸好大部份喪屍都是草鳥，通通跳出觀星台範圍，掉到巴士下面去，只有兩頭喪屍成功跳到觀星台上來。

其中一頭喪屍著地時跌斷了腿，另一頭則卡在欄杆上動彈不得，看看你們這群烏合之眾！當我自鳴得意時，跛腿那頭喪屍用單腳躍向唐寧，用手抓向她。

「喪女鬥喪屍」首回合正式開始，唐寧先來一下「回馬摺椅」猛擊喪屍前額，給喪屍頭部打歪了。不料，卡在欄杆上的喪屍趁機抓住唐寧衣袖。

唐寧拚命拉住衣袖，被打歪了頭的喪屍尚有活動能力，再次撲向唐寧，一前一後來擊唐寧。

我被喪屍壓在地上自身難保，眼見唐寧快被兩頭喪屍拉倒之際，忽然傳來兩下槍聲，「砰！砰！」兩頭喪屍雙雙頭部中槍倒地。

唐寧被神秘槍手救出，但怎麼沒有第三槍？我仍未脫險！這時候，神秘槍手從大宅三樓游繩下到觀星台來，我抬頭一看，正是秋川貞夫，這回好了：「秋川哥，快來救我，我被這頭笨喪屍襲擊進行中！」

秋川貞夫：「我已不是你的保鏢，我為甚麼要救你？」

我：「秋川哥，你救了唐寧，怎麼不救我這個昔日的僱主？」

秋川貞夫：「昔日僱主？好吧，一發子彈一個金幣！」

我：「甚麼叫『一發子彈一個金幣』，我現在身上沒有帶金幣，當我欠你好了，你先把這頭喪屍弄走

「我有命才能還你金幣。」

秋川貞夫輕描淡寫拿出手槍，看了又看：「噢，剛好沒子彈。」

我：「你跟我開玩笑麼？怎麼突然沒子彈？」

「不是突然，是真的沒子彈了。」秋川貞夫取出武士刀，一刀剝去喪屍頭顱：「武士刀比較貴，現在你欠我兩個金幣。」說罷就將武士刀收回刀鞘。

秋川揮刀的時候，我的頭就在喪屍頭顱下面，我知你秋川刀法如神，也得顧及被救者的感受：「秋川寶寶，你真會趁火打劫，有機會我一定還你金幣。」當然，我知道秋川不是真的要向我收費，過去每次危難，他都是免費救我的：「你現在想爬繩回大宅，還是想乘搭順風巴士。」

秋川貞夫：「我暫時無法離開巴士！」

「乘坐我的巴士，每次收取兩個金幣。」當然，我也是跟他說笑而已。

我發力撥開壓在我身上的喪屍，見身上染滿喪屍的血，幸好露營巴士有浴室。順勢我帶唐寧和秋川從觀星台下到巴士上層。露營巴士共有三層，分別是頂層露天觀星台，上層寢室和下層的浴室、開放式廚房、用餐室和駕駛座。

下梯級時，我問秋川：「你會回到地下實驗室，抑或跟我們一起逃亡？」

秋川：「我無意跟你們一起，也沒有回地下實驗室的打算，以後保重吧！」

我：「現在樂園佈滿喪屍，讓我送你出樂園！」

秋川：「現在，樂園外的地方也佈滿喪屍，因為管家將部份喪屍放出樂園，使市內充斥著恐慌。」

我：「管家為甚麼要這樣做？」

秋川：「這不是管家的意思，是幕後主腦的意思，幕後主腦想藉恐慌打擊民眾信心。」

我：「誰是幕後主腦？」

秋川：「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我們得先駕駛露營巴士離開樂園，因為世上總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作為主人家，來到上層後，我給大家分配房間，我住車頭的主人房，唐寧住車尾雙人客房，秋川可以在中間的單人房休息。

當我們來到下層時，窗外的喪屍因看見我們而變得癡狂，這實在有趣，它們竟然想衝破防彈玻璃，可惜喪屍的攻擊力不足以衝破防彈玻璃窗。

「你之前不是說過有一頭小型喪獸嗎？」是的，小型喪獸有能力衝破防彈玻璃窗，幸好唐寧提醒我。

我馬上坐上駕駛座，發動雙層露營巴士，嘗試倒車，也許小型喪獸離開了，我成功倒車，倒車至大宅

圍牆外去。

我開啟顯示屏的車尾鏡頭影像，驚見小型喪獸仍趴在巴士車尾，但牠沒有活動，似乎睡著了。無論如何，圍牆外仍佈滿喪屍，我得先擺脫喪屍群再去處理車尾的小型喪獸。

此時秋川來到車頭乘客座上來，是的，巴士是左軚車，駕駛座右邊有兩個豪華乘客座，所以沒有上車門，只有中門和通向頂層觀星台的逃生門。

秋川貞夫：「讓我去收拾這頭喪獸。」

甚麼？縱然樂園保鏢全部受過擊殺喪屍和喪獸的訓練，但此刻秋川配槍沒有子彈，冒然挑戰喪獸未免太危險了：「不，用武士刀未必能輕易了結喪獸，你這樣出去跟牠單挑，太危險了！」

「你的引擎聲遲早會弄醒牠，先下手為強。」秋川輕按武士刀刀柄。

我建議秋川使用我的攔截弩：「在主人房有一把攔截弩，你用它去收拾小型喪獸吧！」

秋川點頭示意接受我的建議，然後昂首闊步往上層去。

我駕駛巴士輾過前面阻路的喪屍，又轉動方向盤，轉上樂園的小路，昏暗小路上阻路的喪屍一一被我的巴士輾斷手腳：「YO！巴士碎肉機大演帽子戲法！」

我駕駛巴士沿兩旁大樹中間的小路行駛，我不敢加大油門，生怕巴士引擎聲會弄醒小型喪獸。直至來到樂園一處草坡上，此時仍有百多頭喪屍尾隨巴士，它們發出的喧嘩聲又引來附近的喪屍。

為免夜長夢多，秋川決定動手了。

我用顯示屏上的介面控制巴士上4支鏡頭，除了車尾鏡頭用於觀察秋川行動，我也用車頭、車身左右兩側各一支鏡頭給秋川把風，再射出七彩激光，將車尾的喪屍群引向車頭方向去，好讓秋川有一個較安全的環境處理車尾上的小型喪獸。

當秋川來到觀星台車尾，他不經意進入了我的鏡頭範圍，我見他舉起攔截弩，瞄準小型喪獸，卻遲遲未有動手，我心想：「秋川，怎麼還不下手？小型喪獸隨時會醒。」

我將裝在觀星台欄杆上的鏡頭對向秋川，見他的眼神若有所思，於是我將鏡頭轉向小型喪獸，驚訝發現小型喪獸已經醒過來，且張開眼睛，跟秋川對視，嘴巴張張合合似在說話。我稍微降低車窗，聽到小型喪獸發出像嬰兒的哭聲：「哇！哇！哇！」

小型喪獸沒有目露兇光，手和腳安份地抓住車尾。

唐寧來到車頭乘客座對我說：「牠怕冷！」

甚麼？怕冷？唐寧妹妹你指這頭小型喪獸因為怕冷，所以抓住發熱的引擎不放？為了證據此點，我將巴士打向空檔，加大引擎馬力，使引擎昇溫。

果然，小型喪獸露出很享受的樣子，爽得連眼睛也閉上了：「唐寧，你說得對啊！小型喪獸其實不是來襲擊我們，牠是來取暖的。」

唯恐這頭小型喪獸睡飽了就肚子餓，我從車窗縫隙呼喚秋川：「秋川，趁牠得意洋洋，快快給牠一個了斷！」

唐寧見我想了斷小型喪獸，就動了慈心：「不，既然牠沒有惡意，為何要傷害牠？」

對於這個問題，我實在想告訴唐寧：「不要見牠現在樣子趣緻又可愛就掉以輕心，小型喪獸發起狂來，同樣可以將我們碎屍萬段。」

沒想到，秋川既沒有聽我指示擊殺小型喪獸，他更收回攔截弩，從觀星台往下爬向小型喪獸，我心想：「秋川哥，你這樣跟玩命沒有兩樣……」

來到小型喪獸面前，秋川拿出餅乾，放進小型喪獸的口裡，感覺有點像飼養袋熊，也許小型喪獸是由袋熊的基因改造而成，牠不斷向秋川伸手取餅乾。

好了，秋川，我批准你養小動物，少數服從多數嘛：「既然大家都認定小型喪獸沒有威脅，那麼我容許牠保持現有姿勢，留在車尾上好了！」

09 計劃救人

09 計劃救人

登上雙層露營巴士的除了我、唐寧和秋川外，還有一頭伏在巴士車尾引擎上取暖的小型喪獸，這頭喪獸表現出馴服的樣子，使唐寧堅決不容我傷害牠。好吧，就讓牠繼續伏在引擎上好了，若然牠突然狂性大發我管不了。

雖然秋川口口聲聲說要離我們而去，但見他沒有帶備食物，便知道他有意跟隨我和唐寧一起離開樂園，縱然目的地為何至今我們沒有主意，無論如何也得先離開佈滿喪屍的樂園。

當我駕駛雙層露營巴士時，我邀請唐寧為我們預備晚餐：「離開大宅前，我將一些牛扒放進背包裡，你幫我取來做晚餐吧！駕駛座後面的開放式小廚房有調味料、餐具和一些甜品，你試試有甚麼用得著的便隨便拿來用吧！」

唐寧點頭：「好的，我很喜歡烹飪。」

在我跟唐寧對話期間，秋川對我說：「暫時不要駛近樂園主閘，因為主閘有監視系統和實彈保安武器，若然冒進，有機會被系統攻擊。」

我同意秋川這個提醒，實彈保安武器除了有多支輕機槍外，還有一支火箭推進榴彈，管家已將樂園保安系統設定為災難級別，在這最高級別下，系統會對所有活動物發動攻擊，包括我們這輛露營巴士。

「不往主閘方向走，我們應該從哪兒離開樂園？總不能留在原地，這裡有太多喪屍，它們的喧鬧聲又惹來更多喪屍，我們遲早會被管家發現。我擔心他會派大型喪獸攻擊我們。」我問秋川。

「我們往樂園最南面的海岸懸崖，那裡遠離樂園設施和地下實驗室，較僻靜，將巴士駛到那裡有利我們隱藏。」秋川道。

「我們要隱藏到何時？總不能永遠留在懸崖，我們必須離開樂園！」我。

秋川沒有給我確實答案：「先隱藏起來，待他們鬆懈時，我會處理樂園的保安系統。」

露營巴士的引擎具有高隔音功能，只要不用最強馬力行駛，巴士不至激發附近喪屍，於是巴士以龜速駕向海邊懸崖。現時差不多日落了，入夜後的路上將顯得幽靜陰森。

路上不是死寂便出現喪屍，突然路上出現兩個人影，這兩個人影不住向我揮手。怎麼？喪屍竟向我揮手？顯然不是！應該是人，我將巴士停在路邊，待那兩個人影自行步近巴士。

他們快步走近巴士，來到巴士中門旁想上巴士，她們竟然是兩個少女，她們在巴士外呼救：「我們是人類，讓我們上車！」好的，露營巴士限載5人，現在剛剛好了。

我開啟車門讓兩個少女上巴士：「你們是誰？因何在樂園內流連？」

其中一位少女喘過氣：「我們原本來樂園玩，當我們在玩自由落體(跳樓機)時，機動遊戲突然停電了，我們一度被困在機動遊戲上，幸好機動遊戲停在幾層樓的高度上，不然我

們難以爬回地面.....你是樂園的職員嗎？」

「我不是樂園職員.....」我是樂園太子爺，抱歉為遊客造成不便，但我此刻無意承擔責任：「也不是巴士司機，我是你們的救命恩人，小姐貴姓？」

「我叫米婭，這是我的妹妹諾娃。」米婭答道。

「我叫尼爾遜，這位是唐寧，那位日籍保鏢叫秋川貞夫。」我。

「我不是保鏢。」秋川截鐵斬釘地反駁我。

「你們現在要離開樂園嗎？請帶上我！」諾娃。

「現在樂園上有太多喪屍，我們會先前往南邊的懸崖，在那兒吃晚飯時討論如何離開樂園。」我知道直接回答否定的答案只會惹來質疑，所以我以一個較婉轉的方式作為回應。

也許兩姊妹真的餓了，聽見有晚飯吃反而開懷微笑，米婭道：「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我們還有3個同伴留在自由落體上，希望你們幫忙救救他們。」

「你們一行5個女孩子來樂園玩嗎？」我。

「不，他們3個都是男孩子。」米婭。

忽然車尾上的小型喪獸發出怪聲，嚇得兩姊妹眼睛瞪得大大的。

「不要慌，是我家小寵物而已。」我。

「小寵物？可有名字嗎？」諾娃既緊張，也好奇。

「有，名叫小型喪獸，簡稱小獸。」

「.....」唐寧顯然讚好我這個富創意的名字。

雖然不知為何3個男人會讓兩個女孩子在樂園上冒險尋求協助，自己反而留在機動遊戲上，無論如何，我們先駛露營巴士往南邊懸崖，長時間留在原地有機會被樂園閉路電視發現，稍後才去那3個大男孩吧！

問題是南邊懸崖跟自由落體距離甚遠，若將露營巴士停在懸崖上，以步行方式去自由落體救人，恐怕路程太長，風險太高。

聽到澎湃海浪持續拍打懸崖的聲音，便知道我們已抵達南岸海邊，或者可以將露營巴士駛到懸崖上，在懸崖上望海和觀星都是一件美事。

來到懸崖上，我將露營巴士的引擎關掉，緩緩步上3樓觀星台，視野果然良好，南邊的汪洋大海予人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如果在這裡用餐，相信太浪漫了！

在觀星台地板下向上伸出一張長桌，這是一張隱藏的長桌，是富豪進餐前給食客的驚喜，哈，不過桌

上的美食才是重點，美國頂級牛扒配高級薯菜和乾馬天尼 (雞尾酒)，如此組合是我的最愛。

晚餐已預備好，我從開放小廚房將頂級牛扒和飲料帶到觀星台上來：「倘若服務不周，請多包涵。」

縱然是黃昏時段，日落山色卻盡顯雞尾酒的晶瑩優雅。大家陸續來到觀星台享用頂級牛扒餐：「預祝我們早日逃脫成功！」

「請問.....你們會去救我們的朋友嗎？」諾娃打亂了雞尾酒的優雅。

「當然會，問題是我們不能駕駛露營巴士到自由落體，因為樂園內有很多閉路電視，駕駛巴士會惹人注意，其中在地下實驗室的人會傷害我們。」我。

「甚麼？地下實驗室的人是誰？為何要傷害我們？」米婭。

「因為呢.....他們是壞人，所以會傷害我們。」我。

「你帶我去自由落體，我幫你救回你的朋友。」秋川義無反顧地提出。

「我也一起去，我熟悉這裡的環境。」我豈能讓秋川一人在唐寧面前獨領風騷？

「你們是本地人嗎？」唐寧問米婭。

「是。我們是這區的貴族，我們爸爸是這軍區的高級將領。」米婭。

「如果我們能對外取得聯絡，你可以找你爸爸派軍隊來救我們嗎？」唐寧。

「我們的手機斷了網絡，但如果成功聯絡爸爸，他一定會來救我們。」米婭。

我拿起乾馬天尼當開胃酒，再品嚐頂級波士頓牛扒

(以波本威士忌為基酒的雞尾酒跟烤肉的煙燻調性能完美結合)：「我想未必這麼容易，現在樂園外同樣佈滿喪屍，是那個地下實驗室的壞人將喪屍群放出樂園的，說明那個壞人於幕後有財團撐腰，勢力甚至比握有這個樂園的家族還大。」

雖說在末世日子裡進入樂園耍玩的人非富則貴，但超越樂園勢力的人更不簡單。秋川用短柄武士刀叉起頂級牛扒，一口咬下去

(如此對待高級牛扒，秋川你不合格)。秋川續說：「我懷疑幕後勢力來自帝國政府，政府一直想找機會剝削人民財產。」

米婭：「如果社區佈滿喪屍，社會怎樣運作？運作不正常的社會在稅收方面必然欠缺表現？」

秋川：「帝國政府已經不再靠稅收來平衡世界，他們想將人民推向火坑，這樣貨幣便會大幅貶值，持有大批黃金和鑽石 (相對昇值) 的帝國將更進一步鞏固勢力。」

日落西山的景觀的確配合我此刻心情，我的家族擁有黃金的比例遠不及帝國，現在樂園更被外人奪了大半，家族勢力處於力分勢弱的狀態，爸爸，你現在身在何方？

唐寧見我的眼神變得空洞，便按我手背安慰我：「不要緊的，我們必定能逃出去的！」

謝謝唐寧的鼓勵和她做的牛扒餐，過去所有人都想找機會打擊我信心，唯有真愛才會在任何時候給予別人信心，唐寧妹妹，我愛你。

在懸崖上望著日落慢慢昏暗入夜，月光下的懸崖份外淒美，加上少量喪屍在巴士附近安靜行走，此情此景有種夜遊野生動物園的感覺。

米婭拿起杯，一口喝下雜果賓治：「我在想，我們3位朋友現在心裡應該有點著急，可否幫我們救回他們？」

我：「是，我們現在去救人！」

秋川飲過自攜的日本名酒「宮寒梅」後，用餐巾輕抹嘴角：「我嘗試到地下實驗室解除樂園保安系統的警戒級別，但必須先救出米婭3位朋友，因為一旦解除保安系統級別，你們將只有幾十秒時間從主閘離開樂園，之後系統很快會恢復最高警戒級別。」

好吧，我們先救人，回到露營巴士後一起從主閘離開樂園：「問題是，你在地下實驗室處理完保安系統後，如何用幾十秒來到主閘登上巴士？」

「我自有方法離開，你們一見主閘上的紅燈轉為綠燈，便馬上離開。」秋川。

秋川向來都是一個獨來獨往的男人，他自有方法離開樂園，希望在外面能重遇秋川。說罷，我們便按計劃行事，先往自由落體救出3名大男孩。

10 神秘的手機號碼

10 神秘的手機號碼

米婭和諾娃請求我將被困在機動遊戲自由落體 (跳樓機)

上的3個朋友救回來，雖然我同意，但駕駛雙層露營巴士前往自由落體始終比較有風險，畢竟巴士體型龐大，容易被樂園的閉路電視發現，所以我、秋川和米婭3人決定以步行方式前往救人。

路程約走45分鐘，在離開懸崖的路上，愈接近樂園設施就愈多喪屍。若喪屍數量不多，尚且可以繞路避開喪屍，但當喪屍漸漸密集時，繞路已不是一個可行方案，任我們如何繞路都有大批喪屍封路。

秋川乾脆拔出武士刀為我們開路，第一頭喪屍不過是望了秋川一眼，便已屍頭落地。問題是秋川揮刀動作會激起附近喪屍，幸好秋川刀法屬爐火純青，每每手起刀落，一顆又一顆頭顱接二連三瞬間成了滾地葫蘆。

我從背上取出攔截弩作防備，一旦喪屍群集體撲向秋川，便是我帥氣出手之時。

秋川將自己的步法融合在屍群裡，不論往左走往右走，抑或向前向後，每踏進一步都有一頭喪屍倒地，全部屍頭落地，沒有多餘的一刀，也沒有多餘的一語，盡顯秋川用刀的自信。

前來一頭6尺4吋高的壯喪屍，雖是死人，但見它張牙舞爪、孔武有力的樣子，倒是虎虎生風，說不定是這區的屍王。

適逢秋川劍氣早已凝聚在丹田，氣一呼就跺腳向屍王直衝，「轟」！劍氣刮起一陣涼風，屍王隨即灑血如泥，倒地不起，其頭顱隨隨滾向從旁的旋轉木馬，使馬兒們不禁轉了半圈，彷彿屍王心有不甘，給木馬推了一把。

秋川晃了晃武士刀，向前踏步再殺幾頭喪屍，所到之處，沒有一頭能活動的喪屍，如此毫無鬆懈的態度就是武士道，是我愛他的理由。是的，一刻有秋川，也沒有我出手的時機。

見識過秋川的刀法後，我們來到自由落體，這裡既沒有太多喪屍，機動遊戲上也看不見人影，難道那3名大男孩在自由落體上睡覺了？

自由落體乘客座的位置不高，我嘗試攀上去想窺得端倪。秋川沒有跟上來，顯然他現在想保護的人不再是我，縱使我也同意他保護米婭，因為地面上偶有喪屍撲擊事件發生。

我小心翼翼地攀上自由落體的座位區，上到座位區後，我依然看不見人，座位上只有一部手機和一隻貓，為何這裡有貓？我給貓用電筒一照，想看清這貓是否喪貓，偏偏這貓既不怕人，也不怕光，且毛色亮麗光鮮，只是不住向我撒嬌，有點古怪？

隨之來了一陣不尋常的微風，這陣微風來得突然、持續，就像高級空調那樣接連不斷的微風。

雖然奇怪，但我來這裡不是要尋風，是尋人，當我轉身離開時，微風忽然轉強，且不停吹向我，就單單吹向我。同時，那隻座位上的貓不斷用掌輕拍我大腿，宛如有話要跟我說似的。

我身上沒有貓糧，不要碰我！我不想理會貓和風，當我攀上座位區欄杆準備返回地面之際，那部手機

突然響起！

難道是那3個男孩的來電？我連忙拿起手機，通了話：「喂喂，你是米婭的朋友嗎？」

「是，我是！終於等到救兵了！」手機裡的人。

我立時向米婭高舉手機，向她表示我發現到要找的人。

我繼續通話：「你們在哪兒，我們來救你。」

手機裡的人：「我就在這兒，我.....我不知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怎麼一回事，但先不要理會是怎麼一回事，先告訴我你在那兒？」我。

「我就在這兒，我不知怎樣告訴你，我的.....我已在你手裡了！」手機裡的人。

請不要在危難的日子玩惡作劇電話好嗎：「你所指的這裡在哪裡？是在自由落體上嗎？」

「是！我在自由落體上！」手機裡的人。

「那麼你在自由落體哪個位置，我看不見你，是在哪個座位下面，抑或機動遊戲控制室內？」請不要語無倫次。

「我不在控制室！應該怎麼說？」手機裡的人。

「你是誰？真的是米婭的朋友嗎？你叫甚麼名字？」我。

「傑恩，我叫傑恩！我的手機快沒電了！」手機裡的人急不擇言。

「傑恩？好，既然你知道手機沒電，那麼你快告訴我你在哪兒？」我向來對語無倫次的人沒有好感，我不要看見他們的臉：「你可否具體一點告訴我你的位置？」

「我，我就在你.....」說到這裡，我手上的手機也沒電了。與這樣的人終斷通話也許是好事，至少可以省我一點時間。

我舉頭望向自由落體上方，又扒在地上探探每一座位下面，就是看不見人：「喂喂，這裡有沒有人？」

可惜沒有回應，自由落體上就只有一隻很纏綿的貓，牠不厭其煩地用掌輕拍我大腿：「好了，我不會帶你走，一旦我帶上你，你就會一直拍我！」

我這樣跟貓說話，其實已敗露了我氣餒的心情。當我攀回地面後，我羞愧地拿著手機向亞婭道：「剛才你的朋友致電至這部手機，但他一直無法告訴我他的位置，之後這部手機沒電了.....」

「不可能！樂園的網絡早已被管家切斷！」秋川言之有理。

我取出自己的手機就確認了秋川的話，難道我剛才是感覺失調嗎？忽然，有毛茸茸的東西觸摸我腳跟

· 是剛才那隻貓，牠在我兩腳之間穿插，說明我剛才不是思覺失調。

米婭：「你們有充電器嗎？把手機充了電，便能檢視來電顯示，回撥便能找到傑恩！」

我好奇地問：「你沒有他的號碼嗎？你不是他的朋友嗎？」

米婭面有難色：「我是他的女朋友，當然有他的號碼.....」

我喜出望外：「好了，你現在就致電給他！趁他手機尚有電力。」

「你手上這部手機便屬於傑恩，所以我們須要知道傑恩現時手上那部手機的號碼。」米婭扒耳搔腮。

「你有另兩個朋友的手機號碼嗎？」我問。

「有，但都打不通。」米婭。

對，正如秋川所言，管家已將樂園內的網絡切斷了，但既然網絡切斷了，傑恩又因何能夠來電？也許給傑恩的手機充電，檢視剛才的來電號碼，才能找到真相！

既然找不到傑恩等人，我們決定沿路折返，沿路上的喪屍大多都被秋川收下，只要回到巴士，就有充電裝置。

路上我問秋川：「你的刀法從個學來？」

秋川：「我沒必要回答你。」

雖然不知道秋川為何一直對我隱瞞有關他刀法的事，其實我在管家口中略知一二，秋川的刀法是從他的義父習來，他的義父是山口組一名「若頭」（組織內第三把交椅、執行部），他將兒時的秋川收為養子，目的是要將他訓練成黑幫殺手。

我轉向米婭：「剛才用手機跟我通話的人自稱是傑恩，證明那通電話不是惡作劇，但為何他一直無法告訴我他的位置？他只說「我就在這兒」，但我在自由落體上呼喊，如果他真的在自由落體上，為何不回應我一下？」

米婭：「我也不知道，他雖然.....放蕩不羈，但在危難關頭也不至於鬧著玩。」

我：「另外兩位朋友呢？他們叫甚麼名？」

米婭面露憂傷：「哈利和米高，哈利是諾娃的男友，三個男孩子跟我在同一所大學修讀金融，後來哈利追求我妹妹，直至寒假來臨，我們便一起來到這個樂園玩，沒想到會弄成這樣。」

是的，沒有人想到管家會出賣我的家族，更沒有人想到有一個家族會將所有資產換成黃金和鑽石，然後讓全球貨幣貶值，目的是用物價來操控世界。

當再次聽到海浪聲，便意味著我們已回到懸崖，我的攔截弩始終沒有大顯功架的機會，奇怪的是，那股在自由落體感受到的微風依然吹著我。

回到露營巴士，我第一時間上了主人房，那裡有充電器，但奇怪的是，在巴士內我仍感到那陣持續的微風。

我將傑恩的手機接駁充電線，啟動手機。米婭和諾夏也來到了，或許她們可以幫忙查證來電者的身份。

待手機的啟動畫面完成後，我將介面點進來電記錄上，可惜來電號碼被隱藏了，所以我們無法回電予來電者，也不曉得在自由落體時，是誰致電給這部手機，唯一證實的是我曾用這部手機接過一個來電。

米婭和諾娃見沒有來電號碼而顯得惴惴不安，就在這時候，手機再次響起！我立時看來電顯示，這回終於有來電號碼了，然而這個號碼讓全部人嚇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竟然會這樣？」

秋川抱住那隻在自由落體上撿來的貓，當他望見來電號碼時也呆了，來電號碼正是傑恩本身的號碼，是傑恩用自己的手機打給自己嗎？抑或我手上的手機，其內的電話卡被來電者取走了？

我馬上接通電話，啟動擴音器，讓米婭親自給對方問清楚。

「我是傑恩，我就是傑恩！」手機裡的人。

「你在哪裡？」米婭問了跟我一樣的問題。

米婭續問：「你現在身處何方？」不要給我猜中又是那句「我就在這兒」。

「我就在這兒！」不出所料，果然是一個笨蛋。

「你可以現身給我們看嗎？我們在這兒看不見你。」米婭緊張起來。

「我就是這部手機，我.....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你，當你們離開自由落體後，我被人變成了這部手機。」傑恩。

「你們.....怎麼會.....」不單是米婭和諾娃，連見慣大場面的我和秋川也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應。

傑恩續說：「這隻貓就是米高本人，你們現在感到那股微風就是哈利.....我們都被人變了別的東西，我們也不知為何會這樣，請救救我們！」

這回好了，當尖端科技達至放縱時，人類才會承認渺小，問題是誰給他們變了身？事情似乎變得更撲朔迷離。

11 噢！爸爸我愛你

11 噢！爸爸我愛你

我和秋川成功將米婭3個朋友從機動遊戲自由落體上救回雙層露營巴士，然而這3個朋友被變成了手機、貓和風，至今我們仍沒有甚麼頭緒去幫助他們恢復身體。

在巴士下層後方的會議室裡有一張U型黑色純棉沙發，U型沙發的出口對著開放式廚房，所以這個會議室通常是我用餐的地方。U型沙發的弧位上方有一部投影機，銀幕可以從會議室與廚房之間的天花板上伸下來，但我不喜歡在這裡看電影，因為在主人房有一台32吋大電視，在那兒躺著看電影才暢快。

我領各人來到會議室，一起討論如何幫助這3位變形朋友回復人形，討論中唐寧一直沉默不語。

手機是傑恩：「變成手機之前，我曾在自由落體上聞到一股怪異氣味，不久就睡著了，當我醒來後，就變成一台手機，米高和哈利也變成了貓和風。」貓是米高，他發出「喵」的長叫聲；風是哈利，他吹起涼快的微風，二人彷彿和應傑恩的說法。

米婭雙手握住裝滿熱巧克力的杯：「我們很難知道那股怪異氣味是甚麼，即使知道，也不等於有助傑恩他們恢復原貌。」

秋川沒有在沙發上，他斜倚廚櫃：「是催眠氣體，顯然是有計劃行事，我認為是地下實驗室裡的人用傑恩他們做了變身的實驗。」

「甚麼實驗要利用我們？我們只是遊客！現在米高變成了貓！叫我們以後怎樣？」諾娃緊抱貓兒身男友，是米高才對，使米高一直喵喵叫，不過米高維持做貓可能比較好，《人貓之戀》是具吸引力的小說題材。

想到這裡，米高的喵喵叫忽然轉了調，轉為吼叫式的喵，難道貓真的有第六感，知道我在想甚麼？非也，是有一頭蝙蝠型的小型喪獸出現在巴士窗外，雖然從體形上看，是屬於小型，但牠用兩爪猛烈拍打防彈玻璃窗，使窗戶發出「隆隆」聲，又用利爪割向強化碳素車殼。

巴士是否承受這種持續的攻擊，還看喪獸被注射的生化激素是甚麼級別，如果注射的是4A級，這樣，儘管是小型喪獸，同樣有能力擊破防彈玻璃，4A級是巨型喪獸專用的生化激素。

想到這裡，被持續猛擊的防彈玻璃窗開始發出不妙的碎裂聲，若防彈玻璃真的被衝破，我們必死無疑，因為車外不知不覺間已聚集了一大批喪屍。

這時候，有另一頭小型喪獸從巴士三樓觀星台上撲下，從後一頭咬住蝙蝠型喪獸的頭顱，又用兩手扣住對方雙翼，這下突如其來的伏擊相當成功，使蝙蝠型喪獸瞬間處於劣勢，動彈不得，「撲」的一聲被壓在地上。出手的小型喪獸正是一直伏在車尾引擎上的「小獸」，不枉秋川給你飽飯吃。

然而優勢只能保持30秒，戰情出現急轉，有近十頭喪屍集體撲向小獸，是蝙蝠型喪獸發出的高頻聲召集了這些喪屍迫近小獸。小獸氣力雖然很大，一手抓破一頭喪屍的手臂，奈何以寡敵眾難以取勝，小獸只有兩爪，同一時間內難敵愈來愈多的喪屍。

小獸決定鬆開蝙蝠型喪獸，這是明智的策略，因為當小獸鬆開對手時，對手即趁機飛走，喪屍群也跟著蝙蝠型喪獸的高頻聲離開，讓小獸成功突圍。

小獸揮舞兩爪，一爪向前劈掉一喪屍的頭，一爪轉身直插另一喪屍肺部，使屍血像芝麻糊般灑滿地上，如此電光火石的反擊，說明了小獸擁有強勁戰鬥力。小獸一連擊敗多頭喪屍，直至牠見喪屍群陸續散去，才放下兩爪，若無其事地返回車尾，抓住引擎睡覺。

在牠展現戰鬥模式以前，我完全沒有想過小獸也有智慧，此時，唐寧終於開口了：「小獸本身也是人類。」

「甚麼，喪獸怎麼是人類？」我是樂園的太子爺，據我所知，喪獸是從動物基因突變中培植出來，怎麼會是人類？」

「我想起自己以前在地下實驗室工作的一些事。」唐寧逐漸恢復記憶。

唐寧續說：「在巨額投資和多年究研下，生化科學終於取得驚人突破，科學家成功將人類的靈魂從大腦中抽出，雖然不是百份百成功，一旦成功抽出靈魂，便能將之植入人造腦(用活人腦組織改造而成)，再將人造腦放入不衝突的喪獸頭部，人的記憶(靈魂)便能完全放入喪獸身上。」

「用活人改造成喪獸是違反樂園條款，爸爸作為集團主席，他必定反對。」我怒不可遏。

「錯了，你爸爸聘用我，就是為了參予這項實驗。」唐寧終於想起了我最不希望知道的事。

「生化手機、生化貓和生化風，也是這項實驗的成果。」唐寧不應該在巴士內說出真相，這樣，難免要承受米婭和諾娃對她怒目而視。

幸好是深宵時份，大家何不先睡一覺？我向大家建議：「現在大家都累了，不如先去休息，明天再作討論，我給大家分房吧！」

我理解唐寧只是參予了研究項目的其中一部份，將傑恩變化手機的，必定是另有其人，說不定是管家！

不過這時候將我知道的事說出來也無補於事，所以我領大家上巴士上層：「米婭和諾娃，你們睡尾房吧，那房間比較大，是雙人房。唐寧，你睡中房吧，雖然房間較窄，但房內同樣有一張雙人床，蠻舒服的。至於秋川，跟我一起睡車頭的主人房吧，那裡除了三面環窗，還有玻璃天花供人望著星空入睡。」

但秋川拒絕了我：「不，我自己在會議室的沙發上休息便行。」沒想到秋川對我如此冷淡，好吧，我懂的，你是浪人嘛，隨便你。

子夜，我回主人房看了一部1988年的動畫《阿基拉》，動畫雖然年代較遠，卻是經典，我尤甚喜歡電影中的科幻背景，推出後對世界產生迴響。

累了不等於想睡。隨手關掉電視機，躺在床上望向透明天花後面的星際，人算甚麼？縱然我是樂園太子爺，家族一度位列羅斯柴爾德、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後面，家父更是享負盛名的樂園大亨。如今.....爸爸啊！我只想見見你，我很怕，我不知道現在應該怎樣做.....

小時候的我很搗蛋，最喜歡將爸爸八世紀的金幣偷偷放進馬桶的水裡去：「爸爸，不要罵我，我正在做科學實驗，我證明了金幣是沉落水底的。」其實我渴望爸爸能主動跟我說話，我，我妒忌爸爸愛金幣多過愛我。

想到這裡，忽然有人叩門，是爸爸嗎？我從雙人床起來，伸手趟開了門，原來是唐寧妹妹：「怎麼了？睡不著？想起我嗎？」

「你覺得讓人類進步是正義的想法嗎？」唐寧垂頭問我。

「我想，這個.....讓人類進步沒有分正義與不正義，或者人類的進步，本身也不一定正義。」我停頓片刻後又說：「因為有時，人愈認為自己進步，愈容易掉進深淵。」

「我參與生化研究，是希望人類有一天可以製造生化器官，幫助殘障人仕不再依靠金屬或塑膠義肢，讓他們恢復正常人的身體和自信.....沒想到，最終傷害了更多人。」唐寧說話期間眼淚汪汪。

「不要緊的，但怎樣讓風注入意識？」我好奇一問。

「你是在安慰我嗎？」唐寧收起眼淚。

「哎，是的，有人類意識的風最適合安置在空調裡.....」我口吃了。

唐寧笑了：「人類的靈魂被大腦內一些電磁波拉住，所以一般人的意識都留在大腦裡，但當大腦的電磁波下降、因死亡而停止或被另一股更強大的吸力拉出時，人類便會出現靈魂出竅現象。重點是每組大腦電磁波都對應特定的靈魂，所以要先分析每顆靈魂對電磁的反應。」

唐寧開啟自己手機的筆記續說：「至於生化風之間，存在著一股電磁波，用以拉住哈利的靈魂，與及其波動性產生不同程度的風。」

「生化風之間用甚麼作導電體？是金屬嗎？我們只要找到這些金屬，便能擊破風裡咒語！」我興奮地說。

「千萬不要這樣做，導電體不是金屬，是水份子，若然破壞水份子的組織，有可能讓哈利的靈魂煙消雲散。」唐寧果然比我細心，我又問：「靈魂是物質嗎？」

「物質的定義過去是錯誤的。」唐寧的研究確實震撼了我的知識：「宇宙裡其實不存在物質，物質只是使人類活動受阻的一種力.....上帝和人類的意識與活動也是一種力，只是力的層次不同而已。」

「好了，太抽象的事我聽不懂，我大學是主修金融政治.....我們可以怎樣救回傑恩？」我轉移了話題。

「既然是靈魂出竅，便說明傑恩他們的身體仍有可能被保留，保留在地下實驗室裡，也有可能被棄置。」唐寧舉頭望向天際，彷彿向天上的父祈禱。我想，傑恩應該及早適應當手機，因為管家很喜歡丟東西。

我知道唐寧心裡怪責自己，但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為了開解唐寧，我對她建議：「我去廚房取些小吃，一起邊吃邊看星好嗎？」

見唐寧點頭讚好，我走到下層廚櫃找小吃，忽然，我感受到地板上有一陣陣震動，繼而發現有一龐大身影出現在懸崖上。龐大身影續漸迫近，我見其胸前插著一支銀箭，牠是曾經在爸爸書房裡襲擊過我的喪獸，真是冤家路窄，我慌忙取了小吃回到主人房，預算要用主人房的電腦系統操作巴士行駛。

當我回到主人房時，唐寧因怕被喪獸發現而躲在床邊下面。我蹲下安慰她：「不用怕，巴士上的防彈玻璃窗具有單向透視、防窺隔聲、防曬隔熱等功能……」

唐寧聽到單向透視，心才鬆了點，但大型喪獸有能力擊破防彈玻璃仍是問題。我和唐寧跪在床邊，見大型喪獸已經來到雙層巴士旁邊。大型喪獸非常高大，身高超過3米，牠的頭正好對著我們眼前的窗，使我們近距離目睹牠的面貌。

牠的樣子相當醜陋，肌肉也龐大得跟身體不成比例，兩肩上都有大角和長滿小長，這些角像犀牛角，手臂上有刺青，甚麼？喪獸有刺青這麼潮？我仔細觀看這些刺青，上面寫著一首詩：「噢！爸爸我愛你，因為你，我才衣食無憂，你的臉美如酒，不論如何氣候，我的錢也很足夠。」正是我小時候寫給爸爸的詩。

12 眼淚來自靈魂

12 眼淚來自靈魂

為何在一隻巨型喪獸的肩膀上會紋有一首我童年時寫給爸爸的詩句？我和唐寧在雙層露營巴士的上層主人房內從單向透視的落地玻璃窗觀察這隻喪獸，是的，牠與其他喪獸很不一樣，牠是份外安靜，雙目帶著傷感，不像其他喪獸般，長期停留在極度憤怒的狀態當中。

這隻巨型喪獸緩緩走近巴士車頭，面向玻璃窗跟我們對視，我肯定牠是看不見我們的！

「牠在觀察我們嗎？」唐寧輕聲問我。

「不用擔心，牠是看不見我們的，但牠一直望向主人房確實有點奇怪，這主人房是本少爺的秘密基地，我過去每次跟爸爸吵架後都會躲在這裡.....且慢，你看見牠的面上有水流出來嗎？」

唐寧呆了一會：「怎麼可能？牠.....這不是水，是牠的眼淚，牠在流淚！」

「喪獸是不會流淚的，雖然牠是由活人改造而成.....」我支吾以對地回應唐寧。是的，爸爸曾經反對集團用活人改造成喪獸，但唐寧則不這麼認為，事實上，在技術上是可以將活人改造成喪獸，反對只是一束聲音，並不代表是結論。

牠的眼神彷彿在說話，且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是誰總帶著傷感，尋找他一直失去的東西？儘管喪獸的身體是如此強勢。

巨型喪獸沒有惡意，牠逗留在巴士旁不到5分鐘就孤獨地離去。我的確有幾稀憐憫之情投放在這頭喪獸的靈魂裡，因為牠令我想起爸爸，他們走路時都不把頭回一下，為何你總不回頭望我一下？

喪獸離開後，米婭和諾娃從尾房過來：「剛才我們看見有一頭喪獸在巴士旁。」

「我們也看見，但牠沒有惡意，可能只想來照鏡子，看看自己今天有多醜陋。」我。

PS：筆者小時候時常思想一條哲學，問題簡單得連小朋友也懂，答案卻涉及宇宙奧秘：我們是怎樣控制身體？例如我舉手，是我想舉手，手便舉起來嗎？不，當我們去「想」時，手是不會舉起的，唯有我們真的去「舉手」，手才會舉起來。

我們活動身體時從不去思想控制身體上哪塊肌肉，例如喝巧克力，我們只要有此意識，隨手便將杯子拿向嘴前，一口一口飲下去，過程中何時思想過我們是如何控制身體？又何曾學習過控制身體？我們連「舉起手」一個簡單動作中涉及多少塊肌肉都不知道。

說不定我們不是在控制身體，而是身體配合我們的意識去活動，若身體不聽你指令，那麼任我們如何想活動，身體仍然靜止不動，不由你的意識

(靈魂)作主。正如聖經中：「上帝說要有光，便有了光。」其實上帝不必說話，光也會被創造出來，「說」是為了便於摩西將事件寫入創世記。

「如何控制身體」只是一條哲學，回到小說吧！

我來到巴士下層會議室找秋川：「你看見剛才那頭喪獸嗎？牠竟然會流淚！」

秋川邊清潔他的武士刀邊回應我：「說明他是真漢子。」

我：「流淚才是真漢子？你在顛倒乾坤嗎？」

秋川：「懂得思想的人才懂得何時流淚，流淚讓人提昇情感的層次。」

我：「抱歉我為人比較理性，難解你的理論，但那頭喪獸肩膀上紋有我的詩句，這又是怎麼一會事？」

秋川收起武士刀：「我對你的詩毫無興趣。」

秋川給我潑一頭冷水，好吧，你的興趣是武士刀，我回去找唐寧談心好了。

我回到主人房，叩門後輕輕趟開，見唐寧已經睡著了，且睡了我的主人床，也許這幾天她承受的壓力真的太多，累了要好好睡一睡，爸爸聘用她做生化研究，出來的結果卻違背了她原本想幫人的好意。爸爸，為何你要將人類變成喪獸？可知道活在喪獸裡的人是何等悲哀？

我想一個人，想一個人靜靜地思想，已不想談心。我輕輕步出主人房，來到中房，坐在床上，望出窗外，但又不想看自己的愁容，下意識把房燈關上，窗子隨之將月兒呈現到海面上任其隨波逐流。人生也是隨波逐流的嗎？爸爸，你現在在哪裡？為何你忍心離棄我？

流淚為何會讓眼睛疲累？是誰的意識讓眼淚流出來？我不想流淚，累得讓我很想睡，不料又有人叩門，我擦掉男子漢的眼淚，把身體挺起來，趟開了門，原來叩門的是米婭。

「噢！抱歉，我以為是唐寧.....」米婭呆了一下。

「我跟她調了房，你找她有甚麼事嗎？她在車頭主人房熟睡中。」我還擔心米婭來找唐寧晦氣。

「我想向她道歉，我不應該將傑恩的遭遇全部歸咎於唐寧，她只是參與研究的其中一部份.....」米婭悵然若失地站在門前。

「是的，唐寧只是一名研究生，她未必知道太多內情。」其實聘用唐寧做研究的人是我爸爸，米婭應該怪責我，但我明智地暫時隱藏真相，待大家離開樂園後才會公佈我是樂園太子爺的身份。

「我想當面向她道歉.....」米婭。

「不如你明天負責做早餐，這樣可以表達你的善意。」我。

「樂意之至。」米婭微笑點頭。

「開放式廚房的冰箱裡有雞蛋、麵包、火腿、香腸和牛奶，可以做三文治。」我。

「好啊，謝謝你！」說罷，米婭放下沉重心情回尾房休息去。

米婭的沉重心情不知不覺間轉移到我身上，因為我是樂園太子爺，我有責任讓傑恩和其他受害人恢復

原來的身體，我的確有這樣的決心。

看見窗外的寒風沿海面吹到懸崖上來，雖然吹不進露營巴士，卻使我累了又不想睡，其實我想到廚房弄個杯麵吃，我記得廚櫃裡有紫菜可以當配料。

來到廚房，我見秋川尚未睡覺：「你怎麼不睡？跟我一樣無法安心去睡嗎？」

「已睡了。」秋川像打坐般坐在沙發上。

「怎麼？現在才凌晨3時！」我以為秋川跟我開玩笑。

「我一天只睡3小時。」秋川關掉手上的平板電腦。

「用平板看照片嗎？」我背向秋川，邊弄杯麵邊問：「怎麼紫菜不見了？」

秋川對我兩條問題都不作回應，為了給冷場加溫，我將杯麵加水後放入微波爐：「現在沒有網絡，怕且你不會用平板看喪屍小說嘛.....你可曾找過你的親生父母嗎？」

「他們被我的義父殺死了。」沒料到秋川會如此坦白，更料不到秋川的義父是他的殺父仇人，又是他的劍道師傅，這種關係實在千絲萬縷。

為了避免尷尬，我弄好杯麵後快閃離開，回到中房吃過杯麵後就睡了。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故事，沒有貧富貴賤之分，太子爺如此，窮褲子也是如此。

我不像秋川一天只睡3小時，我一天睡12小時才滿足，但每天的清晨都比我期望的早到，米婭也親自來喚醒我，迫使我從夢中出來：「米婭，辛苦你清早起來做早餐給我吃。」我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太子爺。

來到巴士觀星台一起吃早餐。我在各人面前向米婭道謝一番：「謝謝米婭為我們做早餐，三文治做得很美。」我眼尾留意到唐寧一直愁眉不展，好了，你不要再怪責自己了。

諾娃放下膝蓋上的貓，哎，是米高才對，繼而幫唐寧添了些牛奶，這兩姊妹的善意攻勢似乎夾得很好。

唐寧用微笑回應，接過牛奶後對秋川道：「當我們離開樂園的時候，請你把我一起帶到地下實驗室，我記起傑恩他們的身體被人儲放在一個冷藏實驗室裡。」唐寧的失憶症將近完全恢復，這有助我找回爸爸。

「我們今晚便離開。」秋川神情自若地回應米婭，他總對任務充滿自信，盡顯日本武士的風範，從不推搪，從不猶豫，處事也從不拖泥帶水，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吃日本紫菜。

「麥柏蘭和格拉咸都在地下實驗室，且有不少持槍保安員，你萬事小心。」我叮囑秋川特別留意管家，管家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智慧老人。

秋川很有效率地吃完早餐，然後帶著像五餅二魚的餅去餵養小獸，我的意思是秋川的餅乾為何總是吃不完？無論如何，餵養小獸是個好習慣，總比餓著一頭喪獸在身邊好。希望不要給我說中，秋川有意帶小獸一起到地下實驗室，因為小獸的真身也可能在地下實驗室裡。

13 魯莽

13 魯莽

假設你相信宇宙大爆炸，那麼你認為先有大爆炸，抑或定律？

若你認為宇宙是根據定律來爆炸，那麼我再問，先有定律，抑或智慧？

若你認為有智慧才能策劃定律，那麼你認為先有智慧，抑或意識？

若你認為智慧只是提昇意識的工具，不是主體，那麼，宇宙中有一股用宇宙定律、智慧和能力來穩定宇宙運作的意識，這股意識會否就是造物主？

宇宙隨神的心意 (意識)

運作，身體隨人的心意活動，分別在於人的心意無法全然掌權身體，至少我們無法阻止身體衰老，宇宙也不能獨善其身，必須運行在定律之下，說明神和人兩股心意在層次上有所不同。

無風不起浪，根據能量守恆定律，宇宙不能無中生有。復活節到了，我們先回到小說吧！

昨晚我和唐寧等人，看見一隻臂上紋有詩句的巨型喪獸在巴士旁經過，這首詩是我小時候寫給爸爸的。同時，秋川也決定在今晚潛入地下實驗室，計劃將樂園保安系統的最高級別取消，好讓我駕駛雙層露營巴士從樂園主閘逃出樂園。

在巴士上待得太久，漸漸覺得有點乏味，於是我取出攔截弩，想玩玩「獵屍遊戲」。步上觀星台，舉起攔截弩，一連幾箭射下數隻喪屍，是的，我是大學箭藝會的成員，技術當然不容置疑。

說來有點滿足，想再找些獵物把玩一番，我舉起攔截弩，從瞄準鏡中尋找獵物，忽然看見在遠處一棵樹下，有少女抱著貓。怎麼？諾娃竟然獨自離開露營巴士？還幾乎被我一箭射下！

幸好我是一個處變不驚的箭手，我不敢大聲呼叫她，因為這樣做會招惹崖上的喪屍，也不敢獨自離開巴士找諾娃，我是一個不會為無知少女捨命的闊少爺。我將一支銀箭射到諾娃腳前的草地上，為要給她發出友善提醒。

諾娃被我突如其來的銀箭嚇了一跳，當她回頭望我一刻，我向她打手勢示意她馬上返回巴士！又用手指指向附近的喪屍。

我以為我的指示已經很明確，無奈諾娃一意孤行，抱著米高一直走到懸崖上長有仙女木小花的草坡上去。諾娃妹妹，我知你在巴士上待得太久，也不要再在危難關頭跟米高一起賞花去。

見諾娃完全無視我，我便跑到巴士會議室找秋川：「快，諾娃離開了巴士！」

沒料秋川的反應，比我更處變不驚：「容她吧。」

「怎麼？懸崖上有不少喪屍！」我理解秋川對別人總是奉行本我主義 (人遵循快樂原則的心態)，我不得已找米婭幫忙勸導諾娃回巴士。

米婭聽見妹妹擅自離開巴士也十分焦慮，立即隨我一起去找諾娃。諾娃的行為遲早會鑄成大錯，是次她將薄弱的危機意識表露無遺。

我和米婭來到諾娃面前，米婭牽著諾娃的手：「你在這裡做甚麼？快回巴士！」

諾娃撥開米婭的手：「巴士很局束，我不想再留在巴士內，我想和米高在這裡坐一會。」

米婭：「你不要太任性，一旦被喪屍襲擊，怎麼辦？」

常言道，弱小和無知都是原罪，我取回先前發在諾娃腳前的銀箭，來到她面前：「是啊，我也不想為了你一直留在巴士外。」

諾娃聽我這麼一說，態度變得更強硬：「你們喜歡回巴士便自己回去，不要找我麻煩！」

此刻顯然是你在找別人麻煩。「對對對，是我說錯，諾娃乖乖回巴士。」口不對心是我的風格。

不料，忽然有一頭喪屍從樹後向諾娃直撲，我和米婭都來不及反應，就在千鈞一髮間，一下熟悉的刀影，以亮光姿態給來犯者一刀劈下，是的，劍客正是秋川，他總在危急關頭破殼而出。

好了，現在只剩唐寧留在巴士，何不找她出來一起野餐？我當然不會如此說出口，諾娃卻說出女孩子的心聲：「我想洗澡，但哈利變成風，怎麼辦？我信不過他的為人！」(現實世界裡的風是沒有五官的)

也對，金融才子的閒情一向與比堅尼掛鉤，甚至比港元與美元鉤得更緊，我亦信不過哈利，但諾娃將自己的風險兌換成談判籌碼，迫使我們保障她的私隱權，也不見得很客氣。

大概見我們周旋得太久，唐寧也離開巴士，出來了，但你有沒有帶三文治？我們一起野餐吧！唐寧是個科學家，她給諾娃想出一計：「不用擔心，哈利會乖乖待在主人房裡。」

哈利會待在主人房？誰可以抓住風？我好奇地聽著唐寧的解說：「生化風是靠氣流中水份子的電流運作，若電力持續消耗，哈利的風終必失去動力，繼而煙消雲散，為此，我預備了一個密封的盒子，讓他待在裡面，晚上攜他一起到地下實驗室，給他的靈魂從氣流中回歸真身。」

對，手機要充電，貓須吃糧，唯獨巴士上沒有供生化風補充能量的裝置。不要看唐寧人靚聲甜，耍起手段來也蠻絕。她成功跟諾娃達成協議，讓諾娃步回巴士，哈利也不得不妥協進入盒子，隨之，一陣微風從我們頭上滑過，吹進唐寧手上密封的盒子裡去，金粉在盒子封蓋後仍然翻滾，證明哈利已經進入盒子。

談判總算順利，眾人回到巴士。我在上層走廊答謝唐寧出手相助：「謝謝你唐寧，不是你想出的主意，恐怕我們難以勸服諾娃。」

「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我不應該參與生化研究。」唐寧依然感到內疚。

「不要將責任全部歸咎在自己身上，我們今晚便會將三個大男孩的靈魂移回自己的身體裡去。」我安慰唐寧。

「你的爸爸就是昨晚那頭喪獸。」唐寧。

「不要開這個玩笑，我爸爸一直反對將活人變成喪獸，你不了解他，他是樂園大亨！」我無法接受爸爸是喪獸的事實，也不接受昨晚爸爸來過懸崖，更不接受他一直望著巴士主人房流淚是為了想見我一面！」

唐寧被我過熱的反應嚇呆了，她點下頭：「無論如何，今晚你會看見你爸爸的真身。」說罷，就退回自己的房間去。

雖然唐寧的記憶接近完全恢復，但我希望她記錯那頭喪獸就是我爸爸，同時我又希望她記對我爸爸恢復真身的方法。人是矛盾的，世界卻率直得很，沒有一刻慈悲可言，這裡是人類成長的空間。

步上觀星台望海，望海可以散心，望了很久，直至夕陽，來到黃昏，兩者都不優美，只有淒美，淒在我心美在天，天色卻不了解我，蒼天請不要安慰我。

想了又想，不知不覺睡著了，現在是凌晨1時，秋川和唐寧已準備好前往地下實驗室。既然爸爸的真身在地下實驗室，我又怎麼可能待在巴士裡？雖然我知秋川不會贊成我跟他到地下實驗室，因為他須要我駕駛巴士到樂園主閘。

我從觀星台走到米婭的尾房，想將駕駛巴士的任務交予米婭：「不用擔心，這輛巴士有自動行駛功能，我已將樂園的地圖輸入巴士的電腦系統，它會按照我預先輸入的指令在1點30分自動抵達樂園主閘。」

米婭和諾娃聽後仍有點不安：「怎麼？一旦路上有喪屍群攔路，怎麼辦？」

我：「巴士的導航系統和雷達裝置會自動繞過任何障礙物，即使屍群佈滿路上，巴士的馬力仍足以輾過所有喪屍，所以你們不用擔心，巴士上三支鏡頭的影像會傳送至我的手機，我會用手機遙控巴士，保證你們在適當時候到達樂園主閘。」

米婭聽後沒有反對：「但我.....」

我趁她說出完整句子前表明了我的心願：「我爸爸的身體就在地下實驗室，我必須親自去找它。」

米婭無可奈何地聽從我的吩咐：「你們只管留在尾房，巴士會將你們護送到主閘，不用擔心。」

聽罷後，我離開尾房，回到觀星台，觀察秋川和唐寧的行動。是的，我見唐寧手上攜有裝著哈利生化風的盒子，傑恩手機應該放在她的口袋裡，至於秋川，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唐寧前面，為她開路，小獸跟在二人後面，他頭上有一隻貓，是米高。

在他們離開我的視線範圍前，我從巴士觀星台走到地面，手持攔截弩，遠距離跟在秋川他們後面。

走了一段路，來到一個叢林，遍地都是倒下的喪屍，說明秋川他們沿這條路走向地下實驗室，但這條是繞路，因何要繞路而不走直接的路線？

再走一段路，快要穿過叢林，但叢林外有行走的喪屍，地上卻沒有倒下的喪屍，說明他們沒有走出叢林，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沒有離開叢林嗎？往哪裡去？難道我被他們走掉了麼？加上他們不是走直接的路線，我難以估計他們走到哪兒去，怎麼辦？

忽然，有人將武士刀從後架在我頸上。好了，這個年代，就只有秋川會用武士刀執行任務，我回頭一看，正是秋川。

他嚴厲地對我說：「你應該留在巴士裡。」

「我知道，但現在既然我已來到這裡，何必要我走回頭路？且要你一人背著我爸爸的身體走到主閘，我於心不忍。」我用楚楚可憐的樣子請秋川讓我一起到地下實驗室。

秋川收回武士刀：「我不管你的生死。」

我不須你管我的生死，只須你將我面前的喪屍全部掃除即可。這樣，我們一行三人向地下實驗室進發。

爸爸，你等我，我現正來救你！

14 喪鯊水族館

14 喪鯊水族館

夜深，煙霧般的雲層遮掩原本皎潔的明月，月下叢林裡，蟲仍鳴起，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因為現正處於冬季，怎麼昆蟲不再冬眠？沒錯，是因為水源污染使昆蟲變種，基因突變使牠們失去辨認氣候變化的能力。昆蟲紛紛死去，變成蟲屍，大量蟋蟀、獨角仙、蜻蜓和蝴蝶的碎片遍佈地上。

來到叢林出口，我始終無法避過秋川的眼目，被他發現。幸好他沒有阻止我隨他和唐寧到地下實驗室，或者他也理解我要找回老爸真身的決心。我決不容爸爸永遠活在喪獸軀殼裡。

「沒想到小獸也同行，他當我們的護衛嗎？」人尷尬時總想找話說，希望中和現場氣氛。

「小獸的真身可能被人收藏在地下實驗室。」唐寧輕聲回應我，生怕驚動周圍的喪屍。

是的，喪屍對聲音很敏感，尤其高頻，所以叢林裡特別多喪屍，尤其有蟋蟀叫聲的地方。

我們終於穿過叢林，進入機動遊戲區，這段路可說是風險最高的一段，因為這個區域架滿保安監視器，幸好秋川比我熟知每支鏡頭安裝的位置，這些鏡頭原本用來監視街頭喪屍表演，如今樂園已經變成屍城，喪屍表演都變成真人秀，只是萬料不到主演名單上有我的份兒。

小獸邊行邊跳，看來牠真的很喜歡機動遊戲，牠彈地而起，一躍跳上沖天海盜船的乘客座上。抱歉海盜船現已停航，不能為閣下提供服務。然而小獸依然起勁，像個樂園昔日的小遊客，兩手抓住座位扶手不放，儘管海盜船已經停駛，小獸的傻頭仍然前後擺動，彷彿海盜船仍在運作，這不是「自High」作祟，又是甚麼？

小獸沒有一隻喪獸應有的霸氣，反像個小孩子。

好了，小獸，時候不早了，趕路吧！小獸十分聽話，又從海盜船上一躍跳下，來到地面跟我們會合，真想給小獸的活潑寫個「服」字。

沒想到小獸被秋川的餅乾征服得像貓咪一樣，餅乾真是攜獸同行必備良藥。

順利通過機動遊戲區，來到喪鯊水族館。這個館在昔日有變種鯊魚吃喪屍的表演，問題是，為何秋川要帶我們進入喪鯊水族館？

「這裡有一個通往地下實驗室地庫5樓的入口，地庫5樓是最有可能存放傑恩和小獸他們真身的地方。」還以為秋川不會再理睬我，算他胸襟廣闊。

喪鯊水族館裡有很多巨型水族缸，一般有一至三層樓高，全部採用高強度塑料玻璃，除了用於飼養喪屍鯊魚，亦有生化魔鬼魚、變種虎鯨和人造美人魚等。

希望美人魚不是用活人改造而成，因為館內的電源已被終斷，這些水族缸的濾水、打氣和調溫裝置一律停止運作，缸內滿是死水，死水沒有足夠氧氣供生物呼吸，加上為了方便遊客觀賞，水族缸都以密封式設計，這樣，美人魚便無法上水呼吸，只能留在水裡用鰓呼吸。一旦缸內氧氣耗盡，美人魚和其他生物都難逃窒息的厄運。在水裡等待窒息，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

沿館內一條螺旋型樓梯往下走，我留意到柱上有亮著的安全燈，說明這裡仍有人出入。

在館內，小獸異常平靜，偶爾見牠用爪輕割水族缸，想救出缸內的同伴、抑或貪玩？這不得而知。問題是缸內有大量生化鯊魚和食人魚，一旦水族缸被小獸擊破就不堪設想：「小獸，不准觸摸水族缸！」

小獸的爪停了下來，換上楚楚可憐的樣子，不住凝望缸內的魚兒。事實上，即使水族缸只出現一個小裂口，強大水壓都足以將整個水族缸壓崩，所有魚類隨之湧出缸外，流到地上的魚同樣會窒息死亡，所以小獸千萬別碰水族缸，你尚未了解你的破壞力有多驚人。

見小獸聽話沒有觸碰水族缸，我便隨秋川和唐寧繼續前行。走了一段路後，又回頭看看，發現小獸始終沒有跟上，難道牠對水族缸割舍不下？小獸，請不要做傻事！這回我真的生氣了，我獨個兒回去找牠，但我沒有沿路折返，因為我知道這裡有一條員工通道，能直達小獸的位置。

不料當我一進入員工通道，秋川就給我大喝一聲：「不要走那條通道！」可惜一切都為時已晚，我頭上正好對著一支鏡頭！

雖然現場警報聲沒有即時響起，但我心知我們的行蹤敗露了，因為樂園的監視系統會將鏡頭內任何動態畫面定義為入侵行為，即在系統最高警戒級別下，只要鏡頭內捕捉到有人經過，電腦都會將入侵行為即時通報保安人員。換言之，持槍保安員有可能在幾分鐘內殺到！

我大聲回應秋川：「這裡有鏡頭，我們得盡快離開！小獸闖了禍 (其實是我闖的禍)！」小獸知道自己闖了禍就馬上從水族缸那邊跑回來，轉眼趕上我，跑到秋川和唐寧前面。怎麼小獸逃跑的速度如此快？

秋川指示小獸逃走路線：「在前面的路口左轉，不要深入！」小獸是一頭愛聽命令的小型喪獸，但逃跑時總愛發出傻笑聲。小獸，現在不是在玩捉迷藏！

來到另一個館區，這裡擁有一個全球最大的水族缸，足足有5層樓高，一個標準足球場般大。

在這個水族缸上下兩處，各有一個能進入地下實驗室的入口，兩個入口由一條倚在水族缸旁的扶手電梯連接，其中一個入口在地庫1樓，一個在地庫5樓，我們位處地庫1樓，但秋川建議我們從地庫5樓的入口進入地下實驗室。

在黑暗的環境裡望向如此巨大的水族缸確實有點心寒，因為一旦小獸發狂，將這個巨型水族缸弄破，缸內3萬噸海水將淹滿整個喪鯊水族館。

我們沿水族缸旁的扶手電梯往下走，若非因斷電而停止運作，我們可以邊使用扶手電梯，邊欣賞水族缸內的變種鯊魚，包括變種大白鯊和變種虎鯊，這些變種鯊魚除了特別兇猛外，還長有鱷魚腳，能在淺水地方爬行。

在扶手電梯上走了一半路，這裡沒有出口，出口在地庫5樓。突然，有聲音從地庫1樓傳來，應該是持槍保安員，他們來了！

憑聲音推斷，來者約有十多人。問題是，為何他們從地庫1樓追來，不是從地庫5樓下面追上來？

縱然對方來勢甚猛，秋川依舊保持一貫氣定神閒：「因為保安員的大本營在地庫1樓，那裡守衛森嚴，我們直接到地庫5樓，將你爸爸和其他受害人的真身帶走！」

厲害！我們要暗渡陳倉！直取地庫5樓去！

秋川拿出他慣用的意大利貝瑞塔手槍：「你們先進入地庫5樓找地方匿藏。」

聽到指示後，小獸率先起步，緊隨其後的是唐寧，我也不敢怠慢，因為我已看到有燈光從水族缸後面透射過來。

他們的確有點笨，竟然想用電筒隔著水族缸照射我們，這個想法當然行不通，因為在黑暗的水族缸面前亮燈，只會照出自己的倒影。

既然有水族缸作掩護，我們大可以慢慢逃走。不料有一把熟悉的聲音在叫囂：「少爺，老爺吩咐我來抓你！」

原來那班笨蛋是由麥柏蘭率領，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麥柏蘭是我的Ex-保鏢，但現在他已背叛我的家族，我又怎會乖乖聽你這個叛徒的話？我大喊一聲回應：「You are fired！（你被開除了！）」

我給麥柏蘭這個笨蛋當頭棒喝，讓他閉嘴，連其他保安員的腳步聲也停止了，只聽到好幾下「噹噹」聲。我聽不出這些「噹噹」聲是怎麼一回事，大概是有金屬物件丟在扶手電梯上，但怎麼保安員又停下腳步？

唯有秋川意識到當中的玄機：「是土製炸彈！大家快跑！」

甚麼？有炸彈？嚟！大事不妙！

「砰！」不到幾秒鐘，炸彈就在遠處爆炸，炸彈威力雖然傷不及20多米外的我們，重點是足以炸崩水族缸，3萬噸海水將如洪水般湧至！

「咔嚓！」缸內海水澎湃洶湧，水聲震耳欲聾，我聽到有洪水沿扶手電梯一直湧向我們來。

「跑！」我跑在唐寧和小獸後面，大步衝進地庫5樓大門，在洪水湧進大門前，我翻身關上其中一邊門，但水勢極急，猛浪若奔的海水已湧進大門。「轟隆！」我已趕不上關上另一邊門，澎湃海水已將我們沖倒，海水穿過大門形成一道急流，小獸則在急流上蹦蹦跳跳，異常興奮。

我們被大水沖到一個較寬廣的空間，才有減緩跡象，幸好這裡是一個空間寬廣的大型貨倉，但門前水勢依然強勁。

秋川終於被大水沖到大門前，但他成功用手抓住大門上的扶手跟大水搏鬥，另一手發力伸向另一邊門，想將大門完全關上，阻止海水不斷湧入貨倉，畢竟水族缸崩塌是遲早的事，一旦水族缸真的崩塌，這扇大門能否承受得住將是問題。

澎湃海水持續從水族館那邊湧進來，海水有如相撲手的掌擊般，連連打向秋川的臉。濕透全身的秋川面對強勢反而變得更勇猛，像忍者在瀑布下修練那樣，他向瀑布咆哮一聲「啣！」終於將大門徹底關上！

這扇門位處地下實驗室與喪鯊水族館之間，門的一端是地下實驗室的這個貨倉，門的另一端能通往水族館各館區，一旦海水灌滿地庫5樓，除非我們有潛水裝備，否則想返回地面，只能通過地下實驗室各樓層，不能沿水族館那邊返回地面。

雖然大門關上後，海水淹沒貨倉的時間也隨之拖延，但海水仍從門縫間不斷湧進，我們必須盡快找到各人的真身後離開，水位在貨倉內已上昇至1英吋，時間一長，搞不好會遇上喪鯊，切記這些喪鯊是有腳的！

PS：作者近年構思在伊拉克經營港式茶餐廳，其中有一個十分有趣的方案，就是在營業期間將我的福音小說於每星期印在桌墊紙上，讓伊拉克食客邊吃邊閱讀。

小說內容以伊拉克人的辦公室政治、校園生活和社會議題為主線，男主角是應屆畢業神學生，他計劃先進入銀行工作一年，以了解社會職場文化，偏偏與不少穆斯林同事在宗教分歧上發生衝突；妹妹是高中生，同樣因信仰問題受到同輩排擠；離婚且傷殘的媽媽是一名國會議員，因基督信仰一直處於劣勢，卻立志憑信心為當地弱勢社群爭取合理權益。

這個單親家庭究竟如何藉信心衝破重重難關，以和而不同的姿態飛舞人間？

15 噩夢終結時

15 噩夢終結時

那個背叛我家族的Ex-

保鏢麥柏蘭居然用土製爆炸將裝有3萬噸海水的水族缸爆出一個洞來。海水沿洞口湧出，直湧地下實驗室和水族館地庫5樓。現在水族缸隨時有崩塌的可能，一旦水族缸崩塌，連接地下實驗室與水族館之間那扇木門必定承受不住，缸內的喪鯊和變種食人魚等海底喪獸將隨水流穿過那扇木門來到地下實驗室這邊來，為此，我們必須盡快在實驗室找到爸爸和傑恩他們的真身，然後想辦法離開。

一直沒有看見米高，原來貓怕水，躲在小獸的口裡。米高，沒有人會將自己藏在喪獸口裡，別輕看小獸嬉皮笑臉的樣子，牠的咬合力有2000磅，僅次於美洲短吻鱷。說起短吻鱷，據聞秋川貞夫有意投考白馬兵團，目標是加入其特種部隊短吻鱷。

PS：全球不止七種鱷魚，除了短吻鱷，還有尼羅鱷等共25種鱷魚，換言之，這25種鱷魚皆來自挪亞時代七對(共14個)

原始鱷魚的基因，經過數千年混合交配，誕出25種鱷魚。世上各種動物都來挪亞時代，所以全球每種生物皆來自它們各七對原始基因。

人類中的巨人(身高達十米的巨人)

基因也是如此，重點不是擁有巨人基因就是巨人，而是要組合出適當的基因結構，才能誕出巨人的嬰孩(即現代人也可能留有部份巨人基因)，反之在人體內組合出不完整的巨人基因(殘缺的基因)，便會讓人患上巨人症。

亞當和夏娃未必一定是巨人，卻可以誕出巨人，至大衛王和孔子時代，仍有巨人族活在世上。回到小說。我們從喪鯊水族館地庫5樓來到地下實驗室的地庫5樓，這裡有可能存放爸爸的真身。

地庫5樓內的水位持續上昇，且上昇速度比預期中快，唐寧憑她逐漸恢復的記憶來辨認方向，但見她神情略為迷茫，終是我上前安慰她：「放鬆點，只要你在這裡認出第一個地方，其他相關的事都會陸續想起來，重遊舊地是恢復記憶的有效方法。」

唐寧以微笑回應我：「你知道動物的認路能力為何特別好嗎？」

我：「這，可能是因為牠們觸覺靈敏吧！」

「除了靈敏外，更重要的是記憶屬永不磨滅。我們人類記憶力遜於動物，主要是因為人類須要記住的事情實在太多，且多變，混濁了提取記憶的清晰度。」唐寧邊說邊前行。至於我，過去每天都過著混濁的人生，每天都有太多，且多變的事情須要忘記。

其實我經常聽不懂唐寧的科研成就，我比較在意眼前的水位，忽然，唐寧停下腳步，難道她想到了甚麼？我問她：「唐寧，怎麼了？」

「這裡是封鎖區……」唐寧神情呆滯，再次停下腳步。

「甚麼是封鎖區？」我。

「這裡，曾經因為實驗失敗而走失了大批喪獸，包括你爸爸和其他喪屍。」唐寧終於開口說出那個驚人的秘密：「你爸爸才是幕後主謀，他想用喪屍對抗新世界帝國，所以僱用大批科學家在這裡進行生化研究。」

「怎麼可能？我爸爸是世人的英雄，他是樂園大亨！」我竭力反駁唐寧。

「樂園和你家族所有財產，早已落入新世界帝國的手裡。」秋川也加入清算我家族的行列：「你的家族已經名存實亡，老爺將自己變成喪獸是想保護你，他不惜一切手段對抗帝國，甚至將世界變成屍城。」

「那麼秋川你，現在是跟我一起去找我爸爸的真身嗎？」我緊握拳頭面對秋川。

「是，當找到後，我會親手殺死他。」秋川。

糟了，原來秋川一直在利用我，他根本想殺死我和我爸爸！我怎麼可能跟這個殺人魔同行.....但秋川要殺我，機會多的是！秋川，你還等甚麼？我就在你面前！

我從背上取出攔截弩，對準秋川，擺出防衛姿勢：「秋川！我決不會讓你傷害我爸爸！」

秋川視若無睹，我以更強硬口吻警告他：「站住，不然我會對你放箭！」

秋川輕按武士刀刀柄：「我要先救出傑恩和小獸他們。」說罷又繼續前行。

「不！你.....你不要再前行，我真的會放箭！」我咬牙切齒。

秋川完全無視我的警告，繼續前行，我則跟在他後面：「我是來真的，你不要再移動，我真的會放箭！我真的會放箭！」

我舉著攔截弩，一直跟他走了好幾個轉角，來到一扇白色金屬門前：「我真的會放箭.....」說得我有點口乾。

在轉角後面，有一扇金屬門，秋川用他的智能卡開啟金屬門，當金屬門開啟後，門後的燈光隨之亮起，原來這處有一個大型實驗室。

我抬頭一看，在實驗室內牆上，有一幅約三層樓高的大型顯示屏，顯示屏旁邊有兩個約4立方米大的大鐵籠，這個實驗室究竟是用來研究甚麼？

長時間舉著沒有人理會的攔截弩是多少讓人尷尬，舉得我有點像個白痴，所以我決定暫時放過秋川，收回了攔截弩。

在大鐵籠後面，放有16座約2米高的巨型玻璃瓶，內有淡淡的藍色液體，氣泡在液體內不斷上昇。在這16座玻璃瓶前面，有一個控制台，台上設有多部電腦和兩組機械臂，似乎是用來做甚麼實驗的。

我沒有登上控制台，而是走向控制台下面那些房間，希望在其中一個房間內找到爸爸的真身。

我來到一個弧形的房間，房內有一些金屬架，架上擺有多個小型玻璃瓶，每個小型玻璃瓶都裝有液體和一些生物的內臟或器官。其中一個玻璃瓶內裝有一個狼頭，我見這個狼頭沒有皮毛，卻是血淋淋的

。 這個狼頭吸引了我的注意，怎麼這個狼頭看似有動靜？忽然，這個狼頭的眼睛突然張開了，牠竟然瞪眼望我！

怎麼一回事？怎麼單獨一個狼頭能張開眼睛？這個狼頭是活的嗎？

「大部份生化實驗品都是活的，有些生化人頭甚至能夠開口說話，這些生化實驗品以電能發動，所以說它們是活的，其實是死的。」唐寧站在我後面給我解說。

「不要再說了，被血肉模糊的狼頭乾瞪眼，已叫我難受。」我轉過了面。

「來，我已找到傑恩、米高和哈利的真身。」唐寧示意我跟隨她。

我跟唐寧來到另一個房間，這裡有多具真身被人存放在玻璃瓶內，每個真身都用淡藍色液體保養好。

唐寧坐在金屬製的工作桌前啟動電腦，又以指模登入一個介面，再從背包內取出傑恩的手機和裝有哈利生化風的小箱子。

她將傑恩的手機放進桌前那個四方形，約2米高的玻璃箱內，這個玻璃箱以多條喉管和電纜連接至後面一幢幢的伺服器。

見她深深吸了一口氣，望向前面裝有傑恩真身的玻璃瓶，然後在電腦鍵盤上輸入了一組資料，瓶內隨之閃出一陣陣旋渦狀電流。相對應那個放有傑恩手機的四方玻璃箱也出現強大電流，但電流不是旋渦裝，而是像打雷般，從上方打向傑恩的手機。

強大電流產生強大光線，幸好我們預先配戴了護眼鏡，但電流在黑色護眼鏡內仍然清晰可見。

「這個抗UV眼鏡可否送給我，我覺得它很有科學人味道。」我問唐寧。

「這裡所有東西本來都屬於你爸爸。」唐寧的回應實在太有道理，那麼我也不客氣，收下這副抗UV護眼鏡吧！

言談間，電流停止了，淡藍色液體開始從瓶內抽出，這時候，傑恩的真身漸漸張開眼睛，兩手伸向兩側的玻璃以支撐身體。真身張開眼睛不是靠電能和程式，而是靠靈魂，傑恩的靈魂回歸真身了！

傑恩在瓶內不住用手拍向玻璃，示意想離開玻璃瓶。唐寧在電腦上輸入指令，開啟玻璃瓶的小門。傑恩的身體隨之倒出地上。

我連忙上前扶起他：「歡迎回到人類世界，你想用手機給自己留個倩影嗎？」

傑恩雖然四肢乏力，也聽得出我在跟他開玩笑：「當手機的人生太沒趣.....能走動的身體太美了。」人類最偉大的生化成就，都比不上自然的生命，人類真正的滿足，來自造物主的美意。

接下來，要將米高和哈利的靈魂送回真身。唐寧將米高貓放進四方玻璃瓶，以同樣方式處理。不到3分鐘，米高便從貓身回歸人身。當米高以人的姿態步出玻璃瓶後，他一步一拐走向四方玻璃箱。

唐寧開啟四方玻璃箱的小門，讓米高伸手進去，抱起那隻他曾用來寄居的貓。貓卻已奄奄一息，因為米高的靈魂從貓身內移到人身去，不久，貓便斷氣了，米高給牠輕輕一吻，作為答謝。

貓沒有靈魂，只能以神預設的程式進行思考、學習和活動，也不能因傷感而流淚，唯有人可以。

最後是生化風，唐寧將裝有哈利生化風的盒子打開，讓他自行飄進四方玻璃箱。一切都很順利，電流過後，哈利也回歸真身。

至於爸爸的真身呢？

「他差不多回來了。」唐寧低下頭。

「甚麼是差不多回來？難道你知道他回來的時間？」我。

「我跟他約定了。」唐寧。

「約定了？你意思是你跟他約定了回歸真身的時間？」糟了，原來我一直被她蒙在鼓裡，她怎麼可能跟我爸爸約定回歸真身的時間？誰會跟失憶的人立約？除非唐寧根本沒有失憶？她一直對我說謊？

我從電腦顯示屏上得知裝有我爸爸真身的玻璃瓶編號後，我氣沖沖地走向16號玻璃瓶。爸爸的真身確實在裡面，但爸爸的獸身真的會回來嗎？在地下實驗室裡的所有人，包括爸爸在內，全部人都在欺騙我？

想到這裡，忽然從隔牆房間傳來低泣聲，這些低泣聲驚動了所有人，難道這裡有生還者？我們小心翼翼地走向低泣聲的源頭位置，來到一個黑房，發現哭泣的不是別人，而是小獸。

在小獸面前有一堆屍體，其中有三具屍體像垃圾般被人擠在牆角處，分別是一具男屍、一具女屍和一具年約7歲的男童屍體。

小獸牽著女屍的手哭泣。雖然牠不懂說話，我也意識到，這三具屍體來自同一個家庭，都是我家樂園的遊客。至於那具男童屍體，如果沒有猜錯，應該就是小獸的真身，另外男屍和女屍，應該就是他的父母。

這些屍體已經嚴重腐爛，小獸已經不可能回歸真身，但小獸哭，並非為了回歸不了真身，而是他找到了自己父母的屍體。

小獸來到樂園，是應該歡歡樂樂的，他一直很喜歡笑，而我的家族，我的樂園，卻為了利益而將一個原本美好的家庭殺害了！

PS:

在創世記六章中：「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那時候有偉人（或譯作巨人）

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其中「那時候有偉人（或譯作巨人）

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的經文讓人聯想到神的兒子是墜落天使，並與人

的女子誕出巨人。

其實整段經文很簡單，上帝創造人，稱他們為兒子，是人類的第一代，包括亞當，神的女兒是夏娃，都是人。而亞當和夏娃 (人) 的女兒，稱為人的女子，因為他們不是神用手去造的。所以事件是：在有巨人的時代，亞當這一代人 (神的兒子)，不再以神為念來挑選人的女子，反而用血氣任意挑選，所以神的靈不再留在人心裡。

整個過程與天使和巨人無關

「那時候有偉人.....後來神的兒子.....」說明了先有偉人，後有神兒子任意挑選的事。巨人是由人類原始基因而出，與墜落天使毫無關係。

16 水族缸崩塌

16 水族缸崩塌

一道電流在四方玻璃箱內，從上而下擊向箱內的生化風，寄居在生化風內的哈利靈魂隨之被電流正負極所吸引，繼而從生化風中被扯出。離開生化風的哈利靈魂被電流送往另一個裝置，這個裝置是一個放有哈利真身(人身)的圓柱狀玻璃瓶。

當哈利的靈魂被送到圓柱狀玻璃瓶內時，瓶內發動出一股強大、以旋渦狀流動的電流。當旋渦電流被施加電壓時，電流向圓心位置推進，哈利的靈魂也隨電流帶動鑽進其真身的鼻孔裡去。

哈利的靈魂經鼻孔直入大腦，整個科學程序順利將哈利的靈魂推回其真身，哈利終於可以以活人姿態步出玻璃瓶。

另一方面，小獸在地下實驗室裡發現他父母的遺體後傷心欲絕，雖然科學昌明，也不等於可以創造生命，就連一條毛髮都不能「從無到有」創造出來。

對於一個7歲小孩來說，見證自己父母的死訊是多麼殘酷。我理解小獸不肯離開父母遺體半步的心情，因為我也在等待爸爸的回來，然而水族館那座水族缸快要崩塌，3萬噸海水將直湧地下實驗室這邊來，爸爸你能趕及回來嗎？這是你最後回歸人身的機會！這個實驗室快將被海水淹沒了！

我開啟自己的手機觀察雙層露營巴士的位置，免得巴士在秋川關掉樂園保安系統前抵達樂園大閘，未關掉的保安系統會將巴士視為威脅，並以大閘上的榴彈炮進行攻擊，米婭和諾娃都在巴士裡。

問題是.....糟！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的手機無法與巴士取得連線？這回糟了！我竟然忘記樂園的網絡被切斷了！我無法暫援巴士前進！秋川尚未前往控制室！

我想跟秋川商量，但我仍未原諒他，怎麼向他開口說我忘記斷網之事？我無法阻止巴士前往樂園大閘！

不料秋川主動走過來對我說：「現在我去處理樂園的保安系統，並會重新開啟樂園網絡，當你看見手機有訊號時，不論你爸爸是否到來，都必須盡快沿綠色區域的樓梯返回地面。在那個區域的守衛不多，你帶唐寧先走。」

「小獸怎麼辦？他的真身已經腐爛，我們無法幫牠恢復真身！」我問秋川。

「若他不肯離開，便放棄他。」秋川有時果斷得不近人情，卻總有他的理據。他話語不多，說罷就直出實驗室，步向控制室。

只要待秋川重啟樂園網絡，我就可以聯絡米婭和暫緩巴士行駛。但爸爸！你何時到來？水族缸快要崩塌了！

靜候老爸的這段時間，唐寧找我聊聊天，她問：「你是金融政治家，又是樂園家族成員，你可以告訴我新世界帝國因何能夠擊敗中美俄三大國，觸發世界末日？」

我：「貨幣和黃金是掌控世界的兩樣東西，平衡點在於全球局勢。即若局勢穩定，便是貨幣持有者的

天下，因為在局勢穩定下，人們只會用貨幣買賣，不會用黃金，反之當全球局勢大亂時，便是黃金持有者的天下。不幸地，末世始終隨著一個不必要的失誤而爆發。」

唐寧：「根據聖經，末世始終會來臨，耶穌必定會來拯救我們。」

我：「不，全球政府本應有能力制止新世界帝國的崛起。在2022年，中國曾有一名叫白箭的人提出多個方案，他想遏止帝國活動範圍，其一方案是收購(佔據)共濟會。」

唐寧：「甚麼是共濟會？」

我：「共濟會是一個集合全球富豪、學者、名人、金融家和政治家的組織，任何你認識的超級富豪和國家元首都是共濟會會員，他們在新世界帝國第六任掌門人穿針引線下，勾劃出全球局勢的變化，最終讓全球步向末世，手段包括經濟蕭條、戰爭、人民恐慌、瘟疫、控制氣候、食物、水源和能源等。」

唐寧：「如何藉收購共濟會來遏止帝國採取你所說的手段？」

我：「收購共濟會能降低帝國指派會員控制世界的能力。帝國是借超級富豪、各國官員的手來控制世界，以達至推翻中美俄政權。一旦擾亂帝國與共濟會會員之間的互信，將有效打擊帝國反擊中美俄的決心，決心是帝國崛起的關鍵，畢竟帝國只有一次崛起的機會，一旦失敗.....」

唐寧：「會怎樣？」

我：「美國將會啟動埋藏在伊拉克地殼下地幔各處的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足以破壞帝國的金庫，核幅射也會減低帝國追隨者對金庫內黃金的慾望，金庫就在地殼下面，即聖經所指的無底坑。」

唐寧：「上帝早已警告世人，只是人類不願寧聽。我記得中美俄等多個大國相繼破產後，人民手持的貨幣一夜成為廢紙，銀行存款一夜化零，政府沒有足夠黃金去管理國家，也無力安撫她們的國民。」

我：「帝國第六任掌門人(2022年)

在末世爆發前離開了中美俄三國元首，所以帝國無法直接控制世界，就連華爾街的控制權都落在末世白馬(新中國)

手裡，尤其當你在2022年中旬看見美股大幅下跌時，中國概念股有明顯上昇空間。所以，如果中美俄在2022年聯手買下共濟會，也許有可能阻止帝國崛起，阻止末世爆發。」

PS：如果美國經濟崩潰，中國經濟也隨之崩潰，因此要保障人民幣地位，得先保證美元不崩潰。當有經濟學家說美元快要崩潰，背後的意義是要讓人民幣隨之崩潰，當人民幣崩潰，中美兩大經濟體也隨之解體。可以說，美國經濟、中國經濟、美元和人民幣，四者存在連鎖關係。

唐寧苦笑了一下：「其實我不懂股票.....但如何收購共濟會？收購他們的聯絡人和佔領他們的活動嗎？」

我：「那個叫白箭的人，一直有一個很激進的想法，他思前想後，畢竟風險頗高，就是邀請諸如摩根史丹利和高盛等金融企業跟中國金融機構聯合投資非洲(南非除外)。」

我續說：「值得注意的是，是次目標對象不是摩根家族，而是背後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步棋是玩心

理、玩局勢，且誰走錯一步，都足以粉身碎骨，正如白箭自己所言：羅生，我會親自在迷津的出口處放下芝士恭候你。」

唐寧再次苦笑：「我知道中美兩國在2023年開始對新世界帝國發動攻勢，地點在華爾街，他們為了保護製造業，推行多項措施，包括陸續對個別腐敗的金融衍生工具板塊徵收重稅，其實是針對反抗的共濟會會員。」

我：「是的，由於新世界帝國處理不當，最終步向聖經的預言----讓第八王崛起。」

唐寧擰擰頭：「好了，我們還是不要再談金融政治了。」

我也回心一笑：「我理解你的感受，尤其當你談及生化科技的時候。」

說到這裡，我的手機終於連上網絡，然而老爸尚未到來。

我先啟動手機的雙層露營巴士Apps，從中確認巴士位置，並預算巴士在3分鐘內抵達樂園大閘，這樣，我得遙控巴士遠離大閘，免得巴士成為炮灰。

好吧，將巴士駛進附近一條樂園購物街吧！將巴士停在那裡等待秋川，相對安全。

從Apps地圖介面上確定巴士改變路線後，我致電予米婭：「米婭，你們這邊情況如何？」

米婭：「我見巴士改變了行車路線.....另外我和諾娃現在留在巴士上層的睡房內，暫時安全。」

我：「是我將巴士的行車路線更新。秋川已將網絡開啟，預算幾分鐘內將樂園保安系統關掉，那時候我會遙控巴士，把你們安全送出樂園。」

米婭：「好，但你們怎樣離開樂園？」

我：「放心，當秋川關掉樂園保安系統後，除了大閘上的武裝系統暫停運作外，電子圍欄上的保安電壓都會暫停。那時我們會從圍欄爬出樂園，之後在樂園外跟你們會合。」

米婭：「好的。你們也小心點.....我們在樂園外見吧！」

「好！」說罷，我掛斷電話，將露營巴士駛向幽靜的購物街，從巴士觀星台上的鏡頭觀察街上情況，見只有少量喪屍在踱步，未有即時危險。

我將巴士緩緩駛進兩間精品店中間，關掉引擎，又保留空氣調節予米婭二人。米婭，你們耐心多等一會，秋川很快可以關閉樂園保安系統，我們隨時要離開樂園！但爸爸，你怎麼還未到！

忽然，從水族館那邊傳來一陣巨響，隨之整個實驗室地動山搖，顯然是水族缸出現崩塌，海水會在1分鐘內湧來，我們必須即時離開！

「我們立刻離開！」我向唐寧大喊道。

聽罷唐寧立時收拾行裝，我則趕去找小獸：「小獸！來，海水即將湧止，我們立刻離開這裡！」

不料小獸目露兇光，舉起兩爪意圖攻擊我。我知道牠只想把我趕走，因為他無意離開他的父母。我猶豫片刻，其他人包括唐寧和傑恩站在後面也無計可施，然而事態緊急，我們只好忍痛放棄小獸。

眾人飛奔出實驗室，找路前往秋川提及的綠色區域：「唐寧！你知道綠色區域在哪兒嗎？」不料，海水的巨響已沿走廊傳到這邊來，洪水要到了！大家快跑！

眾人慌忙逃跑，直至來到Y型分叉路時，唐寧停下腳步，我問她：「怎麼了？我們應該走那邊？」

「不知道！」唐寧的神色漸趨凝重，但我們得選擇其中一條路，作為負責任的男人，我來做決定吧：「不是左便是右，二份之一的機率，總不信我今天的運氣不佳！左邊吧！」

「慢著！應該走右邊！」唐寧把我截停。

「因何？我今天運氣頗佳！」我。

「這裡有個『あ』字」唐寧指著右邊牆上道。

「這是秋川留下的線索，這樣我們走右邊吧！」我的話尚未說完，「擘」，海水已經湧至，並將我們猛烈地推倒。所有人都被海水瞬間吞下，幸好我擅長游水，在水裡傾力往右邊游，希望被海水沖向右邊走廊。

水位急速上昇至2米，經過與海水的短暫角力，我成功被沖進右邊走廊，但唐寧在我後面被海水沖往左邊，我立時抓住她的手，發力把她拉回右邊來！

唐寧閉氣在水裡拉著我的手，另一手抓住牆壁一下一下爬向右邊來，哈利也拉住水裡牆上的扶手，協助我拉回唐寧，終於，她出盡最後一口氣，越過分叉口，順著水流湧進右邊走廊。

儘管來到右邊走廊，卻不代表我們脫險，因為我們必須在海水完全淹沒地庫5樓前找到樓梯返回地面，否則我們仍會溺死在水裡。

17 愛的救贖

17 愛的救贖

我的Ex-御用保鏢麥柏蘭用土製炸彈將裝有3萬噸海水的水族缸炸出一個洞來，滔滔海水沿洞口湧出，直奔地下實驗室，我們所在的地庫5樓快將被完全淹浸。

水位已昇高超過2米，我們已沒有立足之地，必須在海水完全淹滿前找到通往地面的樓梯逃走，我不想用海葬的方式跑完今生路。

我、唐寧、傑恩、米高和哈利5人一直往秋川所指的綠色區域游去，綠色區域有通往地面的樓梯，問題是唐寧對綠色區域的位置不太肯定，她略為支吾以對：「海水浸滿通道，我不肯定我們現時所處的位置。」

「時間無多，儘管試試吧！」我一馬當先游在最前，原因很簡單，我怕從水族缸湧出來的變種鯊魚和其他水族喪獸。

水位持續上昇，天花板離我們頭頂不到一米。為了加速游水，我抓住天花板下的喉管借力。忽然有多支LED光管閃爍，不久再有一組光管熄滅，看來海水已破壞電壓的穩定，若海水繼續湧進，恐怕地庫5樓快要停電。若失去光線怎麼辦？黑暗、海水和狹窄，三樣東西加起來甚是可怕？

想到這點，我的雙手漸漸顫抖，哈利游在我後面：「糟了，現在情況很不樂觀！怎麼辦？我的腿很痛……」

傑恩的爸爸是帝國軍人，他自己也是後備軍人，語氣有點傲慢，他對哈利說：「你只須辦妥兩件事，一是閉嘴，二是跟緊大家。」

其實傑恩的弟弟米高才是真漢子，內剛外柔，還記得傑恩變成手機時跟我通過電話，那時他的語氣怕得要死，反之米高變成貓時，尚且表現出克制和泰然自若。「來，勇敢點，我們不能在這時候放棄！」米高游近哈利安慰他。

無奈哈利是個不爭氣的大男孩：「讓我休息一會，我的腳痛得要命……」

此時，走廊上最後一組LED光管也熄滅了！走廊頓成漆黑一片，黑暗的水波暗藏殺機！唐寧立時取出手機亮燈照路：「大家聚在一起，不要分開！」我和傑恩都取出手機照路，縱然手機對傑恩來說沒有太多美好回憶，但他的手機電筒卻是最亮的。

米高和哈利剛從生化風和貓恢復人身，所以身上沒有手機，傑恩回頭給他們照路，我則舉起手機小電筒為唐寧照路，助她辨認方向。

忽然，有巨物撞擊木門的聲音從水面傳來，聲源雖遠，但其震撼力卻對水面造成明顯的波紋，說明來者不善，且力量非同小可，相信是喪鯊。

「大定繼續前進！盡快找到樓梯，然後離開海水。」傑恩忽然變成我的精神領袖。

災難向來最能考驗人性，受考驗的人一般有兩個結果，一是變得更自私自利，另一是變得團結合一。傑恩說的沒錯，走為上策！

大家拚命向前游，盡可能找條路吧！當大家團結一致時，哈利在水中發出呻吟聲。哥子，你游水怎麼要發出怪聲？回頭一看，只見哈利似遇溺多過似游水。

此刻想取笑他也沒有心情，不料哈利大喊：「有血！」哥子，因何又無故「有血」？現在大家都很忙！

米高向傑恩借來手機，再給眼前的水面一照，見水面真的有血浮上來，又見哈利發力亂抓自己的腿。看來米高不是在裝痛，他的腳似乎真的有點不妥。米高立時把他拖上貼牆鐵櫃，在櫃頂上幫他檢查狀況，但水位已浸過櫃頂，僅剩不足半米空間供人呼吸，所剩的時間和空間已經不多。

將哈利拖上鐵櫃後，米高手拿電筒給哈利雙腿一照，驚見哈利腿上黏滿變種水蛭，小的比手掌闊，大的約半米，都在咬食哈利的腿，非常血腥。

傑恩取出手術刀想幫哈利割走腿上的水蛭，真不知傑恩從何找來手術刀，就在這時候，再有猛烈撞擊聲傳來，是次撞擊聲就在走廊轉角後面。

各人一聽聲音甚近，紛紛爬上大鐵櫃。雖然是大鐵櫃，其厚度仍不超過一米，我們只能排成直線待在各個貼牆鐵櫃上面。雖說仍有半身浸在水裡，總比全身留在水裡安全。

我們各人神色凝重，心裡緊張萬分。不一會，水面回復平靜，只聽見水流聲，難道來者離開了？正當我們稍為放鬆之際，一下強勁的爆門聲從轉角處傳來，傑恩一下快手將米高手上的電筒搶來照向水面。

「勿……」唐寧的學術反應不及傑恩的魯莽快，一灰黑色魚鰭在水面上緩慢轉出牆角，彷彿是一輛進入起跑區的方程式跑車，牠瞄準傑恩手上的光源。

魚鰭來自喪鯊，牠比我們更清楚對方的位置，因為鯊魚在黑暗中，會將對光線的敏感度提昇十倍，原理是鯊魚眼球後面有一層像鏡子一樣的細胞，能將微小的光線倍增，視覺更精準。傑恩，你要笨到何時？還是及早關掉你手上的電筒！

說時遲，那時快，魚鰭下的動力已觸發，一道黑色浪花隨之濺起，走廊上的海水頓成波濤洶湧，尖叫四起，來者真是一頭喪鯊。

喪鯊張開深灰色大口向傑恩直撲，電光火石間傑恩將手機電筒擲向喪鯊，喪鯊可不笨，利齒無意放棄追殺傑恩。

「砰！」喪鯊猛烈撞向傑恩，幸好天花板的鋼喉為傑恩擋了一刀，幾英吋粗的鋼喉雖然頂住喪鯊的鼻子，大鐵櫃也隔住喪鯊下巴，但利齒始終與傑恩近在咫尺。

傑恩盡可能將身體貼向牆，使喪鯊的大口進不了天花板與鐵櫃之間間隙。可是喪鯊來勢極兇，牠瘋狂扭動身體，揚起巨大浪花，試圖將鐵櫃推扁，櫃頂漸漸向外傾斜。猛擊中，躺在櫃頂上的傑恩快要掉進水裡去，只用雙手亂拍喪鯊的鼻子：「哇！救命！」

米高在浪花中抓到傑恩的腳，想將他拖過來，可是傑恩兩腳亂踢，其中一腳更踢中米高面額。混亂間

· 傑恩整個人掉進水裡。

喪鯊抽身將頭鑽進水裡，誓要對傑恩愛吃魚鱗的行為進行大報復 (PS：傑恩愛吃魚鱗我是推測的)。

就在傑恩危如累卵一刻，喪鯊忽然掙扎起來。我們都莫名其妙，直至聽到有一把似曾相識的傻笑聲！

水中電筒微弱的光線勾劃出小獸的輪廓，正是小獸，牠一口咬住喪鯊的腹部，成功阻止喪鯊對傑恩的攻擊，喪鯊在昏暗水中也呈現出近5米的身軀，且長有一雙龍爪。

幸好傑恩趁喪鯊與小獸角力時爬回鐵櫃頂。我亮起手機電筒：「快，離開這裡。」我們沿鐵櫃頂向前爬，回頭一看，只見小獸拚命為我們搏鬥：「小獸，你要活下去！我們先走。」

唯獨唐寧不願離去，婦人之仁難以保命，我催促她：「小獸自有方法保護自己，我們得先自救，水位已昇近天花板，再找不到樓梯往上走，只會共進黃泉！」

唐寧十分焦急：「小獸在水裡已有近一分鐘，他沒法呼吸，他須要我們的幫助！」

我也十分焦急，我急著離開海水！但又想到我欠小獸一家三條人命：「我們無能為力，喪鯊的攻擊力達AAA級.....」在我尚未說完話前，一個大浪打到我們身上，眾人跌進水裡，原來是喪鯊翻身翻出巨浪。

巨浪把我捲在水底，我無法動彈，難以呼吸，心想叫救命，又沒有氣。此時有一雙強壯臂彎，把我從水底抽上來，救我的人正是秋川！秋川，你本應殺我，怎麼要救我？

我慌忙用手抓住旁邊的鐵櫃，給自己定下神來：「我要救小獸！」不料秋川一手搶走我背上的攔截弩，對，我終於想起我身上有武器！

秋川舉起攔截弩瞄準海面，然而海面浪花太大，加上喪鯊一時上水，一時入水，難對喪鯊放箭。秋川乾脆潛進水裡，看準喪鯊的眼睛，一連發射幾根銀箭。

「嗖！嗖！嗖！」喪鯊應聲中箭，但沒有死去，反用身體再翻巨浪。我舉起手機電筒幫忙照明，照明中見小獸仍奮力咬住喪鯊腹部不放，與喪鯊兩臂鬥力。剎那間，秋川破水而出，手拿武士刀，向喪鯊魚鰓直刺！

一刀插入喪鯊鰓部，迫使喪鯊傾盡最後力氣張開大口。秋川見狀立時握緊武士刀，支撐身體避開喪鯊的大口。鯊頭瘋狂擺動，水花四濺，利齒卻無法靠近秋川身體，經過一輪搏鬥，喪鯊漸漸失去力氣。

秋川見時機成熟，拔出刺在魚鰓上的武士刀，向喪鯊頭頂猛力一劈，喪鯊隨之在刀光劍影中翻肚死亡。

戰鬥終於結束，我上前想為小獸送上祝賀，只見他仍咬住喪鯊的腹部不放，我便輕撫小獸額頭：「小獸，我們一起離開吧！」可是小獸依然無動於衷，原來小獸早在與喪鯊於水中作戰時窒息死去。

當我望著死去的小獸，實在.....實在，他那份至死不渝的戰意，來自要拯救我們的決心，我們一直將他視為野獸，他卻視我們為朋友。

PS：末世初期，新世界帝國推行了一系統列貨幣政策，其中一項是將全球貨幣匯率與帝國亞侖幣掛

鉤，這個動作表面上是確保全球貨幣穩定，內裡卻是剝削全球人民財產的手段。

如何藉統一全球貨幣匯率來剝削人民財？

答案是帝國銀行在印制亞侖幣時，毋須放下同等價值的黃金作為抵償，換言之是任意印制亞侖幣，任意印制會導致亞侖幣貶值，而當全球貨幣與亞侖幣匯率掛鉤時，全球貨幣都跟隨貶值。

縱然諸如中國人民銀行可以加印人民幣來補償因匯率下降而造成人民幣貶值的損失，但印制人民幣時，中國政府依然要放下同等價值的黃金來印制，而黃金不是用人民幣購買，而是用外匯，問題是全球外匯都隨亞侖幣貶值，中國政府須支付更多外匯貨幣來購買黃金，以印制更多人民幣，而更多的外匯貨幣則來自出口產品，出口產品便是來自人民的勞動成果。

雖然同等份量的黃金可以印制更多人民幣，但印出來的人民幣須要人民用額外的勞動力來賺取，所以結論是，中國人民須要付出更大勞力來賺取人民幣，而人民的薪酬和儲蓄則隨人民幣貶值而不斷降低購買力，即汗出多了，賺來的錢卻少了。這個程序在末世前有一個很學術的名字----量化寬鬆政策。

18 通風管道

18 通風管道

海水從水族館湧進地下實驗室地庫5樓，喪鯊沿海水游到地下實驗室這邊來，更襲擊我們，幸得小獸在緊張關頭出手反擊喪鯊，雖然牠跟秋川合力擊殺喪鯊，卻在戰鬥中獻上寶貴生命。

擊殺喪鯊後我們仍未脫險，因為地庫5樓的水位已昇至我的眼眉，若找不到通往上層的綠色區域樓梯，我們將淹死在這裡。

現在我游在秋川後面，這是明智之舉，他是世上少有能擊殺喪獸的男人。

另外，雖然我的手機是三星防水系列，但此刻手機小電筒已無用武之地，水面與天花板的距離只剩幾英吋，照不出甚麼路來，所以我乾脆將手機放回口袋裡。

由於所剩空間不多，我得將嘴巴盡可能往上伸，像乾地上的金魚般，不斷張嘴找尋空氣呼吸，身體不自覺由蛙式轉為背泳，背泳使我難以看清秋川的位置，他現在是領航員，是唯一知道出口在哪的人。

水位繼續上昇，我的鼻子幾乎碰到天花板，額頭又碰到天花板上的水管，迫使我潛進水裡避開水管，忽然，有甚麼東西鉤住我的褲腳，我不得已閉氣鑽進水裡，試圖用手甩出褲腳，可是任我如何拉扯褲腳，始終未能甩出褲腳。

別怪我穿的都是歐洲名牌西褲，質料上乘結實，即使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我仍無法撕破褲腳。糟，我真的被卡住了！氣差不多耗盡，我將頭昇上水面，但此刻海水已浸貼天花板，沒有空氣了，怎麼辦？難道這就是天命？糟！我沒氣了！

絕望之際，有人用武士短刀(日本肋差)給我削去褲腳，繼而用手抓住我的衣領，強行將我在水裡拖走。

世上只有一個人敢用如此粗暴的行為對待我，當然是秋川。

雖然他待我粗暴，我卻對他充滿信心，秋川，我的命就交在你手裡了，我只管放鬆身體，以減少用氣，讓他拖行，一會兒後，終於被拖上水面。我張開眼睛一看，已經來到綠色區域的樓梯。

我躺在樓梯上喘氣.....B4.....是地庫4樓，經此一役，我才意識到空氣來之不易，或者在整個宇宙裡，只有在地球水平線上有氧氣。人輕言不怕死，是因為他們未經歷過死亡，若剛才有人要我付錢買氧氣，我會付上所有。

喘順了氣後，唐寧扶起我：「尼爾遜，起來，米婭和諾娃正在等候我們。」

「對，但.....我丟失了手機！糟！」手機一定是我剛才在水中掙扎時丟失的！

「不要緊，你已將雙層露營巴士停泊在購物街上，我們到那裡跟米婭會合吧！」唐寧。

我的衣衫濕透，兩腳發軟，然而我預算管家會派麥柏蘭和那些保安員來追殺我們。對，此地不宜久留，我豎直腰幹就走，傑恩三子跟在我們後面。

樓梯愈走愈沉重，除了因衣衫濕淋淋，想念爸爸才是我腳步沉重的主因。現在地庫5樓已被海水浸滿，那裡是爸爸唯一能恢復人身的地方。爸！你怎麼不來？我真的很憎你，你只顧當英雄，從不理我感受！

我已心力交瘁，花了很大力氣，終於來到地庫2樓，卻是一個不知名的地方，現場環境昏暗，隱約看見有很多如同迷陣般的鋼鐵輸送管。

我問唐寧：「這些輸送管用來輸送甚麼？」

唐寧：「這些輸送管是用來輸送化學氣體，包括毒氣，毒氣是用來殺死實驗失敗品，就是那些在實驗室中培植出來，但殘障的喪獸。」

我身後的米高聽見即破口：「喪獸本身是人！因何自己實驗出錯，就殺死無辜的人？」

唐寧：「進行這些生化研究，平均每一分鐘就有1個失敗的實驗品須要被清除。」

「科學造福人類」說來動聽，又何嘗不是為了一己私慾？只是此刻我不宜發表意見，畢竟投資生化研究的人是我爸爸。我實在不應該問及有關輸送管的事：「走吧！」

秋川停住腳步：「我們不能再前進。」

我：「因何？」

秋川輕撥手機：「正有一批保安員朝我們這邊來。」是的，衛星定位和手機入侵程式是每個專業保鏢應有的裝備。

我問秋川：「他們人多勢眾，怎麼辦？」

秋川伸手指向牆上的通風窗口：「爬進去。」

我：「然後怎樣？」

秋川：「找路，通風管道連接地面。」

要少爺我爬通風管道嗎？我當然十分樂意！爬通風管道很有越獄的味道：「秋川，我已嗅到自由的芳香！」

我一馬當先爬進通風窗口，唐寧跟在我後面，然後是傑恩三子，秋川殿後。

在通風管道裡又黑又窄，加上我丟失手機，沒有小電筒照路，我想問唐寧借手機，卻被秋川阻止：「不要亮燈，不要說話，只管向前爬。」

我實在不應該第一個進入通風窗口，現在要負起摸黑找路的重任。

通風管道內四通八達，能通往地下實驗室各個房間，所以我們在通風管道內盡可能不要說話，但遇上分叉路時，我應該怎麼辦？我必須找到一條能通往上層的通道才能返回地面。

秋川用一個毋須開口說話的方法向我指路。

當我遇上分叉路時，他會輕拍排在他前面的人的右腳跟，他前面的是米高，他以同樣的方法向前面的人傳達訊號，這樣一個傳一個，當我後面的唐寧輕拍我右腳時，便表示我向右轉，拍左腳則往左轉，拍兩腳之間便是選擇中間的路。

如是這，在通風管道內轉過幾個彎，爬了好些路，來到一個閘口前面，我嘗試把它推開，但因太堅固而無法打開。

秋川從隊尾給我遞來一把短武士刀，不是叫我切腹，而是要我用武士刀作工具，拔開閘口。

我將短武士刀刀鋒插進閘口邊緣的縫間上下搖拔，槓桿原理真偉大，我把閘口弄開了！的確有點累，如果我懂忍術，我會像火影忍者般將自己變成貓，然後在通風管道裡奔跑。米高，我不經意說起你的傷心事來。

迂迴曲折、漆黑和冰冷都可以用來形容通風管道內的環境，可惜這些形容詞全部都打擊我的信心。爬了數十米，尚有多少米？一時向左，一時向右，就是沒有一條向上的通道？我重申，我已心力交瘁，秋川，不如我跟你調位，說笑而已。

交瘁間忽然看見前面有光，秋川發訊號指示我繼續前進。

好吧！儘管前進。來到光源位置，發現這裡有一個向下的出風口，出風口下面是一個標準泳池般大、樓底8米高的工場，是一個化學品處理工場，工場的機械正在運作，意味這裡有人。

此地不宜久留，當我要爬越出風口一刻，我聽到工場下面有人聲，應該是化學品處理人員。我立時停止爬行，生怕被他們發現。我聽見有人說：「萬料不到是他，帝國已給他很多黃金！」

我從工場高處的出風口往下望，見有三個人在討論，但，是誰接受了帝國很多黃金？

三人中另一個道：「看來事態已變得複雜，再留在這裡對我們不利，我計劃離開這裡。」

第三個人道：「離開？可以嗎？現在這裡由誰作主都弄不清，麥柏蘭和格拉咸都殺人成癮。」

麥柏蘭這個混蛋，出賣了我的家族，又給水族缸炸出一個洞，想用海水淹死我，我實在饒不了你！

這三個人邊討論邊抽煙，一點防火意識都沒有。忽然來了一個疑似是組長的人，但這個疑似組長不但沒有阻止他們抽煙，更是來找他們賭撲克，口裡同樣咬住一根香煙。

這四個笨蛋正好坐在我下面，如果我現在動身，必定被他們聽見，因為通風管道是由鋁合金建造，在鋁合金上爬行會發出聲響，但我總不能等他們賭完撲克才動身，他們的神情表現出對賭撲克的熱誠，說不定要賭幾小時，怎麼辦？

秋川，你快想辦法？有甚麼方法可以讓我動身？他們一抬頭便會看見我！這時候，秋川有了計策。他用手機找到工場辦公室內的電話號碼，繼而撥通號碼，辦公室內的電話隨之響起。是的，樂園的網絡被秋川啟動了，且至今仍未被人重新關掉。

電話響了好一會兒，組長不得已走進辦公室。問題是秋川可以用甚麼身份跟組長通話？秋川無意跟組長通話，當組長來到辦公室門前時，秋川將電話掛斷。

電話掛斷後，組長感到被戲弄，既無奈又不悅，但始終回去賭撲克。

組長回到賭桌時，正是他出牌的關鍵時刻，不料電話再次響起！「媽！怎麼又有來電？」組長擔心有人偷看他的撲克，就拿起手上的撲克步進辦公室。

可是當他來到辦公室時，電話再度掛斷，難道有人想出老千，抑或跟我打心理戰？但電話總不能不接。

組長想出一計，嘴角微微上揚，繼而向外面三個組員打手勢：「大家來辦公室，在這裡繼續！」

組長你真高明，快點進辦公室專心打撲克吧！小心錯過麥柏蘭的來電，他殺人成癮！

這四個人聽命進入辦公室，這樣電話便不必再響，秋川，你的計謀成功了！我們繼續前行吧！

再向前多爬行二十米路，終於找到一個向上的通風口，我發力推開通風閘口，爬了上去，來到地庫一樓。此時，一支沙漠之鷹手槍點在我的太陽穴上，持槍的人正是麥柏蘭。

19 血戰歌劇院

19 血戰歌劇院

秋川帶領我們從地下實驗室地庫4樓沿通風管道來到地庫1樓，隨行的除了唐寧，還有傑恩三子。至於米婭和諾娃，她們仍在樂園購物街上的雙層露營巴士內等待我們。

在離開通風管道一刻，我還以為一切順利，離地面尚餘30米路程，正當我準備為成功逃離地下實驗室而雀躍之際，麥柏蘭的手槍已點到我的太陽穴上來。

「少爺，任你再聰明，都不過如此。」如此狂妄自大的語氣，當然出自麥柏蘭的口。

「我的確沒有你想像中那麼聰明，你卻仍是我想像中那麼笨。」任麥柏蘭的槍口放在我身上任何一處，我對他的態度也是如此。

「少爺，你可知道為甚麼我沒有關掉樂園的網絡嗎？」我倒對麥柏蘭這條問題有興趣。

「我對此沒有興趣，但我不反對你告訴我。」我。

「我擔心你會在通風管道內迷路。」麥柏蘭太細心，也太嘔心，他的言語藝術比我更虛偽。實情是，若然我在通風管道裡迷了路，他便無法抓到我？

「都給我出來！」麥柏蘭身後的十多名保安員各手持輕機槍，其中一個保安員將唐寧從通風管道內牽出來：「麥柏蘭，我認出這個人，是我們實驗室裡的科學家！」

麥柏蘭：「科學家？沒料到仍有人對老爺忠心耿耿。」

對於別人的忠誠，麥柏蘭你不必太意外，這裡就只有你一人不會寫個「恥」字。

排在唐寧後面的傑恩、米高和哈利都從通風管道裡一一爬出來，唯獨未見秋川。為何他不出來？難道他想獨自逃走？

麥柏蘭知道秋川必定與我同行，但他不敢進入管道，於是他取出一枚亞侖金幣，向他眾保安員部下提議：「誰抓到秋川貞夫，這金幣便屬誰！」

重賞下必有勇夫，一名壯丁保安員站出來：「殺雞焉用牛刀？」聽他語驚四座、威風凜凜的，但，你所指的牛刀是甚麼？

無論如何，壯丁保安員強勢進入通風管道，然後很快出來，因為他已被秋川脅持了。秋川左手拿起短柄武士刀，架在壯丁保安員的頸上，右手舉槍瞄準麥柏蘭：「放開所有人！」

一聽到秋川向麥柏蘭發出的警告，我立時閃身避開麥柏蘭，沒有甚麼特別原因，純粹是我知道麥柏蘭他必定會隨手抓個人做「反人質」，所以當他手部稍有動作時，我已離他七米。噢，麥柏蘭，你抓空了！我已在別處！

眾持槍保安員都不敢莽動，唯獨麥柏蘭不服，見抓不到我，就想向唐寧下手，可是秋川反應比麥柏蘭

快，食指已扣在手槍扳機上，一發子彈隨之擊中麥柏蘭背部，使他應聲倒地。

秋川刀法如神，沒料他的槍法同樣一絕。

縱然麥柏蘭中槍後發出慘叫聲，但其實他已穿上避彈衣，只能說隔著避彈衣中槍仍是很痛。

秋川一手推開壯丁保安員，向前大步一踏，一腳踏在麥柏蘭的背上：「立刻放人！」

身穿避彈衣的麥柏蘭雖保住性命，但在近距離下，子彈衝擊力仍給麥柏蘭背部造成極大的腫痛。我見他面容歪曲得如此真實，便知道真的假不了。

雖然叫得淒慘，麥柏蘭仍不肯命令他的部下釋放我們。期間有一名保安員意圖發難，卻被秋川察覺，意圖發難的保安員尚未扣動扳機，已中了秋川一槍，即時倒地。

秋川開槍快如閃電，震懾力驚人，在場再沒有一個保安員敢輕舉莽動。

秋川見麥柏蘭堅持沉默不放人，就對其背部同一點多開一槍，「呯！」同一點中兩槍的滋味實在非人類所能承受，麥柏蘭終於屈服，下達了他生平最淒厲的命令：「哇！你們快放人！放人呀.....不要再開槍！」聽得在場所有人都有點心寒。

秋川哥，你果然是個冷血又溫情的保鏢，出手快、狠、準，永無失手。保安員不得不放人。

鬆開保安員一雙無禮的手後，我退到秋川身邊，唐寧和傑恩三子都獲釋了。

秋川一手掀起麥柏蘭，刀架其頸，向眾保安員喊道：「你們全部後退！」保安員只得聽話往後退。

見保安員退後了約十步，秋川吩咐我們：「請關掉你們的手機，否則格拉咸的手機程式會偵測到你們的位置。」他向我遞來他的手機：「用這部手機，格拉咸和麥柏蘭的程式無法偵測到這部手機。」

秋川，你要與我們分離嗎？

秋川：「手機中有一個地圖Apps，顯示了通風管道的地圖，我預設了一條路線，能沿通風管道返回地面。」

如果不是被麥柏蘭發現的話，從這裡直奔地面只須一分鐘，但現在我們必須再次回到通風管道，沿一條曲折盤繞的路線爬回地面，預算要花30分鐘。

秋川因何安排一條迂迴的路線給我們？因為若選用簡單的路線，格拉咸必定會知道，且會派人把守。

現在，我、唐寧和傑恩三子先後進入通風管道，唯有秋川沒有進入通風管道。我後面的唐寧遲遲吾行：「秋川他不下來嗎？」

我低頭邊看手機地圖邊回答：「他要留下來封住通風管道的入口，給我們爭取時間，格拉咸已派來大隊人馬。」

唐寧泛起淚光：「他一個人怎樣應付？我們不能這樣一走了之.....」

我：「這是別無選擇。」在通風管道內，我已聽不到上面的聲音，但除了前進，就沒有別的路。爬了約一分鐘，同樣是漆黑一片，僅靠手機螢幕上的燈光照路，轉了一個又一個彎，其實不必照路，因為手機地圖上顯示了我們的位置和通道路線。

忽然，管道內傳來一陣槍聲，必定是秋川跟格拉咸等人爆發槍戰，秋川，你給我活下去！

通風管道的鋁合金愈來愈冰冷，原來管道內有一把抽氣扇，將某處寒氣抽向我們。

抽氣扇的扇葉高速轉動，聲響很高，使我有點膽怯。然而在抽氣扇下面，有一個歌劇院，我們必須穿過歌劇院上的通風管道才能抵達地面，於是我根據秋川提供的路線，繞過抽氣扇，來到歌劇院上面。

我從管道通風口往下望，這是一個富麗堂皇的歌劇院。歌劇院頂部有一巨型水晶吊燈，下方有三層觀眾席，共約有1500個座位，兩旁有木製階梯。舞台上有一些戲服和道具，射燈正亮起，但台上台下都沒有，因何要亮起射燈？

忽然，有撞門聲從歌劇院下面傳上來，此時我和唐寧都已越過通風口，排在最後的傑恩低頭一看：「糟！有大批喪屍湧進歌劇院！牠們不是來表演的！」

「你怎麼肯定牠們不是來表演？」我問傑恩。

傑恩神色異常：「那些喪屍都沒有扣上鎖鏈，也沒有人帶領……」

難道是格拉咸放出來的喪屍？用來獵殺我們？

我們身處在離地廿多米高的通風管道上，大致安全：「毋須擔心，牠們上不了來！」

秋川的手機具有雷達偵測功能，用雷達掃瞄一下，驚見地庫一樓內佈滿活動物，是人是喪屍難以辨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千萬別從通風管道上掉下去！

當我以為喪屍無法攀上高處的通風管道時，不料有一頭蝙蝠型喪獸盯上我們，蝙蝠的耳朵很靈敏，牠那對翅膀有力地煽動著，已飛到通風管道上來，牠的牙齒能輕易撕破管道的鋁合金。所以我們不得不加速爬行：「快逃離這裡！」

說時遲、那時快，蝙蝠型喪獸已咬斷通風管道，又破壞多條支撐管道的扁架鋁條，給管道造成振盪，管道斷開的部份開始下墜。

我聽到下面有近百頭喪屍狂呼吶喊，為此我們必須盡快穿過歌劇院，只要爬到伸進牆壁上的那段管道便安全。

不料，管道斷開的那端已掉到地面上去，我們在靠近牆壁的那端，但整條管道現呈45度傾斜。

我張開兩臂撐向管道兩旁，以防自己滑下去，卻見唐寧快要滑下去時：「唐寧，拉住我的腳！」她一手拉住我的腳。可是下面的哈利和米高也快支撐不住，要滑下去。

管道愈加傾斜，我立時提出：「哈利，你拉住唐寧的腳，米高，你拉住哈利的腳，傑恩，我們現在牽成人鏈，你可以沿我們背上往上攀，只要你攀登到牆壁上那段管道，那段管道沒有傾斜，就有踏步點把我們拉上去！」

傑恩聽到我的建議後開始攀在米高的背上，再攀到哈利的背上。但我承受的重力已達至極限，手心開始冒汗。

此時，蝙蝠型喪獸在通風管道上咬出一個洞來，其他喪屍見狀，馬上沿傾斜的管道上爬向洞口，想從洞口進入通風管道咬我們。

從洞口進入通風管道的蝙蝠型喪獸步步進迫，很快來到米高的腳下。米高見蝙蝠型喪獸到來，就瞄著牠的頭來踩踢，但始終傷不到幾多，反被牠抓住右腳。

我們整條人鏈已經支撐不住，全部人失手向下滑，蝙蝠型喪獸趁勢露出利齒，準備飽吃一頓。

就在生死存亡一刻，再有一股極大的撞牆聲從歌劇院外傳來，我從管道上的裂口隱約看見有一頭巨型喪獸，牠不到兩秒便將牆壁擊碎，進入歌劇院，劇院內頓時灰飛四起！

然而巨型喪獸一進入歌劇院，不是以我們為目標，而是對在場喪屍群進行掃蕩。牠一手掃下爬在管道上多頭喪屍。喪屍想反咬巨型喪獸，巨型喪獸就拔出胸前的銀箭，一箭插進喪屍的臭口，一擊即中！

我一見是銀箭，便意識到巨型喪獸是爸爸！老爸，你來救我們了！

老爸揮舞他的壯臂，連番掃下多頭喪屍，又一手拆下觀眾席上的木欄杆當作關刀，給喪屍群一一劈頭，觀眾席上隨即血肉橫飛、屍橫遍地。

蝙蝠型喪獸面對強大敵人不敢怠慢，即時放棄對我們的攻擊，轉戰老爸。牠從管道內鑽出，直撲向老爸。

老爸見蝙蝠型喪獸來勢甚猛，立時拔起觀眾席上一張座椅，發力擲向蝙蝠型喪獸。蝙蝠型喪獸全無退縮的意圖，兩股強大力量正面交鋒，最終蝙蝠型喪獸被老爸的座椅猛烈擊中頭部，頭部即時飛脫，身首二處。

老爸成功擊殺了蝙蝠型喪獸。

20 唐寧的身份

20 唐寧的身份

老爸以巨型喪獸的姿態現身在地下實驗室的歌劇院內，且出手拯救了我們。他用雙手抓住兩頭喪屍當武器，左右開弓，向歌劇院內喪屍群發動猛烈攻勢。

現場群情洶湧，老爸以一敵百，廝殺聲沿舞台、天花板和牆壁的反射傳遍整個歌劇院，但這場血腥的歌劇只有演員，沒有導演。

歌劇院內的喪屍，有爬進通風管道狙殺我們的，也有集體對抗老爸的，血鬥爆發至每一角落，使原本華麗優雅的歌劇院變成殺戮戰場。

在左右開弓下，老爸手上兩頭喪屍早已被揮舞得「肢」離破碎，但喪屍群仍然前赴後繼，老爸索性抓起眼前一頭屍王當流星錘。

被當作流星錘的屍王，其體型相當結實，正合老爸心意，加上老爸每下出手的力度至少有3噸，被擊中的喪屍不是頭顱飛脫，便是爆胸爆肚，五臟六腑散滿地上，可謂肝髓流野。老爸，感恩你當年沒有用如此手段責打我。

老爸裹血力戰，我們則停留在倒塌的通風管道內無法前進，因為管道倒塌後變得太斜傾，但我們必須沿管道爬出歌劇院！

我們各人張開雙手和雙腳，勉強將身體支撐在管道內，不至掉下去，可是要向上攀則有點難道，而腳底下的喪屍群已進入管道，它們以「屍疊屍」的方式不斷向上攀，對我們窮追不捨。

忽然，管道的斜度減少，逐漸恢復平衡，我感覺到是因管道的彼端在上昇！這是甚麼一回事？我從管道裂縫間窺看外面，原來是老爸抬起管道的另一端往二樓觀眾席攀爬，使管道恢復平衡，這樣我們便能夠前進了：「快！趁現在管道不太斜，大家盡快爬出歌劇院！」

管道雖窄，唐寧的手掌仍能跟著我的腳跟向前爬，終於沿管道穿越歌劇院的牆壁，從這段管道開始，因為有牆支撐，所以不用擔心倒塌，可是尾隨的十多頭喪屍亦不甘落後，它們也爬上來了！

離開歌劇院範圍後，我在管道內仍聽到老爸跟喪屍群廝殺的聲音，但我們必須前進，也許老爸執意保留獸身，就是為了確保我能安全離開喪屍樂園。老爸，任你是個貪婪的商人，也是個慈愛的父親。正如聖經說，惡人也知道將好東西留給子女，何況天父要賜聖靈(力量)給求他的人呢！

來到分叉路，我不得不開啟秋川的手機閱讀地圖，排在隊尾的傑恩卻在呼喊：「喪屍到了，快快快！你們因何停步？」

我沒閒回應他，你不是說過你是帝國後備軍嗎？給我勇敢點！

秋川留給我的路線如下：在此轉右，於下個路口左轉，然後沿美術館的樓梯走出去，便能回到地面。

話說回來，這個地下實驗室實在華麗得很，又有歌劇院，又有美術館，怎麼沒有恐龍館？我想看恐龍。

「救命！它抓住我的腳！」傑恩的慘叫聲打斷了我短暫的遐想。

我讓路給唐寧，指示她帶領其他人先前進：「這裡轉右，在下個路口左轉，在美術館等我！I 'll be back for you！」

見唐寧、哈利和米高先後通過後，我取出攔截弩回去救傑恩。

來到傑恩前面，噢，這裡真的有很多喪屍，他們張牙舞爪地抓住傑恩的腳不放。我在想，如果我現在放棄傑恩的話，應該可以為我們爭取多一點時間。說笑的，我怎麼會這樣無情無義呢？

「來！讓我來！」我。

「甚麼讓你來？你快救我吧！」傑恩。

我舉起攔截弩：「移開你的頭！」傑恩聽我這麼一說，立時伏下頭，我趁機一箭射中其一喪屍的前額(PS：可惜這下我沒有帥給唐寧看)。

「幫我取回銀箭！」弩的缺點是每射完一箭，都要重新安裝。

「甚麼？你只有一支箭嗎？」傑恩。

「不是這個問題，這些銀箭是由純銀製造，很昂貴！」我。

「不要在這個時候跟我計教！」傑恩。

「那你的動作就快點！」另一頭喪屍又爬上來了！

傑恩一手拔出屍頭上的銀箭交給我。我接過銀箭，裝在弩上，快手射出另一箭，同樣一箭穿頭：「噢！攔截弩的威力果然驚人。」

擊倒兩頭喪屍後，剩餘一頭喪屍慘被傑恩怒火的連環腿踢歪了頭，現在，倒下的三頭喪屍成了一個塞，塞住通風管道，為我們擋住後面追來的喪屍。

成功救出傑恩後，我們二人沿通風管道來到美術館跟唐寧、米高和哈利會合。

這個美術館擺放了好些藝術品，除了16世紀佛羅倫斯和17世紀路易十四時代的雕塑和畫像外，也有末世時代的生化活標本。包括擺在我眼前的這件活標本，是一具型態恐怖的活物，外觀上是一頭兩米長的野豬，野豬的腹部卻長有一個人頭，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頭，他的眼皮在抖動。

也許是我弄醒了野豬腹下的人頭，使人頭緩緩張開眼睛，並以楚楚可憐的目光斜視著我。

人頭的嘴部被接駁在野豬的乳房上，人頭應該是靠吸食野豬的乳液來存活，而人頭頸以下的地方，不是連接自己的身體，而是連接著一個金屬桶，這個金屬桶說不定是人頭的消化系統，因為桶下有一條金屬喉，連接至野豬的尾部，大概是人頭的排泄系統好了。

這樣的藝術品既惹我嘔心，也惹我憐憫，怎麼要將一個人頭安裝在野豬的乳房下面？如果將別人的生

命套在藝術品裡，這樣的人生還有價值嗎？

我不想再留在藝術館裡：「快走吧.....」穿過一個展覽區又來到另一區展覽區，這區藝術品更重口味，生化藝術沒有最變態，只有更變態。其中一件「作品」是一名沒有頭皮和頭骨的人類嬰兒，作品名稱是「露腦嬰孩」。

忽然，在「露腦嬰孩」展品後面的那扇大門被人開啟了。是誰？我沒有要求導賞員！我抬頭一看，見開門的人倒不陌生，正是我家大宅的好管家！

「少爺，沒想到你能來到這裡！」管家。

「是你低估了我無影無蹤的個性。」我冷眼瞞著管家。

「老爺託付我的事，我已經辦妥了。」管家。

「尚未，老爸託付你去死的事，你尚未做到。」我雖然嘴硬，但心裡仍想知道老爸託付了管家些甚麼事。

管家在大門前踱了幾步才開口：「少爺，我有責任向你說清楚有關地下實驗室的事。」

我：「廢話少說，直入正題！」

管家：「好吧，讓我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

我：「.....」可否說快一點？

「幾個月前，帝國要求老爺交出樂園全部管理權.....」管家沉默了一會兒，續說：「老爺向我表明了對抗帝國的決心，並以這個地下實驗室作為基地，不斷研製出大量生化喪獸和喪屍，目的是要用來對抗帝國。」

站在後面的唐寧始終忍不住口：「其實那次地下實驗室走失喪獸的事件，根本不是意外，是你們刻意安排的，對嗎？」

管家：「對，是老爺要求我釋放所有喪獸和喪屍的。」

我：「為甚麼要釋放喪獸到樂園外？你不知道，一旦讓喪屍跑入市區，這個世界便完蛋了嗎？」

管家：「這正是老爺的計劃。」

我：「計劃？將世界變成喪屍世界就是你的計劃嗎？」

管家：「老爺希望藉世界的混亂，來反擊帝國政府。」

我：「這不是混亂世界，是毀滅世界啊！全世界的人，包括我在內，都會死在喪屍和喪獸口裡！」

管家：「所以老爺將自己變成喪獸，為要保護你，變成喪獸後，老爺也較容易逃出帝國的監視，他可以隱居在山上。」

我向管家怒目切齒：「你沒有將我老爸看成人！」

管家：「老爺作為家族繼承人，有責任保護家族，即使以喪獸的身份。」

我：「談責任？那麼我問你，你為何要釋放喪屍追殺我們？要不然老爸出手救我，我早已死在歌劇院裡。當我在水族館時，你又用海水想淹死我！」

管家：「是麥柏蘭和格拉咸幹的。他們被帝國收買了，奉命追殺你和老爺。」

我：「那你也應該被帝國收買了！」

管家：「他們的確有這樣做……」

我見管家身後沒有其他保安員，便說：「那你現在想殺我嗎？來吧！來殺我吧！」若麥柏蘭和格拉咸都在的話，我肯定不會說得如此瀟灑。

管家：「如果我要殺你，不會來找你！現在地下實驗室所有人，包括秋川在內，都已被帝國收買，他們要對付你和老爺。」

我：「那你現在想怎樣？叫你殺我你又不殺我！」

管家：「我有責任告訴你真相，現在你已明白了，你們可以離開樂園。」

「你猜我會相信你的話嗎？」當我說完這句話後不到2秒，便有一發子彈從大門後面射到管家背上來，管家中槍後隨即倒地，將地毯染滿鮮血。我呆了一呆，繼而將視線轉移至大門口，見站在門後持槍的人，正是格拉咸！

「沒想到這個老頭會出賣帝國，真是笨得可憐。」格拉咸。

見格拉咸沒有鬆開手槍，我立時閃身躲在柱後，再取出攔截弩：「格拉咸，你帶了多少人來？」

「一個！」格拉咸。

甚麼？只帶一個人？是誰？我在柱後窺看，見格拉咸身旁的確只站著一個女人，忽然唐寧大喊：「媽！」

甚麼？這個女人是唐寧的媽媽？但當唐寧喊媽媽時，那個女人毫無反應，且閉上眼睛，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此時，格拉咸對唐寧說話：「唐寧，你最後的任務是帶少爺出來，這樣，我也會遵守承諾，讓你們母女團聚。」

任務？難道唐寧是格拉咸派來走近我的人？這下我真的有點六神無主。老爸，我應該怎樣做？

21 符章：應對全球政變

21 符章：應對全球政變

如果中東是世界的中心，那麼伊拉克也是中東的中心。

在中東，伊拉克東接伊朗，能往中國；西接敘利亞，能通歐洲；南接沙特阿拉伯，能達非洲。

若然伊拉克能把握地理優勢，便有望與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構成中東版三國鼎立局面。其中沙特阿拉伯以石油發展經濟，以色列以高科技發展經濟，而伊拉克則以世界貿易發展經濟。其中伊拉克位處中國通往歐洲和非洲的陸路據點，有利成為一帶一路的跳板，成為世界經濟中樞紐。

然而伊拉克應該怎樣掌握地理優勢來發展經濟？其中可在伊拉克東部地區發展旅遊業。例如研究聯合伊朗和中國投資者聯合興建大型主題公園、博物館和美術館等。其中大型主題公園是針對兩伊青年關係，讓新一代人民在歡樂中彼此交流

要點是保安，例如恐怖襲擊。美國校園槍擊事件是幕後策劃者以學童安全為由向美國聯邦政府施壓，而伊拉克恐怖襲擊則是針對當地美軍，目的是以美軍遇襲為由，目的是迫使美國增兵，從而讓當地伊斯蘭極端份子有藉口組織武裝份子。換言之，伊拉克恐怖襲擊與美軍駐軍數量成正比。

古物博物館和現代美術館則能讓兩伊青年彼此認識其文化價值，加上原有的巴比倫遺址等景點，有利吸引更多外國遊客，從而分散武裝的對抗氣氛。

除了在東部發展經濟，伊拉克也必須考慮西部經濟。其中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長年受戰爭傷害，醫療設備和農業技術都有一定發展空間。另外，作為美索不達米亞發源地的伊拉克，本身具有相當濃厚的文化價值和藝術風格。因此將蘇美爾文化藝術作為設計概念的皮具和傢私設計產品都有一定吸引力。若能加入歐洲現代化設計風格，足以為歐洲消費者帶來驚喜。為此，邀請對中東文化有興趣的歐美設計師到伊拉克教授設計擁有相當意義，能與馳名海外的歐洲女性消費力並駕齊驅，女性較容易支持長年受戰亂傷害的伊拉克經濟。

當歐洲經濟與伊拉克經濟出現對流時，一帶一路才算成功，因為有資金對流的經濟體才能長存，為此鼓勵歐洲企業以薄利多銷的方式製造日用品銷往伊拉克。

至於伊拉克南部經濟，可考慮發展資訊科技和金融業。其中沙地阿拉伯和阿聯酋等石油出產國的油王擁有足以揮霍的資金，反映其資金週轉能力極高，只要將沙國和阿國資金流入伊拉克，中東南部將成為世界一大經濟體。同時在伊拉克西部地區興建小型飛機製造廠，有助吸引沙國油王乘私人飛機來往沙國、伊拉克和東北非等國作投資。

最後在伊拉克中部，就是首都巴格達，可考慮發展教育產業和提昇基建水平。其中中東經濟和企業將達國際級水平，伊拉克位處中東中心地點，將有利吸納阿拉伯企業管理人才和優秀學童。除了管理學，中東人民普遍缺乏對施政概念，當他們生活受到打壓時，他們不懂得表達積極而具體的政務意見，從而埋下暴動和恐慌主義的危機。

為此，伊拉克政府應投放大量資源來提昇當地教學水平，包括政治、經濟、管理和設計等各個項目。另外亦可每年在巴格達舉辦國際青年施政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大學生和政黨青年會員共同分享如何發展中東經濟，或如何將中東經濟連接至歐美與中國。最後在伊拉克巴格達優化機場和陸路網絡，

有利外國學童到伊拉克留學，有利振興旅遊業和貿易。

當伊拉克、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這三匹戰駝皆成了商駝，中東局勢將會更穩定，尤其伊拉克擁有聯合全球的地理和文化優勢，更不容輕視。

PS:

新世界帝國將以「全球政變」的手段崛起。全球政變能否爆發的關鍵在於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全球各國軍政高官於人脈網絡上的把握力，而已跟羅氏簽下密函並有意協助帝國崛起的各國軍政高官，他們對全球政變成敗的「信心」便是羅氏在人脈上的把握力。換言之，要打擊全球政變，很大程度在於打擊簽函者他們對全球政變的信心。

如何打擊全球匿名政變者的信心？答案是全球各國表明立場，要共同鞏固全球局勢穩定，包括各國互信互助，尤其向全球軍政高官表明此立場。

為甚麼要表明立場？因為當有意叛國的軍政高官見全球政府攜手對抗全球政變，那樣，他們參與全球政變的信心便會動搖，只要羅氏於人脈絡上有一個連結點出現不明朗，羅氏便會失去對發動全球政變的決心。不要忘記羅氏不會有第二次失敗的可能，2018年歐債危機 (用意是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已是第一次失敗。

由中、美、俄、歐盟和沙地阿拉伯 (包含以色列更佳)

共同簽署一份協議是簡單的做法，協議包括分享各國自身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動態。過去這種協議是荒謬的，因為俄羅斯不會告訴美國她們有生化武器，美國也不可能分享如何攻打中國的戰略部署。

然而協議的目標是團結全球各國，以打擊全球政變，而非以保障各國政府的私隱。若各國之間私隱愈大，互信互助便會愈小。互相猜忌和分裂正是羅氏家族過去200年統治美國和世界的手段。

當上述協議簽妥後，下半部的計劃便能開始。因為當全球軍政高官對全球政變的信心產生動搖時，各國政府便能推出一項申報計劃，姑且稱為「政變申報計劃」。

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怪，為甚麼要讓政變者申報？原因很簡單，不是要打擊全球變政，而是要讓其不攻自破。

在計劃下，參與政變申報者既不用觸犯跟羅氏簽署密函的叛國罪，更可以在合法環境下繼續履行相關密函的所有責任和舉動 (申報期建議至本年9月30日為止)。這樣，匿名政變參與者才會向政府申報全球政變，且無懼假申報(假線索)，攻心為上，且那個叫白箭的人早已對全球政變的方式有了預算，申報不是要打擊全球變政，而是要讓其不攻自破。

申報者也不必擔心自身安全，因為任何申報者的安全，正是全球政變的動力源頭 (信心)。

一旦讓全球各國軍政高官看見各國領袖已簽下上述協議，在摒除啟示錄預言準確性的條件下，全球政變的爆發率將由現時約40%的可能性，下降至約15%。

22 第一毒士格拉咸

22 第一毒士格拉咸

我們來到地下實驗室的美術館後遇上管家，他向我講述了老爸他建造這個地下實驗室和研製喪獸的目的，及後管家被格拉咸開槍擊倒。

管家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後面的格拉咸則手執一個女人，唐寧喊這個女人做媽媽。我手上緊握攔截弩，但攔截弩不及格拉咸的手槍快，他是一名快槍手，我不得已躲在柱後，等待還擊的時機。

「唐寧！你的媽媽已等不多時，她的眼睛已看不到東西了.....」格拉咸展露陰險的微笑。

唐寧跟格拉咸有甚麼關係？我見她跪在地毯上哭成淚人，喊道：「我媽沒有欠你的！」

「你媽的確沒有欠我，但我想賺更多嘛！可知道少爺的命在帝國的價目表中值多少？」格拉咸兩邊嘴角漸漸微揚。

「格拉咸，你想要多少錢告訴我，你先放過她們兩母女！」我以為格拉咸想要的是錢。

格拉咸聽見我說話，立時舉槍回應我：「少爺，你還要笨到何時？現在錢已成為廢紙，這個末世，是使用黃金的時代，你們家族的金庫已被帝國徵收了，你還跟我談錢干麼？」說罷，格拉咸向我身後的石柱開了一槍作為威嚇：「立刻出來！否則我一槍擊斃這個老女人！」

坦白說，唐寧的媽媽不算很老，甚麼老女人只是一個羞辱詞，但要不然她是唐寧的媽媽，即使格拉咸挾持的是索女，我也決不自投羅網。現在我有點心軟.....

「格拉咸，好歹你也是個男人.....」稱格拉咸做男人已是我人性的極限：「有種你也給我出來，我跟你對決！」我將攔截弩援援伸出石柱。

格拉咸箍著唐媽媽的頸逐步迫近我：「好吧！少爺，現在我來了。」

「我不是叫你過來，是叫你鬆開唐寧的媽媽來跟我對決！」我始終藏在柱後用攔截弩瞄準格拉咸前額：「你行為卑劣，昔日我僱用你當保鏢，是我的遺憾。」

「少爺，你的命值1000個亞侖金幣啊！」格拉咸的心理比喪屍更變態。

「放了唐寧的媽媽，我便出來！」我尚未說完話，格拉咸再向石柱多開一槍：「不要跟我討價還價！快給我出來！你這個笨少爺！」

我已無路可退，格拉咸卻迫近：「好，我出來，但我有個條件，因為我是美男子，所以你若向我開槍，就不准打臉！」

「少爺，你真要臉，但我當然不會打你的臉，擊爆你的臉，帝國如何認人？你的命值1000個亞侖幣啊！哈，我喜歡向你的太陽穴開槍呀！」格拉咸的變態心理跟這個美術館可謂天生一對，重口味程度沒有最變態，只有更變態。

無論如何，我從石柱後面步出半身，格拉咸的微笑始終沒有停止，且他的手槍正瞄向我的俊臉：「少爺，你歸天吧.....」

這時候，米高趁機拿起一座雕塑----娜芙蒂蒂半身像----直取格拉咸後腦勺，可是雕塑太重，米高的步伐被格拉咸發現了。

格拉咸是名快槍手，轉身一槍擊爆娜芙蒂蒂雕塑的頭部。哇！娜芙蒂蒂可是古埃及第一絕色美女！

格拉咸的手槍沒有燒完的一刻，回身瞄向我：「哈！死神仍在吶喊呀.....」抱歉我聽不見有死神，只聽見有狂人。

千鈞一髮間，「杼！」美術館的牆壁被瞬間撞破！粉碎的牆壁立時成了石塊，如同子彈般猛烈地擊向格拉咸，使他不得不舉起雙手以為防衛。

原來，瞬間擊破牆壁的是老爸！他咆哮如雷、野獸怒吼的向格拉咸直衝。格拉咸被老爸的震攝力嚇呆了半秒，回神後向老爸開槍，可是幾發子彈是阻不了老爸的狂飆！

格拉咸見形勢甚急，乾脆趁灰塵飛揚時鑽進暗處，卻執迷不悟意圖向我開槍，可是我早已躲回石柱後面，畢竟我是個看風使帆的家族闊少爺，保命優先，復仇在後。

不料格拉咸找不到我，心有不甘，竟然向唐媽媽開槍，一槍擊中唐媽媽腹部。

老爸從槍聲確認了格拉咸的位置，他大步一衝，向格拉咸重拳一擊，將格拉咸一拳擊出美術館，「杼！」格拉咸的身體猶如炮彈般飛出美術館。被老爸重拳擊中的格拉沒有死去，也許他所穿的避彈衣為他擋了一炮，只見他在美術館大門後面口吐鮮血，撕心裂肺地爬了起來，拐步想逃。

我：「爸！格拉咸想逃！」老爸聽到我的話，可是沒有追上去，因為我已聽到有喪屍群的聲音從美術館外傳來。

一聽便知喪屍群數量可不少，老爸以巨獸姿態站在美術館大門前，回頭望向身後的螺旋型水晶樓梯，示意我們沿水晶樓梯離開美術館回到地面。

老爸，你不打算離開嗎？

唐寧緊握躺在地上唐媽媽的手：「媽媽，你聽到我的聲音嗎.....是我.....」

米高嘗試為唐媽媽做急救，但沒有急救用品，根本止不了血。唐媽媽認出自己女兒的手，奄奄一息道：「唐寧，是你嗎？」

唐寧哭著點頭：「是我，是我！」

可是唐媽媽仍在問：「唐寧，是你嗎.....若是你.....就用指頭.....在我掌心打圈.....」

唐寧邊流淚邊在唐媽媽的掌心用指頭打圈，眼淚也落到唐媽媽的手心裡。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唐媽媽不但失去視覺，也失去聽覺，只剩觸覺。格拉咸，你為了區區1000個亞侖幣，弄瞎了一個無辜的人的眼睛，還要弄破她的耳膜！

唐媽媽自知活不成：「唐寧，不要哭.....你的眼淚很珍貴，要用在其他人身上，耶穌.....祂必定與你同在.....」

唐寧想說的話，已無法說給媽媽聽，只能不住用指頭在媽媽的掌心裡打圈，希望藉此鼓勵她活下去。

可惜不一會，唐媽媽還是因失血過多，斷氣在唐寧的懷裡。

唐寧擁著母親的遺體啜泣，想聽從媽媽的教誨，盡力不哭出眼淚，怎麼只有眼淚才能沖淡傷痕？

喪屍群的聲音愈來愈近，唐寧，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們現在必須動身離開！

我和米高試著強行拉走唐寧，唐寧也知道自已必須離開，手卻仍握住媽媽不放：「唐寧，喪屍群來了！快走！」

喪屍群終於來到了，站在喪屍群中間有一個男人，正是麥柏蘭。他因何忽然勇猛？原來他手執膽汁，膽汁是用來控制喪屍群，膽汁的氣味能吸引喪屍群的注意力。麥柏蘭沿路擲破一瓶又一瓶膽汁，以膽汁的氣味帶動屍群暴走。所以他膽敢站在屍群中間。

麥柏蘭從門外將一瓶膽汁投進美術館內一座知名的雕像----斷臂的維納斯----上去，喪屍群隨即蜂擁衝進美術館來。

老爸一見喪屍群湧進美術館，立時衝到斷臂的維納斯前，但他不是衝向膽汁，而是將整座2米高「斷臂的維納斯」雕像抬起，一手拋出美術館，使喪屍群回頭衝出美術館外去。

「唐寧！起來，時候無多！」我和米高也不忍催促唐寧，她依依不捨地鬆開媽媽漸冷的手，如此一幕教人心酸。

這時候，麥柏蘭再將一瓶膽汁拋進美術館的牆壁，喪屍群又跑回美術館。是的，笨蛋總是比較忙。問題是，老爸不能將牆壁拆下拋出美術館。傑恩當機立斷，一馬當先逃上水晶樓梯，站在樓梯上大喝：「大家馬上逃走！」

傑恩哥，其實你要逃走，也請低調一點。

他的呼喊聲驚動了麥柏蘭，引來麥柏蘭多拋一瓶膽汁到水晶樓梯上去，喪屍群隨即集體衝向水晶樓梯。傑恩哥，難怪你只夠資格當後備軍，若你是正規軍，恐怕你的部隊會因你全軍覆沒。

老爸有能力擊倒所有喪屍，但無法阻止所有喪屍群衝向水晶樓梯。此時，一下震天的吼叫聲從美術館外傳來，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難道我有大伯的嗎？我家老爸可是獨生子啊！

隨吼叫聲而來的是一下又一下非常震撼的腳步聲，這些腳步聲我倒不陌生，正是我在多層停車場聽過的那些腳步聲。沒錯，真的是牠！就是那頭曾經在多層停車場襲擊過我的巨型喪獸！它的右臂是一隻巨爪，能輕鬆舉起一輛摩托車！美術館雖然沒有摩托車，倒有不少大理石雕：「唐寧，我們快走！」我們拔腿就跑。

老爸見巨爪喪獸來勢甚猛，決定先發制人。老爸抬起大衛雕像，向巨爪喪獸直揮，可是巨爪喪獸力量同樣驚人，一下子將大衛雕像抓碎，「沙！」

一山不能藏二虎，一館不能留二獸，老爸，我先走！但請給我活下去！

PS：如果山上有猛虎，可讓其靜看天際，因為天際的廣闊，足以牽動人心。人心若是貪，天大之美倒是良策，何必貪圖眼前小小的財富，而忘掉遠大的機遇？

善用中國美好的將來，有助抑制貪財的小人。且有一說，當你劈了新世界帝國一刀，記得回身刺我國貪官一劍，這具有連帶作用。

縱然末世紅馬正準備昇騰，反貪腐大行動卻是良機，尤其在帝國掌門人處於待機時刻。

另可以用美元收購帝國地上資產，尤其金融銀行和情報機構等，既能打擊帝國崛起的決心，也能回應量化寬鬆，更能收納金融情報人才，用在非洲和伊拉克的土地上。只要不觸及帝國家族的大宅，收購帝國的酒莊也有其用處。

收購的重點不在於收購的結果，乃在於最終成功收購的過程，要點是如何控制處於「待機狀態」下的羅氏掌門人的反應，尤其在美國法治、金融體系和政治局勢的掌權上。

23 決鬥

23 決鬥

羅斯柴爾德家族因何懼怕基督教？古猶太大祭司為何要釘死耶穌？兩者原因一致----基督教和耶穌都是講求人的信心。用物質換來的信心並不實在，因為建基在物質上的信心，其根基隨時被別的物质換走，而羅氏家族多的就是物質。你若以眼見為信，便註定屈膝在災劫之中。

我的前保鏢格拉咸和麥柏蘭先後來到地下美術館。格拉咸開槍擊斃唐寧媽媽，麥柏蘭則帶來一大群喪屍狙殺我們。

老爸以喪獸姿態為我們反擊喪屍群，這時候，又來了另一頭巨獸，正是那頭曾經在多層停車場襲擊我、右臂長有凶悍巨爪的喪獸。老爸為了保護我，跟它大殺一場。老爸，你要活下去！

我、唐寧和米高正要登上那條通往地面的縲旋型水晶樓梯，卻被傑恩喊來大批喪屍所堵塞，喪屍群在水晶樓梯上發狂，怎麼辦？

傑恩再叫喊：「米高（傑恩的弟弟）！你還呆著幹甚麼？趁那個叫麥柏蘭的人身邊沒有太多喪屍，去搶他的膽汁，用膽汁引開喪屍，我們便能離開美術館！這些喪屍留在水晶樓梯，我們怎樣逃出美術館？」

傑恩的進言說來有理，可是麥柏蘭有槍，叫你手無寸鐵的弟弟去冒險，做哥哥的你是何等重情義？

說不定麥柏蘭聽見傑恩的建議，他竟然將一瓶膽汁隨手拋到水晶樓梯以外的地方，喪屍群嗅到膽汁後立刻離開水晶樓梯，往膽汁方向跑去，問題是，麥柏蘭因何要這樣做？他良心發現，要為我們開通樓梯嗎？

不，他才沒有良心！不到5秒，他又將新一瓶膽汁拋到水晶樓梯上去，喪屍群又擠回水晶樓梯下。他這樣做，分明是要向我們示威----只要麥柏蘭手上一刻有膽汁，喪屍群都不會離他太遠，也不會離水晶樓梯太遠，從而表明他掌控美術館內一切操作（權力遊戲喪屍版）！

我們可以怎樣？他喜歡喪屍群在哪裡，喪屍群就在哪裡，就是不讓我們死得清脆，想多玩我們一點，讓我們恐懼多點！看他嘴角不住往上揚便知一二。這位麥狂人真變態！他的側肩袋內至少有6、7瓶膽汁。

麥柏蘭的槍法雖不及秋川和格拉咸，但總比我的攔截弩快，他好歹也是一名職業殺手。

近百喪屍仍然擠滿水晶樓梯，此時，有一瓶膽汁在水晶樓梯上的出口處爆破，喪屍群隨之沿樓梯湧出美術館，站在樓梯上的傑恩嚇得喊問：「嘩！這是怎麼一回事？」

之後，我又聽到出口外傳來多下槍聲，我認出這些槍聲屬秋川那把P38手槍，秋川愛用這把手槍，是因為他兒時最愛看《魯邦三世 VS 名偵探柯南 The Movie》。

見喪屍群湧出美術館，麥柏蘭當然不滿意，他手握膽汁卻沒有拋出，因他知道上面的人是秋川。麥柏蘭乾脆步上地面跟他決一高下！如果他配合喪屍群聯手對付秋川，我擔心秋川一人難以招架。

我們趁機逃出美術館，來到地面，大地的空氣實在清新，我已聞夠屍臭味！忽然，一發子彈擦過我俊朗的臉蛋，給我這位美男子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唐寧妹妹！你會看重我的內涵嗎？我回頭一看，開槍的人竟然是格拉咸！老爸見格拉咸向我開槍，就衝向格拉咸，格拉咸沒有逃跑，只大喊一聲：「利亞姆！」

利亞姆是誰？原來那頭巨爪喪獸就是利亞姆，巨爪喪獸聽見主人的差遣，馬上撲向老爸，兩頭巨獸飛身撞向混凝土牆，「摜！」這下猛撞竟然給混凝土牆撞出一個大洞來！

巨爪喪獸壓在老爸身上舉起右爪，瞄準老爸太陽穴直砍。老爸左臂成功擋住巨爪的攻擊，再以右拳反擊巨爪喪獸。巨爪喪獸一連中了老爸三重拳，場面彷如UFC終極格鬥冠軍賽，卻未有昏倒的跡象。

拳擊不致命，老爸乾脆拿起旁邊的象牙雕塑，向巨爪喪獸頸椎直插。巨爪喪獸舉左臂護頭，老爸無計可施，改向巨爪喪獸腰部猛刺，終於給對方刺穿一個大洞。

兩獸各吼一聲，老爸抽出象牙，巨爪喪獸腰部血如噴泉，發力用巨爪壓在老爸額上，雙方沒有喘息的空間。

這時候，我舉出攔截弩，想助老爸一臂之力，不料格拉咸再向我多開一槍。幸好他被老爸重擊後身負重傷，這一槍同樣打偏了，卻擊中我面前的水晶扶手，「噼啪！」水晶碎片驚動了我的防衛意識。

我馬上拔足跑出美術館，唐寧和傑恩等人來到地面，見秋川的手槍不剩一發子彈，拚命用武士刀跟喪屍群對抗。秋川，你果然仍然站在我這邊，忠心為我護航。

麥柏蘭隔岸觀火，按著秋川的步法向他不斷拋出膽汁。秋川被發狂的喪屍群圍困，我則舉起攔截弩想幫秋川解圍。

我蹲下身瞄準麥柏蘭，想一箭擊倒他，可是世上沒有省油的燈，他在我拉動扳機前回身向我開了一槍，子彈擦傷我的右額，現在我頭上佈滿傷痕。這些傷口雖然不致命，卻痛得要命。

我不得已退後三步迴避，將攔截弩交給傑恩：「你是帝國後備軍人，懂用弩嗎？跟步槍沒有兩樣，你去助秋川！」

傑恩是帝國金獎後備軍人，非出於他的作戰能力如何出眾，而出於他爸爸是帝國上尉，米婭爸爸則是帝國少校。

傑恩接過攔截弩後沒有即時助秋川，反而退得比我更後。「你往哪裡去？」我問傑恩，他回答說：「我要找個有掩護的地方放箭！」

也許你是對的，但你一直在退，退了近百米，你的箭法足以應付這個距離嗎？我尾隨傑恩，幸好麥柏蘭沒有追上來，因他現在眼裡只有秋川一個敵人。

「Clear。」傑恩退了一百米才說Clear，但這裡本來就沒有喪屍。

遠處的秋川仍跟喪屍群拚鬥，麥柏蘭大哼一聲，將掌上的膽汁朝上輕拋兩下，右手緊握沙漠之鷹，就是不開槍。

秋川凌厲劍氣仍未消散，在喪屍群中間左穿右插，每下揮劍都有一屍頭落地，如此劍氣，攪碎了喪屍

群的陣勢。眼見喪屍群陣勢鬆散，麥柏蘭再向秋川拋出膽汁，誓要集中喪屍群力量。

受圍攻下，秋川的確少了幾分霸氣，卻多了幾分靈動飄逸，步法完全沒有走樣，氣流依然隨秋川的身體翻動，屍頭如柳葉般隨風一顆一顆落下。

麥柏蘭見秋川將喪屍群打得落花流水，不得已親自出馬，他舉起沙漠之鷹緩緩迫近秋川。

「傑恩，你要等到何時？快放箭！」我。

「你不要向我下命令！我自有打算，你將攔截弩交給我，就由我作主，不然你收回這把弩好了！」傑恩的口吻像個尊貴軍官。

事實上，我現時不在狀態，我臉上和額上的傷痕都很燙，燙得我眯起眼楮，傑恩你卻在危難之時跟我計教！

頃刻之間，麥柏蘭已站到秋川面前，想正面向秋川開火。秋川卻被半百頭喪屍纏著，手槍子彈亦已耗盡。麥柏蘭發出陰險的笑聲：「秋川，你今天死在我手上，算是天命，我數過你手槍的子彈，沒了吧！哈哈！若有，你也快不過我。」

秋川一手劈去前面一頭喪屍，瞪眼問麥柏蘭：「你怎麼數錯了？」再砍殺身後另一頭喪屍。

「我數錯了？是你自己數錯吧！哈哈！你根本沒有子彈了！你也沒命了！真是天命！」麥柏蘭笑聲像馬叫。

秋川轉身將自己的手槍拋到地上，看得麥柏蘭傻眼了：「你？哈！我真的.....」

「啾！」

是甚麼？我聽不到任何聲音，麥柏蘭已倒地。麥柏蘭被擊倒了嗎？是用甚麼擊倒他？我大步走向秋川，想了解一二。當我走到秋川面前時，秋川已收拾最後一頭喪屍，將武士刀收回刀鞘。

我低頭望向麥柏蘭的屍首，見它面上刺有一日本飛鏢。酷！原來秋川一直等麥柏蘭走近，再扔下手槍分散他的注意力，最後快手放出飛鏢，將麥柏蘭一鏢致命。麥生，這就是你的天命。

高手從不多言，一句便夠。

PS：新世界帝國在末世期間發行帝國電子債券，據稱是為了集資推行國家建設。電子債券發行後，全球富豪和大企爭相搶購，妄想其升值空間。

然而帝國電子債券是用亞侖金幣購買，買來的卻是虛擬產品和不實信用，懂金融政治的人都明白，這是帝國藉電子債券剝奪人民自治權的手段，因為這些債券是用在提昇軍備、興建國家水庫和基建公路上，公路則只有帝國官員和富豪的車輛使用，普渡眾生在末世日子裡連汽車也沒有，食物和藥物都買不起。

24 你的手臂

24 你的手臂

秋川用忍者飛鏢擊殺麥柏蘭，同時為我們清理來犯的近百頭喪屍，然而老爸在地下美術館跟那頭巨爪喪獸的戰鬥仍在進行中。

我請求秋川：「秋川，快幫忙我老爸！」

秋川背向我道：「我為甚麼要幫助你們？你們應該及早逃進雙層露營巴士？」

「逃？我老爸可在奮戰啊！」我的腳步實實在在地走向美術館，態度是單騎救老爸！秋川，我已交足戲，怎麼你還不出手？

忽然，我來了一陣劇烈的耳鳴，這是怎麼一回事？緊隨耳鳴而來的是一大群喪屍咆哮尖叫聲，恐怕是來自上千具喪屍的叫聲：「秋川，你說的是，我們及早往露營巴士去吧！」

秋川沒有理睬我，他走到唐寧面前：「拿出你的手機給我？」

唐寧的手機？唐寧也呆了一回，從口袋裡取出手機。秋川接過手機並將其電池拆掉，我的耳鳴隨之停止。

我問秋川：「唐寧的手機……」

秋川：「她的手機裝有追蹤軟件和高頻裝置。」

是唐寧手機內的程式觸發我的耳鳴，當中高頻裝置更惹來全樂園的喪屍，不過我沒有怪責唐寧，是格拉咸抓了她的媽媽，迫她出賣我們，所以我安慰唐寧：「不要緊，來，我們盡快到露天停車場，登上巴士一起逃出喪屍樂園！」

說到這裡，享主菜前，先品嚐一碟前菜，一頭身高6尺健碩喪屍突然從前方率領廿多頭喪屍來犯。秋川二話不說，奮勇當先，上前一刀劈去健碩喪屍的頭顱。此起彼落，左右兩邊再有近百頭喪屍從樹林中瘋狂跑出，現場裡我有種中伏被包圍的感覺，傑恩則手執我的攔截弩往露天停車場方向狂奔，是的，有些人逃亡時是不顧一切的。

走在最前線的傑恩連發數根銀箭，其中只有兩根箭成功射中喪屍腹部和大腿，簡言之，就是他沒有射倒任何一頭喪屍，中箭後的喪屍只會更瘋狂，也許我將攔截弩交予他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唯有秋川步法絲毫沒有混亂，保持一步斬殺一喪屍的流暢。

這時候，前方再來數百頭喪屍，它們全部都是樂園昔日的遊客，在一夜間被人毒害成喪屍，當中不乏小孩喪屍。

任秋川刀法再厲害，也不可能一下子擊殺千頭喪屍，老爸仍被巨爪喪獸纏住，地下美術館的吼叫拚鬥聲證明這一點，怎麼辦？誰來救我？耶穌，請救救我，唐寧是教徒，你若救她，也請救我，因我將來必與她成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阿門一詞我尚未說出，拯救已趕到。看！米婭駕駛雙層露營巴士來救我們！米婭，你怎麼懂駕巴士？眼前這台巴士擁有強大攻擊力，不是巴士上有甚麼尖端武器，而是米婭將巴士駛得像烈火碰碰車，在喪屍群裡左衝右撞。面對這台巴士，死人靠近不宜，生人也勿近。

雙層露營巴士正向我們迫近，來勢比喪屍更具殺傷力，我應該逃走嗎？

「抨沙！」巴士狠將我眼前一堆喪屍撞開輾平，且在緊急煞車的情況下停我面前。米婭妹妹，沒料你人辣、車更辣。米婭打開車門：「你們呆著幹甚麼？快上來！」

請不要見怪，我純粹是被你的駕駛技術震懾而已：「是.....是，我現在上巴士.....」

秋川從前鋒轉為殿後，為我們擋住喪屍群，傑恩則保持一貫「走」在最前線，是「逃走」最前線才對。當我、唐寧、傑恩、米高和哈利都相繼登上巴士後，秋川仍在外圍跟喪屍群戰鬥，他被數百頭群情激憤的喪屍重重困住，無法突圍。

傑恩站在車上大喊：「快上來，立刻上來啊！」

傑恩哥，你也看到外面群情洶湧吧，你可否體諒一下別人以一敵百的感受？小弟我承受不起無能者的權威，我一手搶去傑恩手上的攔截弩：「讓我去幫他解圍！」

眼前銀箭只剩5根，其他都被傑恩揮霍掉，我卻信心十足，連放5箭，全部擊中喪屍頭部。但情況未見樂觀，1000減5跟減0沒有分別，同樣是仍有太多喪屍，為此，我坐到巴士駕駛座旁，啟動七彩激光，希望用激光引開喪屍群。

喪屍被七彩激光引開後，秋川困境得以舒緩，繼而他快刀斬殺多頭喪屍，終於殺出重圍，大步踏上雙層露營巴士，力保不失。我見秋川沒有受傷，即時為他送上祝賀：「歡迎乘搭逃亡快車。」

不知不覺間，巴士外集結了超過千頭喪屍，雖然它們無法進入巴士，巴士以F1碳纖維製造，集輕磅、耐用和變形抗性高的優點，能抵禦喪屍任何攻擊，但如果老爸戰敗，那頭巨抓喪獸殺上地面來時，碳纖維外殼在牠面前仍不過是一片Tempo紙手巾而已。

迫於無奈，我跟米婭交換位置：「讓我駕駛巴士，我們現在離開樂園。」老爸，怨孩兒不孝，我會永遠懷念你。

巴士以低波奮勇前進，用血盆大口撕開肉醬般的喪屍群，殺出血路，儘管擋風玻璃沾滿屍血，礙我視野，我可以開動車頭噴水器，向擋風玻璃噴出強潔力消毒藥水，擺動雨刷，洗淨擋風玻璃，開通視野。

車廂內的隔音和隔味做得很好，任屍群高呼吶喊，屍臭如糞，車內依然保持優雅脫俗，這台具備雷達和熱能探測裝置的雙層露營巴士，是末世時代出類拔萃、逃難必備的名車。

我從駕駛座旁的顯示屏上啟動熱能探測裝置，見地下美術館內老爸和那頭巨抓喪獸仍在戰爭，爸.....你放心，我必定會逃出樂園，為家族留種。

闖過喪屍群後，我駕駛巴士來到另一園區設施----浮屍湖泊----在昔日，遊客可以乘坐小艇遊歷湖泊，湖面有浮起的喪屍向你伸手亂抓，今天湖中仍有喪屍，歡迎欣賞：「唐寧，你們到二樓房間休息一下吧！我們在巴士上是安全的，樂園大閘就在前面。」巴士無力抵受大閘上自動榴彈砲的攻擊。

我邊駕巴士邊觀賞湖畔景色：「秋川，你關掉樂園的保安系統沒有？大閘上的武裝系統.....」

秋川坐在駕駛座後面，是一張有按摩功能的沙發：「沒有關掉。」

「甚麼？不關掉保安系統是不可能通過大閘？」我。

「在地下實驗室，我跟一個人約好，他會關掉保安系統。」秋川在沙發上閉目養神。

「他是誰？他可靠嗎？」我。

「比你可靠。」秋川。

「怎麼可能？我是一個企業天才。」可惜在末世日子，全球企業都被帝國收下：「那個人是誰？是樂園的舊職員嗎？他的名字是甚麼？」

「他是一名韓國駭客.....」秋川。

「噢，我有印象，他叫柳正哲，曾以駭客技術入侵韓國第三大財閥SK集團的系統，將集團會長崔泰源的名字改為金正恩。」我不禁一笑。

「這個人有信用，有才能，有膽色，且服過兵役，槍法不下麥柏蘭。」秋川。

「那麼你會跟他一起加入白馬兵團嗎？可以一起對抗帝國！」秋川低下頭，就像睡了一樣，沒有回應我。既然你不應我，那好吧，我專心駕巴士。

巴士緩緩前進，我心想那個柳正哲真的會將樂園保安系統關掉嗎？大閘上的榴彈砲可以秒殺我們，只要巴士靠近大閘，榴彈砲和輕機槍會即時發動攻擊，沒有半秒商量餘地。

想到這裡，傑恩來到駕駛座旁跟我說話：「你將巴士駛出樂園後讓我們下車，我的轎車就在外面。」

傑恩哥，你的命令可否在我們成功逃出樂園後才下達：「噢，沒想到你有車，好吧，我在樂園外放下你們。」希望閣下離開車廂後被其他車輛撞死。

完了對話後，我們來到樂園大閘前100米，這是關鍵時刻，秋川卻仍在閉目養神，淡然處之。我則輕踏油門，不敢魯莽急進。

「快！你怎麼慢吞吞？樂園大閘已開啟！」傑恩在我耳邊像蜜蜂般嗡嗡，不住催促我。但他的話沒有錯，大閘開啟是意味保安系統被人關閉，所以我可以加速巴士：「奶路臣號，一口氣衝過去吧！」我猛力踏下油門！

巴士全速前進，從時速20公里一下子加速至80公里。眼前的大閘如洪水般湧向我們，是巴士到了搶灘的時間，要達陣啦！卻在電光火石間突然殺出一個人影，赫然硬闖我的眼簾，正是格拉咸！他昂首進入大閘控制室，他想做甚麼？

忽然，閘上的保安燈從綠色轉成紅色，意味樂園保安系統被格拉咸手動改為最高級別，這樣，大閘上的榴彈砲將會對我們發動攻擊，大閘也會在30秒後自動關上。

我立時煞停巴士，喝令巴士上眾人：「大家不要有任何動作，否則榴彈砲會向我們開火！」

「為甚麼要開火？」傑恩。

哥子，你活動的嘴巴會害死我們，我用兇悍的眼神要求傑恩閉口。

格拉咸見我們的巴士停下來，便拿出一件東西在手上輕拋，是甚麼東西？我啟動巴士上的鏡頭，放大他手上的影像，當我認出這東西後，馬上冒出冷汗，是閃光彈。

若格拉咸將閃光彈拋向巴士，並在巴士旁發出閃光，榴彈砲便會誤判我們是活動物，繼而將我們一炮炸掉。

大閘上共有三支榴彈砲，雖然每炮之間皆需花5秒時間重新上彈，但我們不可能同時避開三枚榴彈，巴士的速度也不可能快得過榴彈砲，我們必死毋疑。

格拉咸微笑步出控制室，準備拋出閃光彈，這時候一把熟悉的咆哮聲從巴士後方傳來，正是老爸，怎麼了？老爸，你想做甚麼？不要靠近大閘！榴彈砲已經就位！

老爸明知榴彈砲已經啟動，他卻沒有停止腳步，發狂向榴彈砲直衝！這跟找死沒有兩樣，老爸，停步，不要再靠近大閘！

「隆！隆！隆！」三下巨響震撼我的脈搏，三枚榴彈砲同時擊中老爸.....「爸！」我只見老爸身上冒煙出火，他的右臂被整肢炸斷，卻仍奮力往前衝。老爸，快停，快停下來！

輕機槍同時啟動，向老爸將殘的身體發動毀滅性的攻擊。我全然失去理智，發力踏下油門，將巴士車頭瞄準格拉咸直衝：「格拉咸，我要取你的命！」

在榴彈砲重新上彈的5秒間，我將巴士全力撞向格拉咸！逃？格拉咸你必死！

就在巴士衝到控制室前一刻，傑恩給軚盤猛力一推，使巴士方向改變，讓巴士在大閘完全關閉前衝出樂園。

25 死城

25 死城

老爸用血肉獸身為我們引開榴彈砲，讓我們成功逃出喪屍格鬥樂園。我沒有怪責傑恩阻止我用雙層露營巴士撞向格拉咸，事實上，昨晚月色太暗，格拉咸是否留在控制室內我也沒有看清。

至於老爸.....當巴士離開樂園時，我從倒後鏡中隱約看見他身上冒火焚燒，就在那段連續不斷的輕機槍和榴彈爆炸聲裡.....

爸，不管你是否貪婪的商人，在我心目中，你永遠都英勇無比。

天亮了，我們離開樂園約40公里，在一條兩旁長滿棕櫚樹的公路上，天上的烏雲漸漸集結，雨水開始從天上落下，不一會，雷電交加，雨勢漸趨顯著，說好了的冬季豪雨即將來臨，幸好我、唐寧和秋川登上雙層露營巴士，傑恩三子和米婭兩姊妹也趕上他們的轎車。

雨刷在巴士擋風玻璃前不住擺動，天邊閃出長長的雷電，雷響不斷。忽然，傑恩將轎車停在路旁，坐在後面的米婭按低玻璃窗面向我，我將巴士停在轎車旁邊，開啟中門問道：「怎麼了？」

米婭在豪雨中高聲道：「我們正前往我爸爸駐守的軍營，你們也一起來吧！在哪裡有食物和補給品。」

在巴士駕駛座旁有兩個高級座位，唐寧坐在其中之一，我問唐寧：「我們應該跟她們一起去軍營嗎？」

唐寧：「也許沒有別的選擇，現在城內可能佈滿喪屍，聚在一起比較安全。」

坐在駕駛座後面的秋川則持不同意見：「你們隨她去吧，我先下車。」

秋川無意進入帝國軍營。是的，如果秋川決定加盟白馬兵團，他的確不可能投靠米婭的爸爸，米婭爸爸是帝國上校。但現在雨勢這麼大，樂園外的世界又不知變成怎樣。

「我們先到帝國軍營，取走食物和補給品後一起離開，好嗎？」我。

沒有補給品就沒有選擇權，唯有取得補給品，才能走盡天涯海角，秋川不是固執的人，他同意我的觀點，於是我高聲回應米婭：「我們跟你走一趟，你們領航吧！」

「那我們先沿公路進入城鎮，在那裡有個加油站，為轎車和巴士加油後再往軍營去。」米婭。

對話尚未完，回頭一看，見有一台摩托車從地平線上出現，是誰？難道是追兵？

「若是追兵就不會只有一台摩托車。來者是柳正哲。」秋川。

柳正哲？噢，來得正好，四個人的晚上可以玩橋牌。

摩托車緩緩駛到巴士旁，柳正哲下了摩托車，踏上巴士來：「外面橫風橫雨，無法找到計程車，幸好

公車沒有停止服務。」

「我這輛是高級私人巴士，並非公車。」我跟柳正哲開開玩笑，他雖然是一名國際駭客，為人卻相當友善樂觀，正哲，批准你加盟我們的「末世走難隊」。

柳正哲上車後，將一批子彈交予秋川，是秋川所用魯邦三世P38手槍的子彈，再回到摩托車上取來一批藥物、食物和水，還有一台手提電腦。

我打趣問柳正哲：「你的摩托車怎麼辦？乘客不得攜帶一立方米以上行李上巴士。」

不料他回得比我妙：「摩托車不要了，我有電腦便能過活。」好吧，悉隨尊便，我關上中門，繼續末世旅程吧！

外面雨勢愈下愈大，一路聽著Bon Jovi一首老歌《Lost Highway》..... So I drive · Watching white lines passing by · With my plastic dashboard · Jesus waiting there to greet us.....

巴士一直跟在傑恩的轎車後面，他的轎車是林保堅尼Asterion LPI 910-4，0-100km/h加速3秒，末世前市價約30萬美元，末世初期為800萬美元。

我們的車子來到加利福尼亞州加利西哥市，是美墨兩國間的邊界城市，是昔日衝浪、電影、海岸線和品嚐葡萄酒的聖地，流光溢彩，如今卻一片死寂，城內城外佈滿死屍，因何會這樣？是因為樂園釋放喪屍所致嗎？

「不，縱然在末世日子裡，屍體遍佈街頭並不罕見，但從屍體腐爛程度和規模來看，問題不應只與樂園有關，災難似乎另有源頭。」唐寧的觀察力很強。

我們的車輛進入城鎮，在馬路上緩慢行駛，雨勢雖然減弱，但沒有人願意離開車子，車門須緊閉上鎖，亦不要降低玻璃窗，因為我們察看到外面有生物在街上亂跑，未知是甚麼，只知一定不是人，說不定是狼群，希望不是喪狼，也沒空去求證，只想盡快找到加油站，補充汽油後離開。

說起屍體，柳正哲忽然開出一個話題：「這些屍體未算多，將來爆發的哈密吉多頓戰爭會有更多。」

「甚麼是哈密吉多頓戰爭？」我問。

唐寧的視線沒有離開街道，彷彿在為街上的亡靈默禱：「是末世大戰，是人類尖端科技與上帝之間的戰爭。」

「末世大戰？人類勝算如何？」我問。

「毫無勝算，戰況將是一面倒。」唐寧。

「一面倒？據我了解，帝國正研發A.I.智能機動兵，除了火力驚人，準繩度也是一絕。」我。

「A.I.又如何？上帝只用上一個技巧，已足夠擊倒所有尖端科技。」唐寧。

「真的嗎？是甚麼技巧？」我問。

「改變物理定律。」唐寧沉實的回應使我啞口無言。

巴士駛過亮紅光的交通燈，是的，在末世日子裡，秩序和安全不過是奢侈品，反正馬路上的人早已死光。

巴士隨轎車駛上一段暗斜路，視野變得廣闊，卻讓我們將城鎮的死寂看得更清楚。

此時，轎車突然停下來。傑恩，怎麼停車？此地不宜久留。不料傑恩更撐起雨傘從車廂步出，蹲在車前不知做甚麼。我略為降低玻璃窗問：「傑恩，你在搞甚麼？不要離開轎車！」

傑恩沒有回答我，蹲在林保堅尼前帥了一會後又站起來：「我的車輪被鐵釘鏈刺破了！」

鐵釘鏈？我們都有同一個疑問：「為何馬路上有鐵釘鏈？」後座的秋川和柳正哲立時取出手槍。柳正哲你.....你未經我批准帶槍上車？是一支韓製大宇K5半自動手槍。

他們二人的神情相當凝重，我問秋川：「怎麼了？」

「叫他們立即上巴士！」秋川。

上巴士？我不理解秋川因何會有這樣的要求，但我總憑信心接受他的意見，我也預算傑恩不會理睬我，所以我直接向米婭和米高提出警告：「米婭，街上可能有敵人！你們立即登上巴士來！」

米婭呆了一會，跟旁邊的米高和諾娃交談幾句，繼而打開車門，步上巴士。

傑恩把我狠狠地瞄了一眼：「怎麼樣？因何要上你的巴士？我們也有車！」是的，你有車我有車，但我是樂園太子爺，單是巴士底盤(車底框架)都比你那台林保堅尼貴：「不，街上可能有敵人，巴士有防彈玻璃，你和哈利也一起上巴士來！」只怪你這台LPI 910-4沒有防彈玻璃。

一聽到「防彈」這個問題，傑恩的面容頓時失去光輝，但他沒有走向巴士，反而回到轎車，想取麥格農左輪手槍。噢，沒料到在末世時代，手槍跟手機一樣流行，我偏愛攔截弩。

傑恩的半個人爬進了轎車，取槍期間，突然被人用長矛準確無誤地擊中臀部。怎麼是矛？也幸好只是矛，若是利爪或子彈，恐怕你已命送黃泉。

未知有否擊中紅心，中矛後的傑恩在車內動彈不得，想關上車門，長矛又將車門卡住，退出轎車又怕再中長矛，場面甚為尷尬，怎麼辦？我倒不願意救你這個莽夫，你自己想辦法好了。

危臨關頭，秋川起了惻隱之心：「將巴士駛在轎車旁，掩護傑恩上巴士。」

聽來這個方法安全又可靠，於是我將巴士駛到轎車旁，只見傑恩忍痛拔出長矛，附帶一聲慘叫，卻不肯上巴士，更關上轎車門。

哈利明白前車可鑑的道理，他毫不猶豫步出轎車，衝上巴士。至於傑恩呢？孩子啊孩子，不要再淘氣了，快上巴士吧！

淘氣期間，再有多支長矛向巴士發動攻擊，但當然嘛，巴士採用防彈玻璃，戰國時代的武器豈能威脅

高科技露營巴士？

傑恩見有人再擲長矛，一怒之下莽顧車輪上的長釘鏈，一於發動引擎。「噠噠噠！」林保堅尼的馬力果然名不虛傳，單憑三個輪子便能在馬路上奔馳，但請緊握方向盤，三輪車不好控制。

巴士與轎車並駕齊驅，不住為傑恩護航，只怪轎車沒有防彈玻璃。

走了一段路，成功避開長矛的攻擊，兩車子來到一個半島區域。

路上兩旁長滿排列整齊而高大的椰子樹，木製碼頭外擺放多艘划艇，說明這裡的人沒有從海路離開城鎮，路上也停泊不少車子，似乎，鎮上的居民是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集體死去。有些屍體掛在商鋪的櫥窗內，有些屍體倒在二樓露台上。

忽然，有一美女站在馬路上向傑恩揮手，這是幻覺嗎？是亡靈嗎？怎麼會有美女在死城裡揮手？話說回來，米婭離開傑恩不過是一段路而已，傑恩狂蜂浪蝶的個性就表露無遺，唐寧妹妹，我倒是一名好哥兒。

問題是，這名美女的笑容有點冰冷，揮手的動作也有種僵硬的感覺。

「是A.I.。」坐在唐寧後面的柳正哲對科技最為敏感，唐寧則是生化專才，二人對這名美女都有種莫名奇妙的顧慮。

「叫傑恩離A.I.遠一點！」唐寧忍不住開聲。好吧，讓我這個傳聲筒向傑恩響巴士笛子，發警告吧！

一如所料，傑恩沒有理睬我的警告，他將轎車停在路旁，跟美女A.I.談笑自若，彷彿在向米婭示威。傑恩哥，你臀部的血止了沒有？

傑恩跟美女A.I.說笑後，居然讓她上轎車。這怎麼可以，如果她是一枚遙控爆炸，恐怕你會後悔沒有認真看待「色」字頭上有把刀的道理。

後傳01 A.I.

後傳01：A.I.

傑恩接載美女A.I.到轎車上去，這顯然不是一個理性的決定，畢竟「紅傘傘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愈鮮艷的蘑菇愈毒，若非是為了騙財，刻意設計成美女的A.I.就是為了取命。

話雖如此，傑恩的轎車仍舊朝油站的方向駛去，因為雙層露營巴士和傑恩的轎車都需要加油，可是在末世日子，油價已飆升20至50倍不等，更甚的是，加州現時變成死城，未知加油站的服務是否猶在？

我邊駕駛巴士，邊參考顯示屏上的地圖，這地圖已經有數月未有更新，畢竟末世的網絡覆蓋率甚低，希望地圖上顯示的油站沒有搬遷。

秋川在駕駛座後的沙發上跟柳正哲交談，是的，世上沒有幾多人可以跟秋川談心。他有一種「我就是我」的個性，但並非是我行我素的自我，而是面向世界的真我；他從不陶醉於自我，卻不斷尋覓真實的自己。他曾經對我說過，只有面向世界的信仰，才可引導人面向世界，基督教是一個廣受批評的宗教。

我們已經來到加油站。一如所料，油站上沒有人，儘管由樂園太子爺自行入油吧！但我不願單獨行事，因為我看見油站便利店上的櫥窗和門戶被人打破，說不定是被喪屍或暴民擊破，奇怪的是，店內環境並不混亂，貨品大致留在貨架上，似乎沒有被搶掠的跡象。那麼秋川，我們一起去購物吧！

「既不是喪屍，也不是暴民。」秋川氣定神閒。

「哎，怎麼你知道不是喪屍所為？」秋川沒有回應我，柳正哲卻有跟秋川相同的看法：「便利店內未見有屍體和血跡，即沒有讓喪屍發狂的誘因，所以不是喪屍擊破便利店的櫥窗。」

「那麼因何又不是暴民？」我再問。柳正哲：「很簡單，便利店內的商品沒有被人搶掠，若是暴民，店內的貨品應該一件不留。」

「柳正哲，你可以跟我一起下車為巴士入油嗎？」我。

「好，我們可以幫傑恩到便利店找繃帶。」柳正哲一口答應我的請求，同時傑恩仍留在轎車內，未知他臀部的傷勢如何？說曹操，曹操到，傑恩按低玻璃窗，對我喊道：「喂，你幫我入油！」

昔日樂園太子爺如今已淪為奴僕，但我得先為巴士入油，其次是入便利店找補給品，最後才會考慮幫你的轎車入油。

雖然柳正哲說沒有喪屍和暴民，但他仍右手持槍，左手提著電腦，駭客果然是「機不離手」。

二人下車後，我跟在柳正哲後面，快步來到加油機前拿起加油槍，按下加油槍的板機，卻沒有油出，這是怎麼一回事？

柳正哲二話不說，隨手拿出軍刀「爆開」加油機旁的電腦櫃，再用雙絞線將自己的手提電腦接駁到加油機電腦上：「電腦沒有斷電.....這下我需花5分鐘時間駭進加油機電腦，破解系統密碼後，你手上

的油槍便有源源不絕的油射出。」

「我不需要源源不絕的油，我只想盡快入油。」柳正哲務實能幹，且服過兵役，末世裡有這樣一個同行者，的確提昇我不少信心。

「喂，你們在做甚麼？何不快点幫我入油？」坐在林保堅尼內的大爺傑恩哥不斷催促我，聽他如此大口氣，看來他臀部的血已經止了。但我向來不服於浮華的權威，為避免受權威打壓，我輕描淡寫放下油槍，灑脫地步進便利店。

我輕步踏過櫥窗下咔嚓玻璃碎片，見店內照明和空調裝置正常，貨架上的貨品多半仍在，少量食物碎片和果汁散在地上，現場沒有打鬥痕跡，是的，小時候我最愛看《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我以我爸爸的名義起誓，我一定會找到毀壞便利店的兇手.....說笑而已。

我的視線沿貨架掃瞄，為要找到急救用品，也許店長室內有急救箱，於是我跨過那些倒在地上的百事可樂和Lay's薯片，走到貨架後面，然後看見一雙人腳？甚麼？是真的，真有一雙人腳！有一個婦人倒臥在地上。我不敢發聲大叫，生怕遇上長矛獵人，但我必須找人幫忙，對，找唐寧吧！她懂急救！

我步出便利店，向唐寧打手勢，示意發現疑似生還者，需要她幫忙。唐寧花了近5秒時間去解讀我的手勢，難道我的手勢不太清楚嗎？她隨後下車，來到便利店。

我們二人輕步走近婦人，見這名婦人瘦骨如柴。唐寧將耳朵貼在婦人胸口：「沒有心跳和呼吸。」又掀開婦人衣領，見背上有屍斑。唐寧用手指壓在婦人紫紅色的屍斑上，見屍斑完全固定、沒有消失，就說：「這婦人已死去超過24小時，但屍體沒有嚴重腐爛，可能與便利店內的空調有關。」

「婦人的屍體沒有明顯傷痕，但因何她瘦骨如柴，她是在便利店內餓死嗎？怎麼不吃Lay's薯片？」我問道。

唐寧幫婦人整理好衣領：「這個我不肯定，但死者的衣服和鞋子整齊清潔，說明她沒有因肚餓、四肢無力而爬進便利店。」

我：「你說她是步行進入便利店，然後餓死嗎？」

唐寧：「.....我沒有說過她是餓死的。」

我：「那麼她身上又沒有傷痕，她是怎樣死的？」

唐寧：「我不知道。」

「奶路臣，我已幫你的巴士注滿汽油.....」怎麼叫我全名？已經沒有人視我為樂園少爺了。柳正哲從加油站走進便利店，見地上有屍體就問：「她是誰？」

「我們不認識她，她已經死去超過24小時。」唐寧。

柳正哲轉移視線望向店長室：「這房間有沒有檢查過？」

我：「沒有。」

「說不定內裡有發現。」柳正哲舉起手槍，小心翼翼地走近店長室。

他輕輕推開沒有上鎖的木門，檢示房內情況：「也許屍體不止一具，這裡有多一具，且是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我和唐寧站起來，步進店長室，見有一女孩側臥在地上，身上同樣沒有表面傷痕。

柳正哲為女孩檢查狀況後表示：「太好了，她未死.....」柳正哲嘗試呼喚女孩，想把她叫醒：「小妹妹，小妹妹.....」女孩始終沒有甦醒過來，唐寧從旁檢查女孩身體，見她沒有骨折：「可能她因身體虛弱，昏倒了。」

我：「帶她上巴士，留在這裡不安全。」

唐寧和柳正哲都同意我的觀點。唐寧抱女孩上巴士去，我在店內取水和食物，柳正哲則找到急救箱，拿了繃帶和消毒藥水，但沒有拿棉花與敷料。

我好奇問道：「怎麼不取棉花和黏性敷料(膠布)？」

柳正哲：「做人要有厚度，所得之物不可盡取。」是的，作為國際駭客，若凡事都盡取的話，容易給網絡工程師留下追縱線索，當駭客的最高境界是「不留痕跡」。

我尊重柳正哲的手法，所以我代他取棉花和黏性敷料：「你取你的，我取我的。」柳正哲微微一笑：「富豪就是貪婪。」

富豪是昔日的事，現在我是尊貴入油員。當我步出便利店時，傑恩再次喊道：「喂！有沒有人幫我入油呀？」有，當然有，那人便是你自己，尊貴入油員只為尊貴巴士入油。

我們回到巴士後，唐寧帶女孩到上層中房調理。我們期望女孩醒後，可以告訴我們便利店內那個婦人的事。我將巴士駛離加油機，讓傑恩自行入油。可是傑恩再度伸頭出窗外，就是不下車入油，奇怪的是，他的面貌不再威風凜凜，而是帶著幾分失措神情。

「你覺得傑恩是不是有點不對勁。」我坐在駕駛座上問秋川。

「他被美女A.I.挾持了。」秋川正在閉目養神。是的，盲俠的洞察力總比雙眼發光的人強。

「挾持了？難怪傑恩一直要求我代他入油，難道是美女A.I.想引我走近轎車？」我：「現在應該怎樣辦？」

「你去應酬她一下。」秋川的方案完全莫視我的安危：「不要開玩笑了，明知是捕獸器，還要我將腳伸進去？」

「可以讓傑恩欠你一個人情。」秋川。

「他的人情值多少？」傑恩不是個重情義的人，但我對秋川倒有幾份信賴，畢竟他救過我不止一次，我決定信秋川。我開啟巴士車門，步出巴士，假裝喊問傑恩：「喂，你因何還不入油？我們要趕路了！」

傑恩又伸頭出窗外：「那你快給我入油！快呀！」

入油？你身旁的美女可不止想我入油。話說回來，傑恩哥，你轎車內是否有一支手槍？若你的手槍被美女A.I.搶了，你會為我擋子彈嗎？顯然不會。我嘴巴對傑恩，雙目注視美女A.I.。

它怎麼可以一直維持同一個笑容這麼久？揮手和坐上轎車後都維持同一個笑容，如此Professional Smile讓人心寒，美女A.I.大概是次等貨。然而她雙手垂在椅下，似隱藏著甚麼。

我假裝問傑恩：「傑恩，你這個大情聖怎麼不介紹我認識你的新朋友？」

也許我的提問過於進取，敗露了我的意圖，美女A.I.的右手伸出一把刀，猛力刺在傑恩大腿上，左手舉起手槍瞄向我：「砰！砰！砰！」一連三下槍聲在我耳邊擦過，我卻沒有倒下。

原來槍聲從我後面傳來，開槍的人正是秋川，他一連三槍打中美女A.I.的頭部，正確來說，是三槍都打中美女A.I.的眼睛，那是A.I.的鏡頭。

當美女A.I.

.....不，現在是爛面女A.I.，爛面女A.I.雖然頭中三槍，但它沒有完全停止運作，它的手部仍有動作，我見狀立時蹲下，又聽到一下槍聲，這一槍是由爛面女A.I.開的。

這時候，柳正哲從加油機後面撲出，快手開啟轎車車門，將手上的救生繩圈在爛面女A.I.頸上，然後對傑恩大喊：「踏油門！」

傑恩聽後即時發動林保堅尼驚人馬力，轎車向前猛衝，頓將爛面女A.I.整個扯出車外，原來救生繩的另一端被柳正哲綁在旁邊的加油機上，爛面女A.I.猶如炮彈般飛出轎車，彈到加油機前倒下。

站在加油機前的柳正哲不由分說，用手上的大鐵鎚猛擊爛面女A.I.的手腕，連同手上的麥格倫手槍一併打至飛脫。柳正哲沒有就此罷休，他再擊一鎚，這一鎚準確無誤地擊在爛面女A.I.的面上，使爛面女A.I.即時停止運作。

一場電光火石的救援行動終於結束，但我真的沒有想過，平日文質彬彬的柳正哲，拿起鐵鎚來，可以上身變雷神。

後傳02 和於世界、不和於國

後傳02 和於世界、不和於國

學者佐斌研究所得：「中國人認為丟面子行為分四類：違背道德的行為、暴露隱私的行為、能力缺陷的行為和不良習慣的行為。」同時，中國人通過面子功夫來改變社會資源分配。

綜合上述五點，說明人的心理存在形而上的恐懼，即人因各種非物質的因由導致恐懼，人憂慮自己在別人眼中的位置處於弱勢，所以想藉面子功夫來爭取物質資源來提昇自己的地位。人欲填補心靈上的空虛，將安全感寄託在具體事物上，然而人心依舊留在空虛與恐懼當中。

PS：中國人 (尤其女性)

相對歐美和非洲裔人種有較周密的思考能力，優點是善於運算，缺點也是過於計算個人得失，容易使人沉澱在空虛和恐懼之中。

其實不管你是否信徒，只要你心裡感到恐懼或不安，都可以花10秒鐘時間作出一個簡單的禱告：耶穌，如果你是真實的，請來救救我。哪怕這個耶穌不是真實的，也只浪費了你漫長人生中的10秒；若是真實，你會感到一份額外的平安與喜樂，足以撐起你面對任何恐懼和弱勢。

小說中的傑恩是一個重視自己面子的男人，他一度被A.I.挾持在轎車內，若非秋川洞察先機，精心部署整個救人行動，要制伏坐在轎車內的A.I.，並救出傑恩，恐怕不是易事，畢竟A.I.的力量僅次於喪獸。

現在傑恩已獲救，A.I.也失去運作。問題是，這個A.I.因何要攻擊我們？說不定A.I.與現時城鎮的情況有關。我們期望那個獲救的女孩早點醒來，為我們提供答案。

「你在做甚麼？」我見柳正哲蹲在A.I.旁。

「我正連接A.I.的電腦，要抽取相關資料作為參考。」柳正哲用軍刀和螺絲刀開啟A.I.背上的蓋子。

「此地不宜久留，我想我們應該盡快返回巴士。」我話還沒有說完，柳正哲已找到A.I.的連接埠，他將雙絞線連接A.I.：「我現在用手提電腦分析A.I.的密碼結構，預算5分鐘可以破解密碼。」

這時候，傑恩拐步行出轎車：「可以幫我入油嗎？」

坦白說我有點不喜歡傑恩，但見他大腿又中一刀，血水染滿他的長褲，我不得已接納他的請求：「你何不上巴士找米婭幫你治理傷口？」人類身體內的造血幹細胞很奇妙，當中造血、分化血球的技術和智慧遠勝我們人類的A.I.科技。

「我會找米高幫我。」傑恩的少爺個性早晚會害死他，我邊入油，邊留意四周環境，見環境有點冷清，就跟柳正哲聊起天來：「柳正哲，你覺得A.I.會有一天背叛人類，統治世界嗎？」

柳正哲：「所有電腦都不過是一台計算機，計算機極其量只能運算出統治世界的程式和方法，輸入程式的人才有能力統治世界。」

「如果沒有爆發末世，你進大學時會選修那一科？」我。

「社會工作。」沒想到柳正哲的志願是當社工：「你為人樂觀，很適合當社工，但你因何接觸駭客技術？」

「當我上國民學校(小學)時，我的舅父偷看和修改了我Facebook的帳戶密碼。為了報仇，我從網上學會駭客技術並找來工具，經過多月試煉，我取回我應得的。」柳正哲。

「你將你的舅父怎樣？」我問。

「我將他Facebook上的照片通通合成為裸男照，然後E-Mail給舅母。當然我也修改了他的密碼。」柳正哲。

「這麼糟？哈，你的舅母有甚麼反應？」我。

「哭笑不得。」柳正哲是一個有趣而果敢的17歲大男孩，難怪20歲的秋川喜歡跟他聊天。我老了，讓年青人盡情發揮吧！話說回來，柳正哲已破解A.I.密碼。

這時，秋川從油站工作坊取來汽車維修工具，不發一言蹲在轎車前，彷彿像個老漁翁，熟手地以扳手拆下車輪鋼圈蓋，將千斤頂和木塊放在車底下積起轎車、拆下車輪、要解開鐵釘鏈，可是車輪已被鐵釘刺破。

傑恩經治理後也來到轎車前問秋川：「轎車的車輪.....可以幫我補回嗎？」莫說是秋川，我從旁都不想回應他，這裡可不是車房。

換車輪不難，難在要將歪七扭八的鐵釘鏈從車輪連軸上解下，需要極大力氣，幸好秋川手執鏈條斷線鉗，「啪啦啪啦」，鐵釘鏈隨之解下。當秋川將車輪裝回傑恩轎車上時，柳正哲從A.I.讀取足夠資料，可以帶上巴士分析，轎車的汽油也注滿。至於爛面女A.I.，你已成廢鐵，永別了。

刺破的輪子總比無法轉動的輪子好走動，米婭、諾娃、米高和哈利回歸傑恩的轎車。

我們開始下半部的行程，柳正哲和秋川在巴士會議室對A.I.數據進行分析，唐寧在二樓中房跟女孩休息，我呢？當然是駕駛巴士，跟在三輪轎子後面緩慢行駛。

雨過天清，來到一個美絕的山坡，一道道陽光依次從雲縫中透射出來，使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景顯露無遺。外圍是山型獨特且壯麗的高山，公路旁有一個顏色呈寶石藍的湖面，湖中心有一個精緻的小島，猶如小蛋糕上一顆草莓。

這個小島僅有一條人工小路連接外界，我們從小路登上小島，要在島上午餐！

來到小島，小島雖然面積只有約100平方米，卻是個世外桃園，這裡綠草如茵，樹上有一對加州鵝鶉鳥，樹下有一對曾經被認為是滅絕的圖勒麋鹿。原本最後一對圖勒麋鹿在1874年在圖勒沼澤被人發現，經保護繁殖後，目前約有4000頭。

在四面環繞的湖水中享用午餐是一件美事，但在巴士觀星台上午膳比較安全，傑恩則不願留在車內，他們一行5人在轎車旁搭起塑膠圓桌和輕便椅子，拿出食物和果汁在桌上，準備野餐。

忽然，有一隻島狐從翠綠草地爬到觀星台上來。島狐是一種領地性很強的動物，我們突如其來的到訪，是否驚動了牠們？島狐寶寶，想吃巧克力餅乾嗎？「不是這樣，島上的無花果和螃蟹才是牠們的美食。」唐寧對小動物的認識十分講究。

「無花果真的無花開嗎？」我問唐寧。

「無花果的花蕊長在果裡，可謂『果就是花，花在果裡開』。」唐寧微笑道。

「真有詩意，但蝴蝶如何進入無花果傳播花粉？」我。

「有種體形小得像米的黃蜂，會鑽入無花果內產卵，然後由新生的雄蜂找雌蜂一起進入無花果，過程中會傳播花粉。」唐寧拿起蔬果汁回答我，言行舉止優雅而不失專業。

「無花果是一個非常詭異的植物。」我讚嘆。

「造物主就是喜歡讓人思考。」唐寧。

「這個世界運行在一致性與複雜性之間，兩者要取得平衡，不是單憑或然率可以解釋，這個世界是一個精密的系統。」柳正哲加入我們的討論，唯有秋川獨自倚在欄杆，從沉默中觀察世界。

忽然，有一台帝國軍用直昇機在上空盤旋。

「直昇機的盤旋是為了偵察。」我有點在意對方來意。

沒料到傑恩主動向軍用直昇機揮手，不一會，直昇機降落在小島上來。

「不要離開巴士，準備交火！」秋川輕聲對柳正哲道。

「不用慌張！對方未必會傷害我們！」我見軍人滿面笑容。

「他們已經將步槍上膛，意味他們準備攻擊平民。」秋川。

拐步走近直昇機的傑恩充滿自信的向軍人們喊道：「幫助我們，我爸爸是上尉威廉姆斯……」不料，傑恩尚未「響完朵」，第一個步出直昇機的軍人已二話不說用槍柄猛烈地擊倒傑恩。

打傷傑恩的軍人沒有理會倒地的傑恩，反而擅自坐進傑恩的林保堅尼：「上士，這台轎車真不錯，但輪子破了！」

上士步出直昇機：「輪子破了可以換，先將轎車收歸國有，後面那台巴士也是如此。」

難怪他們滿面笑容，原來他們是來搶掠的！傑恩心有不甘：「你們不認識威廉姆斯上尉嗎？」

上士逍遙蹲在傑恩面前：「我們軍營裡有很多姓威廉姆斯的，但要確認哪一位是你所指的上尉，我倒要回去幫你打聽一下。」

是的，官府遠拳頭近，若我們死在這裡，就死無對証。米婭以更強硬的態度喊道：「那你們認識誰是艾德里安少校嗎？」

「這個我倒認識，所以不能給你們留活口了。」上士發出刺耳的笑聲，從腰間取出手槍，指向米婭。看來「收歸國有」只是官方語言，擄取民間財物才是真意圖。

電光火石間，我聽到兩下槍聲，坐在林保堅尼內的軍人和那名上士雙雙中槍，兩下槍聲皆來自巴士觀星台上，開槍的人是秋川和柳正哲。

直昇機內的軍人機師見狀即取出配槍加入槍戰，且槍頭瞄向我，我則早已躲進巴士內，大搖大擺坐在擋風玻璃前跟機師揮手，希望舒緩雙方氣氛。不料對方不領情，且向我開火。

也許你不知，我家巴士採用高階防彈擋風玻璃，一般子彈穿不過。軍人機師見有防彈玻璃，就改向米婭開槍，幸得秋川開槍掩護，使軍人機師退回機艙內。

兩名負傷軍官也退回直昇機，我見秋川沒有繼續開槍，只見直昇機急速上昇，繼而飛走了。

至於傑恩，慨嘆他這一天所受的傷比我前半生所受的都多，真不知他的人生是怎樣過。直至他大聲控訴才明白：「秋川，你的槍法怎會如此遜？怎麼不打死他們，讓他們逃去？」傑恩哥，你知道在末世打死一個軍官，帝國就誓必來取你的命嗎？

我步上觀星台問秋川：「沒想到我們能夠擊退帝國軍人！」

秋川冷淡回應我：「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國家不穩，不可出兵；軍心動搖，不可出戰)

我：「這是中國名著《孫子兵法》的嗎？」

柳正哲微笑代秋川回答我：「是《吳子兵法》。」

後傳 03屍城真相

後傳 03屍城真相

我們把在加油站便利店救出來的女孩帶上巴士，希望當她醒來後可以告訴我們有關加州的事，加州現時變成屍城。另一方面，柳正哲從A.I.讀取的資料也可以告訴我們：是誰藉A.I.向我們動殺機。

現在，我駕駛雙層露營巴士緩緩跟在傑恩的轎車後面，目的地是米婭爸爸駐守的帝國軍營，她爸爸是一名帝國少校，預期會為我們提供補給品。

來到加州野外，偶爾會看見一些搖搖晃晃的喪屍在公路上行走，猶如障礙物。傑恩愛車深切，不願他的林保堅尼沾有屍血，於是他的轎車讓路給我，意思是讓我的巴士為他開路。

好吧！馬路如虎口，只怪你們這些喪屍胡亂橫過馬路。我踏下油門用低檔高速的戰術撞開並輾過站在路中心的喪屍。傑恩哥，你怎麼總要將髒事留給別人？

「咕咚、咕咚」一下又一下的碰撞聲並不悅耳，甚至有種予人心寒的感覺，這種聲音只有在末世時期才會聽到，生靈塗炭的末世時代尚會維持多久？

每走一段路，公路上的喪屍就愈多，似乎是一種趨勢，這說明甚麼？難道前方有甚麼東西在招聚喪屍？當巴士再向前行駛500米時，我看到答案----公路上有近50輛汽車正遭受喪屍攻擊，部份車輛撞成一團，擠塞在公路上，車上不少活人被咬掉。

活人慌亂躲避，躲在車內的活人撥起玻璃窗，希望阻止喪屍攻擊，但喪屍發狂撞破窗子，被抓傷的人很快變成喪屍。糟！那輛小型卡車已被喪屍攻進，車內傳出慘烈的呼救聲，繼而有鮮血沾到卡車的玻璃窗上。

後面的七人車也失守，車主棄車逃跑，卻跑不到幾步就被多頭喪屍抓住，喪屍的大口咬破車主頸部的大動脈，車主頸部的肌肉都被撕出。

混亂間有人成功突圍，跑離公路，可惜又被草叢裡撲出的喪屍拉倒，再拖進草叢裡去。

「擘！擘！擘！」多下槍聲從巴士觀星台上傳出，原來秋川決定出手救人。然而他的子彈有限，應付不了公路上百多頭喪屍。多頭喪屍聽到槍聲後紛紛衝向露營巴士來，我毋懼這些喪屍，露營巴士在喪屍群面前是一座無堅不摧的堡壘。

秋川集中火力支援公路上那輛休旅車，車內有一個男人，手抱嬰孩，正被10多頭喪屍圍困，男人的手掌被喪屍整隻咬去，他咬牙切齒、忍著劇痛抱住嬰孩。

柳正哲加入救人行動，拿出韓製大宇手槍，我也取出攔截弩步上觀星台加入戰役，唯有傑恩躲在自己的轎車裡袖手旁觀。

銀箭雖貴，人命更可貴。我一箭又一箭擊中休旅車旁四圍的喪屍，可是男人斷腕上噴出的鮮血又引來近廿頭喪屍。情況變得更險峻，那男人定睛望向我，彷彿哀求我保護他的孩子。

先生對不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不料，那個男人放下嬰孩，推開車門衝出休旅車，廿多頭喪屍隨之

撲向他。

這個血濃於水的策略成功引開大批喪屍，但男人撐不到10秒就被喪屍群扯碎、分屍，碎肉分散在公路上。喪屍瘋狂地飽吃人肉，人算甚麼？難道只是利齒下的充饑物？

喪屍數量有增無減，除了公路外新來的喪屍，被咬死的人又成了新一批喪屍，他們反咬自己的親友、子女。我不願看見剛才那個捨命救子的男人反咬自己的嬰孩，所以我給他頭顱補一箭。先生，我一定會救出你的孩子。

話雖如此，七彩激光在日光下起不到作用，我的銀箭已耗盡，秋川和柳正哲的子彈也差不多。當最後一個活人被咬死後，喪屍群的表現才回復平靜，通通蹲在地上慢慢咀嚼人肉，公路上已釀出300多頭喪屍。

秋川見喪屍群平靜，便步出雙層露營巴士，他取出武士刀步向休旅車，一劍又一劍劈掉旁邊意圖走近的喪屍，直至他來到休旅車前開啟車門，抱出嬰孩。

雖說秋川為人冷漠，但在眾人中，秋川是最富感情的。我很認同他一句話：對沒經歷過傷痛的人而言，感動只是奢侈品。

退回巴士後，秋川將嬰孩交予唐寧。是的，露營巴士很快會變成孤兒院，就如戰後到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們，都將教會變成孤兒院。

公路上已沒有別的活人，我駕駛巴士繞過棄置的車輛繼續上路。

我在想，公路上的喪屍跟樂園內的有點不一樣，它們有的穿破衣，有的年老不便，不像是到訪樂園的尊貴遊客。加上這裡離樂園有相當距離，喪屍的活動範圍一般不會這麼廣，除非.....它們另有源頭。

有心人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要他抓來一頭喪屍放在社區裡，那個社區便能急速發展成喪屍城。

新世界帝國初崛起時也用過類似手段，他們派人將帶有愛滋病的血針筒在社區內亂刺，目的是製造社會恐慌，恐慌是動亂的基礎，政府推行任何措施都正中下懷，因為措施的推行代表人民正處於危難之中，等於加劇恐慌。

想到這裡，柳正哲從巴士會議室來到我面前：「奶路神.....」聽見這稱呼我就意識到，我的樂園闊少爺形象已經幻滅。

他說：「我們分析了A.I.的數據，結論是，爛面女A.I.的IP (用於連線的網際協定地址) 來自新世界帝國加州一個軍營。A.I.內有一段指令十分可疑，指派它的人要求它到市內偵察財富，並以最有效的方案剝奪相關財富，包括用上槍械。」

「你所指的加州軍營，是不是我們正前往的那一個？」我心裡怯了一下。

「正是！」柳正哲。

「我家露營巴士顯然是財富象徵，怎麼辦？幸好我沒有受傷，受傷的人是傑恩。」我。

「是，幸好你的外表比較像個司機.....另外，A.I.的鏡頭會將影像傳送予軍營，A.I.是一台無人機器，

由軍營內的軍人遙控。」柳正哲。

「糟！那麼若軍營內的軍人認出我家巴士和傑恩的轎車，說不定會再次傷害我們，這樣，我們不能前往軍營了！」我。

「你終於明白了。」柳正哲。

「是的，我比較笨嘛.....我們得告訴傑恩。」我將巴士慢慢停下來，傑恩的轎車也跟著停下來。

我不打算離開巴士，只走到觀星台上喊道：「傑恩，之前傷害你的A.I.是我們現時前往的那個軍營派來的！」

傑恩面有難色：「不要緊，我爸爸是帝國上尉！」你爸爸的確是一名帝國軍官，但之前那名上士照樣想殺你，就算你能保住性命，也不等於我可以，畢竟秋川和柳正哲曾槍傷那名上士。

傑恩的態度十分強硬，硬得像個復仇者，所以我寧願及早跟他分道揚鑣：「傑恩，你們要小心點，我們另有地方去，再見！」傑恩輕揮右手作道別，眼也不望我一下就駕車離去。傑恩哥，我只想你知道，在軍營內，上尉不是最高級的，祝你好運。

我為傑恩的自信沉默了一會，在下到巴士二樓時巧遇唐寧，她喜悅地對我說：「女孩醒了！雖然身體有點虛弱，但只是給她一點吃便會好轉。」明白，對於加州因何變成死城？我以金田一句台詞作回應：「一切的謎題都要解開了。」

我、秋川和柳正哲都來到中房，見唐寧旁的女孩邊飲巧克力，邊吃樂天小熊餅。吃了一點東西後，她的精神狀態稍有好轉，我嘗試問她第一個問題：「小妹妹，你叫甚麼名？」

「海洛伊絲。」女孩。

「你今年多少歲？」唐寧。

「9歲。」海洛伊絲。

「你住在哪裡？」我。

「我們被送到帝國軍營。」海洛伊絲。

帝國軍營？不是傑恩他們正前往的那一個嗎？「你為何在便利店內？」我。

「爸爸將我和媽媽救出軍營後，爸爸想到便利店找食物給我們吃。」海洛伊絲。

媽媽？難道那具瘦骨如柴的女屍就是海洛伊絲的媽媽？我不敢直接問：「為何你如此消瘦？你在軍營內沒有東西吃嗎？」

「帝國把我們逮捕後，將我們送到軍營裡去，在那裡每天都只有一碗水和一片麵包吃。在進入便利店時，媽媽已經餓死了，爸爸將媽媽帶到便利店內.....」海洛伊絲眼角開始泛淚。

「那.....你的爸爸在那裡？我們幫你去找他？」我。

「那些軍人追到便利店來，爸爸叫我留在店內，然後他出去了。」海洛伊絲。

「那些軍人為何要逮捕你們？」我。

「軍人說城鎮有緊急情況，我便隨爸爸媽媽上了軍車，去了軍營。」海洛伊絲。

緊急情況？甚麼是緊急情況？我還想再問海洛伊絲一些問題，但秋川給我打了一個手勢，示意我和柳正哲跟他出外面談一談。好吧，傾甚麼？

「與A.I.的目標一致，緊急情況只是帝國找來的藉口，剝奪人民財產才是目的。帝國將人民全部送往軍營，也是為了方便他們洗劫市內財物。」

「加州軍營容不下所有人民。」柳正哲。

「容不下的人怎樣處理？」我問。

「你不是也看見加州的喪屍嗎？不聽命離開的人都被喪屍除滅。」秋川。

「除滅人民？就是為了瓜分人民財產嗎？」我。

「我們應該先找補給品，然後回到便利店，嘗試找回海洛伊絲的爸爸。」柳正哲。

「好的，但不能留守多於一個晚上，因為追捕海洛伊絲的軍人可能會回來。」秋川。

「就是為了瓜分人民財產嗎？」我再問。

「你已離題了。」說罷，二人回到會議室去。我則自嘲道：「只怪我思維獨立，好吧，散會。」

後傳04 城池

後傳04 城池

新世界帝國在加州給人民製造恐慌後以「緊急情況」為由，誘騙人民前往加州帝國軍營，那裡其實是拘禁人民的集中營，既以低資源處理人民，當加州變成空城後，也可讓帝國更肆無忌憚地洗劫城鎮。所謂「緊急情況」，是帝國在社區內釋放一群喪屍。

加州原本既沒有天災和瘟疫，市內食物、藥物和財物也充裕，如今卻一遍恐慌。

海洛伊絲的父母進入軍營後失去自由，也得不到足夠食物，不得已逃出軍營。海洛伊絲的媽媽因饑餓而死，爸爸不知所蹤。秋川和柳正哲決定先補充彈藥，再回便利店找尋海洛伊絲的爸爸。

「我們先到附近一間槍店補充彈藥，然後回加油站，我們在那裡留守一晚。」秋川。

秋川知道我不喜歡他的語氣，他欲行又止，回頭對我說：「請顧念海洛伊絲的處境。」

秋川就是這樣的人，口硬心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喜歡他務實能幹的作風：「好吧，海洛伊絲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會義無反顧地幫助她。」秋川聽我這麼回答，竟然笑了！我認識他3年，從未見過他笑！

我開啟駕駛座旁的顯示屏，點出地圖查閱槍店位置。雙層露營巴士具有自動啟程功能，但基於節省電源，我選擇手動駕駛巴士，這是尊貴車長的樂趣。

邊駕駛巴士邊留意街上情況。街上有屍體，偶爾看見有喪屍走過、或是喪犬奔跑，這一切都讓我提心吊膽，只要隔著巴士的防彈玻璃便沒有危險。

秋川在會議室閉目養神，柳正哲玩手機，唐寧帶著海洛伊絲和嬰孩在巴士上層的中房休息，約15分鐘後，我們來到槍店所處的那條街道，但這裡有點古怪。

現場環境是這樣的，在街道那四條行車線上，有三輛貨車橫著停泊，左右兩輛貨車車底塞滿沙包，車頭與建築物之間也塞滿沙包，三輛貨車排成一幅臨時城牆。中間的貨車周圍沒有沙包，只是車底有一塊加焊的鐵板，這輛貨車像城門。這幅「貨車城牆」應該是用來防喪屍的。

忽然，一個手持獵槍的男人站在左邊那輛貨車上面。我跟他揮手示好，他就大喊一聲：「讓巴士駛進來！」很快，中間那輛貨車被人駛開，噢，芝麻開門了。

穿過「城牆」後，我見牆後有三十多名持有各式各樣槍械的男女站著，有老有少，說不定都是那間槍店的粉絲（說笑的）。除了那幅我們剛穿過的「城牆」，街尾又有另一幅類似的「城牆」，兩幅「城牆」之間變相成為一座城池。

讓我們進入城池的男人從貨車上跳下來。基於禮貌，我步出車廂跟他問安，他卻先問我：「你們是聽到我們的廣播而來嗎？」

抱歉我不愛聽網台：「你們在這裡從事廣播工作嗎？」

「不，我們是倖存者，我叫艾尼賽斯，歡迎你們。」讓我們進入城池的男人。

「我叫奶路臣，我們也是倖存者，求生期間順便購物。」我。

「想買些甚麼？」艾尼賽斯。

「我們需要彈藥。」秋川也步出車廂。

「你們沒有選錯地方，在我身後有一間槍店，店內有各式各樣的槍械和子彈。」艾尼賽斯熱情地領我們進槍店，槍店規模甚大。

「你們的防守能力不遜於民兵。」我跟艾尼賽斯道。

「說實話，加州現時有大量喪屍亂走。」艾尼賽斯。

「外面有至少2名狙擊手。」秋川果然觀察入微，怎麼我看不見有狙擊手？

「那些狙擊手是帝國派來的，他們禁止我們踏出『城牆』半步。」艾尼賽斯。

「但我們剛才不是從外面進來嗎？他們沒有向我們開槍。」我。

「他們只准人進入，不准人步出。」艾尼賽斯對此十分氣憤。

「這麼奇怪？准入不准出？這是怎麼一會事？我們買完子彈後必須離開。」我。

「不可能，外面的狙擊手會殺死你們，我們曾經有人一踏出城門，就被射殺。」艾尼賽斯。

「他們是要逮捕你們的嗎？何不派部隊進來，又不讓你們離開？」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這裡的食物和水夠用半年，喪屍也進不來。」艾尼賽斯。

「剛才你說的廣播，內容是甚麼？」秋川的提問十分精準。

「我們對加州人民進行廣播，如果他們正受喪屍威脅，或是缺乏食物，都可以到我們這裡來，我們這裡有食物和居住的地方。」艾尼賽斯。我抬頭望出店外，都是一些空置的公寓。

「廣播後，你們的人數可有增長？」秋川似乎對廣播甚感興趣。

「有，效果不俗，我們最初只有6個人，現在增長至200多人，我們在這裡生活已有兩星期了。」艾尼賽斯邊回答邊將合用的子彈交予秋川和柳正哲：「這些子彈我送給你們吧！反正在末世日子裡，友情比金錢重要。」

我還想答謝艾尼賽斯，不料秋川說出怪話來：「你們必須盡快離開，外面的狙擊手快要攻進來。」

「不用擔心，他們是來保護我們的。我們正邀請更多人到來，因為這裡十分安全，我們有30多名懂用槍的人，不論是喪屍，或是狙擊手，我們都有足夠能力應付！」艾尼賽斯的話不能盡信，剛才他不

是說有人被外面的狙擊手槍殺嗎？

「狙擊手的任務不是要攻城，當你們的廣播招集到足夠人數後，他們便會派喪獸破城 (貨車) 和擊殺你們，最後派部隊掠奪你們的財物。」秋川。

「用喪獸？帝國政府正被喪獸弄到焦頭爛額，再說，他們若要攻進來，因何不派軍隊？要靠喪獸？」艾尼賽斯冷笑。

「他們知道你們的火力強勁，所以不願冒險。」秋川望向牆上一系列重型槍械：「你們的食物沒有價值，所以他們不怕多等數天，只要確保你們身上攜帶的亞侖金幣『有進無出』即可。」

「我們不會冒險走出去，出去也不知可以到何方。若他們要攻進來，儘管來！」艾尼賽斯送我一把瓦爾特PPS半自動手槍，然後氣沖沖離開槍店。

「艾尼賽斯先生很慷慨。」柳正哲。

「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他們？」我。

「只要我們將巴士駛出去，他們便會相信我們。」畫龍點睛，秋川的分析力太強。

我問秋川：「因何巴士駛出去，他們就會相信我們？」

「你給艾尼賽斯見識一下你家防彈巴士的魅力吧！」怎麼秋川用上我的口吻：「另外，吩咐艾尼賽斯借我10個面貌生疏的人，讓他們匿藏在巴士內。」後面這句才是秋川的口吻。

「因何要這樣做？」我。

「防止帝國派火箭炮部隊來。」借10個人便可以嗎？我摸不著頭腦。

離開槍店後，我照秋川的意思找來10個面貌生疏的人，是7男3女，都讓他們從那幢紅磚公寓下悄悄登上巴士，巴士的單向透視玻璃窗起了作用。

在巴士上我問秋川：「需要讓唐寧和海洛伊絲跟來嗎？」

「需要，海洛伊絲要幫忙找尋她的爸爸，唐寧負責照顧海洛伊絲和嬰孩。」秋川。

「不會有事嗎？我們會連累那10個人嗎？」唐寧牽著海洛伊絲的手坐進駕駛座旁的高級座椅上。

「不用擔心，相信秋川的計劃。」柳正哲。

好吧，一切就緒，高級防彈巴士出城作戰！當那輛「城門貨車」緩緩駛開時，巴士內外氣氛同樣凝重，艾尼賽斯擔心外面的狙擊手會向我們開槍，我則憂慮巴士沒有抵擋火箭炮的能力，海洛伊絲緊張得握住唐寧的手不放，惟有柳正哲繼續玩手機。

PS：對於台獨，真正的受害者不是台灣人民，而是大陸人民。自2018年以前，那個稱為白箭的男人便思想，因何江澤民要對台海動武？

從歷史上說，中華民國從未消失，所以不存在獨立(運動)的需要。從政局上說，兩岸一旦爆發戰爭，受益人將不是大陸政府，也不是台灣政府，而是毛派新革命人士，即羅斯柴爾德家族指派到中國的接班人。

一旦國共再度開戰，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後人就會「忽然」人氣急昇，美日韓印度等國海軍若支援台灣，伊斯蘭教武裝份子趁機入侵新疆，軍事力量將勝過經濟力量，有新思維的中國領導人(經濟主導)在受壓下移交權力予毛派領導人。

白箭認為，要讓兩岸統一，最基本條件是：讓國民黨、民進黨及親民黨等中國政黨聯合管治整個中國，即取消一黨專政。「一國兩制」與「聯合政府」兩個方案看似差不多，前者是從屬關係，後者是合作關係，前者預期在100年內毫無進展，後者有望在50年內讓中國統一。關鍵是台灣政黨和人民對參與管理整個中國有多大願景？

假設中國日後統一，元首該稱總統抑或主席？答案顯而易見----總統是民選，主席是黨選，民主中國只有總統。

另一方面，白箭於本年提出「三月」、「六月」和「九月」共三個方案來應對新世界帝國的崛起。其中六月方案頗為激進，且具挑釁性，中國政府相對期望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平穩過渡，假設方案被否決。

六月方案以反腐反恐為目標，兩者相關連，因為政府腐敗是恐怖襲擊的因與果。白箭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誓必崛起，她們不會因為中美俄追求平穩局勢而放過任何崛起的時機。她們會以「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方式崛起，因愈平穩的環境，恐怖襲擊的威力愈大，這樣，中國在中東的聲望與影響力便會隨世界盃(世界盃是一帶一路旗下的經濟部署之一)遇到襲擊而驟降。

白箭相信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終極目標不是世界盃，而是中國政變，繼而奪權。所以若中美俄對全球進行聯合反恐反腐，羅氏家族便會避重就輕，放棄對卡塔爾世界盃發動襲擊，否則激發全球反腐反恐行動，新世界帝國崛起必有變數。

世界盃吸引全球球迷，中國應藉此領導世界進行反恐反腐。未來數月，「時機」必定是白箭與羅氏必爭的據點。至於九月方案，是以更激進行政手段迫使跟羅氏簽下盟約的中國官員站出來，但如果六月方案果效不顯著，九月方案便失去意義，十二月方案則針對中國新政府班子。

後傳05 像個死囚

後傳05 像個死囚

我駕駛雙層露營巴士來到槍店所處的大街。大街兩端被人擺放各3輛貨車當作「城牆」，以防禦喪屍群攻擊，我姑且稱這段大街為「城池」。城池裡有200多名加州倖存者，首領是艾尼賽斯。城池外有多名帝國狙擊手把守，他們禁止城池內的倖存者離開，違者就地槍斃。

然而我們為了幫助海洛伊絲尋回爸爸，必須離開城池前往加油站，明午前返回城池。離開前，秋川要我向艾尼賽斯借來10個人，匿藏在巴士內，以防止帝國的火箭炮。現在我、秋川、柳正哲、唐寧、海洛伊絲和那個嬰孩一同乘雙層露營巴士出城。

巴士以正常車速駛出城門，沒有刻意加大馬力，這是秋川叮嚀我的。當巴士車頭才伸出城門，狙擊手的子彈馬上打到巴士防彈擋風玻璃前。是的，巴士防彈玻璃能抵受12.7*108MM槍彈，就連神級狙擊槍巴雷特M82A1的子彈都能抵擋，所以巴士縱然中了彈，依然可以安然行駛，問題是在巴士回程時，會否遇上火箭炮？

「狙擊手不會帶備火箭炮。」秋川。

「若他們匯報上級，要求火箭炮增援呢？火箭炮足以炸翻巴士。」我。

「我有計劃。」秋川的答覆顯然不明確，使我困惑，究竟那10個借來的人有甚麼作用？用10個人就能擋住火箭炮嗎？

巴士沿路前進，很快，已來到另一區，柳正哲又想駕巴士：「換我來駕駛吧！樂園少爺應該招呼客人。」

我：「好吧！我也想找那10個加州人問些事。」

我跟柳正哲換座後步上二樓尾房，是本巴士最大客房，那裡有4個男人，5個人可以玩UNO，但我不是來找他們玩UNO。

「可以出來了，巴士的玻璃窗是單向透視的，大家不用擔心。」我。

「年青人，請告訴我們，有甚麼可以幫助你們？」一名年約50歲的男人從床邊爬出來，他鬍子多得遮了半臉。

「我也不知道，因為找你們幫忙的人不是我，是秋川，他現時在下層。」我。

「好，我們待會兒找他問問.....哎.....不過現時.....加州的情況未太理想。」年約50歲的男人。

「的確不理想，你們曉得那些喪屍從何而來嗎？」我。

「它們是從喪屍格鬥樂園跑出來的。據聞樂園的喪屍先走失，後襲擊人，之後禍及整個加州。那個樂園的負責人實在不知所謂，害人不淺！」年約50歲的男人。

「真糟，但樂園離這兒那麼遠，喪屍不可能在幾天內步行100公里到此，這不合理.....」我想反駁他們，同時又擔心他們知道我就是那個害人不淺的樂園負責人。

「爆發喪屍暴走事件已經1個月了，樂園那對父子不知死了沒有！」沒想到這位先生的嘴巴這麼惡毒，看來我還是安份當個司機好了：「據聞美國各地都有喪屍暴走，即使我們離開加州，恐怕也難逃這次劫數。」我想曲線解釋事件與樂園無關，怎麼喪屍可以在幾天內跑遍整個美國？

「沒想到那個樂園的喪屍已禍及整個美國！真可惡！」也許我高估了這位先生的分析力，喪屍懂飛也不可能飛遍整個美國，想到這裡，我們就此結束對話好了。

現場氣氛漸趨尷尬，幸好秋川剛巧來到：「加州的喪屍是由帝國釋放的。」

「對！」這是我有生之年聽過秋川最公正的解說，然而他又說：「源頭有可能來自喪屍樂園。」

算吧！我們趕快回正題：「各位，這位日本人便是秋川，大家對於自身的分工有任何意見，都可以直接諮詢他。」

「各位的分工如下：不要離巴士，沒別的了。」秋川果然快人快語，快得我不知如何反應。

巴士緩慢行駛，來到加油站，站上荒涼景象沒有改變，也沒有喪屍。秋川示意我隨他往下層去。好吧，反正現時加州人對樂園少爺有偏見，離開前，我推薦了「巴士之寶」給這些加州人：「大家休息一會，櫃子裡有各式各類橋牌和戰棋，免費使用。」

離開尾房後，秋川領我到駕駛座，他對柳正哲道：「在加油站一帶繞圈，看看找不找到海洛伊絲的爸爸。」又對海洛伊絲說：「海洛伊絲，我們一起找！」海洛伊絲微笑點了一下頭。

巴士駛離加油站，開始在附近街道繞行，海洛伊絲跟唐寧坐在駕駛座旁的高級座椅上，秋川在後面，觀察街上情況，希望找到海洛伊絲的爸爸。

加州街道現時十分冷清，除了垃圾和積水，就只有屍體。屍體未知何時會突變，一旦突變，就會變成喪屍，所以我們不能離開巴士，只能隔著防彈玻璃窗觀望街上情況。

在時尚潮流、滑板文化服飾店Superme旁有一間簡而不陋的古董店。古董店的櫥窗被人擊碎，碎片灑在店外，店內有搶掠過的痕跡，店外的廢紙被微風吹起亂舞，罐子在行人路上翻滾，滾到一條死貓身旁停住。貓兒死了，後街的老鼠像牛群般橫越跑過，說明現在不單止加州人想離開，連老鼠也在移民。

走完一條街，巴士載我們來到一間中華拉麵店。我們不是來吃麵，但在末世日子裡，最惹人襲擊的顯然是餐店，襲擊餐店的人多是為了求生找食物。至於銀行、珠寶店和貿易公司等，由於內有大量亞命金幣和珠寶首飾，搶掠的多是軍人，看看那間銀行的捲閘被人炸掉便知一二。

在一區繞了一圈後回到加油站，暫無發現，秋川指示柳正哲：「再繞一圈，走別的路。」如是這，巴士繞了兩小時路，始終未有發現：「再繞一圈，向外圍走。」

繞圈後再繞圈，是的，巴士司機的工作本來就是繞圈，每天面對同樣的車站，同樣的乘客、同樣的時段和同樣的路線，就是不斷繞圈。

又繞了一圈，又過了半小時，是次從直街重臨那間古董店。「停車。」甚麼？秋川想買古董嗎？「駛近那間古董店。」

「有甚麼不妥？」我問秋川。

「剛才那條死貓被人移走了。」秋川連眼都不眨一下。

「是，說不定是被喪屍吃掉，或是被老鼠搬走了，不用擔心。」我。

「若是被喪屍吃掉，地上應該留有貓骨。」秋川。

無可否認，秋川的觀察力和分析力驚人，但我始終不明白秋川因何對那死貓如此在意：「那又如何，我們不是來調查殺貓案，不必在意一隻死貓。」

「有活人在古董店內。」秋川站起來：「柳正哲，請開啟車門。」

柳正哲開啟巴士中門：「小心點，說不定是帝國獵頭族。」那些獵頭族曾經用長矛擊傷傑恩。

秋川拿出魯邦P38手槍步出巴士，我也跟在後面。

「你跟來幹甚麼？」秋川背向我。

「直覺告訴我，海洛伊絲的爸爸就在店內。」我以偵探的語氣回答秋川。

「你心裡只有店內的古董。」不愧是秋川，他總能揭穿我。

「噢，原來是一間古董店，希望不要遇上小魔怪。」我想轉移視線，但秋川怎會相信我不懂古董？幸好他沒有阻止我。

我們繼續前行，來到古董店，見櫥窗粉碎，大門卻完好無缺，是一扇古老的蘇格蘭松木門，厚度足足有三吋，門上有細緻的雕刻。

進入店內的陳列廳，廳上的古老金幣、鐘錶和紅酒通通被人掠去，黑膠唱片和古陶瓷製品則無人問津，留在貨架上。且慢！這裡怎麼有本《偵探漫畫》(1939年5月)？這是蝙蝠俠首次登場的雜誌！蝙蝠俠的原創者是鮑勃凱恩，於1998年在加州逝世，享年83歲。

「我們是來找生還者的。」秋川用上「我們」這字眼，說明他已認同我的存在。

我暗暗將《偵探漫畫》藏在身上，心想，既然是次行動有所斬獲，應該趕緊跟上秋川才對。我闊步隨秋川的腳縱來到牆角，卻被牆角後面的景象嚇呆了：「他.....他怎麼了？」牆角後面有一個男人蹲在地上吃貓肉，正是那隻原本倒在店外的死貓，男人滿口是血。

「這個男人究竟是喪屍抑或活人？」我。

「他是人。」秋川一副淡定的樣子。

「你怎麼肯定他不是喪屍？」我。

「他在顫抖。」秋川遞上紙手帕，想給那男人抹掉嘴角上的貓血，卻被那男人一口拒絕：「不要過來，我.....我被喪屍.....抓傷了.....」。

「那裡，讓我看。」一般人聽見有人被喪屍抓傷都會退避三舍，秋川卻沒有這樣做，他靠近那男人。

「請不要過來.....我.....」那男人想推開秋川，不經意露出手臂上的傷痕，傷口已經腐爛見骨，發出惡臭。

「是何時被抓傷的？」秋川輕握武士刀刀柄，準備劈去男人的手臂。

「約.....約兩個多小時前.....」那男人咬牙切齒，面露不甘。

秋川聽後，緩緩鬆開武士刀，因為這時候劈去那男人的手臂已無補於事：「你有親人在城內嗎？」

「我，我的妻子死了.....跟女兒失散了.....」那男人。

「你的女兒叫甚麼名字？」秋川。

「海洛伊絲.....當我回去找她時，她已離開了.....」那男人。

「我們之前在加油站救出你的女兒，她現在很安全，放心。」秋川。

「你找到她？她現在在哪兒？」那男人喜出望外。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秋川態度堅定，不告訴那男人海洛伊絲就在外面。

「請告訴我她在哪兒，我想見她！求求你！」那男人放下死貓，雙目又滲出淚水。

「我不能讓你見她，因為你被抓傷了。」秋川站起來。

那男人自知不能見女兒，因他手臂上有傷口，傷口上的血液會傳播喪屍病毒。為此，秋川取出武士刀，想給那男人一個了斷。

「秋川，你不能這樣做，說不定他不會變成喪屍。」我想阻止秋川殺掉這男人。這男人也意識到秋川不會放過自己，但他沒有逃走：「我理解.....我明白的，我不會靠近她.....我知道我的身體.....很不妥.....」說罷，就跪在地上，像個戰俘般準備接受行刑，低頭顫抖。

秋川取出武士刀，將刀刃放在那男人的頸上，然而，一向手起刀落的秋川此刻猶豫了，我從未見過秋川猶豫，尤其當他拿起武士刀時。

「秋川，這人才剛失去妻子，現在他的狀況又.....可否.....至少讓他見見他的女兒？他就在外面.....」我。

那男人一聽見女兒在外面，眼眶的淚水馬上湧出來，他的啜泣聲打動了秋川，使秋川暫時移開武士刀：「他在外面一輛巴士內，但你不可以被她看見。」

那男人微微點頭：「我明白.....」可是秋川沒有收回武士刀。

那男人站起來，沉重地步出陳列廳。陳列廳此刻對他來說是個死刑室，他只能隔著櫥窗望向外面的露營巴士，女兒就在巴士內，有說有笑的跟別人玩手繩。女兒不知道自己的狀況，也許不知道，就是他唯一的安慰。

「海洛伊絲.....海洛伊絲.....請原諒爸爸.....」那男人的淚水沒有停止。

然後，秋川從後將那男人的頭顱一刀劈下，動作既快也狠，使我心裡留有一陣酸溜溜的痛。時間，一件很小器的東西，你若不珍惜它，它就會讓你後悔一世。

老爸，我很想念你。

後傳06 內疚

後傳06 內疚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於11月20日舉行揭幕戰，由主隊卡塔爾迎戰南美勁旅厄瓜多爾。賽事中主隊在領先一球下被厄瓜多爾追和，至半場打成1比1。主隊球員於半場休息時間返回更衣室聆聽教練講解戰術部署。

忽然，一下巨響從更衣室內傳出。球場保安紛紛湧至更衣室，發現更衣室內發生炸彈襲擊，多人受傷，其中4名主力球員情況危殆，賽事被迫腰斬。

經當地警方調查後證實，爆炸來自一個2022年世界盃足球仿製品，內置100毫升液體炸藥。這個炸彈足球是由一名世界盃大會職員在球賽上半場進行期間帶進更衣室。

大會發言人表示，由於上半場球賽進行期間，保安人員的焦點都投放在球場和觀眾席上，加上更衣室只在球員使用期間開放，其他時段一律上鎖，事件不排除是「內鬼」所為。

上述恐怖襲擊不過是作者眾多憑空想像的方式之一，要保證世界盃安全舉行非易事，未雨綢繆才是上策。

回到小說。秋川雖然找到海洛伊絲的爸爸，然而海洛伊絲的爸爸被喪屍抓傷，傷口已經腐爛，屍變在即，秋川不得已給對方一個了斷。

我帶著沉重心情跟秋川返回雙層露營巴士，生怕面對海洛伊絲，我不想向她交代事件，難道我要對她說：「海洛伊絲，我們已經找到你爸爸，然後我們把他殺掉了？」這樣的話我實在說不出。

返抵巴士後見海洛伊絲跟唐寧玩得十分開心，我更不忍打斷她難得的輕鬆。秋川一貫淡定非常，他向柳正哲示意開車：「繼續前進！再向外圍繞一圈。」

其他人見我們沒有刻意提及古董店內的事，就更不敢發問了。可是我不明白因何還要繞圈？難道我們要把戲演下去嗎？我承受不起這場戲，我索性走上巴士上層，在走廊坐下、閉上眼睛。是的，走廊佈滿軟棉棉的地毯，我的心情也軟起來。

人的價值有貴賤之分嗎？爸爸，怎麼你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而去傷害別人的孩子？喪屍格鬥樂園是世界的禍害，我們不應為保家族而研究和培植喪屍，我們不應製造時次災難。現在事件已發展到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

巴士在加油站附近地區繞了兩小時的路，我的肚子已有點餓，那個50來歲的男人從尾房走出來：「年青人，怎麼坐在地上？」

「先生，謝謝你關心，我叫奶路臣，我在想有關這次災難的事.....」我。

「沒有人想面對這場災難。」那個50來歲的男人走近我：「我叫詹姆斯，介意我坐下來嗎？」

「不介意，隨便坐吧！」我給詹姆斯讓出一點空間，讓他坐下來。是的，我喜歡坐在走廊上，甚至躺在走廊上，因為舉目就能見窗外的藍天與白雲，偶爾有鳥兒飛過。

「不要怪責艾尼賽斯，他的脾氣有時很臭。」沒料到詹姆斯一開口就說別人壞話。

「他是個臭脾氣的胖子？哈，但他送我們子彈呢！」我。

「是的，那間槍店是由他和他的弟弟一起經營的。」詹姆斯想暗示甚麼似的。

「他有弟弟嗎？那麼他的弟弟現時在哪裡？」我。

「那一天.....是一個變色的一天。」詹姆斯的神色沉了下來：「他的弟弟如常在槍店內工作，就是抹槍枝，檢查一下之類，忽然，店外有人大喊救命。」

「救命？」我不經意打斷詹姆斯的話。

詹姆斯續說：「是，當艾尼賽斯的弟弟聽見有人喊救命便立刻放下槍枝，跑到店外想幫忙。但當他一步出槍店門口，就有多頭喪屍撲向他。艾尼賽斯的弟弟想轉身回槍店取槍，可惜，他敵不過那些喪屍.....」詹姆斯嘆了一口氣：「艾尼賽斯是我的好朋友，我視他的弟弟如同親兄弟。」

「對不起。」我漸漸無法原諒我的家族。

「為甚麼要跟我說對不起呢？沒有人想發生這樣的事。」詹姆斯。

我用沉默來回應加州人的安慰。

巴士在市內又繞完一圈，當然同樣無所發現。我始終不明白秋川為何要讓巴士在市內繼續繞圈，直至巴士的油差不多用完，柳正哲就將巴士駛回油站，依計劃在那兒留守一晚，縱然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海洛伊絲的爸爸已經被秋川殺了！

幽靜的晚上、昏暗的油站，沒有別的人，只有一陣陣清風，天氣有點冷，月色卻把油站映出一份淒美。為了避免刺激喪屍，巴士不亮燈，不響聲，只留住空調和USB供電，因為柳正哲喜歡在末世裡用手機玩喪屍射擊遊戲。

唐寧帶著海洛伊絲和嬰孩到上層中房休息，詹姆斯等人有的睡在房間，有的睡在走廊。至於我？自有好地方。我從主人房取出睡袋，獨個兒走到觀星台，擺好睡袋和iPod的相對位置，還有一台小型觀星望遠鏡，因為我喜歡觀星。如今荒廢的加州，反而最適合觀星。

里斐斯天文台就在好萊塢大道東北面一座山上，末世前的加州夜景相當美麗，是情侶打卡的地標。電影《越來越愛你 Lalaland》中男女主角在星空下跳舞一幕，就在那裡取景。

是晚沒有雨，天清且冷，幸而觀星台有電暖爐，請星星今晚哄我入睡。

金星很美，是九大行星中最亮的，其次是木星，因為它體型龐大。在公元前2年6月17日，金星和木星相合，成了超亮的伯利恆星。火星則是一顆火紅色的星，怎麼未見流星？若有，我想許願，爸，你也在看星嗎？

星啊星，你們從何而來？人啊人，人生的意義又是甚麼？人怎麼一出生便步向死亡，難道步向死亡便是人生的意義？想得太多，不知覺間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唐寧上來喚醒我：「奶路臣，我弄了三文治，一起吃吧！」

我不習慣空肚子吃早餐，可否先給我萄撻？說笑而已，好歹我也不敢在末世日子裡挑剔飲食。「好啊，謝謝你唐寧。」我接過唐寧的三文治：「海洛伊絲和那嬰孩昨晚睡得好嗎？」

「很好，嬰孩整夜沒有哭，醒後還喝了半支牛奶。」唐寧。

「我們之後可以到食品店找些嬰兒食品給他。」我。

「這個提議真不錯！」唐寧除了對學術講究，對人也十分體貼。巴士的引擎隨著三文治被我放進肚子裡響起。要回程了嗎？我和唐寧步往巴士下層，見柳正哲坐在駕駛座上。

「現在回程城池？可否先到附近的食品店，我想去找些嬰兒食品。」我。

「我見城池內有嬰孩，說不定城池內有足夠的嬰兒食品。」柳正哲。

「我看這樣不太好，我們已取了他們的子彈，我不想成為別人的包袱。」我。

「既然如此，我們去購物吧！」柳正哲接納我的建議。事實上，我總覺得艾尼賽斯送我們子彈，只是因為他看見我們有槍，想我們協助他們守護城池。當然，我不介意協助他們守護城池，問題是如果軍隊真的派喪獸來衝擊城池，子彈應該擋不住喪獸。

巴士駛離油站後沒有按地圖提供的路線前進，反而駛進一個大型公園，里斐斯天文台就位於這個公園。除了天文台，公園內有博物館、希臘劇場、動物園和多間食品店，希望動物園的動物沒有喪屍化。

喪獸跟喪屍動物不同，喪獸是藉基因培植出來的生物，沒有喪屍化，牠們的攻擊力遠勝喪屍。

巴士駛過希臘劇場，劇場上有喪屍徘徊，快餐店和食品店則在希臘劇場後面，劇場後面有一條沿海岸線興建的木板街，木板街上有各式各樣的商店，都興建在沙灘上。

我和柳正哲下車進入食品店，店內沒有被搶掠過的痕跡，畢竟上山搶食物不是災民的首選。可是，嬰兒食品放在哪兒？我穿梭在貨架之間，一步又一步。忽然，我聽到一連串熟悉的呼吸聲。

呼吸聲夾雜著虛弱的吼叫聲，是甚麼東西？是喪獸嗎？我沒有畏懼這些呼吸聲，反而被這種耳熟的聲音所吸引，我想知道是誰發出這種親切的呼吸聲。

我推門進入食品店的貨倉，從貨倉的後門看到外面有一頭奄奄一息的巨型喪獸，牠倒在貨倉後門外的沙灘上。難道是老爸？真是老爸！「老爸！你怎麼了？因何在這裡？」老爸斷去一臂，身上佈滿子彈孔和爆炸傷痕。

老爸身上的傷口仍在流血，我慌忙大喊：「柳正哲！快叫唐寧取急救箱來！老爸在這裡！」老爸身上染滿自己的血，我心知不妙：「不要緊，我在這裡！我會幫你治療！」

唐寧拿著急救箱趕來，但箱內急救用品的份量只足夠人類使用，根本不足夠體型龐大的喪獸使用。

我將整瓶消毒藥水倒在老爸的斷臂斷口上。老爸身體立時發出一下僅餘的抽搐，抽搐過後，我再感覺

不到老爸的氣息。

我知道，老爸走了，他一次又一次丟下我，但這次我沒有恨他，我只感到，這是上天給我的懲罰。

後傳07 生存

後傳07 生存

造物主很奇妙，祂給每顆星星賦予獨特的美，你有見過海王星嗎？它的顏色很迷人。有人愛木星的震撼，有人愛土星的星環，有人愛地球的生息。2000年前，人類相信每顆星都是一樣的，聖經卻告訴當時的人說：「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各不一樣。」

在小說裡，老爸選擇了自己的路，他與我在各自的直線上只有一個交叉點，兩線在一點交匯過後便分離了。是的，當你捨不得一個人時，你唯一可以做的事便是決絕，雖知情非得已，這就是人生。

我鬆開老爸的喪獸遺體，心知他的靈魂已往別處去，我強顏歡笑對唐寧和柳正哲說：「一切都完了，我們可以回去了。」

唐寧為我收拾好急救箱，我隨柳正哲返回雙層露營巴士，柳正哲沿途沒有說話，直至在巴士上詹姆士問我：「你的老爸怎麼了？」

我不好意思告訴他我老爸其實是一頭喪獸，更不敢直說我就是喪屍格鬥樂園的太子爺，我低頭輕語道：「他離開了。」

詹姆士輕拍我肩安慰我：「對於這個，很抱歉。」

「謝謝關心。」我們都有各自的傷感。我一個人步上觀星台，想一個人靜靜，然後巴士開動了，微風吹過我的臉上，天上的浮雲往後飄動，都離我而去。

不經意，童年回憶像幻燈片般重現我眼前，是我小時候一次騎自行車翻倒後，老爸用心治理我膝蓋上的傷口。他跪在我腳前，毫不介意別人的目光。一生，就這一次，他用心靈打動我，使我知道甚麼是愛，愛比黃金珍貴，心靈比物質重要，沒有心靈的人，跟喪屍沒有兩樣，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來到美國最美公路----太平洋高速公路。這裡是一道秀麗而蜿蜒的公路，向左遠眺青翠欲滴的山脈，向右飽覽蔚藍遼闊的太平洋。巴士翻越山嶺，容我從另一個角度去觀賞這個美景。

海鳥群飛揚在礁石與沙灘上，彷彿在向末世人類發出柔情的控訴：「是誰破壞了我們的棲息地？」人禽之辨在於人有自責的能力，是造物主存在的明證。

巴士來到城鎮，已經望見城池，這時候，秋川吩咐加州人來到觀星台擺出一副如願以償的樣子，沒想到秋川會教人演戲，但因何要演這場戲？

話說回來，詹姆士的演技簡直一流，他興奮地向城池揮手，頻頻對他身後的友人說：「到了！來到城池了！」雖然明知你在戲演，但過於浮誇總讓人心寒，畢竟你本來就是這裡的人。

其他人也很賣力，面帶燦爛笑容，直至巴士駛到城牆前，就是那三輛橫泊在馬路上、用以阻擋喪屍前進的貨車。我抬頭望向路旁一顆樹上，猛然想起那些帝國狙擊手，其中一名狙擊手已舉起手提火箭炮瞄向我們，我立時喊道：「有火箭炮！」

「甚麼？」眾加州人表現出懵然不知的樣子，秋川則向狙擊手喊道：「不要開火，我們只是帶人進入

城池！」

雙方對視了數秒，狙擊手始終沒有開火，因為按規則，人們只是不准出城池，沒有不准進入城池的規則。

再者，從帝國角度而言，我們這輛巴士離開城池只是為了帶更多人進入城池，進入城池的「新人」又會帶進更多金幣到城池，使城池含金量上昇，有利帝國攻佔城池後搶得更多金幣，這完全符合帝國利益。

這顯然是秋川的佈局，所謂帶來的「新人」本來就住在城池裡，沒有帶來更多金幣的道理，秋川如此佈局有其用意。現在我們因「帶人進入城池」符合了帝國利益，狙擊手果然沒有開火，城池的城門(用以阻塞喪屍進入的貨車)駛開了，巴士順利進入城池。

問題是，帝國軍隊終有一天會攻進城池來，那時候怎麼辦？

我想知道答案，所以當巴士進入城池後，我隨秋川來到公寓，他在我開口前先回答我：「我們去找艾尼賽斯，叫他安排那些老弱婦孺匿藏在巴士內，讓他們先離開城池。」

秋川續說：「現在外面的狙擊手以為我們離開城池是為了找來更多新人，所以當我們下次離開城池時，他們同樣不會開火。」

「如果艾尼賽斯反對呢？帶人離開城池有違艾尼賽斯想當城主的想法。」我。

「艾尼賽斯不是想當城主，他只是不敢離開城池而已。」秋川。

「你怎麼肯定他不敢離開城池？」我。

「如果他想當城主的話，之前就不會借人予我們。」秋川的話有一點道理，好吧，我們去找艾尼賽斯！

我們走在公寓與公寓之間臨時搭建的木板橋上，來到艾尼賽斯所住那幢公寓的3樓，他就住在槍店上面其中一個套房裡。

來到他的套房門前，我輕叩三下門，門就開了，開門的人是艾尼賽斯：「沒想到秋川的計劃會成功。」

「明天我會帶一些老弱婦孺離開城池。」開門見山向來是秋川的風格，在他進入正題前總沒有問安，跟我交談也是如此。

「那樣.....如果他們，他們真的想離開，我也不阻止，但你們會帶他們往哪裡去？」艾尼賽斯點起香烟，神情有點不安。

「墨西哥。」秋川。

「甚麼？因何要跑到墨西哥去？」艾尼賽斯。

「為了逃避帝國軍隊的追捕」秋川。

「可否給我說明白點？」艾尼賽斯。

「帝國以軍區來劃分每營軍隊的管轄範圍，每營軍隊在未經中央批准下，皆不能跨區執行任務，所以只要我們離開加州軍區，便能擺脫追捕，然後進入墨西哥。」

「被帝國軍隊捕獲又如何？」艾尼賽斯。

「他們會先搶奪你們身上的金幣和有用物資，然後將你們押進軍營，或殺掉。」秋川。

「怎麼可能？他們不會殺死自己的國民。」艾尼賽斯噴出一口烟笑了。

「帝國不會視你們為人。」秋川的話讓艾尼賽斯面色變了，事實上，加州街上現時已沒有活人。為了舒緩現場氣氛，我試著轉換話題：「巴士先前在加油站一帶繞圈，是為了甚麼？」

「讓城池外的偵察兵以為我們在加州四處找人進入城池。」秋川。

「我以為是演給海洛伊絲看的戲呢！」秋川的心思有時周密得讓我困惑。

「你們的巴士每次最多能載多少人？」艾尼賽斯。

有關露營巴士的事我最專業：「若不計算觀星台的話，最多能容納90人。」

「想不到可以載這麼多人，好吧，你們可以分兩次載走這裡的老弱婦孺。」艾尼賽斯吐出三個烟圈。

「你會離開嗎？」秋川兩眼盯緊艾尼賽斯。

艾尼賽斯想了好一會兒：「哎，關於這個嘛，我想我應該留在這裡，我不希望之後來的人發現我們已經離開。」

「你會停止廣播嗎？」秋川態度堅定。

「你是指停止那些邀請人來城池的廣播嗎？」艾尼賽斯又深深吸一口烟，看來這條問題對他來說有點壓力。

「是。」秋川。

「哎，坦白說，我當然不會停止廣播，加州尚有很多人需要幫助。」艾尼賽斯。

「明白。」秋川預算艾尼賽斯和跟隨他的人會一併死在城池裡。

「你們何時送走第一批老弱婦孺？」艾尼賽斯。

「今晚我會逐戶向他們提出我的想法，明天送走第一批願意離開的人。」秋川。

「那，哈，我明白了，好吧！」艾尼賽斯強顏歡笑：「唉，你們今晚有住處嗎？」

「沒有啊！」作為樂園太子爺的我當然嚮往住民宿。

「這樣，我派人安排你們入住我們的房間吧！」艾尼賽斯向門外吶來一位年青槍手，這位年青槍手負責帶我們前往我們入住的房間。

「哥子你叫甚麼名字？」離開艾尼賽斯的套房後，我問那位年青槍手。

「我叫費迪南德。」年青槍手。

「你是美國人嗎？」我。

「我是墨西哥新移民，來美國已經16年了。」費迪南德背上有一支韋瑟比先鋒獵槍。

「你今年多少歲？」我。

「我？我16歲。」費迪南德自信滿滿地回答。

「你懂用槍嗎？」我。

「懂，艾尼賽斯教過我。」聽費迪南德這麼一說，我反而擔心他會成為炮灰。

「你想離開這裡嗎？」我。

「不，我要保衛這裡！」沒想到我這麼快便被人拒絕，但既然他不想離開，我也不能強人所難。然後他帶我和秋川步出窗檯，走上窗外的木板橋來到另一幢公寓，沿公寓外牆上的鐵梯子上了一層，來到四樓，是公寓的頂層，視野良好，能遠眺一組網球場。

費迪南德帶我們從鐵梯子進入公寓，開啟套房的木門：「這裡就是你們的套房。」我下意識想給他小費，開玩笑而已：「謝謝你，我們今晚終於可以造個美夢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房間。」費迪南德說罷便離開。當我進入套房後，秋川轉身就走，我叫停他問道：「你往哪裡去？你不想看看房間嗎？」

「我去找其他人來這裡，然後去找些想離開城池的人，我們明天上午10時出發前往墨西哥。」秋川邊行邊說，行事比我注重效率。

我趁下午時段日光能照進套房，快步走進套房想看清楚環境是否舒適，因為到了晚上，加州便會變成黑暗之城，至於因何變成黑暗之城呢？

事緣帝國頒布了緊急狀態令，並斷了全加州的電，有趣的是，因何在「緊急狀態」下要斷電？看來只有才子會明白。

我在套房內走了一圈，對套房感到滿意，這裡的東西幾乎沒有被人動過，就像仍有人居住那樣。因何沒有人動過？據我所知，原本住在這裡的人其實是被突如其來的軍人強行帶走，他們根本沒有時間收拾房間，看看烤爐內那隻半熟烤雞便知一二。

同時在末世日子裡，帝國只聚焦於金幣，他們連食物都不在乎，怎麼不會草菅人命？艾尼賽斯，祝你

們好運。

後傳08 與哀哭的人同哭

後傳08 與哀哭的人同哭

為了應對加州停電，柳正哲建議我們盡快到油站為雙層露營巴士加油和充電，因為趁油站的充電裝置尚有儲備電力，他可以駛進油站電腦系統輸出汽油和電源。

我跟柳正哲尋求共識，唐寧則帶海洛伊絲和嬰孩洗澡，是的，雙層露營巴士雖然也有浴室，但自來水才是公寓一大優勢。

如今帝國斷了加州電力，卻沒有停止供水，是因為帝國將全球水費昇至天價，包括美國行省在內，全球人民已經將洗澡視為每星期一次的重要儀式。

「好吧！我們明天離開城池後先到油站，再啟程前往墨西哥。」我邊說邊打開烤爐，雖然烤爐裡的烤雞不是我的，但在末世日子裡，只要不是發臭的食物，我們都饑不擇食。

柳正哲打開冰箱，取出半客夏威夷風光薄餅和兩瓶汽水：「艾尼賽斯為我們提供免費住宿，還奉送餐飲，未知其他空置套房有沒有剩餘食物？」

我將涼了多時的烤雞和薄餅放在平底鍋上啟動瓦斯爐：「加州栢克萊在2019年禁止新建築物連接天然氣，幸好這幢公寓仍有瓦斯爐，不然斷電後我們無法使用電磁爐。」

事實上，帝國切斷加州電源，目的是迫使國民自動前往集中營，繳付身上所有金幣與財產，以換取少量食物和水，海洛伊絲和她的父母正是因為在集中營內嚴重缺乏營養才逃走。可以說，加州斷電不過是帝國剝削國民財產的手段之一。

海洛伊絲洗過澡後心情變得開朗，我知道她仍想念爸爸，但她的爸爸已不在人世，她爸爸的身體在死前已喪屍化。海洛伊絲如今成了孤兒，全球各地有數以億計這樣的孤兒。

說起秋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得問問柳正哲：「我們應否再跟艾尼賽斯借10名面貌生疏的加州人？我們若不假裝在街上找來10名倖存者，當巴士回程進入城池時，我擔心外面的狙擊手會向我們發射火箭炮。」

「已經沒有這個必要。」秋川從後回答我，怎麼他走路時總沒有聲音？我續問：「不必借人？那我們如何應對外面的狙擊手？」

秋川：「巴士載不了額外的10個人，明天有85個人跟我們一起乘巴士離開城池。」

我：「沒有帶同新倖存者，恐怕難以有命進入城池。」

「你幫我去找一個叫黛芙妮的婦人，她是城池裡最富有的人。去向她借10個亞侖金幣來。」秋川想用錢收買外面的狙擊手嗎？秋川的想法讓我費解，但：「好的，我去找她，但得先讓我吃點東西，烤雞和薄餅已經熱了。」

「你帶唐寧一起去吧！」因何要帶唐寧一起去找黛芙妮？秋川在我的平底鍋上順手取去一塊薄餅：「另外，明天我們從城池另一個出口離開城池，不要從先前走過的出口。」

「先前走過的出口通往南方的路，怎麼要向北走另一個出口？墨西哥在南面嘛？」我百思不得其計。

柳正哲代秋川回答我：「這是因為巴士載滿90人後，行駛時會顯得笨重，車廂也會往下沉，一旦被南面的狙擊手察覺，他們會發動攻擊，阻止我們離開。北面的狙擊手則未見過空蕩蕩的巴士行駛時的表現，所以他們較難看出巴士載滿人。」

「噢，原來如此，秋川果然是個體貼的男人，那麼在我和唐寧去找黛芙妮時，請秋川代為照顧嬰孩與海洛伊絲。」我跟秋川開玩笑。

「交給柳正哲。」秋川直截了當拒絕我，這是意料中事，可是我好奇他怎麼能一下子說服85個人離開城池？這85人當中，包括費迪南德嗎？他才16歲，我不想他死在這裡。

唐寧和海洛伊絲帶著嬰孩從浴室出來，來到桌前跟我們一起享用過期烤雞和半客夏威夷風光。海洛伊絲很喜歡吃薄餅，感恩艾尼賽斯選對薄餅套房，他只選錯留守城池的決定，他應該跟我們一起離開。

吃過烤雞和薄餅的柳正哲跟海洛伊絲玩平板電腦。

「我不要玩喪屍遊戲！」海洛伊絲才12歲，怎麼能玩血腥遊戲？

「我教你玩《Overcooked! 4》.....」柳正哲果然是Professional Gamer，唐寧也哄好嬰孩入睡，然後她隨我去找黛芙妮借10個金幣，至於理由是甚麼？我不知道。算吧，我的任務只是向黛芙妮借金幣，用途如何我管不了。

黑夜降臨，加州斷電，光線嚴重不足，使我無意步出窗檯走木板橋，縱然那是捷徑，我也寧願沿樓梯走到地面，再向黛芙妮所住那幢全街最高尚的公寓的方向走去。

「你知道黛芙妮的套房在哪裡嗎？」唐寧與我並肩前行。

「秋川告訴予我她的位置，我們走這邊吧！」我給唐寧指路。

忽然，我看見艾尼賽斯和兩個人各提著包包橫過馬路。他們神色凝重，匆匆忙忙，刺激起我金田一的偵探觸覺，可惜我此刻有職務在身，不然我一定會跟蹤他們。

艾尼賽斯的事姑且擱置，我和唐寧來到黛芙妮套房前輕叩房門，一會兒後，有一中年婦人開門，我說：「不好意思，這麼晚打擾你，我名叫奶路臣，是秋川叫我們來的.....」

「秋川？那個日本人嗎？我已表明立場，我是不會離開這裡的！」中年婦人。

「我猜閣下就是黛芙妮了。」我。

「是，我是黛芙妮。」中年婦人。

「其實我不是來邀請你離開城池，我是來向你借金幣的。」我。

「甚麼？我跟你素未謀面，因何要借金幣予你？」黛芙妮。

「黛芙妮太太，我們對此深感抱歉，但由於我們計劃明天離開後會返抵城池，若沒有這些金幣，我們可能會被外面的狙擊手攻擊，所以希望你能幫助我們。」唐寧從我身後鑽出。

「怎麼要.....」黛芙妮凝視唐寧，欲言又止，然後輕聲道：「真是抱歉，這.....這是因為你太像我的女兒。」唐寧擁有一把秀麗短髮，天庭飽滿，雙目含情有神，加上兩個淺笑小梨渦。

我：「黛芙妮太太，如果你不介意，可以讓我們進來嗎？」

「好吧，兩位請進來。」沒想到黛芙妮的態度會改變得如此快。一旦讓黛芙妮關上門，一切對話可能就此終結。

走進黛芙妮的套房，首先看見牆上有一幅她跟一位少女的合照：「她是你的女兒嗎？她在哪裡？」說罷，就有一手肘打到我背上來，是唐寧提醒我小心說話。

黛芙妮：「她去世了。」

「抱.....真的很抱歉。」嘈，我說錯了話！心知跟死者家屬借錢是最難的，如何是好？

幸得唐寧出手相助：「黛芙妮太太，這麼晚打擾你，非常抱歉，我想我們應該離開了，對不起。」

黛芙妮微微點頭，然後緩緩起來，走進睡房：「你們不要急著離開，我先去取10個金幣給你們。」

對於黛芙妮肯借10個金幣予我，我反而於心有愧：「黛芙妮太太.....這真是不好意思，我們有甚麼可以報答你。」

黛芙妮取出10個亞侖金幣：「如果你們不是急著離開，可否跟我聊一聊？」

「這不過是舉手之勞。」我自信地從黛芙妮手上接過金幣，然後見她牽著唐寧的手坐向沙發，剩下我一個人呆了一下，才發現黛芙妮想要的傾訴對象不是我。不要緊，我可以在此站崗一會兒。

「迪麗雅是我女兒的名字，她原本想在大學畢業後回來與我一起生活。」黛芙妮拿起茶几上的相架，相架內有一張迪麗雅兒時的照片。

「迪麗雅是一個怎樣的女孩？」唐寧望向照片。

「她是個活潑好動的女孩，在校內很受朋輩歡迎，而且很孝順。她入大學前曾經暗暗當兼職，為要買裙子給我驚喜。」黛芙妮言語間流露出無比憔悴，微笑中欲哭無淚。

唐寧雙手握住黛芙妮的手，雖然沒有說話，卻勝過萬語千言。

黛芙妮沉默了一會，然後輕聲道：「去年一個寒假，迪麗雅從大學回來，跟我一起去揀禮物，她想送東西給我，我們來到羅迪歐大道.....」

黛芙妮雙眼愈說愈紅：「買甚麼不重要，只要是迪麗雅買給我的.....」說到這裡，黛芙妮的語氣轉趨強硬：「偏偏這時候，有兩個帝國軍官走過來，他們調戲迪麗雅，其中一人拉住迪麗雅的手臂，我很慌，就一手推開那名軍官，喊道：『不准碰我女兒！』」

黛芙妮留下一絲眼淚：「萬料不到，那名軍官不單沒有放開迪麗雅的手，更將我推倒地上，迪麗雅見我被人推倒，情急下摑掌了那名軍官，然後……」

「然後，我聽到數下槍聲，那名軍官拔出手槍……將迪麗雅活活擊斃……我……我只見迪麗雅的鮮血染滿地上……」黛芙妮漸漸泣不成聲，聲音哽咽，唐寧黛芙妮二人擁在一起。

我站在沙發旁不知如何安慰她，見黛芙妮再次忍住眼淚：「我不想離開這裡，因為每當我進入迪麗雅的睡房，都能想起她生前每絲細節，她亂七八糟的被單，從小相伴的玩偶，每部翻閱過的書……我只希望，可以永遠留在這裡，等候她回家……」

也許，秋川刻意讓我帶唐寧來找黛芙妮，目的不是為了借金幣，而是想讓黛芙妮太太找到合適的傾訴對象，解開心中的情結。

至此，我是時候離開了，因為我想起艾尼賽斯，究竟他剛才手上拿著的是甚麼？我得去調查一下！

後傳09 槍店地窖

後傳09 槍店地窖

黛芙妮太太將10個亞命金幣交給我，然後跟唐寧像對久別重逢的母女那樣傾訴心事，她們的經歷關連，黛芙妮太太失去女兒，唐寧失去母親。

母女心勝萬金，公寓失去電力，天色已黑，黛芙妮點起洋蠟，凝造出動人氣氛。

「奶路臣，不如你先回去，我還有很多話想跟黛芙妮太太說。」好吧！唐寧妹妹，你今晚要好好開解黛芙妮太太：「小心點，不要走到街上，因為三輛貨車的城牆並非百份百保障，喪屍仍有可能攀進城池來。」

「明白，我會小心，不用擔心。」唐寧輕聲答應我，然後回到黛芙妮身邊。

讓唐寧留下，我步出黛芙妮的套房，輕力關上門，然後得去調查艾尼賽斯剛才揪著的是甚麼東東。

下了樓，走到街上，街上沒有燈光，因為加州已停電，艾尼賽斯的廣播也得終止，只是艾尼賽斯的縱影現在消失於街上，可以怎樣？我在街上踱步，雖然我告訴唐寧街上不安全，自己卻喜歡冒險。

深宵的風特別寒冷，細看街上停泊的車子，雖然被棄置，其動力猶在，我心想這些車子的油缸，內裡必有汽油。

我走近其中一輛轎車，見車內有屍體，忽然，艾尼賽斯的身影從轎車後面閃出，幸好轎車成了遮擋他視線的屏障，使我沒有被他發現。

艾尼賽斯神色依然有點緊張，他獨個兒進入自己的槍店裡去，為何要在深宵進入槍店？難道內裡有連串殺人事件？此刻很有金田一的味道。

艾尼賽斯進入槍店後，我從對面馬路跑過來，伏在槍店外的櫥窗，窺探店內情況，只見艾尼賽斯蹲在地上，亮起電筒，低頭說了一句：「還有多少？」他跟地磚說話嗎？還是收銀櫃後面有人？可是店內太黑，我甚麼都看不見。

不一會，艾尼賽斯的身影潛進地裡，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再次說話：「詹姆斯.....」詹姆斯？他怎麼在這兒？艾尼賽斯的聲音愈來愈遠，同時有電筒光從地下照到天花板上，我才意識到槍店內應該有個地窖。

趁艾尼賽斯走進地窖，我推開槍店玻璃門，幸好沒有上鎖，然後輕步走進槍店，走近地窖入口，期間聽到詹姆斯的喘氣聲：「差不多了.....但有一幅牆.....」

地窖內伸手不見五指，我鼓起勇氣爬進地窖去，憑詹姆斯的聲音給自己定位，他說：「不容易，須要點支撐物，那幅混凝土牆不容易處理.....」

你們在搞甚麼？藏屍嗎？如果我發現他們殺了人，他們會給我留活口嗎？

詹姆斯的聲音停止了，我的腳步也停下來，漸漸感到這裡空氣不流通，像個密室，且有一股強烈的腐

臭味。

當我在猜想腐臭味的來源時，我又聽見挖泥聲，難道是密室藏屍案？我向挖泥聲的方向闖走三步，忽然！一張大口猛烈地撲向我！「哇！」我不禁大聲呼喊！

「是誰？」我的呼喊聲驚動了艾尼賽斯。

我拔足想逃，不料有東西抓住我的衣袖，東西在張牙舞爪，我憑東西的聲音斷定襲擊我的是一頭喪屍！

我閃身摔向地面，同時聽見喪屍身上有鎖鏈聲，它大概被人用鎖鏈綁住，不然我必定被咬中。

坐在地上的我在黑暗中摸不清方向，也不知要逃向哪個方向，此時艾尼賽斯提著電筒來到，他用電筒光照向我：「小子，原來是你！」

「艾尼賽斯大哥，真的是我，請刀下留人。」我生怕艾尼賽斯會殺掉我。

「甚麼刀下留人？你為何出現在這裡？」艾尼賽斯。

我很怯：「因為呢，因為呢，我想買槍，又見你走進地窖，所以我跟上來.....」

「不要說謊了，怎麼會有人在深宵買槍？你有甚麼證據證明你是來買槍的？」詹姆斯拿著鐵剷笑著走過來。

「我真的來買槍，你看？我帶了金幣來，但請不要告訴我其他事.....」我取出從黛芙妮借來的金幣。

「沒有其他事，我們只是在挖隧道！」詹姆斯。

「挖隧道？這裡因何有頭喪屍？」艾尼賽斯扶起我：「這喪屍，就是我的弟弟。」艾尼賽斯點起香菸：「我們挖隧道也不是為了甚麼，只是為了一旦外面的狙擊手攻進城池來，我們又敗退的話，我們至少有路可逃而已。」

我早知你艾尼賽斯沒有把握守住城池：「挖隧道？我剛才在馬路上見你們揪著包包，這些包包.....怎麼了？」

詹姆斯冷冷一笑，將鐵剷插在泥地上：「說來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胡思亂想。」。

「好吧！我向來甚少胡思亂想。」除了金田一上身時。

詹姆斯深深抽了一口烟，烟蒂的火光顯露了他微揚的嘴角：「是人肉和泥。」

「人肉？」我的心跳再次加速。

艾尼賽斯安慰我：「那些肉來自城池內以前不幸被咬死的人，我用這些肉來給我弟弟當食物，雖然我也知道他已經死了。」

「那麼泥呢？」我。

詹姆斯邊說邊笑：「這裡挖隧道有泥嘛，用包包將泥運出去，然後將人肉運進來，這樣外面的人便不知道我們在挖隧道，也沒有人知道艾尼賽斯的弟弟在這裡。」

我抹了額頭上一把冷汗：「你弟弟真有口福……不，我的意思是他有你這樣好的哥哥……他真有福氣……」

詹姆斯又抽一回烟：「現在挖隧道出現一個問題，就是隧道與地下水道之間有一幅混凝土牆，若不破牆，我們便不能從地下水道走出城池，但使用電鑽破牆，聲音會驚動上面的狙擊手，人手敲鑿的效率也太低。」

我認為使用電鑽不是一個辦法：「同時現在加州停電，電鑽派不上用場。」

艾尼賽斯神情失落：「若不破牆，不連接地下水道，我們便無法離開城池。」

「怎麼不乘坐我們的巴士離開城池？」我。

「我們要把城池守到最後一刻！這裡是我們的家園！」這是艾尼賽斯一個人的浪漫。

對於挖隧道我愛莫能助，於是我表態獨個兒返回地面，艾尼賽斯也沒有刁難我，容我離開。

當我回到套房，海洛伊絲和柳正哲仍在玩平板電腦，秋川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我喚醒他道：「艾尼賽斯他們在挖隧道。」

「又如何？」秋川沒有張開眼睛。

「隧道與地下水道之間有混凝土牆，穿不過，怎麼辦？」我。

「這事與我何干？」秋川對此態度冷漠，我只好轉個話題：「的確與我們無關……但你是怎樣在一夜間說服85個人跟我們一起離開城池？他們最信任的不是艾尼賽斯嗎？」

秋川輕描淡寫地說：「我沒有跟他們說甚麼，只問了他們一條問題。」

「甚麼問題？」我。

「一條停電的街，可以保存多少食物？」一言驚醒夢中人，城池內的食物多來自街上的食肆，當加州斷電後，冰箱失去作用，食物難以保鮮，很快腐臭，即使是罐頭類食品，要應付200多人，也支撐不了多少日，換言之，留在城池，餓死只是遲早的事。

秋川續說：「即使成功挖隧道，艾尼賽斯也逃不過外面的偵察兵和監視裝置。現在帝國斷了加州電力，我預計軍隊會在3天內攻進城池來。」聽秋川這麼一說，我更加擔心費迪南德，他們不可能戰勝帝國軍隊和喪獸。

像費迪南德那個年齡的槍手不止一個，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抗戰，戰前的晚上份外漫長。

經過一個難眠的晚上，太陽依舊從東邊升起，清晨時份，唐寧仍未回來，柳正哲在餐桌前玩平板電腦：「奶路臣，唐寧決定乘坐第二輪巴士，所以她今天不會隨我們一起離開城池。」

甚麼？因何她不跟我們一起離開城池？我衝出套房，向黛芙妮套房的方向直奔，希望唐寧不會為了黛芙妮而留下，帝國軍隊的槍炮不是鬧著玩！

我來到黛芙妮家門前，見唐寧站在門外，我上前問她：「怎麼了？你因何不離開？你知道帝國快要攻進來嗎？」

唐寧微微一笑：「放鬆點，我不是不走，只是我覺得我可以說服黛芙妮太太離開，多給她一個晚上吧！我必定與她一起離開。」

我：「沒想到你能化解黛芙妮太太心中的情意結，相對秋川，他的邏輯理性顯然不奏效。」

唐寧：「放心，即使黛芙妮太太不離開，我也會趕上第二輪巴士。」

我：「那我也跟你一起多留一晚，秋川今天上午前往墨西哥，明天下午回來接載我們。」

唐寧：「你不必跟我一起留下來，你們可以在墨西哥等我。」

「不單是我，嬰孩也要留低，秋川和柳正哲帶海洛伊絲和第一批加州人先走！」唐寧見我的態度強硬，只好息事寧人，遷就我一下：「好吧，你記得給嬰孩煮牛奶，他很有個性，不喜歡吃冷東西。」

「我也很有個性，只愛吃冷東西。」說罷，我帶唐寧去找秋川，交代我們乘搭第二輪巴士的事。

來到街上，巴士停泊在槍店旁，由於巴士的玻璃窗是單向透視，起了掩護作用，讓那85名加州人悄悄登上巴士，然後我跟秋川說：「秋川，多讓兩名加州人上巴士，我和唐寧今晚會在城池內說服黛芙妮離開。」

「隨便你。」沒想到秋川如此率直，但請務必回來接我。

雙層露營巴士第一輪乘客已全部上車，準備離開，扮演城池城門的那輛貨車緩緩駛開，這依然是緊張時刻，城池外狙擊手的火箭炮隨時會發動攻擊。

雖然墨西哥在南面，但巴士不取南門駛出城池，而取北門，以迴避巴士載滿人後顯得笨重的破綻。

縱然我家雙層露營巴士的馬力強大，秋川仍選擇保守策略，先在加州繞圈，假裝在街上尋覓倖存者，符合帝國期望後才啟程墨西哥。

問題是，巴士上沒有預先安排回程的加州人，這樣當巴士回程時，帝國狙擊手看不見有新人進城池，這樣他們真的會讓巴士安然進入城池嗎？秋川手持10個亞侖金幣真的可以收買狙擊手嗎？

後傳10 偷出城池

後傳10 偷出城池

艾尼賽斯和詹姆斯計劃在槍店地窖內挖一條隧道連接外界，以作為戰敗後的逃生路線，卻不願提早離開，世上就是有這樣的英雄。

秋川和柳正哲帶領海洛伊絲和87名加州人成功乘坐雙層露營巴士離開城池，我跟唐寧則在城池多留一晚，為要說服更多人離開。

16歲的費迪南德要捍衛家園，我不願他白白送死，於是我去找他，希望說服他明午跟我們一起乘坐第二輪巴士離開。

城池裡認識費迪南德的人可不少，可見他人緣不錯，其中有一家三口的父親對我說：「我認識他，他跟他的爺爺就住在上面那個套房裡。」城池內治安良好，早上各人打開房門，彼此照應。相對太平盛世的日子，社會連繫反而鬆散。

來到費迪南德的套房，房門沒有關上，但我仍有禮貌地叩了幾下門，可是等了一會兒仍未有人應門，直至我想離開時，一位老人輕喊道：「請進來……」

「是費迪南德的爺爺嗎？我叫奶路臣，我來找費迪南德的。」我邊說邊走進套房，在客廳未見那位說話的老人。

「是。費迪南德他早上出門了，我在睡房裡，你過來一下吧！」費迪南德的爺爺有很重的墨西哥口音。

我照費迪南德爺爺的意思走進他的睡房，見他躺在床上，雖然面容有點憔悴，卻友善慈祥，他微笑道：「不好意思，我的腳不方便，無法出去迎接你。」

「不要緊，是我打擾爺爺你休息。」我。

「我睡醒了，只是行動不便，必須留在床上。你找庫奧特莫克(費迪南德)有甚麼事嗎？」費迪南德爺爺。

「我來，是希望說服他跟我一起離開城池。」我說話期間，巧碰費迪南德回來：「我說過我要捍衛家園！請你不要騷擾我爺爺休息，你走吧！」

「你們不可能敵得過帝國軍隊，他們的作戰經驗和裝備都比你們優良。」我。

「奶路臣先生說的對……」費迪南德爺爺的話被費迪南德打斷：「我不管帝國軍隊如何厲害，凡入侵我家領地的，我都跟他拚過死活！」

不愧是馬雅鷹勇士的後裔。鷹勇士是我玩《世紀帝國2：決定版》第二最愛兵種：「你應該離開，戰鬥不是明智的決定！就當是為了大家著想！」

「這是我的個人決定，輪不到你代我做決定！」庫奧特莫克應該是費迪南德的名字。

「庫奧特莫克！」費迪南德爺爺喝住費迪南德，費迪南德板起臉不正視我。費迪南德爺爺續說：「庫奧特莫克，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奶路臣先生有話說。」費迪南德聽後氣沖沖，如箭般步出睡房。

待費迪南德離開後，我向費迪南德爺爺致歉：「不好意思，給你們添上麻煩。」

「不會，奶路臣先生，請你不要介意，我的孫子性格剛烈，但他堅決要戰鬥，其實是為了我。」費迪南德爺爺似有難言之隱。

「費迪南德為何要戰鬥？」我。

「只怪我雙腿……」費迪南德爺爺隔著被子摸摸自己的腿：「事情是這樣的，星期前，庫奧特莫克從收音機聽到廣播，說這裡有一個地方，有足夠的食物和住宿，也有用來自衛的武器。」

「是艾尼賽斯的廣播嗎？那地方就是城池這裡？」我坐在床邊椅子上。

「是，那時候我的腿沒有受傷，所以庫奧特莫克帶我來到這裡……不幸地，當我們來到城池外時，有人向我大腿開槍。」費迪南德爺爺。

「他們為甚麼開槍？」我問。

「因為那一刻，我不想進入城池。」費迪南德爺爺。

「為何不想進入城池？」我。

「我見城池的環境與外界隔絕，擔心一旦進入城池，就不容易離開。」老馬果然識途。

「因為你想離開，所以外面的狙擊手開槍打傷你？」我。

「我猜這就是原因……」費迪南德爺爺忍著腳痛，深深吸一口氣：「當我中槍後，這裡的人把我抬進城池止血，但這裡缺乏手術工具，現在，我的右腿已經無法活動了……」

「費迪南德爺爺，你可以給我看看你的腿嗎？」我。

費迪南德爺爺咬緊牙關翻開被子，我見狀立時叫停他：「爺爺，不要動好了。你腿內的子彈取出來沒有？」

費迪南德爺爺痛得喘起氣來：「那發子彈……直穿我的大腿，打斷了我的大腿骨……現在我的腿連動一下都感到劇痛，所以我不可能離開這裡，正是這個原因，庫奧特莫克才堅持要捍衛城池……」

也許是我錯怪費迪南德，以為他想當英雄，其實他留下是為了保護他的爺爺。費迪南德爺爺續說：「奶路臣先生，如果可以的話，希望你可以帶庫奧特莫克離開。」

「我會說服他的。」我理解費迪南德的心情，因為我也失去爸爸：「爺爺，我現在去找費迪南德再談一談。」

「非常感謝你的幫助，奶路臣先生。」我從費迪南德爺爺的眼神看出，他內心也很想離開城池，試問

有誰願意在患難日子裡跟孫兒分離？

我步出睡房，費迪南德卻不在客廳，我只好離開套房，在外面向其他加州人打聽，最後得知費迪南德上了公寓天台，他站在天台上舉起獵槍，掃視城外。好一個忠孝的馬雅鷹勇士。

「你靠槍是保護不少爺爺的，他必須跟我們一起離開。」我。

「他怎樣離開？現在他的腿只要稍微一動，就痛不欲行！」說罷，費迪南德低頭無語，似在怪責自己。

「總有方法……」我的話尚未說完，費迪南德又打斷我：「甚麼方法？如果有，請你立刻告訴我。」我呆了一會兒，費迪南德見我無力提供任何方案，便氣沖沖跳往另一公寓天台，兩幢公寓距離足足有兩米，嚇我一跳。

我還是不追上去好了，因為我的彈跳力和膽子都不夠追上去：「爸，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說服一個倔強的少年？」老爸當年就是沒有用愛去說服我，只管斥責，使我與老爸之間，永遠留有一條裂縫。

我帶著挫敗心情回到艾尼賽斯提供給我們的套房。回到套房，見唐寧正照顧嬰孩，我連忙上前接手：「抱歉，我來照顧他，我說過會照顧這嬰孩。」

「嬰孩剛哭，應該是肚子餓。」唐寧將嬰孩交予我，然後去為嬰孩煮牛奶，我將費迪南德的情況告訴唐寧，問她說：「你認為費迪南德的爺爺可以離開城池嗎？」

「如果有一張擔架床，應該可以帶他上露營巴士。」唐寧將牛奶放在溫水浸。

「哪裡有擔架床？」我。

「可以問問艾尼賽斯，城池內的居民說不定知道哪裡有擔架床。」太聰明了，我怎麼沒想過這個方法？

「對，可以問問艾尼賽斯！謝謝你，唐寧妹妹。」城池失去電力和互聯網，不然我可以上網找擔架床。

謝過唐寧，我去找艾尼賽斯，艾尼賽斯和詹姆斯在槍店地窖繼續努力挖隧道：「進展如何？有突破嗎？」我問艾尼賽斯。

「不行，鐵鎚快弄破了，仍未能挖出半個小洞來。」艾尼賽斯和詹姆斯手拿鐵鎚和鎚子努力掘鑿：「小子你來幹甚麼，想幫忙嗎？」

「不，我對勞動力沒有把握，我來是想請教兩位，哪兒有擔架床？」我。

「哈，你不喜歡睡大床，想試試睡擔架床嗎？」詹姆斯口含香菸笑問道。

「我想帶費迪南德爺爺離開。」我。

「噢，原來是那個墨西哥跛子，好吧，我告訴你，我知道機場外（洛杉磯國際機場）停泊了數十輛救護車，救護車內應該有手推擔架床。」詹姆斯只是口吻不好，意見卻十分好。

「不，你不能出城池，外面有狙擊手。」艾尼賽斯的擔心有理，但我立心去取擔架床：「謝謝兩位，我會慎重行事。」

離開地窖後我直奔公寓天台，環視各個公寓天台，很快找到費迪南德：「費迪南德！沒想到你是跑酷高手？」

「我也沒想到你是個難纏的說客。」費迪南德一躍跳到另一公寓天台的石壘上去。

我讚嘆地喊道：「如果找到擔架床，便能帶你爺爺離開城池。」費迪南德聽到擔架床後雙目發亮：「擔架床在哪裡？」我沒有將擔架床的位置告訴費迪南德，怕他單獨行事，只跟他約定在今晚凌晨1時，一起偷出城池找擔架床，費迪南德一口答應。

談好了事，我便回到套房，畢竟照顧嬰孩是我的責任。

在套房，我見唐寧哄好嬰孩入睡，手拿電子書閱讀，我問她說：「吃飽後嬰孩有哭嗎？」

唐寧：「沒了，吃飽便睡了。」

我：「你從何找來一部電子書？」

唐寧：「是柳正哲借給我的。」

我：「讓我看書本為何？」

唐寧：「這部書叫《力的奧秘》。」

我：「力可以有甚麼奧秘？」

唐寧笑了一聲：「物件運動時是依循定律運行，然而當科學家在物件運行中深入研究至再找不到任何科學痕跡時，物件運動的終極原理便是力的奧秘。」

柳正哲就是喜歡看這些極度抽象的書，我：「這是物理書籍嗎？」

唐寧：「不，是宗教哲學。」我早知這部不是正常人類閱讀的書。

凌晨1時，我背著攔截弩帶費迪南德來到公寓天台，費迪南德問我：「怎麼來天台？我們不是要往城池外去嗎？」

「是，但在街上逃不過狙擊手的視線，所以我需要借助你的才能。」我將一條繩子交給費迪南德，指著對面那幢公寓的天台說：「你跳到對面去，然後將繩子綁在那幢公寓天台上，讓我沿繩子攀過去。這樣有難度嗎？」

「這再簡單不過。」費迪南德接過繩子。

我將繩的一端綁在天台水管上，視察四周環境安全後，令費迪南德行動：「去吧！馬雅鷹勇士！」

PS：2013年，一位俄羅斯小伙在16樓，做翻跟頭東西，不慎從樓頂跌落，而失去了生命。近段時間的極限詠寧在高空運動時因體力不支失手，不慎從高空墜亡。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9xpyyrb.html>

後傳11 憑信逆轉

後傳11 憑信逆轉

費迪南德因要照顧中槍後癱腿的爺爺而堅決留守城池，為了讓他和他的爺爺一起離開城池，我帶他一起偷出城池，希望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找到手推擔架床。

然而走到街上必定會被狙擊手發現和射殺，所以我們在公寓天台出發，費迪南德擁有天台跑酷的技能，他可以跳越每幢公寓之間近5米的距離。

城池內每幢公寓都用木板橋相連接，但城池外則沒有木板橋，所以費迪南德的任務是跳越每幢公寓，在天台上綁上繩子，讓我攀過去。只要我們如是這穿過每幢公寓，我們便能暗渡陳倉，從天台穿越狙擊手的防線。

費迪南德必須確保每一跳都成功，天台離地面超過20米，他一旦失手，將從高處墜死，勿妄想救護車在末世有服務。

「安全了，費迪南德，跳過去吧！」我們的位置與街道之間有建築物遮擋，狙擊手看不見我們。

黑夜是費迪南德最大敵人，因為我們不能開啟小電筒，免得被外面的狙擊手發現。由於失去照明，費迪南德無法盯視起跳點和對面公寓的著地點，完全憑信心起跳。

費迪南德站在起步點深呼吸幾下，然後起步、加速。他的速度很高，走了近十步，一躍跳向對面公寓，這個距離足足有4米，下面是垂直20米的高度，但他成功了！他成功跳到對面天台上去。

見他喘了點氣站起來後，我將獵槍綁在繩上一拚拋給他，讓他將繩子綁在天台上。先讓他跳過去，再將獵槍和繩子拋給他，是因為獵槍的重量會影響他跳遠的表現。

當繩子綁在兩幢公寓之間，成了一條繩橋後，我雙手抓住繩子，放鬆身體，雙腳交叉勾在繩上借力，面向天背對地，用手一下一下拉動身體，往對面公寓方向前進。

這一刻，我才感受到強烈的懼高，因為寒風吹在我背上，彷彿要提醒我背後是離地20米的高度。我完全沒有安全感，手指緊張得失去靈活。

幸好4米其實不太遠，很快來到對面公寓，我一手緊握繩子，一手抓住天台石壘，費迪南德把我扶上來。

當我安全踏上石壘後，費迪南德須跳回對面公寓解繩子，再跳回來，換言之，每跨越一幢公寓，費迪南德都得花上三跳，跳來、跳回、再跳來，才算是完成，使他風險乘3倍。

狙擊手就隱藏在這幢公寓下的樹上，或就在這幢公寓內，為此，我們盡量彎低腰，不能說話，只能打手勢，否則有可能被發現。

我蹲在地上解下繩子，費迪南德則為我把風。解開繩子後我和費迪南德來到天台另一端，原來這幢公寓的外牆與下一幢的外牆相連接，所以沒有跳越的需要，直接來到第三幢公寓石壘旁，對面是第四幢公寓，是次距離有6米。

我輕聲向費迪南德提議：「如果沒有把握，我們可以沿樓梯下到一樓，在一樓爬出窗外，從地面走到對面公寓。」

「如果在公寓內遇上狙擊手怎麼辦？既然一開始就決定跑天台，怎麼現在要回到街上去？」費迪南德審視對面公寓的著地點：「只要越過這幢公寓，便能越過狙擊手防線。」

既然費迪南德義無反顧，我也不多言，免得影響他的信心，但這個距離明顯超出我的預算。

費迪南德清理助跑路線上的雜物，然後在起步點放鬆身體，深呼吸幾下。起步了，他全神貫注於加速助跑，速度更快，步頻更高，身體律動更好，當達至最高速度時，他大步踩板奮力起跳，如鷹展翅般飛向對面天台！

糟！費迪南德是次跳遠表現雖然更佳，但仍不足以跳越6米距離，他的身體呈拋物線開始向下垂，凌空の腿始終無法觸及對面天台石壘，不得已伸出兩手，可是同樣抓不到石壘，他掉下去了！

「費迪南德！」我不禁發出呼叫，只見他的身影掉進兩幢公寓間的黑暗裡。我慌亂地拿出手機電筒照向地面，可是找不到他，我卻沒有放棄，終於在對面公寓外牆空調上看見他，他站在空調上安然無恙。

他雖沒有墜地，也沒有受傷，但站空調上無法動彈，天台石壘離他頭頂有2米，他無法原地跳上去，離地也有4層樓高度，怎麼辦？

我想將繩子拋給他，但此時，有射燈從街上照上來，一定是我剛才的叫聲驚動了狙擊手。我立時收回繩子，退到石壘後面，但費迪南德仍然站在公寓外牆的空調上，向上攀不得，往下跳不行，怎麼辦？怎麼辦！

「照向那邊，好像有人！」狙擊手跟他的同僚喊道。

眼見射燈快要移到費迪南德身上。情急迫使我孤注一擲，取出攔截弩站起來，一箭擊向費迪南德腳下、空調旁的玻璃窗。

下面狙擊手的反應快如閃電，我面前的石壘已「噦」的一聲巨響，沙石打在我眉睫上，子彈差點打中我。

我立時縮在石壘下，狙擊手的槍口被我引開，此時我聽到費迪南德翻身跳進破窗去的聲音，之後好一段時間也沒有第二下槍聲，看來費迪南德成功逃脫了。

我的行蹤被狙擊手發現，留在天台顯然不行，但回程的路我跳不回去，怎麼辦？我還是先進公寓找地方匿藏吧！

沿公寓樓梯下了一層，想在4樓碰碰運氣，可是這裡的套房大多都鎖了門，我只好蹲在消防箱旁，希望狙擊手不會上樓抓我。

然而我才喘氣3、4聲，已有腳步聲從梯間傳來，聽來更不止一人，至少有5、6個。腳步聲向我迫近，但我已無路可逃，眼前只有一條筆直的走廊，若撲出去，顯然快不過子彈，走廊兩旁的套房大門說不定同樣全部上鎖。

腳步聲愈來愈近，我不敢抬頭，心跳得異常厲害，怎麼來了這麼多狙擊手？漸漸地，我聞到一股屍臭味，這些氣味暗示了甚麼？難道來者不是狙擊手，而是一群喪屍？

我抬頭一看，正好是5、6頭喪屍，它們正朝向我走來。既然不是狙擊手，我就拔足逃跑，卻激起喪屍群的反應，它們大步追向我。

我快手從背上取出攔截弩，回身放了一箭，一箭擊中排在最前的喪屍。被我一箭擊中額頭的喪屍雖然即時倒地，但後面的喪屍仍對我窮追不捨。

形勢極度不妙，我邊跑邊上箭，上箭後又回身擊中第二頭喪屍，但是次擊中胸口，只使它腰板往後一擺，卻沒有停止暴走，喪屍暴走的速度不下於活人。

我發力狂奔，來到走廊盡頭，已經沒有路，我只能向旁邊的房門碰運氣，我摸了幾個房門都被人上鎖，沒有人教加州人走火警時不要鎖門嗎？直至我摸上最後一扇門時，終於發現門沒有鎖。

我即時開門，進入套房後翻身把門鎖上。才數秒，外面已聚集了近10頭喪屍，沒想到公寓內有這麼多喪屍，它們快要抓破木門，我背上的銀箭又不足以應付這麼多喪屍，獵槍更會引來更多喪屍，怎麼辦？

我退到客廳窗前探頭一看，見窗外無立足之處，爬出去也是死路一條，這裡是4樓！跳樓非活路。我只好改變逃走路線，來到浴室，我打開浴室的窗門，伸手出去摸到外牆上的渠管，也許我可以從渠管爬上天台去。

可是浴室用的是上懸窗，向外開啟最大角度只有20度，20度的窗口間隙太窄，我根本鑽不出去，怎麼辦？

套房大門已被攻破，喪屍群來到浴室外狂撞浴室門，「砰！砰！砰！」這扇是空心門，更脆弱，怎麼辦？我用背頂住浴室木門，向洗手盆喊道：「耶穌，現在我情況不太理想，如果你是無處不在的神，請來救救我。」

禱告過後我沒有看見神蹟，腦海卻靈光一閃，出現一個辦法：我何不先關上上懸窗，再用銀箭破窗，這樣，上懸窗的破口反而足夠我爬出去。

想定法子後，我快手關上上懸窗，從背上取出攔截弩，一箭破窗，再從窗的破口爬出外牆，用手抓住牆上的渠管，這時候，喪屍衝破浴室門瘋狂撲向我。

情勢不容我手軟，我發力抓緊渠管往上攀，幸好喪屍們毫無規矩，一擁塞進上懸窗破口，反而出不了來。這樣，我便可以沿渠管爬到天台。

當我來到天台站在石壘上時，不是要跳過對面公寓去，而是想以最高姿讓費迪南德看見我，很快，費迪南德看見我了。

見他走到對面天台石壘前後，我就將繩拋給他，讓他將繩子綁在天台上，然後我沿繩子攀到對面天台去。

這是最後一幢要從天台越過的公寓，因為這幢公寓的大堂正門位處另一街上，離開狙擊手視線範圍。

我對費迪南德說：「不用解下繩子了，我們盡快下樓吧！」費迪南德對我的話沒有反應，只盯著眼前的繩子問我：「即使留住繩子，繩子始終承受不起手推擔架床的重量，我們怎樣將擔架床運回城池去？」

「關於這個問題，我會想辦法，現在狙擊手快上來了，我們先離開天台吧！」費迪南德猶豫片刻，還是跟我一起離開。

後傳12 千萬別開槍

後傳12 千萬別開槍

我和費迪南德成功跨越4個公寓天台後離開帝國狙擊手的守線。

「希望他們不會追來。」我帶著費迪南德沿公寓外牆上的鐵樓梯往下走，不走進公寓是因為我擔心公寓內有大量喪屍：「下樓後我們向西走，如果失散，就各自回城池匯合，現在是1點，我們天亮前回城池，勿錯過上露營巴士。」

「天台之間的距離你跳不過。」費迪南德。

「我不走天台，雖然手推擔架床重量一般只有10公斤，但我有更好主意。」我邊行邊回答。

「甚麼主意？說來聽聽。」費迪南德。

「我們可以發動機場外的救護車，將車連擔架床一併帶進城池，同時我們可以假裝是新倖存者，從城門進城池，毋須走天台。」我。

「我們的面貌恐怕會被狙擊手認出。」費迪南德跟在我後面。

「所以我帶了好東西。」我停步，在一樓拿出好東西。

「甚麼好東西？」費迪南德。

「一支Marker和一副眼鏡，用來喬裝。」街上的涼風吹散了我的髮型。

「就這樣？真的可以嗎？」費迪南德。

「我們在救護車內，狙擊手看不清我們的臉，加上畫臉，此計應該行得通。」我就是愛冒險。

離開公寓後，見前面有一所醫療中心，但我沒有把握在那裡找到手推擔架床，反而詹姆斯告訴我在機場外有多輛救護車，找救護車總比擔架床容易，所以我沒有停留，直接前往洛杉磯國際機場。

沿街上走，不時看見有喪屍在踱步，但只要不發出聲音，動作低調，通常不會刺激它們，那些年我在喪屍樂園裡經常玩《穿梭喪屍街》，習來心得夠我寫本《末日打喪屍 - 全攻略》。

費迪南德欲拿出獵槍戒備，這倒會刺激喪屍。「不要將槍舉得太高，這樣太招搖，我們只要不跟它們對視，便不會有問題。」費迪南德聽後收回獵槍，沿路上也沒有開過一槍，直至來到機場。然而在機場外，單是閘口已給我嚇一大跳。

「這裡究竟發生甚麼事？」費迪南德也被眼前景象嚇呆了，機場外屍橫遍地，機場內濃煙四起，彷彿經歷過一場戰爭。我邊走邊觀察遍地的屍體，都是一些旅客和機組人員，它們大多被碎屍、腸穿肚爛，顯然是由喪屍群襲擊造成。機場內的人被咬傷後又成了新的喪屍，新喪屍又咬傷更多人，使喪屍數量在機場內以幾何級數上昇。

「我們不要進機場，就在外面找救護車好了。」我估計機場內有大批喪屍，甚至可能有喪獸，因為喪屍不會觸發火警和爆炸，我續說：「濃煙附近傳來爆炸聲，說不定是機場內有喪獸弄破易燃氣體器皿。」

「或是倖存者用火反擊喪屍群，換句話說，機場內有倖存者。」費迪南德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但請不要去救他們。

「旅客不得攜帶易燃物品登機，且我們時間不足，只夠找擔架床。」我勸費迪南德別魯莽，偏偏我們在機場外看不見救護車。「說不定詹姆斯說的救護車在機場內。」費迪南德找到藉口進機場了。

「這樣，我們進機場吧，但不能久留，天亮前回去。」我無奈地溜到費迪南德後面，讓他領航。

費迪南德闊步進機場，嘴裡發出一條問題：「既然救護服務在末世降臨後停止，救護車因何來機場？」

「也許救護車來自機場內的救護站。」我。

「那麼救護車應該停在救護站內，怎麼詹姆斯說機場外有救護車？」費迪南德回身用鷹眼盯著我，盡顯馬雅鷹勇士的氣勢。我無法回答費迪南德，我也知道詹姆斯這個人信不過：「既然如此，我們大可以回城池找他興師問罪！」希望詹姆斯不是在戲弄我們。

來到客運站旁的露天停車場，太幸運了，這裡真的有十多輛救護車，但都不是公共救護車，而是軍用救護車。這說明甚麼？難道帝國派軍隊來機場來？

弔詭的是這些停泊在停車場上的軍用救護車既沒有隊形，很多救護車的車門也沒有關上，車身更染有血跡，同時，那些士兵又在哪裡？

「難道機場爆發喪屍亂咬人災難，帝國派軍隊來救人？」費迪南德眉頭不伸。

「帝國不會派兵救人，他們只會救自己，我想，剛才的爆炸聲來自軍隊與喪屍群之間的戰鬥。」我。

費迪南德取出獵槍步向客運站，他喃喃自語：「很想見識帝國軍隊的戰鬥力。」

「末世爆發前，新世界帝國派蘇聯紅軍和美國海軍從黃海入侵中國，可是那次大型海戰被一名叫白箭的人擊退，震驚全球。據說白箭只用上一個全新的作戰策略和技術，就能在不費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將數萬入侵者殺過片甲不留。」我跟在費迪南德後面。

「你是想騙我帝國的海軍很遜嗎？」費迪南德冷笑一聲。

「白箭言出必行。」我的話一完，費迪南德的腳步就停在客運站大門前：「這.....是甚麼鬼東西？」

我抬頭一看，再度被眼前景象嚇得目瞪口呆，在客運站內，佈滿奇怪的東西，它們大小不一，有的比非洲象大，有的比雞蛋小，但都呈深紅色、龜背狀、有生命、半透明，這些有生命的半透明體內有東西在活動，且不時有類似血水的液體和白色氣體從其體內噴出，整個怪東西就像一個正在跳動的心臟。這是生物嗎？

「這些.....這些東西，看來是有生命的，是新型喪獸的卵嗎？」費迪南德行近其中一個生物，高度

及膝。

「喪獸是哺乳動物，並沒有產卵或成蛹的說法。」我。

「很想一槍打爆它，看看裡面的是甚麼鬼東西。」費迪南德舉起獵槍。

「不，這會招惹喪屍！」我按住費迪南德的槍。

「我不過是說說而已，不必慌張。」就算費迪南德不開槍，單是他說說已令我十分慌張。

一些生化物身上起火，火將生化物燒死了，火又觸發消防花灑頭噴水，將火撲成煙。費迪南德：「火槍的說法快要成立了，來找倖存者吧！」

「機場這麼大，不容易找到倖存者，如果倖存者是帝國軍人，我們更會被抓。」還是取得手推擔架床後盡快離開。

「看，濃煙應該是從出境大堂那邊傳來，那裡一定有倖存者！」費迪南德對我的勸告充耳不聞，同時，未知是否我的錯覺，那些生化物像是在不斷膨脹，剛才在費迪南德膝前的生化物已脹至大腿般高，還是我看錯了別的生化物？

我們沿著那條已停止運作的扶手電梯走上出境大堂，這裡如費迪南德所料的有大火，都燒在生化物屍體上，但這裡的生化物比在客運站入口處的多。這裡的生化物長滿在地面、牆壁和天花台，使整個出境大堂變成血肉大堂，只剩玻璃窗上沒長有生化物，使陽光可以從外射進來。

「你有聽說過中國的火燒連環船嗎？真想試試用一把火給這些怪東西全部燒死。」費迪南德。

「首先，火燒連環船不是全新策略，其次是我們也會捲入火海，建議不要這樣做。」我建議先找擔架床。

「對，我們先找擔架床，然後回來救人。」現在我們連一個活人都未看見，費迪南德已急於找人救，難怪他深得艾尼賽斯歡心。

穿過離站行李托運區來到候機室，這裡的生化物已多得塞滿地上，我不得已將腳插在生化物中間走路，像是在肉醬意粉上行走那樣，既吃力又嘔心：「費迪南德，我們回去吧！」

「我猜救護車就在機場跑道上，何不去看看，我們可以從前面的落地玻璃看到外面的機場跑道。」費迪南德彷彿是機場初體驗：「你有沒有感到這裡有個怪現象？」

「自從我跟你後面，就開始對怪現象習以為常。」我不是來當遊客，是來求生的！

「機場外屍橫遍地，但機場內連一具屍體都看不見，又沒有喪屍。」在聽費迪南德說出這個驚天大發現時，我的腳感到被四圍的生化物擠壓。我發力將腳抽出來，然後將腳踏在生化物背上，但生化物背上濕漉漉的，使我無法站在其上。

此時，我另一隻仍放在生化物中間的腳又感到生化物的膨脹，且見它們都向我的腳擠過來，說明它們真的有意識。

「糟！若它們真的有意識，就能解釋因何這裡沒有屍體。」我。

「因何？」費迪南德面容漸漸失色。

「這裡其實不是沒有屍體，而是全被吃掉，吃掉客運站內所有屍體的，正是這些有意識的生化物！」我。

「但我看不見它們有口，而且它們慢吞吞的，怎麼吃人？若它敢動我，我就一槍打爆它！」費迪南德將槍嘴點在膝前的生化物，然後見它收縮了，證明它們真的有意識，且我們之前嚴重低估了這些生化物的智慧。

「你有多少發子彈？」我。

「十多發。」我看費迪南德還是先學懂知己知彼。

忽然，其中一個生化物噴出大量氣體和液體，其中一些液體沾到我的衣領上，衣領隨即被溶穿一個小洞來。

「這回糟了，我們被重重包圍了，費迪南德大哥，請你千萬別對生化物開槍！它們體內全是硫酸！」我的腿都軟了。

忽然，候機室牆壁上有生化物起火燃燒，繼而爆炸，「砰！」生化物被燒爆後，體內的硫酸灑向我們。我立時轉身遮臉，根本來不及說話，費迪南德已被硫酸擊中倒地。他趴在生化物上發出慘叫聲：「哎呀！」

「不要貼近生化物！它們體內有硫酸！」我雙腳被生化體擠住難以動身。

雖然生化物背上流出的液體不是硫酸，可能是被吞吃的人血，但噴出來的可是易燃氣體和硫酸，我再次叮嚀費迪南德：「千萬別開槍。」

PS：硫酸非易燃，但與金屬發生反應後會釋出易燃氫氣，遇火會發生爆炸。

後傳13 惹火反擊戰

惹火反擊戰

來到洛杉磯國際機場後發現，這裡有一種體內盛滿硫酸的生化物，這些生化物遍佈客運站角落，且牠們是有意識的，懂得向獵物噴發硫酸和氫氣，牠們溶解並吸吃客運站內所有人。

我拔出夾在生化物之間的雙腳前行，爬向費迪南德：「費迪南德！起來，不要趴在生化物上，快起來！」

我見費迪南德的眼睛和身體多處地方被硫酸灼傷，但神志清醒：「來，我帶你離開這裡！」

費迪南德閉上眼睛，將手搭在我肩上，此時，我感到生化物再次向我雙腳擠壓，牠們欲阻止我們離開，更糟的是，前路佈滿成千上萬個生化物，眼前景象彷彿在藍鯨肚子裡，僅從落地玻璃外透進幾稀陽光。若此時再有生化物向我們噴出硫酸，我們必然中招倒地，然後被牠們慢慢溶解吸吃。想到這裡，我漸漸感到絕望，我們真的可以逃出去嗎？

人若失去盼望，求生意志也變得消沉，想起小賈汀一首歌《Ghost》：「Youngblood thinks there's always tomorrow · I need more time but time can't be borrowed。」
(年青人總認為有明天，可是縱然我想要，也無法借時間。)

神鋪張雲彩當遮蓋，夜間使火光照 (詩篇 105:39)。

忽然，我內心燃起火光，前面十米距離上有生化物噴出氫氣，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時機，我迅速換上費迪南德的韋瑟比先鋒獵槍，一槍擊中前面噴出氫氣的生化物，子彈劃破氣流，直穿生化物皮層。

生化物隨即因子彈高溫自爆焚燒，我立時拉下費迪南德，硫酸如水花般在我們頭上掃過，繼而有一火柱沿氫氣射向我們，幸而沒有擊中我們。

我為甚麼要對遠處的生化物開槍？因為遠處的生化物即使起火也不會傷及我們，同時它們起火自焚後，便不能阻止我們前進。

是次我拿出攔截弩，一箭射穿起火生化物後面另一組生化物的身體，氫氣隨即從其體內噴出，噴向起火生化物，然後兩組生化物雙雙起火自焚。銀箭的好處是低溫，不會與我們身邊的氫氣磨擦起火。

只要我沿路用銀箭射穿生化物使牠們引火自焚，便能燒出一條血路。

找到血路，有了盼望後，我們奮力擺脫腳下生化物來到已燒盡的生化物殘骸上，天花板上的花灑頭射水將火撲滅，趁火被完全撲熄前我又向沿路上的生化物放箭，使它們引火自焚，這條血路要開到客運站出口為止。

我見前面生化物起火正盛，趁有空，伸手進那組已燒盡的生化物殘骸內欲取回銀箭。

因為之前見生化物體內有生物在活動，究竟是甚麼鬼東西？好奇心使我拿出手機，亮起小電筒，將光線投進生化物殘骸裡，用另一支銀箭在殘骸內挖掘，以免觸及硫酸，卻有一股劇烈的酸臭味。

花了一些力氣，我挖出銀箭，殘骸裡還藏著一件嘔心的東西，東西被燒焦了，仍能憑其輪廓推斷一二。我將東西拔出掉在地上，原來是一條被燒焦的河豚，就是它控制生化物活動。

河豚殘骸身體被連接在金屬筒上，金屬筒底部有一束喉管，電線，還有一些玻璃碎片。也許，戰爭和瘟疫都不能滅絕人類，只有人的智慧可以。

河豚喚起我的反思，唯有生化物急召我的危機意識----仍活著的生化物正蠢蠢欲動，我們是時候下課了，前進吧！

離我們太近的生化物不時噴出氫氣，開槍便是閃燃、硫酸大贈送，所以用銀箭吧！走在燒盡的生化物殘骸上也能與生化物保持距離，比較安全。

正如人在叢林遇上山火，在沒路可逃的情況下，可先將身邊的草叢燒盡，當山火到來時，走在燒盡的地方上，火便無法靠近你。

怎麼我總在思考？生化物趁我思考期間靠近我們，為此我也加快放箭開路的動作，「嗖」，果然矢不虛發，一箭射破5米外與火相鄰的生化物，多組生化物集體爆炸焚燒，火燒連環船的情景是多麼悲壯。

直至來到接機大堂，這裡的生化物不多，我扶著費迪南德加快腳步：「費迪南德，我們來到出口了！」費迪南德雖然看不見東西，臭覺卻十分靈敏：「出去吧，我已聞厭硫酸味。」

來到出口，我推開玻璃門，才步出客運站一步，地面又傳來陣陣震動，一下又一下似曾相識的腳步聲，費迪南德豎起耳朵問：「是地震嗎？」

「這不是地震。」這點我比誰都清楚。

「那是甚麼？」費迪南德。

「我的宿敵來了。」我認出這種腳步聲，是那頭曾經與我在喪屍樂園相遇的喪獸，牠右臂長有巨爪，破壞力驚人，而且牠一旦盯上你，就會對你窮追猛打。

隨著猖狂腳步聲，多下推翻汽車的撞擊聲，下一秒，巨爪喪獸的身影出現在露天停車場上，牠果然對我目怒凶光，老子你怎麼總以同一種方式出場，不翻亂東西你不能出場嗎？

「我們這麼辛苦才逃出客運站，如今又遇上新麻煩！」費迪南德鬆開我，從背上取出獵槍：「我們無路可逃了，跟牠拚死活吧！」

「拚是要拚，但我有好主意。」我回身進客運站。

「你想怎樣？」費迪南德舉起獵槍卻無法張開被灼傷的眼睛。

「我要給牠一把火燒掉。」我。

費迪南德聽出我的意思後，跟我一起回到客運站。在接機大堂，我選上其中最脹大的一組生化物，站在其後約10米一處空間，對費迪南德說：「費迪南德，我負責誘敵，你負責伏在地上向前面那組目標生化物開槍，讓火燒向喪獸。」

「不，我的眼睛張不開。」費迪南德。

「不要緊，你儘管伏在地上托著獵槍，我幫你瞄準，你一聽到我說「開槍」你就扳動扳機，這樣你有沒有問題？」我。

「你選上的生化物有多大？」費迪南德。

「3立方米大。」我。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費迪南德。

「你的動作不要太張揚，不要讓牠盯上你，否則我們必死無疑。」我扶費迪南德伏在地上，幫他瞄準。

這時候，巨爪喪獸將一輛救護車猛烈地拋進接機大堂來，「啪啦！」救護車任先鋒，配合玻璃碎片給我們下馬威。面對如此震撼的見面禮，我仍不能退縮，我必須誘使巨爪喪獸走近目標生化物。

巨爪喪獸衝進接機大堂來，牠再度舉起救護車，要拋向我，但老子請不要太過火，你亂拋救護車會打亂我的部署。

巨爪喪獸就是狂，牠妄顧一切後果舉起救護車，一拋成炮彈，一旦救護車撞破生化物起火，接機大堂便瞬間燒成煉獄。

「嘩！」救護車如炮彈般準確無誤地飛向我，到前一刻被一台自助登機電腦柱子擋住去路，救護車被擋偏了，仍落在我旁邊3米位置上，震撼力使我彈起摔倒。

我奮力站起來，見巨爪喪獸開始向我狂奔，也差不多走到目標生化物旁了。我是專業的誘餌，不會臨陣退縮，來吧，來殺我吧！

巨爪喪獸見我態度囂張，頓時揮拳擄袖，如脫韁野馬般衝向我。此刻十萬火急，我仍不能逃避，就算賭上我的命，也要讓牠完全走到目標生化物旁！

就在電光火石間，接機大堂天花板有生化物發生爆炸，硫酸從上方潑過來，雖然沒有擊中我，但在我身後的費迪南德卻慘被大範圍灑中，他咬牙切齒，手上的獵槍也鬆開了，他必須重新瞄準，眼睛卻張不開。

此時，巨爪喪獸已走到目標生化物旁，我不得不大喊：「開槍！」

費迪南德聽後立即托起獵槍，憑感覺開了第一槍，卻沒有打中目標生化物。費迪南德再開3槍，至第4槍打中目標生化物，「噼啪！」生化物隨即爆炸，可是巨爪喪獸已移離目標生化物，爆炸未能傷及牠。

巨爪喪獸意識到自己差點中伏，心態變得更狂。牠一手舉起旁邊一列行李手推車，是的，是整列近廿輛串在一起的行李手推車。牠將整列手推車當成巨型鐵鞭，要用來劈死我。

我不能逃走，因為我不能掉下費迪南德不顧，我舉起攔截弩，銀箭顯然不能阻擋喪獸的攻擊，牠的巨

型鐵鞭已如暴風前的熱帶氣旋般蓄勢待發。

這回我死定了，怎麼辦？我的心思凝固了：「神鋪張雲彩當遮蓋，夜間使火光照」。

靈光一閃下仍是火光。我一箭射破巨爪喪獸旁邊另一組較小的生化物，銀箭穿過生化物，氫氣從破孔噴出，噴向後面起火生化物，取火後，兩組生化物雙雙起火自焚，再在巨爪喪獸旁爆炸，是次大量硫酸和烈火成功擊中巨爪喪獸。

巨爪喪獸身體起火發狂擺動，牠掉下巨型鐵鞭後仍想衝向我。

不過此回我不必逃走，因為牠與我之間除了敵意外，還有生化物，襲擊我們的生化物正好用來反擊巨爪喪獸。

巨爪喪獸每走近我一步，我都向牠身旁的生化物放一箭，噴出來的氫氣又成了巨爪喪獸身上烈火的新燃料，使火燒得更盛。

我一共發了5箭，牠的生命始終被烈火濃煙吞噬，在牠發出最後一聲咆哮後，3米龐大身驅倒下。倒下時地動山搖，沒料到巨爪喪獸連倒下都有震撼力，這使我更加明白到，信心在烈日下和黑暗裡都重要。

「神鋪張雲彩當遮蓋，夜間使火光照。」

後傳14 符章：南斯拉夫經濟圈

後傳14 符章：南斯拉夫經濟圈

多年前，美國出現經濟危機，為拯救國家經濟，美國政府要求聯儲局收拾爛攤子，不料聯儲局將經濟弄得更糟，反映事件是處心積慮的，白箭對此銘記於心。

前南斯拉夫(東歐)位於德國(西歐)、伊拉克(中東)和(中國)亞洲之間，是一帶一路四個樞紐之一。南斯拉夫經濟圈的概念是振興東歐經濟，推動西歐至中國之間的經濟流動性。

概念上，南斯拉夫經濟圈由多國組成，包括德國、中國和前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多個小國。這裡，德國和中國扮演協調國角色，塞爾維亞等前南斯拉夫小國則扮演執行國角色，前者負責監督和支援，後者負責推動其國內經濟。

一)
計劃裡，塞爾維亞主要提供能源。以優惠價格向經濟圈成員國出售，從而使成員國製造業成本降低。同時可與中國簽署一項經濟計劃，讓中國政府貸款予塞爾維亞政府，並塞爾維亞企業用貸款來購買中國企業，例如購買中國已有穩定市場的汽車製造商(或電器產品製造商等)，目的是讓塞爾維亞即時開拓中國業務，有利塞爾維亞經濟迅速發展。

中國雖然失去一間小型汽車製造商，然而中國市場龐大，出售汽車品牌的中國商人可用得來的資金重新創業，在中國國內開發新品牌。相對而言，中國汽車反過來因汽車廠房設置在塞爾維亞而得以迅速打入東歐市場，有利加強雙邊經濟發展。

由於能源價格在經濟圈內以優惠價出售，使圈內製造業成本下降，同時要立法監管使用優惠的產品的質素，避免人民被迫購買低劣產品(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往往讓商家忽視產品質素)。

塞爾維亞以汽車商總部和廠房作抵押，一旦塞爾維亞汽車商管理不當，無力償還貸款，中國亦可接管經營，以取開發東歐市場的優勢。

二)
黑山共和國可與中國和德國簽署一項科研計劃，以發展大型民用運輸直昇機。計劃以發展黑山共和國和全球山區經濟為目標，在全球各地山區興建工業村，以解決全球山區貧窮問題。

假設，計劃在本國或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等國山區興建工業村，縱然半山區缺乏道路配套，然而地價便宜，租金低，同時山區勞工對薪酬的要求也遠低於市區。

山區廠房以民用運輸直昇機作運輸工具，將貨物和原料往返機場和貨櫃碼頭，效率不比市區廠房遜色，載貨量則是運輸直昇機的科研問題，成本由黑山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同負責，一旦研發成功，回報潛力將與全球山區經濟發展掛鉤。

運輸直昇機只須在山區每一廠房興建一個約10平方米的升降平台即可，召喚運輸直昇機的費用由可多間或單一廠房支付，成本與效率成正比。

山區工業村能創造就業，讓山區年青勞動力回流，廠房帶動地價上昇，地價上昇使原居民致富，增加

他們的購買力，從而帶動山區經濟，促使政府擴闊連接山區至市區的道路，人口因而上昇，政府投放更多房屋和醫療資源，使原本貧困的山區變成潛力城市。

三)

阿爾巴尼亞負責資金流動，即銀行業。其中作為協調國的中國可指派中國銀行在阿爾巴尼亞設立總部，主要負責貨款業務，以伴隨南斯拉夫經濟圈發展，其中人民幣和德國馬克具有貨款優惠，有利兩貨幣升值。

當幣值上昇，對外貿易能力下降，此時經濟圈必須議定產品集體對外減價百份比，以抵消幣值上昇的問題。幣值穩定上昇，圈內穩定減價，對外貿易便不會受到衝擊，持兩幣的人民其購買力隨之穩定上昇。違反減價議定的廠房會被罰款。

同時建議南斯拉夫經濟圈以人民幣和德國馬克作為貿易貨幣，提昇貿易效率和穩定性。

另一方面，當中國銀行的貨款業務在南斯拉夫經濟圈內順利發展，提出的經濟方案又成功令東歐經濟起飛，這樣，中國銀行將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國際地位。中國銀行不會一味要求借款國完成一套苛刻的要求，而是設身處地與借款國同行發展。

中國銀行在阿爾巴尼亞設立總局，並定期與圈內各國舉行會議和對企業進行一年作一次核數，以確保圈內企業廉潔，在非洲設立中國銀行貨款中心同樣可以保障中國款項不至被胡亂使用。

四)

斯洛維尼亞位處南斯拉夫經濟圈西北部，有力成為東歐購物區，並將中國、東南亞和經濟圈內的產品銷往西歐，鄰國包括意大利、瑞士和奧地利的旅客毋須遠赴海外都能購物中國等相對便宜的產品，包括中國汽車、遊艇。

斯洛維尼亞配合克羅地亞發展旅遊業，包括克羅地亞造船業等。只要經濟圈內各成員國同心合力發展交通配套，加上貨幣政策統一、貿易流通等優勢得以保持，相信東歐經濟可在短時期內迅速發展。

後傳15 轟炸機場

後傳15 轟炸機場

巨爪喪獸倒在機場客運站一刻，喚起我對生命的反思，人若失去信，任肉身再強大，終有倒下時。

雖然是次我們戰勝了喪獸，但費迪南德雙目和身上多處地方被硫酸嚴重濺傷，他伏在地上疼痛得流下眼淚。為了減輕他的痛楚，我舉起攔截弩，射破天花板消防灑水頭的玻璃膽，讓水灑在費迪南德身上，以稀釋他背上硫酸的酸性。同時為他脫去沾滿硫酸的衣服：「你躺在這裡不要動，我去救護車找敷料給你。」

之前，喪獸將軍用救護車從露天停車場那邊拋進接機大堂來，現在，趁費迪南德坐在灑水頭下沖水，我爬進翻側的救護車裡去找敷料，很快，找到一個急救包和一張手提擔架床，雖然不是手推擔架床，也不至空手而回。

在救護車取齊物資後，我回到費迪南德身邊，待他沖了近10分鐘水，背上的硫酸差不多稀釋了，但他背上的皮肉呈黑棕色和出現脫水情況

(炭化)，推斷他傷勢不輕，難以走出客運站，我便乾脆到停車場駛一輛救護車來接機大堂好了。

原本我們計劃假裝倖存者駕救護車進入城池，沒想到現在戲要演得這麼真實，費迪南德真的成了傷者。

我讓費迪南德多沖一會兒水才給他包紮：「你在這裡等我，我往停車場駛救護車來，然後載你回城池。」費迪南德痛得無法說話，見他點點頭表示同意，我便步出客運站，客運站外還是遍地屍體。

來到停車場，見其中一輛軍用救護車的尾燈正閃爍，說明救護車插著車匙，我馬上登上該救護車，車內正好有兩張手提擔架床。費迪南德啊，你跟爺爺可以每人一張擔架床了。忽然，救護車的通訊器傳來通話：「有沒有生還者？重覆，有沒有生還者？完畢。」

下意識，我拿起通訊器對講機想求救，就在我手執對講機一刻，我猶豫了。通話的人說不定是帝國軍人，如果我回應通話，我怎樣解釋我的身份？我斷不能告訴他我是平民，這樣他們必定會來抓我。

我在駕駛座上想關掉通訊器，忽然，通訊器再傳來對話：「5分鐘後轟炸機場，重覆，5分鐘後轟炸機場。完畢。」

糟，帝國要炸掉機場，我們必須盡快離開！機靈的樂園闊少爺(我)

立時拿起對講機：「長官，我們仍有隊員在機場.....」說罷，就一手關掉通訊器，我這樣的通話是希望聽見的人不要立即轟炸機場，同時避免對方查問我的身份。

我沒有更換救護車就將車駛進接機大堂，讓車尾對向費迪南德，以便他登上救護車，然後我從救護車下來扶費迪南德上車，我沒有時間幫他包紮傷口：「帝國要在5分鐘內炸掉機場，我們必須立即離開！」

「你如何得知此事？」費迪南德半信半疑。

「已沒時間解釋，快坐好，我去開車！」時間緊迫，我快步坐上駕駛座，踏下油門，救護車從落地玻璃的洞口衝出，「嗟！」救護車將玻璃碎片衝出客運站。

可是，救護車尚未離開機場範圍，天上的帝國轟炸機已迫近。我猜帝國要轟炸的目標是客運站內的生化物，問題是我們仍在機場內，為阻止轟炸機投下炸彈，我儘管賭一把，響起救護車笛子，希望轟炸機看見救護車的警示燈會延遲轟炸。

我無意啟動通訊器要求暫停轟炸，若通話中敗露了我是平民的身份，他們同樣會投下炸彈，所以鳴笛後我只管拚命踏下油門，希望盡快離開機場。

就在衝出機場閘口一刻，上空多架轟炸機無視有生還者，一連投下超多枚炸彈。「隆！隆！隆！x8」從後方傳來超多下強烈爆炸聲！我從倒後鏡中看見濃煙和火光如狼似虎般追趕我們，爆炸距離不到100米！

其中最接近我們的爆炸使整輛救護車飄起翻動，此時，我們的救護車已被火光和濃煙吞沒！爆炸威力驚人，車尾玻璃窗被衝擊波擊碎，碎片如飛劍般飛進車廂裡來。「擘！」費迪南德立即用毛被蒙頭護身，我則將身體縮在椅背下，以減低被玻璃碎片擊中的風險。方向盤則猛烈擺動，彷彿與帝國狼狽為奸，跟我兩手角力。

濃煙之中有火輪從後飛到救護車前方來，正是一件帶火飛脫躍騰的螺旋槳。火焰螺旋槳猛烈地打到路上擋我去路，我慌忙轉動方向盤，縱然避開火焰螺旋槳，救護車急轉彎也幾乎弄翻車身。其他帶火雜物不段打在救護車身上，迫使我再度踏下油門，讓救護車抱頭鼠竄的從濃煙中衝出。

衝了約100米，煙塵終於在窗外漸漸往後退去，救護車也漸漸脫離轟炸範圍，這時候，我可以減慢車速了。

「費迪南德，你有被玻璃碎片擊中嗎？」我沒有停下救護車，因為轟炸機仍在上空。

「我猜沒有吧.....我身上的傷口已多得搞不清楚.....」費迪南德放下毛被，忍著背痛回答我。

當救護車駛進大街後，這裡有高樓大廈作掩護，同時已聽不到轟炸機的聲音，只見遠處機場上濃煙四起。

來到十字路口，街上死寂，沒有一個活人，只有多具屍體，我對費迪南德說：「費迪南德，幫我打門尾門，然後伏在擔架床上，我們快要進入城池，我要借助你的背傷來引開狙擊手的注意力。」我從衣袋中取出眼鏡和Marker，為自己喬裝一下。

費迪南德疊起兩張擔架床，將獵槍放在兩張擔架床中間，然後打開尾門，自己再伏在兩張擔架床上面，我則用毛巾包裹攔截弩，免得被狙擊手看見，然後將救護車駛離十字路口。

「看見城池了，費迪南德，快伏下，給狙擊手們一個大露背吧！」救護車緩緩駛近城池閘口，然後鳴了一下笛子，這時候，城池外未有甚麼動靜。

不一會，城池的閘口，就是那輛小型貨車駛開了，閘門開啟，狙擊手仍未對我們開槍，我假裝冷靜，其實心蹦蹦得如兔子。

幸好，直至救護車駛進城池，狙擊手仍沒有開槍。於是我將救護車駛到槍店旁，艾尼賽斯出來迎接，他驚訝地問：「你們將帝國救護車駛進來，怎麼搞？這樣必定會惹來帝國的攻擊。」

「我也希望這輛是民用救護車，無奈詹姆斯事前沒有對我說清楚。」我成功推卸責任後低頭閃進公寓，艾尼賽斯則命人將兩張擔架床連費迪南德一併抬進公寓。

艾尼賽斯知道軍用救護車必須盡快歸還帝國，否則會惹來滅城之禍，所以他對詹姆斯說：「將救護車駛出城池，否則我們都會沒命。」

詹姆斯口咬香菸，冷冷一笑：「艾尼賽斯，冷靜點，不過是一輛軍車而已。好吧！讓我來處理吧！」

詹姆斯坐上救護車，將車子慢慢駛出城池，然後開啟窗子，揮揮手，向外面的狙擊手笑著喊道：「抱歉，這輛救護車不屬於我們.....」不料，他的話尚未說完，「蹾！」就有一發子彈直穿他的頭顱，詹姆斯的腦漿和鮮血濺滿玻璃窗和椅背上。子彈來得太突然，詹姆斯在毫無意識下一命嗚呼。

我在公寓二樓看見整個過程，是我害死詹姆斯嗎？怎麼.....這不是我的計劃.....

我呆了很久，腦海一片空白，內心既自責又害怕，為甚麼要擊斃詹姆斯，偷帝國救護車的人是我。

始終，沒有人敢出城池為詹姆斯收屍，我也只能用沉重的腳步返回套房，這就是末世，人命不如一發子彈。

雖然沿途沒有人出來指責我，也許其他人未知偷救護車的人是我。公寓內的加州人反而來安慰我：「孩子，不會怪責自己，沒有人願意發生這種事。」

抱歉我不是孩子，我是罪人，我斷送了詹姆斯的命。帶著沉重心情回到套房，唐寧抱著嬰孩為我開門，彷彿回到了家。

唐寧以關懷的語氣問我：「怎麼了？你昨晚在哪兒？我整晚都找不到你。」

是的，我答應過唐寧照顧嬰孩，樂園闊少爺就是不負責任：「我，我帶費迪南德到機場，去取擔架床。」

唐寧聽到機場後呆了一下，但她見我失落的表情後又不敢問下去，只說：「黛芙妮太太決定隨我們離開城池了，下午秋川駕駛雙層巴士回來，我們一起離開吧！」

我知道唐寧想安慰我，如果唐寧願意嫁給我，我也不是好丈夫，好爸爸：「這，太好了.....」對於黛芙妮太太願意離開，還不能彌補我讓詹姆斯離開的罪疚感。說罷，我獨個兒走進睡房躺在床上，反思自己的計劃，是我害死詹姆斯嗎？如果秋川沒有帶新倖存者回來，他會被狙擊手射殺嗎？他用甚麼方法進城池？用從黛芙妮借來的10個金幣顯然不能買通外面的狙擊手。

小睡片刻後，我被熱鬧的氣氛弄醒，是誰在外面喧嘩？「秋川回來了！」唐寧給我拿來熱牛奶。

秋川回來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喧嘩？加州不是已成死城嗎？我走近窗檯，抬頭一看，見雙層露營巴士上有10多人在歡呼，我看出他們不是加州人，難道.....是墨西哥人？而且這些墨西哥人都背著包包，彷彿是個旅行團，他們從何而來？是真正的倖存者嗎？

原來，這班墨西哥人是秋川用黛芙妮太太借來的10個金幣從墨西哥僱來的槍手，他們既喬裝成倖存者，讓巴士有藉口進入城池，同時他們將會幫助我們守護城池，但，多10個人就夠嗎？

PS：白箭曾經告訴我，未來如果蘇聯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俄羅斯政權，他們有可能從黃海入侵北京。他構思了三個相似的應對方法，其中一個可以公開，另兩個不能，公開的目的是警惕入侵者切勿以身犯險。

方法之一是研發一種軍事技術，稱為哈爾計劃，靈感來自日本動畫《哈爾移動城堡》。內容涉及研發一種能在海底潛行的小型城堡，大小如同一部洗衣機，卻能在海底潛行，亦能攜帶一枚魚雷，攻擊目標只有一個----入侵者的航空母艦。

任一支遠洋艦隊再厲害，都必須配合空軍戰機，因此面對諸如10萬蘇聯海軍，只要徹底擊沉他們所有航空母艦，讓他們失去制空權，米格-35戰鬥機也成了沒有腳的小鳥，10萬海軍便化整為零(即沒有一兵一卒)。

海底戰堡的優點是造價低，靈活性高。它們只配備0-1枚魚雷，數量卻從1-1000。海軍雷達難以在海底找尋它們，水雷難以擊中輕巧而數量龐大的它們，加上它們是遙控駕駛的，基本上不須奉上士兵保貴的生命。

假設1000部小型海底戰堡遍佈黃海海底礁石之間，處於無聲無色狀態，當蘇聯海軍來犯時，一聲令下，1000部小型海底戰堡忽然運作，其中只有半數小型海底戰堡裝有魚雷，這使蘇聯海軍一時間難以鎖定攻擊目標。此時，其中500部小型海底戰堡陸續發射魚雷攻擊蘇聯航空母艦。由於航空母艦底部中彈破洞，很快，航空母艦便入水下沉。

如是這，10萬蘇聯海軍再多，都不過航空母艦被擊沉的數量而已。這時候，中國海軍只須往後撤10海里，便能讓10萬蘇聯海軍不戰而退。

後傳16 會說話的嬰孩

後傳16 會說話的嬰孩

隱藏在城池外的帝國狙擊手給我們一個訊息：城池只准入、不准出。詹姆斯無意離開城池，純粹為將帝國救護車駛出城池，結果被狙擊手一槍擊斃。反之，秋川帶著10名墨西哥人回來，這10個人帶著背包，喬裝成富有的倖存者，因此帝國默許他們進入城池，沒有對雙層露營巴士發動攻擊。

進入城池後，巴士停泊在槍店旁，外觀上多了一點灰塵，大概是從前往墨西哥的路上沾來。我站在公寓三樓套房的窗旁，見墨西哥人陸續從巴士上下來，艾尼賽斯命人帶領他們上公寓安頓，為他們分配房間。

雖然我估計這10個墨西哥人是秋川用從黛芙妮太太借來的10個金幣僱來，但怎麼世上有人會為了金幣願作死士？要知道即使是100名槍手，恐怕也不是4-5名狙擊手的對手。

我眺望城池外的街道，方發現城池外有大量喪屍聚集，看來喪屍圍城已經開始，帝國發動總攻擊的日子近了。

秋川和柳正哲同樣帶著背包，隨那10名墨西哥人進入公寓，問題是秋川也有行李？他的行李是甚麼？不一會，秋川二人步上套房來，我開門迎接：「沒想到你們帶著10個倖存者回來。」

「他們是墨西哥毒犯，會協助艾尼賽斯留守城池兩晚。」秋川闊步踏進套房。

「你用黛芙妮的金幣僱用他們嗎？」待秋川二人進入套房後，我順手關上大門。

「不，那10個金幣用來購買炸藥。」秋川將背包放在椅上。

「那麼，10名墨西哥毒犯因何要協助守衛城池？」我感好奇。

「以炸藥的帳單作為抵押，若艾尼賽斯不支付20個金幣購買炸藥和僱傭毒犯，明晚我便將炸藥和僱傭兵帶回墨西哥去。」秋川打開背包，將內裡的炸藥交予我。

「炸藥有甚麼用？手榴彈和地雷才能守衛城池，數量也不足夠。」我接過兩筒炸藥。

「炸藥是用來炸開槍店地窖與下水道之間的混凝土牆。」秋川。

「對，他們挖不穿地窖下的混凝土牆，通不過下水道，便無法逃出城池。噢，原來秋川你沒有忘記救艾尼賽斯。」我。

「叮囑艾尼賽斯，若非帝國攻進來，切勿使用炸藥。」秋川。

「對，無故使用炸藥會招惹帝國提前進攻。」我。

「如果艾尼賽斯肯支付炸藥和僱傭兵的20個金幣，便歸還10個金幣予黛芙妮太太。」沒想到大戰當前，秋川的帳目仍然分明，說罷，他便帶著帳單去找艾尼賽斯。

另一方面，「海洛伊絲現在怎樣？」唐寧拿出瓶子為柳正哲的水壺加水。

「我將她交給車上一對加州夫婦照顧，現在85名加州人暫時住在當地一所教堂內，教堂的神父應允了他們。」柳正哲開啟手提電腦。

見柳正哲開啟電腦，我不禁好奇問道：「末世時代，怎麼你能長期有電玩電腦？」

「電是從街上的電動車取來的，同時我現在不是玩，是要駭進帝國加州軍營的電腦系統。」柳正哲雙手在鍵盤上閃動，他在末世前曾勇奪美國電競世界賽冠軍。

「因何要駭進帝國軍營的系統？」我。

「收集資料，我計算出他們明晚會派兵攻城池來。」說起話來，柳正哲總掛著一副笑臉，像個大孩子。

「如何得知他們明晚會派兵來？」我。

「資料顯示，他們調派了數輛裝甲車和坦克，這不是恆常動作，這數量與城池規模符合比例。」柳正哲嘴角插著一支棒棒糖。

無論帝國明晚是否攻進來，我也得去告訴費迪南德，秋川很快找到艾尼賽斯，回來後巴士便會帶走所有願意離開的人，然後一去不返。

我帶著沉重又猶豫的心情去找費迪南德，沉重的是因為我的錯誤決定使費迪南德雙目失明，他的眼睛被硫酸濺中，恐怕會永久失去視力。至於猶豫的是甚麼，我倒不太肯定，總覺得有些事令我猶豫。

來到費迪南德兩爺孫的套房，我輕叩門數下，然後聽到費迪南德的爺爺回應我：「不用叩門了，進來吧……」費迪南德爺爺的語氣比上一次略帶一點憂愁，大概是憂心費迪南德的傷勢，但這次我不是來探訪。

「費迪南德爺爺，請準備一下，我們即將離開城池。」我以沉重的聲調表達了我的來意。

「是時候離開了。我衷心感謝你，感謝你為我取來擔架床。」費迪南德爺爺躺在床上。

「這不是我的個人功勞，費迪南德也付出很多。」我將視線移向費迪南德的睡房：「我預算我們15分鐘後起程，我去通知費迪南德。」

「好的，他在睡房裡。」現在費迪南德兩爺孫都受了傷，行動不便，所以我得幫助他們收拾行李。

走進費迪南德的睡房，見他正在熟睡，回想起來，我們昨夜的確經歷了一場大戰，需要多一點休息，所以我又回去找費迪南德爺爺：「費迪南德爺爺，我先幫你收拾行李吧！」

「奶路臣先生，謝謝你，我的行李就是我床頭那個背包，沒有別的需要收拾了。」費迪南德爺爺真灑脫，簡單的人生就是美。

「那麼，我去幫助費迪南德收拾行李，可以告訴我他的行李有哪些嗎？」我。

「奶路臣先生，麻煩你，他床腳下有一個背包，是他的行李，另外衣櫃內有一些衣服，都是他的。」費迪南德爺爺指向門後的衣櫃。

「舉手之煩而已。」我為他們執拾行李期間，秋川帶著4個人和擔架床來找費迪南德爺爺：「費迪南德爺爺，我們要起程了。」費迪南德爺爺點頭表示同意，那隨行的四個男人便扶費迪南德爺爺上擔架床，費迪南德爺爺忍痛發出低哼聲。

秋川對我說：「去找唐寧，帶她上巴士，上車時不要太張揚。」費迪南德兩爺孫就放心交給秋川好了，我回套房去找唐寧。

可是，回到套房後，我找不到唐寧和嬰孩，她的行李卻留在客廳上，那麼，她帶嬰孩到哪裡去？去找黛芙妮太太嗎？於是，我又往黛芙妮的套房。

來到黛芙妮的套房，黛芙妮回應我沒有看見唐寧，但黛芙妮已經準備好離開，所以我先帶黛芙妮上巴士。

來到槍店旁，登上巴士一刻，份外感到街上的冷清，黛芙妮安靜地登上巴士，縱然巴士具有單向透視的玻璃窗，但若城池外的狙擊手發現有加州人上了巴士，巴士也不容離開。

在車上，同樣找不到唐寧，這樣，唐寧究竟在哪裡？秋川和柳正哲，與及所有準備離開的人都已齊集在巴士上。

既然如此，我只好對秋川說：「我回套房再找她一次，如果找不到她，你們先走。」

「我只等你30分鐘。」秋川截鐵斬釘回應我，他對我的語調比末世時代的街道更冷清。

我邊回套房，邊輕喊：「唐寧？你在不在？我們得離開了。」半路上，艾尼賽斯出現在我眼前，他帶著10名墨西哥槍手和10多名加州槍手決定留守城池：「唐寧尚未上巴士嗎？」

「我找不到她。」我。

「那麼我派人協助你去找她！若我們找到她，便叫她去找你，你會在哪裡？」艾尼賽斯。

「不用找我，叫她直接上巴士，巴士30分鐘後出發前往墨西哥。」我。

「沒想到時間這麼緊迫，好吧！」艾尼賽斯轉身吩咐後面的眾槍手：「你們給我去找一個叫唐寧的少女，然後叫她登上槍店旁的巴士。」若有20多人一起找，相信很快找到唐寧，這樣，我負責回套房找唐寧。

回到套房後，見唐寧的背包仍在客廳，說明唐寧沒有回來，但她知道巴士快要離開，怎麼她這個時候玩失蹤？我愈想愈擔心，決定先寫下字條，準備到外面去找她，忽然，有嬰孩在我身後說話，說出一句不可能由一個未滿一歲、且令我心寒的話來：「奶路臣，你在找深愛的人嗎？」

說出我在找唐寧的話不至令我心寒，令我心寒的是，怎麼一個嬰孩能用如此流利的話說出我的心聲？我回頭一看，正是唐寧，然而說話的人不是唐寧，而是躲在唐寧背後的那嬰孩，他用刀架在唐寧喉嚨上，這個情形混沌了我的思緒，是否有一個嬰孩正在挾持一名少女？

我張開眼睛，清楚看到是我們救出的那個嬰孩，現在他不但懂說話，更懂挾持人：「抱歉我忘記給你起名字，嬰孩閣下，可否先給我搞清楚兩件事，一是你叫甚麼名字？二是你因何懂得挾持人？是誰教你的？」

「你應該問我因何要挾持你的愛人才對。」嬰孩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反而成熟地糾正了我的提問，我倒沒有按照嬰孩的糾正發問，而是問：「你究竟是誰？你想怎樣？」

「我是誰你不必知道，你只須幫我做一件事。」嬰孩。

「甚麼事？」我。

「你去告訴秋川，你和唐寧會留在城池，然後叫他離開。」好一個不肖嬰。

「因何你要我們留在城池？」我。

「因為我現在挾持你。」好一句我現在挾持你，枉我天天給你煮牛奶飲，當你的養父。無奈他確實挾持了唐寧。我不得已跟嬰孩妥協：「好的，我會照你的意思去辦。」說罷，嬰孩躲在唐寧背後目送我離開。我步出套房，去找秋川。

路上，我一直想，怎麼一個嬰孩能做出這樣的事？難道他不是人類？是喪獸？是有人將人的靈魂值入嬰孩的大腦裡去？幕後者是格拉咸嗎？不，那個嬰孩的語氣說明他就是格拉咸！要我打發秋川離開，是為了取我的命去換金幣，若是如此，一旦秋川離開，我便糟糕了！

後傳17 惡夢成真

後傳17 惡夢成真

我們在公路上救出的嬰孩竟然脅持了唐寧，威脅我去打發秋川離開，並要我和唐寧留下。如果秋川真的離開，格拉咸的手下必定會進入城池取我的人頭去換黃金。

現在，我按照嬰孩的指示去找秋川，登上雙層露營巴士，一上車秋川便問我：「發生甚麼事？」

「甚麼發生甚麼事？你怎麼總認為我會發生甚麼事？」我不敢讓秋川知道我被嬰孩威脅，擔心格拉咸會傷害唐寧。

「若你找不到唐寧，你不會毫不慌張地登上巴士，你假裝冷靜必定另有原因。」秋川對我的心思可謂料如指掌。

「唐寧仍未上巴士嗎？噢，這太糟了，你們先離開，我去找她，不用等我們了！」我的謊言顯然瞞不過秋川，然而次秋川沒有揭穿我，只說一句：「隨便你。」

這樣，我只好下車，讓巴士離開，直至巴士悄然駛出城池一刻，秋川都沒有望我一眼，他的冷漠有時令我傷感，現在，能救我的人只剩下有艾尼賽斯和他旗下20多名槍手。

雖然理性告訴我應該先找支援，然而此刻情感支配我，使我決定先返回套房，告訴嬰孩我已遵守承諾打發秋川離開，希望他不要傷害唐寧，若然嬰孩就是格拉咸，他絕對會為了取我的人頭而傷害唐寧，畢竟他已殺害了唐寧的媽媽。至於他的手下，相信很快會現身，因為秋川已離開城池，我嗅到殺機了。

我邊返回套房邊在想，嬰孩有可能不是格拉咸嗎？我相信他就是格拉咸！

來到套房門前，艾尼賽斯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他對我說：「小子，我們找不到唐寧，她究竟跑到哪裡去？你們的巴士離開了。」

「我不知道……」這一刻，我的確有點心亂如麻：「也許我們先進套房，看看她的背包是否猶在，背包內有她的隨身物品。」

「好，這樣也好，你來帶路吧！」艾尼賽斯其實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這使我對詹姆斯的死更感內疚。

推開套房門，我還擔心嬰孩仍未離開，可是門一開，內裡空無一人，唐寧也不在，剩下的就只有唐寧的背包，這彷彿給我一絲情感上的線索，卻又想不出代表甚麼，是我捨不得唐寧嗎？

艾尼賽斯安慰我：「不用擔心，只要她仍在城池內，我們必定能找到她。」多謝艾尼賽斯的安慰，你給我甘露止渴，我回應道：「那麼我們分頭行事，我負責去找她，你們盡快安裝好炸藥，因為帝國安排了喪屍攻城，他們大有可能在今晚發動進攻。」

「好，你用這個跟我們聯絡。」艾尼賽斯將他一個慣用的對講機交給我：「晚上你可以來匯合我，我的人會在傍晚前幫你找回唐寧。」

「謝謝你，艾尼賽斯。」我。

艾尼賽斯將對講機交給我後離開了，我則在客廳踱了幾步再走進睡房，冷不提防唐寧和嬰孩就在門後，嬰孩提著刀對準唐寧喉嚨對我說話：「奶路臣，為甚麼你要帶那個笨男人來找我？我只想見你一個人。」

「不，我們只是剛巧在門外碰見，不是我帶他來的。」我。

「雖然你犯了錯，但我可以原諒你一次，如有再犯，小心我傷害你的心上人。」嬰孩的語氣完全是格拉咸，他佔據了嬰孩的身體。

「格拉咸，你想將我怎樣？將我的人頭賣給帝國嗎？」我在試探嬰孩的真正身份。

「我想我再沒有必要隱瞞了，是的，我就是格拉咸。你用巴士將我撞至殘廢，如今科技進步，技術人員將我的靈魂傳送到一個實驗品的驅體內，實驗品就是這個嬰孩，然後我刻意讓嬰孩和他的父親被你們救出，結果你們中計了。」格拉咸嘴角露出陰險的微笑。

「格拉咸，你真聰明，我中計了，同時你殘廢了，如今希望你快高長大，做人不要重蹈覆轍。」我的嘴角微揚一下。

格拉咸聽後收起陰險微笑：「奶路臣，難道你現在還不明白嗎？我要你死，早晚都可以，但我現在需要你的身體，我要取代你成為奶路臣，我不會再當嬰孩，今晚帝國便會攻進城池來，我跟他們立了約，帝國取黃金，我取你的身體，我的靈魂會值入你的身體，而你的靈魂，則會值入一頭醜陋的喪獸。」

「你將會活得比喪獸更不像人，因為你註定下地獄。」我。

「我們拭目以待吧！」格拉咸冷冷一笑：「將軍！」

「甚麼將軍？」我額頭冒出冷汗。

忽然，我回到自己的大宅，回到自己的睡房，看見自己的睡床，房燈亮起，為甚麼我會回到自己的睡房？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睡床下面有人，這人蹲在床下似乎在找東西。我好奇地走近床邊，問道：「是誰？」

蹲在床下的人趴出來，原來是唐寧，我問她：「你因何出現在我的睡房？你在找甚麼？」

「我在找戒指。」唐寧亮起電筒遍地搜尋。

「甚麼戒指？誰的戒指？」我。

「是我的結婚戒指，我掉在地上，我已找了30分鐘，仍未找到，你可以幫我找找嗎？」唐寧。

我感到錯愕，呆立良久後才問：「你的結婚戒指？你要跟誰結婚？」

「我3分鐘後要出席婚禮，如果你幫我找到結婚戒指，我便回答你我要跟誰結婚！」唐寧雙眼水汪汪。

「何需3分鐘？如果你告訴我你要跟誰結婚，我3秒鐘便能幫你找回結婚戒指！」我。

「一言為定。」唐寧。

聽後，我在第1秒關上房燈，第二秒取下唐寧手上的電筒掃照地面，第三秒結婚戒指成了反光物，出現在床下地毯上：「現在可以告訴我你要跟誰結婚嗎？」

唐寧從心底甜了出來：「我要跟奶路臣結婚了！」

「甚麼？你要跟我結婚？」我假裝冷靜，心裡卻欣喜若狂。

「誰要跟你這頭喪獸結婚？我要去跟奶路臣結婚，所以，再見了！」聽後我感到奇怪，我不是奶路臣了嗎？這時候，我眼前忽然出現一面鏡子，我抬頭一看，鏡裡看不見自己，只見一頭喪獸，難道我真的成了一頭喪獸？怎麼可能？我的真身在哪裡？快將我的真身還給我！

我嚇得從夢中驚醒，張開眼睛，原來是做夢。

然後，我發現自己躺在實驗室裡，這是誰的實驗室？我為甚麼會在這裡？

我感到全身肌肉抽得很緊，心臟每秒跳動一下，喘氣不斷，我才剛睡醒，心怎麼跳得這樣厲害？我從實驗室的金屬床上坐起來，聽到實驗室牆壁後有人說話，他們說：「它醒來了，狀況良好。」

聽後，不知為何，我總感到十分憤怒，甚麼狀況良好？我現在感到身體不適，全身肌肉抽得很緊，一怒之下，我一手推翻床邊的手術桌，「砰！」整張金屬手術桌猛烈地飛向牆角。

繼而，我看見自己雙手成了炭黑色！為甚麼我雙手變了黑色？我立時蹲在床上，一躍跳到天花板上，抓住天花板上的金屬管喉，心情非常糟，很想找個人出氣！

忽然，天花板上的喇叭發出傳話：「PI-371是你的名字，你記住。」

「誰是PI-371，給我滾出來！」我喊道。

我環顧四周，見前面有一幅玻璃窗，玻璃窗後面有人，就是他們跟我說話嗎？我即時從天花板金屬管喉上撲向玻璃窗，想撞破玻璃窗，不料玻璃窗比我想像中堅固，我衝不破它。我的身體被反彈到地上，卻絲毫不感到痛楚，只有憤怒。

我站起來，目不轉睛怒視玻璃窗後面的人，他們必定是生化科學家，卻用輕視的目光望向我，這種眼神觸怒了我！忽然，我從玻璃窗上的倒影看見一頭小型喪獸，個子不高，但長相其差，我喝問對方：「你是誰！竟然對我如此無禮？」

不料對方嘴巴猛張，卻沒有聲音，於是我一手拍向玻璃窗，倒影裡的小型喪獸同樣用手拍向玻璃窗，動作跟我完全一致！這！這是怎麼一會事，難道倒影裡的喪獸就是我？我在做夢嗎？難道我真的成了一頭喪獸？我為甚麼會成了一頭喪獸！

混亂間，我看見自己的樣子出現在玻璃窗後面，他對我說：「從今以後，你是PI-371，我是奶路臣。另外，我今晚有一個任務給你。」

「你是格拉咸！還我身體！」我一直以為自己可以說話，不料格拉咸告訴我：「你已經是喪獸了，已經失去說話的能力，因為你的舌頭被我們切除！不要只顧發出咆哮，聽清楚我的話，你今晚的任務是要參與攻破城池，將艾尼賽斯的人頭交給我！」

甚麼？你要我跟你們狼狽為奸？

「怎麼了？你的情緒告訴我你不願意嗎？如果你不肯服從命令的話，我便將唐寧的靈魂也植入喪獸的身體，好讓你們成為一對！現在，你只可以選擇留住艾尼賽斯的人頭，抑或唐寧的人頭！」

可惡！格拉咸！我決不容你傷害唐寧！我要取你的命！縱然我的確有這個憤怒的想法。

PS：白箭曾經建議中國應該及早收購美國華爾街定價權，當中的政治機遇大得足以控制世界。對於中國收購華爾街，不少經濟學家都認為只是一個華麗的神話，然而正如南斯拉夫經濟圈的理論，若白箭只說要讓中國貨品打進歐洲市場，同時要引進歐洲投資到中國，再賺取歐洲人的利息，更可以友好地掌控歐洲政治等，這同樣是癡人說夢。然而當白箭說出具體方案後，果效又看似近在咫尺。

對於中國收購華爾街，過程中更可以賺取日本和韓國的外交本錢，尤其可以擴闊日本高薪職位空缺，這一切聽起來都是癡人說夢，縱然全球經濟學家都假設日本經濟仍然強勁，其實日本的就業情況和文化暗裡充斥問題。政治家則假設美國不會將華爾街向中日韓拱手讓人，然而只要讓美國人認清華爾街不是美國的經濟命脈，甚至是經濟和政治毒瘤的話，果效同樣近在咫尺。

後傳18 誰的霸氣

後傳18 誰的霸氣

我的心臟昇至每秒跳動3下，身體處於高度興奮狀態，心靈徘徊在憤怒、絕望和恐懼之中，每段關節都有劇烈刺痛，沒有一塊肌肉沒有抽搐，這些體內的痛楚沒有一刻舒緩，靈魂被網綁在腐爛的獸身內，我的靈魂波動無息，生命失去盼望。

PI-371是我的名字，我對這樣的稱呼感到憤怒，我不是喪獸，我是人！還我凡人的身體！

沒有生化學家會為喪獸準備眼淚，如此，我連傷心流淚的基本條件也沒有，我想念我原來的身體，這樣的人生，真想有個了斷，可惜我連番衝向混凝土牆，想撞死自己，獸身卻絲毫無損。死，對我來說成了遙不可及的事，然而死後又可怎樣？地獄的情況會好一點嗎？我的身體散發出一股激烈的惡臭，望著自己持續腐爛的身體使我瘋狂！

忽然，有氣體從天花板的百葉窗口噴出，是毒氣嗎？不一會，我失去意識.....這一刻是我所期待的嗎？

黑暗、低體溫、恐懼.....

當我再次張開眼睛，我已被人用鐵鍊綁在一輛軍用運輸車上，我發出咆哮，要表達憤怒，然後我聽到格拉咸的聲音。他的聲音觸發我的獸性，我發狂拉扯綁在我四肢上的鐵鍊，可是我無法扯破這些鐵鍊。格拉咸對我說：「PI-371，你這頭喪獸，是的，你是一頭喪獸，我要對你這頭喪獸發出命令！」

不是喪獸！我聽後七孔生烟，可是格拉咸沒有閉嘴：「我們現在已經抵達城池，你的任務是取下艾尼賽斯的人頭，你若在3小時內辦不到此事，唐寧的人頭便會移植到一頭喪獸身上去。」

我生平最痛恨別人威脅我！忽然，綁住我四肢的鐵鍊扣子鬆開了，我立時從運輸車上跳下來，直取運輸車駕駛座，一手揪出駕駛運輸車的軍人，想一口咬破他的喉嚨。然而，此刻我的靈魂甦醒了，良知勸阻我，使我想念這名年青軍人是無辜的，他只是執行任務，他不該死。

在憤怒和惻隱之間，我將那名軍人猛力地拋回運輸車上去，然後我發力蹬腿，跳上樹上去。

在樹上，我發現城池就在眼前，天色雖暗，但我獸身的夜視能力相當好，我.....我因何跳上樹上來？難道我真的要去殺艾尼賽斯嗎？我的思緒十分混亂，我想殺人，剛才只是下不了手而已，我真的想殺人嗎？為甚麼我要殺艾尼賽斯？他是我的朋友，我欠他一個人情.....

忽然，城池外來了其他軍用運輸車，多頭巨型喪獸從運輸車上下來，牠們發狂直撲城池。繼而，有大量膽沐瓶被人拋進城池，立時，街上千頭喪屍隨即發難，全體衝向城池，眼前一片混亂，吼聲四起，戰鬥即時爆發！我也要大開殺界！

怒吼能抵消我靈魂的恐懼，我大吼一聲，從樹上一躍跳到擺在城池前的貨車上，不料，「�！」一頭巨型喪獸凶悍地撞向我腳下的貨車，貨車頓時被推翻，我即時從貨車上跳到城池內一幢公寓的天台上去。

「噠咻！噠咻！」公寓內有人開槍，必定是艾尼賽斯的槍手，他們竟敢反抗？我要取下你們的人頭！

「呷！」巨型喪獸已經衝破城池第一道防線，就是那3輛當作城門的貨車！近千頭喪屍從城門的缺口蜂擁衝進城池。公寓內所有槍手全力開火還擊。

「轟隆！」再有一下巨響，繼而在城門位置上發生激烈爆炸，是艾尼賽斯引爆了炸藥。炸藥威力驚人，城池內頓時火光熊熊，首批衝進城池的數十頭喪屍如肉醬般被炸飛到天上，碎肢散回地上。帶頭衝鋒的巨型喪獸中伏後全身起火，然而牠沒有因此倒下，起火的巨型喪獸如大型火球般凶猛地衝向公寓。

此時，一支火力強勁的M134迷你機關砲從公寓3樓加入抗戰，它的子彈如萬千激光般打向身體起火的巨型喪獸。

縱然巨型喪獸兇悍，還敵不過機關砲子彈的威力，「啪啪啪！」巨型喪獸在數秒間身中30多槍，肉連血被一塊塊打出來。

在巨型喪獸的掩護下，千頭喪屍成功湧進公寓，他們被膽汁觸發，被人味吸引，它們已經衝進公寓三樓，分散追捕槍手，槍手開槍還擊。公寓內槍聲四起。

我被眼前殺戮場面刺激到獸性，突然，有小孩子出現在另一幢公寓二樓窗前，就在槍店上面。因何有小孩子在城池？她們不是應該隨秋川乘搭露營巴士離開了嗎？她正被多頭喪屍追捕！我應該怎樣？我情緒異常波動，難以自控，我的靈魂再度喚起我的良知，我不願看見小孩子死在喪屍口裡，我不容自己的身體任意妄為。

疾病來自身體失去協調，身體失調來自靈魂(能量)處於波動。

我將身體貼近地面，兩腿發力一蹬，身體如燕子般飛到天上，再跳到槍店公寓二樓上去。

如此彈跳力出乎我的意料。我用利爪輕鬆擊破玻璃窗進入公寓，可是小孩子已經離開了，她往哪裡去？我蹲下身、彎下腰，環顧四周。忽然前面有喪屍擋我視線，我不由分說撕破它的肚皮，扯出它的內臟，這就是我的獸性，擋我者死！

清除障礙物後我將胸口貼近地面爬行，像頭黑色非洲巨蛙，怒視眼前所有活動物，就是沒有小孩子的縱影，她跑到哪裡去？可惡！

我放慢腳步，悄悄探索，忽然，有小孩子的聲音。我的耳朵雖然不住發出耳鳴，但聽力比人類好幾倍，小孩子正被8頭喪屍圍捕，我清楚聽到喪屍的腳步聲，數得出它們的數目。

我向小孩子的方向高速爬行，轉出套房大門來到走廊，小孩就在走廊盡頭的樓梯上。我的脈搏加速跳動，血壓急升，肌肉收緊。眼前走廊上共有28頭喪屍，都是我的障礙物，我要一一撕破它們！

一個！兩個！三個！我每跳到一頭喪屍面前都撕下扯出一串腸臟，我不容眼前有一件直立的障礙物存在。

走廊上我一共撕下23頭喪屍的肚皮。直至來到樓間，我聽到有5頭喪屍正往上層走，我即時追上去，來到3樓梯間，正有4頭喪屍、一個男人和一個小女孩在，其中那個男人，這人太眼熟了！正是艾尼賽斯！

女孩躲在艾尼賽斯背後，艾尼賽斯用獵槍瞄準我，如此動作觸發我的獸性，怎麼了？艾尼賽斯！你要

向我開槍嗎？我要取你的人頭！

「杼！」一下槍聲從我耳邊響起，繼而我下額中彈。雖然我意識到下額流血，但我完全不感到痛楚，反之，中槍使我癡狂，我兩腿一蹬，撲在艾尼賽斯身上，使他往後摔倒，我用兩爪壓住他雙臂，他的獵槍已失去作用！

我張開大口，想咬斷他的頸骨，不料，女孩大喊：「不要傷害我叔叔！」

他是你的叔叔？我.....我怎麼可以傷害艾尼賽斯？我是來救他們的！我清楚聽到女孩哭泣，連她的心跳聲我也聽見，我感到情緒異常波動，思緒十分混亂，我到底在幹甚麼？

突然，有破牆聲從我後面傳來，繼而塵埃四起，原來有另一頭巨型喪獸衝破牆壁，來到這裡。巨型喪獸後面有一批槍手追上來，他們喊道：「艾尼賽斯！我們來救你！」瞬間，走廊上槍火轟鳴。

巨型喪獸雖然身中多槍，但子彈對牠完全起不了作用。其中一個槍手意圖向我開槍，可是巨型喪獸的身軀龐大，給我擋住子彈。

巨型喪獸雙目對準艾尼賽斯和女孩，牠怒吼一聲，發狂衝向我們，牠的衝擊力觸發我的反應，使我一躍從艾尼賽斯身上跳到走廊另一端，這個距離超過8米。

眼見巨型喪獸快要衝到艾尼賽斯和女孩面前之際，我靈魂的良知始終勝過身體的獸性，使我鼓起保護艾尼賽斯的勇氣。傷害弱者出於膽怯，保護弱小來自勇氣！

我猛蹬跳到巨型喪獸頭上，用利爪抓住牠的太陽穴，可是任我如何發狂亂抓，抓至對方頭部見骨，仍未能減弱巨型喪獸的磅礴攻勢。

反之，我的右腿被巨型喪獸抓住。牠用另一隻手按住我的身體，發力扯我的右腿，「欸！」我的右腿被瞬間扯斷！

我跟巨型喪獸的實力差距雖然立杆見影，但我沒有放棄，仍發力抓住牠的頭部。冷不提防對方打出一下如炮彈般的快拳，一拳擊碎我的胸骨，我被打飛至天花板，彈回地上。

躺在地上的我難以呼吸，全身失去力氣，奄奄一息。

巨型喪獸見我倒地，當然想乘勝追擊，我卻已失去活動能力，只能躺在地上眼巴巴瞪著對方。牠的巨拳對準我的頸椎，要給我致命一擊。

無望了，我勝不過巨型喪獸，我已盡了力。也許死亡對我來說是重生的機會，我是喪屍格鬥樂園的太子爺，死在喪獸手裡是上天給我的懲治.....我彷彿流下眼淚，眼淚很柔和溫暖，這樣的眼淚讓我想起老爸，他曾經很疼愛我。

突然，有兩下非常耳熟的槍聲響起，我抬頭一看，巨型喪獸雙目被子彈擊中，誰有如此厲害的槍法？除了秋川，還可以是誰？中槍後的巨型喪獸馬上處於混亂狀態，遠遠退了好幾步，可是牠仍猶不死心，盲目揮動巨臂，一拳掃掉旁邊整排木欄杆，被飛掉的木碎片如匕首般擊中遠處一名槍手。

這時候，秋川的身影從我頭頂掠過，他跨過我的身體，匯聚體內正氣，拔出武士刀，向巨獸領地直闖。巨獸聽到死亡的威脅，想出重拳還擊，可是巨獸之拳再重，在秋川面前仍不過是一場悶戲。秋川一

躍避開巨獸打在地上的直拳，再在巨獸出拳俯首之際，「嗖！」以快刀不見影之勢，一刀劈下對方頭顱。

這冷冷的一刀，盡顯秋川手起刀落的霸氣。任巨型喪獸的身體如何強悍，面對秋川，最終仍只能成為一個蒼茫無頭的虛影，然後倒下。巨型喪獸的頭顱悄然滾到我面前。

後傳19 靈魂出竅

後傳19 靈魂出竅

我的靈魂被格拉咸移植到一頭小型喪獸身上，他取了我的身體成為奶路臣，又捉了唐寧威脅我去取艾尼賽斯的人頭。我在城池遇上巨型喪獸，受了重傷，幸得秋川及時現身相救。

我奄奄一息躺在地板上，雖然巨型喪獸被秋川收拾，剩下我這頭喪獸卻無人知曉我是奶路臣，因為我的舌頭被格拉切斷，有口難言。

十多名槍手上前包圍我，想結束我的生命，只待艾尼賽斯一道命令。我沒有反抗，死在朋友手上總比死在敵人手上好一點。

艾尼賽斯將獵槍槍嘴點在我額上：「我要替我弟弟報仇，你們這些喪獸，去死吧！」須知道殺害你弟弟的是喪屍，不是我。

艾尼賽斯的食指放在獵槍扳機上，忽然，城池外傳來大炮聲。「隆！」隨著帝國裝甲車的炮擊，公寓二樓立時起火，帝國軍隊開始對城池進行攻擊。

未待瓦礫碎片落盡，秋川對艾尼賽斯喊道：「牠是奶路臣！」

「甚麼？他是甚麼？明明是一頭喪獸，怎麼你說他是奶路臣？」艾尼賽斯傻了一眼。

向來寡言的秋川沒有多回答艾尼賽斯一句，只一手將我揪在背上。秋川，怎麼你知道我是奶路臣？這點連我自己都不敢說實。

秋川沒有回頭，背起我就走，如忍者般快步下到二樓。二樓火勢十分兇猛，是炮彈擊中瓦斯爐導致。火舌和濃煙從套房門縫中鑽出，煙霧蔓延至公寓二樓各處，艾尼賽斯和十多名槍手在後面不斷咳嗽。

「喀！喀！喀！火勢蔓延得很快.....喀！」艾尼賽斯欲走樓梯往地面正門，秋川把他喝停：「不要走正門，街上的軍人會對你開槍！」

「喀！我們必須從街上.....喀.....轉入槍店.....」艾尼賽斯用手遮口鼻。

「跟我來！」秋川背著我，向火勢最猛的方向走去。

艾尼賽斯在後面猶豫片刻，始終指示槍手們跟上來：「眾人，跟我來！」

來到一處火勢異常厲害的位置，是公寓二樓一個起火套房外面。秋川一腳踢開套房半毀木門，套房內的牆壁被裝甲車炮彈擊出一個大洞，大洞下面就是一樓，秋川背著我從大洞跳到一樓。

艾尼賽斯領槍手也來到洞口，卻遲遲未有跳下來：「不，太高了.....」

秋川聽後即從旁拖出一張桌子，對準洞口下方：「跳在桌子上！」這樣，艾尼賽斯放心了，他和其他槍手紛紛跳下來。

這裡是公寓一樓的餐廳，餐廳後門能通往後巷。秋川率先步出後巷，他對跟上來的艾尼賽斯說：「我們走後巷往你的槍店去！」艾尼賽斯聽後將手一揮，眾人便跟在他後面，沿後巷向槍店走。

來到槍店後門，艾尼賽斯取出鎖匙，打開後門，讓眾人進入槍店。在槍店內，艾尼賽斯翻開地毯，敞開地毯下的地窖暗門，走進地窖，這時候，槍店外出現了大批軍人的黑影，他們手持步槍，到各家各店進行搶掠。

眾槍手見外面有軍人都不敢發聲，一個個俯下身悄悄走進地窖，秋川背著我殿後。這時候，有兩名軍人打破玻璃門，伸手開啟玻璃門。他們進入槍店後打量一番，見有收銀機就朝收銀機的方向來，收銀機正好放在地窖入口旁邊。

槍店外有數輛裝甲車駛過，裝甲車上那門105mm戰車炮炮口轉向槍店，另有大批軍人在街上。顯然，若雙方交鋒，我們必成炮灰。

秋川見兩名軍人迫近，立時帶我躲在收銀櫃台後面，收銀櫃台與地窖入口之間沒有遮擋物，冒險走出去必被發現，秋川不得已打手勢示意艾尼賽斯等人先走。

兩名帝國軍人愈來愈近，怎麼辦？我們就在收銀機下面，但我已奄奄一息不能作戰，秋川也不可能同時應付兩名軍人，加上外面有裝甲車。

兩名軍人在對話：「未知收銀機內有多少金幣？」「愈多愈好！」尚餘數米距離，秋川低頭對我說了句悄悄話：「發聲。」

甚麼？發聲？因何在躲藏過程中要我發聲？雖然我不解，可是我信秋川，我便義無反顧地發出生平最憤怒的聲音：「吼！……」

不料，帝國軍人聽到我的怒吼後竟然停下腳步，其中一名軍人跟他的同僚道：「有喪獸，小心點。」

另一名帝國軍人：「牠好似受傷了，窮寇勿動，我們姑且退出去，這裡不宜跟喪獸搏鬥。」

是的，在黑暗而狹窄的環境裡，貪婪的軍人還是不願意冒險，他們選擇退出槍店。這真是太好了，沒想到秋川在危急關頭想出一個空城計，嚇退敵人。

當軍人退出槍店後，秋川即時敞開地窖暗門，背我進入地窖，關上暗門。

進入地窖後秋川亮起P38手槍上的電筒，快步追上艾尼賽斯等人，見他們準備引爆塞在地窖隧道與下水道之間混凝土牆上的炸藥。

「後面還有沒有人？」艾尼賽斯問我們。

「沒有。」秋川。

「那麼我要引爆炸藥了。大家後退一點，牆壁一炸開，大家便全力向下水道右邊走，不要停步。」艾尼賽斯手拿引爆器。

站在我眼前的除了秋川和艾尼賽斯外，就只剩下6名槍手。我有感而發，怎麼帝國為了搶掠人民財產，無辜殺害這麼多平民？唐寧落在格拉咸手裡，不知她現在如何，我應該怎辦？如果我能說話，我很

想問秋川，可否丟下我去救唐寧。

秋川對眾人說：「我在下水道出口處上方，預備了一輛綠色卡車。」

「相當好。」艾尼賽斯喜出望外：「這樣，我引爆炸藥了！爆炸會驚動上面的軍人，如果他們追來，我們便在下水道出口處等，不要回頭。」

眾人聽後往後退了數步，繼而「隆！」巨響過後塵埃充斥整條隧道，同樣傳來咳嗽聲，然後艾尼賽斯發號司令：「大家進入下水道，往右邊走！」

牆壁破洞了，大家拔腿就跑。秋川和我始終殿後，秋川就是這種性格，總能顧全大局。

在下水道，都是奔跑的腳步聲，沒有人回頭，我們都向同一個方向奔跑，這是末世逃亡。我聽到艾尼賽斯的心跳聲，他的心跳比所有人都急。我又聽見水流聲，水流中有屍體.....怎麼屍體的聲音總是優先觸發我？我不是喪獸，不要胡思亂想，我要勝過身體.....

我身上的血已流盡，不知不覺間，我昏倒了.....或是死了.....對外界失去觸覺.....眼前景象逐變漆黑，是我張不開眼睛嗎？

然後，我的心跳停止了，都停止了.....在漆黑裡，我看見有一點光，這光漸漸亮起來，光在我的下方升起，慢慢成了一個人形，他把我背起來，是秋川嗎？不，他在跟我說話，在說甚麼？他身上的光明亮而柔和，帶有一種親切感。

我問那光：「你是誰？」問是想這麼想問，然而我被格拉咸割去舌頭，怎能說話？「我是一直與你同在的耶穌。」耶穌？他能聽到我心裡的話？

「耶穌，對不起，我過去傷害過很多人，不論是喪屍格鬥樂園裡的遊客，抑或死於喪屍口裡的太多人.....」記憶像幻燈片般呈現腦海。

「你的罪我已為你背上，不要憂慮。至於你的身體，雖然死了，但你尚有日子，我要讓你歸回本處。」耶穌。

「本處？在哪裡？」我。

「你的身體。」我隨耶穌沿一條橫向的光柱飛翔，黑夜裡，我看見下面有一個牧場，牧場中央有一幢樓高三層的大木屋，秋川正獨個兒走向這大木屋。

我問耶穌：「秋川為甚麼會在這裡？」

「他要為你取回身體，要救出你的朋友唐寧。」耶穌。

「他怎麼知道唐寧在這裡？」我。

「他看見你成了一頭喪獸，便想起這間大木屋，這大木屋隱藏著一所實驗室，格拉咸將唐寧放在裡面。」耶穌。

「耶穌，你會幫我打敗格拉咸嗎？他是惡魔！」我。

「太初，我讓亞當和夏娃管理大地，直到日子的末了也是如此，但我與你們同在。」耶穌。

不一會，耶穌領我進入大木屋，大木屋內有一所實驗室，我就是在這裡被格拉咸變成喪獸！現在，我看見格拉咸，他站在唐寧前面，唐寧坐在一張金屬椅子上，昏睡了。

格拉咸隔著玻璃窗對唐寧說：「小美人，你實在太美，可是我必須將你的靈魂傳送到一頭喪獸身上去，你的身體我會保全，好讓我欣賞，只怪你的愛人無法履行承諾，將艾尼賽斯的人頭交給我，他要承受惡果。」

PS：俄羅斯擁有高科技和天然資源，然而國內經濟與國力不符，問題在哪？白箭認為，俄羅斯出售國家資源的過程缺乏透明度，這是外國人不能干預的部份。

另外，白箭認為俄羅斯企業實力不遜於美國，卻存在一個問題----俄羅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來自俄羅斯人民就業不足，人民缺乏購買力，使俄羅斯企業失去競爭力。

外需是另一個問題，源於歐美俄政治關係缺乏互信，導致俄羅斯依賴天然資源維持國家收入，出售國家資源的不透明度積累民怨，埋下政變伏線。這是新世界帝國對推翻俄羅斯政權的佈局。

面對俄羅斯內需問題，中國可與俄羅斯和日本進行聯合投資。中日兩國企業進軍俄羅斯市場能創造俄羅斯職位，提昇俄羅斯人民購買力，擴大內需，振興當地經濟。

過程中，俄羅斯以優惠價格出售天然資源予日本是確保中俄日互信的要點，因為日本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島國。中俄日互信有利黃海穩定，以抵消蘇聯隨新世界帝國崛起，並沿黃海進入北京的可能性。

外需方面，中俄日可以聯合開發南美州市場，中國提供資金，俄羅斯提供天然資源，日本提供科技，三輛馬車同時拉動南美州經濟，包括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等。

這點對美國有利，因為諸如一個人民在社區持有武器，政府最擔心的不是人民手持甚麼武器，而是手持武器的人民是誰。若是法官或富商，他們不會對國家構成危險，反之手持武器的是窮人，國家安全便會出現變數。

讓俄羅斯人民富起來能有效減低民怨，促進俄羅斯政權穩定，俄羅斯政局穩定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俄羅斯政府不用出售軍備予恐怖份子，俄羅斯人民不用改變信仰成為恐怖份子。

另一方面，讓歐美俄企業彼此進入市場能鞏固歐美俄互信，讓人民富庶是抵抗全球政變的正途。當全球人民都將焦點放在海外購物時，全球經濟和政局都會趨於穩定。

第三，如果俄羅斯須要啟動量化寬鬆政策，即印錢，請俄羅斯政府不要效法美國將資金流入房地產，甚至流進金融衍生工具市場，而是應將資金回饋人民，例如退稅，以提昇人民購買力，鞏固國家內需，其次是將資金投放或貸款予健康的製造業大企。

若人民購買力上昇後樓市仍欠興旺，說明水平處於泡沫，讓它爆破能使地產商回歸實體經濟。樓市如脂肪，肥胖非健康。

後傳20 獨闖龍穴

後傳20 獨闖龍穴

身體縱然死了，我的靈魂卻仍然活著，耶穌領我到一個牧場，牧場內有一間大木屋，屋裡是一個實驗室，格拉咸和唐寧都在裡面。格拉咸將唐寧麻醉在實驗室一個玻璃房間內，準備移植她的靈魂到一頭喪獸，被安排寄存唐寧靈魂的喪獸體型龐大魁梧，約8米高，是由一頭銀背猩猩經基因改造而成的，安置在一個巨型四方玻璃缸內。

另一方面，秋川獨闖這個實驗室是為要救出唐寧，面對實驗室裡10多名持槍保安人員，加上牧場上佈滿喪屍，秋川能否獨力應付？我有點擔心。然而這時候，有保安員對格拉咸報告：「報告，有入侵者？」

這是一個稻草牧場，牧場上的拖拉機、稻草捲和高於眼眉的稻草早已失去打理。秋川無意避開監視系統，他完全無視格拉咸和他的持槍保安員，反之，牧場上數百頭喪屍成了威脅，只要有人喚醒它們，便會頓成一支瘋狂的軍隊。

格拉咸聽見秋川入侵牧場反而緊張起來，他喃喃自語道：「沒想到他能找到這裡來。」沉思一會，格拉咸對身邊一位金髮美女科學家道：「為實驗品啟動移植靈魂的程序，解除的密碼是“ASEKIIOPU”，我要陷秋川一個不義。」說罷，格拉咸露出陰險微笑。

美女科學家回答：「知道！」繼而在電腦上輸入指令，裝置馬上進入程序，存放唐寧身體的玻璃房間內開始出現旋渦狀電流，電流會將唐寧的靈魂從大腦中抽出。見一切準備妥當，格拉咸就步出實驗室。

我以靈魂的姿態跟在他後面，想知道他要往哪裡去。他踏上螺旋型金屬樓梯來到閣樓，是的，藏身在大木屋內的實驗室全部採用金屬材料建造，大木屋只為掩飾這所實驗室。

格拉咸來到閣樓，他進入了一台飛行器，不一會，飛行器的引擎聲愈發響亮，閣樓頂部的天窗開啟，飛行器從天窗飛出大木屋，我也隨飛行器飛到天上去。

來到天上，我清楚看見飛行器內的格拉咸，連他的聲音我都聽得一清二楚，原來人的聽覺不是來自耳朵，而是靈魂，果然「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唯物不能滿足靈魂的需要。

秋川在牧場上早已察覺到飛行器的出現，他隨即拔出手槍擊向飛行器，可是飛行器具有防彈作用，子彈無法傷及坐在其中的格拉咸。

格拉咸怒視秋川，嘴角微揚，說了一句：「去死吧！」接著拉動座位旁的手制。一發照明彈隨即投射到牧場上空，牧場上頓時光芒萬丈，使數百頭喪屍進入激活狀態。激活30秒後，秋川將要面對數百頭瘋狂喪屍，然而我現在沒有肉身，無法參與這場物質世界的戰爭。

秋川遇上強敵從不慌亂，他取上身出一支軍用藍焰打火機，快步走進稻田中央。30秒過後，照明彈徐徐落下，光芒盡失，數百頭喪屍回過神來，集體衝向藏身在稻田中央的秋川。

秋川走進稻田不是為了藏身，而是為了採用火攻，準備反擊喪屍群。他用藍焰打火機燃點稻田，在乾燥天氣下，火攻是高效率策略。縱然緊隨其後的數十頭喪屍比火勢來得更猛，但當稻草火起時，急進

稻草叢的喪屍群反而成了首批葬身火海的部隊。

打頭陣的數十頭喪屍全軍覆沒，格拉咸顯然不甘心，他駕駛飛行器來到稻田上空，用飛行器底部一支巨型鐵爪，抓起稻田上一網重達400公斤的稻草捲，再帶到秋川上方，意圖用稻草捲壓死秋川。

秋川眼明腿快，迅速鑽入高於眼眉的稻草叢裡，格拉咸無法鎖定秋川位置，只能向秋川逃走的方向猛力拋下稻草捲。

秋川身如柳絮，輕鬆避開稻草捲。此時，另一群喪屍從左路殺出，秋川馬上燃起稻草，火勢迅速燃起，成了一幅火牆，燒毀不少喪屍。不料有3頭頑強喪屍突破火牆，對著秋川張牙舞爪。

秋川不拒來者，霎時，他腰間的武士刀發出閃動靈氣，繼而田中閃爍三下刀光，3顆屍頭便如柳葉般落下，3具屍身隨後倒地。

火牆規模因風勢轉強而擴大，稻田很快在黑夜裡燒得通紅，偏偏喪屍群發狂暴走在火海裡，成了奔跑和倒下的火球，火球在稻田裡亂撲，反而造就了火攻的威力。

急於敗中求勝的格拉咸再用飛行器的鐵爪抓來另一網稻草捲，追向秋川。秋川穿插在火海、喪屍群和稻草捲之間，沒有給格拉咸露出半點破綻。

稻田火勢愈燒愈激烈，數百頭喪屍沒有避火意識，只懂追在秋川後面，反成了喪屍群速敗原因。才走了半畝稻田，數百頭喪屍只剩半百，半百喪屍又被秋川用武士刀一一收拾。是的，要以一敵百，掌握形勢的智慧比武勇更重要。

花了不到10分鐘，秋川便收拾牧場上所有喪屍，但剩下的格拉咸和他的飛行器該如何應對？簡單，秋川根本沒有理會格拉咸，他直接走進大木屋，因為格拉咸的飛行器無力對大木屋構成破壞。

秋川進入大木屋後，即時有兩名持槍保安員上前阻止，都是職業槍手，手裡的槍早已瞄準秋川，秋川無意以槍對戰，翻手就放出兩支忍者飛鏢，皆命中對方手背。

兩名持槍保安員「哎」的大喊一聲，齊齊丟下手槍，驚呆了，眼前秋川果然名不虛傳。兩名保安員手背中鏢後不敢戀戰，只好倉皇逃走。

不一會，走廊上又來了5名持槍保安員，5人合力圍住秋川，手裡都拿著槍，心想快要抓到秋川，可以去領賞了。冷不提防秋川同樣快手放出飛鏢，一擊即中持槍保安員後面的金屬易燃氣喉，氣喉隨即噴出易燃氣體，誰敢開槍都會搶火。

5名持槍保安員沉殿在呆滯裡，場面有點尷尬。惟冷清半秒間，秋川一勾唇角，突然拔出武士刀，用刀背砍下5名保安員手上的槍。「咻」、「咻」、「咻」、「咻」、「咻」，5把手槍齊聲落在地上。

保安員們回過神來，興幸自己的手掌猶在，原來只是刀背！可是戰意盡失，只好愧疚撤退。

秋川無意追趕，因為他已抵達目標位置，唐寧就在這間實驗室裡面，他開啟金屬門，見實驗室內有6名持槍保安員，都不敢上前攔截。

偏偏有一位生化科學家無懼秋川，是那位金髮美女，她輕描淡寫以甜美的聲線道：「你要找的人在玻

璃窗後面，你要見見她嗎？」秋川行近玻璃窗，見唐寧坐在金屬椅上。

美女科學家續說：「她已進入程序，2分鐘後靈魂會被傳送到喪獸身上，如果你想救他，必須取消程序，解除程序的密碼是“ASEKIIOPU”
，帥哥子，你敢試試嗎？提提你，密碼只能錯3次，否則密碼會被鎖定。」

秋川沒有回應，直至走到電腦前輸入“ASEKIIOPU”
，可是系統宣告密碼錯誤。怎會如此？我明明也聽到格拉咸對那位美女科學家說的密碼是“ASEKIIOPU”，現在怎麼不行？

耶穌從旁回應我：「“ASEKIIOPU”只是一個暗號，真正的密碼在其中。」

甚麼？“ASEKIIOPU”
只是暗號？甚麼美女科學家，竟然誘騙秋川輸入錯誤密碼！是要讓秋川感到難堪嗎？真是狡猾！如果這時候柳正哲在便好，他必定能破解密碼！

時間剩餘不到一分鐘，忽然，一位站在秋川後面的保安員趁勢發難，意圖偷襲秋川，我見狀大喊：「秋川！小心後面！」

秋川彷彿聽見我，他翻身拔出手槍，一槍擊中意圖偷襲他的保安員胸部，保安員即時中槍倒地，其他保安員見狀都不敢再輕舉妄動。事實上，秋川是我見過世上出手最快的人，柳正哲的指頭只是在鍵盤上最快而已。

秋川盯視其餘的持槍保安員，警告他們切勿以身犯險，然後回身繼續輸入密碼。是次，他只輸入四個碼，在旁美女科學家反而緊張起來：「多提你一次，你只剩2次機會……」

秋川對美女科學家的話不為所動：「密碼是“SKIP”
。」繼而用食指輕拍輸入鍵，程序隨即停止運作。我看見唐寧的靈魂馬上從喪獸頭部回歸真身。

美女科學家如坐針氈，問秋川：「你怎麼知道密碼？不可能的！」

秋川一本正經：「是你告訴我的，ASEKIIOPU中Skip AEIOU便是SKIP。」

「格拉咸必定會殺死我……」美女科學家跪在地上啜泣起來。

秋川沒有理會美女科學家，只想用電腦解除金屬椅上鎖住唐寧雙手的金屬扣。美女科學家告訴秋川：「你可以用系統上的指令解除金屬手扣……在介面的右上方……」

秋川不住在顯示屏上尋找相關指令，忽然，美女科學家由哭臉變笑臉，竟然從衣衫裡取出利器，向秋川背上直刺。從身手上看來，美女科學家大概習過武，可是在秋川面前最好不要玩刀，我領教過他的「刀光無影」。

偏偏美女科學家不信，卻被秋川瞬間拔出的短武士刀刀柄一下打飛手上的利器。我已說過秋川是世上出手最快的人，怎麼美女科學家不聽教？

「再來的話，打飛的便是你的人頭。」說罷，秋川收回武士刀。格拉咸縱然人多勢眾，卻無一個人能及秋川的智勇。

回到電腦前面的秋川成功開啟唐寧的手扣，他打開玻璃房門，進入玻璃房，救出唐寧。這時候，「擘」，是甚麼回事？玻璃碎片如雨粉般刺向秋川唐寧二人，秋川用身體為唐寧擋住玻璃碎片。

原來，有一台100吋大型顯示屏被人從玻璃窗外拋進來，是誰有這麼大的力氣？繼而，玻璃房外傳來巨大腳步聲，原來銀背喪獸甦醒了，喚醒牠的人正是格拉咸！

PS：秋川曾經向我表示，他計劃離開美國後加入白馬兵團，他認識白馬兵團內一名特種部隊軍醫，名叫施密特。施密特的部隊曾獲派一項任務，奉命打擊墨西哥一個販毒集團的銳氣。這個販毒集團由新世界帝國幕後撐腰，態度囂張，旗下擁有超過3000名職業槍手。

部隊接受任務後無意跟這個販毒集團作正面交鋒，避免圍集以傷害人民作為報復，更重要的是集團的大毒梟被抓捕，集團由大毒梟的兒子重盤管理。為此，施密特向部隊指揮官獻計：「大毒梟如今成為精神領袖，我們可以讓他成為精神錯亂的領袖。」

事隔過多星期，施密特與大毒梟在某處單獨會面，希望雙方達成某種共識，可是被大毒梟斷言拒絕。時間又過了兩星期，收押大毒梟的地方給予這名大毒梟一個優待----他可以每天與妓女交歡。

大毒梟無意跟施密特合作，只接受妓女來歡作樂。

另一方面，大毒梟有一名私人醫生，每星期為他開藥，漸漸地，大毒梟習慣於左擁右抱下被哄著吃藥。時間又過了數星期。

大毒梟突然要求次子取代長子管理販毒集團。起初長子不相信，派親信探望大毒梟和確認此事，可是長子仍拒絕交出權力。

時間一天天過去，不知為何，大毒梟在某個晚上，在迷迷糊糊下透露了自己長子一個製毒工場的位置。結果，施密特的指揮官即時派便裝部隊和當地僱傭兵搗破這個工場，於夜間用火攻燒毀工場內大批毒品、金錢和製毒機器，就是沒有逮捕任何人。

原來，這一切都在軍醫施密特的計劃下，他指示妓女們，在大毒梟用以送藥的自來水中放下精神藥物，讓大毒梟漸漸處於精神錯亂，這除了嚴重打擊販毒集團的銳氣，更成功離間大毒梟兩子內鬥的局面。因為長子認為燒毀製毒工場的人是次子。

參考資料：<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176339> 墨西哥大毒梟之子被逮引發槍擊暴力

後傳21 刀與槍

後傳21 刀與槍

秋川來到格拉咸的實驗室，救出唐寧，然而格拉咸喚醒原本用作寄存唐寧靈魂的喪獸。這頭喪獸身高8米，健碩魁梧，是由銀背猩猩經基因改造而成的。

銀背喪獸將一台100吋顯示屏猛力擲向玻璃房，玻璃碎片隨即成了銀背喪獸首當其衝的攻擊。唐寧剛從麻醉中甦醒，如夢初醒看見身高8米的銀背喪獸，難免呆一下。

秋川拔出P38手槍還擊，瞄準銀背喪獸頭部開火。「杼！」P38槍聲縱然響亮，喪獸反應卻沒有想像中緩慢，牠用手擋住子彈，另一手撥翻膝前化學實驗桌上大批玻璃試管和玻璃瓶洩憤。在場科學家慌忙走避，5名持槍保安員沒有一人留下。

銀背喪獸從旁拆出一個2米高的圓柱狀金屬筒，金屬筒內裝有易燃氣體，使秋川不敢向牠開槍。面對智慧型喪獸，秋川只好先帶唐寧離開，往後再想辦法對付銀背喪獸。

這時候，格拉咸出現了，他站在實驗室上方那條欄杆走廊上展露陰險笑容。他向秋川喊道：「秋川！你看看我是誰？」

秋川回頭一看，看見是我的真身，立時拔出手槍，一槍擊向格拉咸，即我的真身。格拉咸意圖混水摸魚，可是被秋川一眼識破。是的，真正的奶路臣甚少展露陰險笑容。

格拉咸見混水摸不到魚，只好閃身躲在牆角後面作掩護，雙方無意比拚槍法，畢竟銀背喪獸處於失控狀態，連格拉咸都想殺。

銀背喪獸隨手執起一台打印機，猛力擊向格拉咸，「杼！」打印機與牆角發生激烈碰衝後紙匣飛脫，A4白紙散滿天上。

出乎格拉咸意料，怎麼銀背喪獸敢襲擊主人？說不定這正合格拉咸心意，他躲在牆角後面喊道：「秋川，好好品嚐你的美食！我在外面等你！」

秋川來到實驗室金屬門前，可是任他如何按制，金屬門就是不開啟，回過頭來，銀背喪獸已在他身後。

這是一頭面目猙獰的8米巨獸，秋川在金屬門前無路可退，偏偏力大無窮的銀背喪獸從旁拖出一個大型金屬櫃，沿地面滑向秋川。大型金屬櫃如打保齡球般衝散路線上所有雜物，多張金屬椅都被衝飛，金屬櫃如巨大保齡球般一直撞向秋川和唐寧。

秋川一手抱起唐寧，大步一躍，跨越滑過來的大型金屬櫃。不料銀背喪獸攻勢不斷，牠衝向秋川，來一招凌空金鋼腿。金鋼腿聲勢縱然浩大，秋川身手卻不同凡響，輕易避開銀背喪獸第二輪攻擊。銀背喪獸只能一腳踏穿大型金屬櫃，金屬櫃頓時成了銀背喪獸的溜冰鞋，在地面上滑出刺面的聲音。

電光火石間，銀背喪獸反手拋出手上的圓柱狀金屬筒，可是仍未能擊中秋川。「咕咚！」金屬筒在地上彈了兩下，秋川則如玩闖關障礙賽般避開金屬筒。

面對銀背喪獸接二連三的攻擊，秋川就是沒受半點傷，盡顯功架。然而我想問，怎麼過去秋川從未如此保護我？若要保護的人是我，秋川只會一掌打開我，然後自己避開所有攻擊。

秋川見滑倒的銀背喪獸從地上站地來，背向自己，就果斷拔出武士刀，對準銀背喪獸兩腳根。「噉！」銀背喪獸受了秋川一招旋轉快斬，兩腿腳根被瞬間斬斷，失足倒下，壓扁那張金屬手推車。

趁銀背喪獸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秋川提著武士刀走近銀背喪獸，想給牠致命一擊，然而銀背喪獸此時已無法威脅自己，只能躺在地上張牙舞爪，所以秋川決定手下留情，收回武士刀。

銀背喪獸躺在地上漸漸安靜下來，秋川將目光移向實驗室金屬門，他走到電腦前，想開啟金屬門。不料，實驗室的通風口突然噴出紫色氣體。秋川喊道：「唐寧，避開紫色氣體！」

唐寧用手掩住口鼻，可是紫色氣體源源不絕很快噴滿大半個實驗室，大門卻未找到解鎖的辦法，如何是好？秋川見金屬牆壁上有一扇窗子，面積不大，只夠一個人鑽出去，於是秋川用手槍擊向窗子，可是窗子具有防彈作用，任秋川射盡最後4發子彈，都無法擊破窗子。

此時，秋川背後的銀背喪獸突然爬起來，牠奮力爬向那窗子，用手上一座大型顯微鏡猛力擊打防彈窗子，大型顯微鏡都碎掉了，防彈窗子依然完整無缺。

問題是，銀背喪獸體型龐大，根本鑽不出窗口，為甚麼要擊破窗子？

見大型顯微鏡無法擊破窗子，銀背喪獸竟然改用頭部猛撞防彈窗子，這下奏效了，牠給防彈窗口撞出裂縫，同時有鮮血從牠的額頭滲出，然而牠沒有罷休，繼續以頭部撞擊防彈窗口。

紫色氣體快要擴散至整個實驗室，唐寧漸漸無法呼吸，銀背喪獸則加大頭部的撞擊力。一下、兩下、三下，已經血流披面，就是不停止撞擊。終於，在近十下頭擊後，防彈窗口被徹底擊碎！

當防彈窗口擊破後，銀背喪獸也地倒下了。秋川扶唐寧走到防彈窗口前，準備攀出實驗室。攀出去一刻，唐寧回頭望向銀背喪獸，只見牠奄奄垂絕，然而窗口根本無法讓銀背喪獸的龐大身軀鑽出去。不得已，唐寧只好跟秋川離開。

回想過來，銀背喪獸用頭部擊破防彈窗口，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救自己，而是想報恩。牠記念秋川的不殺之恩，他喚醒自己的靈魂，勝過自己的身體，他表現出捨己精神，用信念勝過唯物主義的所有法則。

用信念，是為了要超越眼前所見之物，若一切都能見，人便沒有信念的必要。

這時候，秋川和唐寧已逃出實驗室，可是格拉咸也在外面。我以靈魂姿態飄出實驗室，想看看格拉咸想怎樣，我預算他的飛行器有監視裝置，能觀察秋川和唐寧逃出實驗室的情況，紫色氣體亦是他釋放的。

當秋川步出大木屋時，格拉咸果然在牧場上，他喊道：「秋川，怎麼了？我們是時候決一高下了！」

拿著槍的人竟然向沒有子彈的人發出挑戰？你有心對決嗎？抑或偽君子要站在道德高地？

秋川聽後沒有退縮，他回應道：「如果你讓唐寧離開，我便跟你決一高下！」

格拉咸冷冷一笑：「說來動聽，那好吧！我讓她一人離開，你來跟我決鬥！」就這樣，二人各站在牧場上的一方，夜風有力地吹過草地，刮起決鬥的氣氛。

秋川拔出武士刀，格拉咸手拿前蘇聯託卡列夫手槍，二人都有其獨特功架。

秋川左手尾指和無名指握住刀柄末端，右手握在刀柄刃旁，兩手虎口與刀保持直線，拇指朝下，他要施展靈巧刀法！然而「一眼、二足、三膽、四力」，秋川的步法更是殺著，是閃避和迫近敵人的手段。

格拉咸的功架則是.....拿著有子彈的槍。

刀如何勝過槍？這是一個考驗。

忽然，槍聲轟然響起，格拉咸率先動手，第一發子彈卻未能擊中秋川。秋川一下翻身避開格拉咸的子彈，再以忍者快步曲線迫近格拉咸。

格拉咸站在原地再開一槍，同樣打不中秋川。相對地，秋川將身體向前傾，維持衝刺狀態，他以每秒7步的步頻，敏捷地避開格拉咸的攻擊，他完全掌握格拉咸開槍的時機，總在格拉咸開槍前動身避開子彈。

格拉咸開了第三槍，同樣打不中秋川。

秋川的刀光已映到格拉咸臉上，身影也在他面前，此時，格拉咸突然將手槍移向別處，「�！」有人出爾反爾，竟然開槍攻擊唐寧，是格拉咸沒有勝算嗎？說好了的讓唐寧一人離開呢？

秋川沒有分心，他大步向前一踏，以橫刀一刀劈下格拉咸的頭顱，嚕！這是我真身的頭顱！

隨之，我看見有惡鬼從四方八面趕來，它們要搶奪格拉咸的靈魂，一時之間，我只聽見格拉咸的慘叫聲沉沒在眾惡鬼裡。這真是天有眼，噢，天的主宰，是耶穌嗎？

耶穌回應我：「這個人的靈魂讓撒旦收下吧！他們之間曾有約定。」

也許，人一生的囂張，都來自前半生的恐懼和悲憤。

我想回到唐寧身邊，看看她的傷勢，可是耶穌對我說：「先回到你的真身去吧！」

「真身？我的真身已斷頭.....」我。

耶穌沒有回應我，只領我到我的屍體旁，祂用手撿起草地上一些泥，擦在我真身上，忽然，有一股強大吸力把我的靈魂吸進我的真身去，然後，我張開眼睛，卻看不見耶穌，也看不見自己的真身。

原來，我已回到真身上去。我摸摸自己俊美的臉蛋，太好了，人頭還在！我用真身站起來，走到唐寧旁邊，不料秋川以為我是格拉咸，用刀指向我。

「格拉咸已被人斬首，我是真正的奶路臣。」我額頭冒了點汗。

幸好秋川很快把我認出，他收回武士刀，為唐寧檢查傷勢。我問秋川：「她的傷勢如何？」

「沒甚麼大礙，子彈穿過她的肩膀，只要為她止血便行。」秋川用短武士刀在自己衣服上割出小布，為唐寧包紮傷口。

我再問：「你怎麼肯定我是真正的奶路臣？」

秋川：「只有笨絕的奶路臣才會問出你這樣的問題。」

我：「……」

後傳22 完

後傳22 完

廣東人認為「背脊向天，人皆可食」，故省內野味店林立，然而食者心理為何？自卑也。食因何連繫上自卑？

當人類因饑餓而食時，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可是當人類在解決饑餓後而仍想吃得殘忍，便不再是為了解決饑餓問題，而是為了宣洩人「活在弱肉強食」世界下抑壓而來的憤慨，且當人無法將憤慨宣洩在自身圈子裡的強者時，便會將憤慨宣洩在社會上的弱者身上，其中動物是一個選擇。

食色性也，皆是一種最能宣洩原始佔用慾的行為，儘管你是上流社會人士，同樣面對自卑，因為活在上流社會的人同樣會遭受上流社會的白眼，不要以為成功進入皇宮成為上流社會人士便不會遭人白眼。反之，宮庭鬥爭更激烈，公主、太子甚至皇帝，同樣遭受白眼、殺害，情況比民間更慘不忍睹。

白眼看人源自內心的自卑，最猖狂的食色行為暗藏在上流社會裡。

回到小說。秋川將格拉咸擊倒，為我取回真身，救出唐寧。現在，我們離開實驗室，準備到墨西哥跟柳正哲會合，這個故事也差不多是時候完結了，因為大魔王格拉咸已經沉沒。

這時候，一輛熟悉的巴士慢慢駕到我面前，是我家雙層露營巴士，原來我昏迷了不止一天，柳正哲和海洛伊絲也從墨西哥回來了。

太好了，我踏上自家露營巴士時，第一個迎接我的人竟然是一個嬰孩，正是那個原本被格拉咸靈魂附身的嬰孩，現在格拉咸死了，嬰孩卻仍然活著。

海洛伊絲將嬰孩抱在手裡，但因何他會出現在巴士內？

柳正哲回答我：「之前，我看見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降到巴士觀星台來。他用氣將嬰孩的靈魂吹進嬰孩的真身去，然後這嬰孩便睜開眼睛，咯咯笑起來。天使告訴我，當格拉咸離開嬰孩的身體後，他便接管了嬰孩的靈魂和身體，為要將嬰孩交到我手裡。」

「你真榮幸，能遇見天使。」雖然我也接待了耶穌。

海洛伊絲在教嬰孩說話：「海洛.....伊絲.....海洛.....伊絲.....」，她教給唐寧看，二人都喜歡小孩子，但我看她們似在戲弄小孩子。因為沒有人會教嬰孩一個如此有難度的字。海洛.....伊絲.....音這麼多.....算吧！能在末世日子裡找到一些笑點，總算是樂事。

柳正哲發動巴士引擎，開始啟程墨西哥。巴士走泛美公路，沿途景色優美荒涼，反而泛起一點淒美。

秋川一個人走上觀星台，是的，若沒有大事發生，他總喜歡自己一個人，至於他往後會加入白馬兵團嗎？我不會去問他，因為他會走自己的路，所以我對他很放心。

神讓人自由，不是要人走向末世路，而是要人活得精彩，活得豐盛，關鍵是你能找對路嗎？

柳正哲將巴士調為自動駕駛，他在駕駛座上拿起電子書閱讀，我問他在看甚麼書，他回答我說：「白

箭寫了一部書，內容涵蓋天文、物理、心理、經濟、政治、軍事、藝術和考古學等。其中這一章有趣地談及一座位於西爪哇島巴東山頂部的巨大金字塔遺跡，遺跡底層埋在山裡，頂層剩下大量亂放的玄武岩柱子和一些地基。」

我問：「這些亂放的玄武岩柱子有甚麼用？是誰把它們搬來的？金字塔底層究竟是甚麼？」

柳正哲：「若你想知道，看看這部書便可以，因為白箭沒有一個具體答案，只留下一些有趣的線索，其中他將線索聚焦在夷為平地上。」

我：「夷為平地？」

柳正哲：「是，所以金字塔的牆壁不是玄武岩柱子，而是貪婪的凝固物。」

我：「噢，故事聽起來耐人尋味，金字塔底層的故事也浮現出來。」

人類的故事也耐人尋味，若上帝創造完美的人類，我們便體驗不到宇宙的層次，生命成長也不會有層次，反過來看，缺陷美才是生命的精髓。

末世不是上帝給人類安排了末路，而是末路能讓人活得更更有層次，更多元化，更靈活，從中我們能從缺陷中體驗生命的精髓。

當生命沒有停止，系統已將巴士駛至晚上的墨西哥邊境上，荒涼的墨西哥邊境上只有星空，巴士燈光以外便是黑暗無邊的曠野。是的，末世裡沒有所謂的邊境，人們都能隨意跨境，這為倖存者帶來方便，縱然我在末世的故事也寫得差不多。

寫來有點餓，我乾脆到巴士開放廚房預備晚餐，窗外有喪屍跟我揮手，其實是張牙舞爪，無論如何，這是我末世生活的一部份，早已習以為常，只是有一點惋惜，他們本是人，人類卻寧願找上錯的路。

巴士沒有因路上的喪屍而停步，我們也沒有因路上的喪屍而失去食慾，只要星空還在，天就沒有塌下來，直至聖經啟示錄所預言的事發生：「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可是尚未到那日子，眼前的問題便出現了。我們在巴士觀星台上看見一座教堂，就是艾尼賽斯和其他加州人借宿的那座教堂，現在教堂外佈滿成千上萬的喪屍。

柳正哲驚嘆地問道：「這些喪屍究竟從何而來。」

秋川：「這是重點嗎？」

柳正哲：「秋川你說的對，重點是你現在手槍裡尚有多少子彈？」

秋川：「一顆也沒有。」

柳正哲：「好極。」

秋川：「因何好極？」

柳正哲：「因為我比你多3發。」

秋川：「算你樂觀。」

柳正哲：「我們怎麼辦？」

秋川：「我借你一把武士短刀，助你發掘你生命裡的精髓。」

柳正哲：「十分多謝你。」

說罷，我們繼續向教堂前進，想法跟我家雙層露營同步，在末世路上沒有停止的理據，繼續戰鬥吧！這就是人生。

全卷完。